蒙古史与多语文献研究丛书

乌云毕力格　主编

清初理藩院研究

——以顺治朝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

宋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蒙古史与多语文献研究丛书
乌云毕力格　主编

清初理藩院研究

——以顺治朝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

宋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理藩院研究——以顺治朝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
宋瞳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0
（蒙古史与多语文献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7727-9

Ⅰ.①清… Ⅱ.①宋… Ⅲ.①理藩院—史料—中国—
清前期 Ⅳ.①D69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162651号

蒙古史与多语文献研究丛书
清初理藩院研究
——以顺治朝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
宋 瞳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295,000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978-7-5325-7727-9
K·2073 定价：7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
“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
（项目号：11JJD770019）成果之一

一首学术新局面的开幕曲
——读宋曈《清初理藩院研究》感想

乌云毕力格

宋曈博士的专著《清初理藩院研究》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深感荣幸。在新书问世之际，谢谢作者允许我在新作开篇之处写几句读后感。

宋曈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培养的第一位博士，作为导师本不该说太多赞美之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无视学生成果中的闪耀的学术亮点。

宋曈这部专著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就中国大陆清史学界而言，它具有肇始一种新风气的划时代意义，是正在形成中的学术新局面的一首开幕曲。从这个角度讲，该书的普遍的学术意义远远超过了本身的价值。

宋曈这部书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讲。第一，该书的出版无疑宣告了中国大陆清史学界不谙满文、史料运用上一条腿走路的旧时代的终结，开启了一个以多语文献进行研究，以“遗留性史料”评判、甄别、纠正和补充“记述性史料”的新风气。史料的价值本不在语种，而在于它形成的最初之目的、用途，一个没有讲述历史目的的资料做史料时，它往往是可信的。然而，清史史料有其独特的一面。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国家，满语、满文具有国语、国文地位，清朝入关前自不待言，就是统一全国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很多重要的中央和地方的文书资料只有满文而没有汉文。清朝统治的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关边务和民族事务的重要档案文书基本上都是满文的。满文的运用，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只有在入关前和清初，而是贯穿整个清代，现存满文档案中有很多鸦片战争以后的档案，一

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满文仍在大量使用。满文资料几乎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档案文书，而非史书类的记述性文献。正是这些原因，满文史料对清史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然而，不必讳言，以往我们大陆清史学界，对满文档案史料的重视严重不足，我们清史研究主力队伍中几乎不见精通满文的学者，即便偶尔会有个别人一定程度上用满文资料，但连这样的人都是少之又少，以致于被国际上的同行学者们所诟病，无法形成和国际学界平等对话的局面。宋瞳自200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后，第一学期就开始学习满文，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他现在已达到熟练运用满文文献的水平。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开始大量翻译顺治朝满文题本，并利用这些题本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考察《大清会典》等政书中有关理藩院的记载，对理藩院职能相关的清初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进行深层次的探究，使清初理藩院研究向前大大地迈出了一步。他用满文第一手资料评判《会典》、《实录》等史书，考证史书记载的正误，又用档案资料所记载的翔实的史实细节来补充和弄清记述性史料的不足。他的这一研究方法，完全摈弃了以往利用嘉庆、光绪《大清会典》追述顺康时清朝制度、密集引用《清实录》"论述"清朝史的那些要不得的手段，迈出了他研究生涯的科学的第一步，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第二，宋瞳的这部专著的出版，还标志着中国大陆清史研究学界旧格局的明显改变。以往，我们大陆学界中，满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几乎是少数民族学者的专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和公布，与吴元丰、郭美兰、赵志强以及其他诸多锡伯族馆员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而边疆史和民族史这个另一半的清史研究领域内，齐木德道尔吉、乌云毕力格、达力扎布和他们的学生们很早以来就大量运用满文档案资料，他们都是蒙古族学者。锡伯族的年轻一代学人也正在茁壮成长。但是，除了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满文的学者外，利用满文从事清史研究的汉族学者微乎其微。自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本科开设满文课程以来，近8年来，涌现出一批精通满文的汉族青年学子，其中的第一位就是本书作者宋瞳。他们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大量利用满文档案，个个都具备利用多语种文献资料的功底。这批青年学子的成长，将会彻底改变大陆清史研究界的一

条腿走路的尴尬局面,也会改变穿梭于《实录》与《会典》中的研究老路子。

总之,宋瞳专著的出版对我们国内清史学界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认为,它就像开拓清史研究学术新局面的一首新曲,充满了活力,激励着他的志同道合的新一代的学子们。当然,宋瞳是刚刚踏上漫漫学术征途的一位新手,在他这部著作中也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但是我相信,他已经踏上了方向正确的大道,他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祝愿宋瞳博士的学术之路越走越光明!

2015 年 9 月 14 日于北京

目　录

一首学术新局面的开幕曲 …………………………………… 乌云毕力格

第一章　绪　论 …………………………………………………………… 1

一　理藩院题本与清史研究 ………………………………………………… 1

二　理藩院研究情况综述 …………………………………………………… 4

三　本书所用主要史料与研究方法 ………………………………………… 12

第二章　题本形制与注释 ………………………………………………… 20

一　理藩院的研究脉络 ……………………………………………………… 20

二　理藩院及理藩院题本研究中的难点与新角度 ………………………… 23

三　题本形制与内容简介 …………………………………………………… 25

第三章　题本译注分析——录勋部分 …………………………………… 29

一　爵　级 …………………………………………………………………… 29

二　会　集 …………………………………………………………………… 46

三　丁　册 …………………………………………………………………… 58

四　驿　递 …………………………………………………………………… 84

五　防　汛 …………………………………………………………………… 93

六　抚辑逃人 ……………………………………………………………… 107

第四章　题本译注分析——宾客部分 …………………………………… 125

一　朝　集 ………………………………………………………………… 125

二　贡　献 ………………………………………………………………… 138

三　宴　赉 ………………………………………………………………… 147

第五章　题本译注分析——柔远部分 …………………………………… 166

一　喇　嘛 ………………………………………………………………… 166

二 边 务 …… 214
三 朝 贡 …… 241
四 赏 给 …… 282

第六章 理藩院题本研究总结 …… 299
一 清初题本文书系统与政府构成 …… 299
二 题本与理藩院及清朝外交政策 …… 303
三 题本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 …… 306

参考文献 …… 311

后记 …… 318

第一章 绪 论

一 理藩院题本与清史研究

题本，作为清朝承袭明代制度的产物，在康熙朝奏折出现前，是机构与官员向皇帝请示公事的最重要的上行文书形式。清代题本分为“通本”与“部本”，前者为地方官员呈递，后者为中央机关官员呈递。清制，部本皆需满汉双语，合璧书写，唯有理藩院可以满文或满蒙文合璧书写。2007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仅将现存理藩院题本悉数收集，还为研究者集中研究某一时期该部门的运行，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合作整理并出版《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提供了可能。

理藩院之所以享有不同于其他机构的公文形式，是因为在清代的政府构成中，作为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专职机构，地位非常特殊。首先，有清一代，在西北边疆安全方面成绩斐然，这与清廷采取的军事、经济、联姻、外交等政策的成功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清代作为我国大一统王朝的顶峰，对民族事务、民族关系的把握和处理均有独到之处。而理藩院自崇德三年成立后[①]，始终作为一系列边疆民族政策的直接执行机关，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理藩院的人事构成极具特色，相比于清朝普遍采用的满汉官员双轨制，它的所有高层职务，均由满族及蒙古族官员出任。基层职务中除

① 《清朝通典》卷二六职官四理藩院云：“自国初设蒙古衙门承政、参政等官，崇德三年六月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七月定置承政一员、左右参政各一员。顺治元年改承政为尚书，左右参政为左右侍郎，十五年以礼部尚书衔掌理藩院事，以礼部侍郎衔协理理藩院事，十八年仍为理藩院尚书、侍郎。雍正元年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又，初设满汉启心郎，顺治十五年裁。）”

满、蒙缺外，也只有汉军旗缺，不设汉缺（唯康熙年间有汉文笔帖式）。[①] 因此可以说，在清朝机构设置中，理藩院最能体现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特色。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朝廷对于北方边患都极其关注，同时也消耗了惊人的财力、人力、物力。而清朝作为发轫关外、入主中原的政权，与北方漠南、漠北蒙古、西北厄鲁特蒙古、回部、西南西藏等地均有接壤。通过适当的政策与外交，最终妥善解决了困扰历代的边患问题，开创了清朝“大一统”之局。而从边务角度看，清廷的整体战略为宏观面，理藩院为具体执行部门，是政策处理的微观面。历来探讨清代政策运行、清廷战略制定者，皆以《会典》、《实录》等官书条例为主，然而仅仅通过《会典》等内容的条列，很难具体分析该机构所起到的作用。而题本的整理，为我们展现出了理藩院在日常运作、行政体系、公文特点等方面的具体内容，通过题本，原本条文化、抽象化的机构职能，迅速变得鲜活而充实，原本只有横向联系的机构设置与关系，进一步推进到纵向的运行轨迹中。如此一来，每个职能部门就全景化地呈现在研究者眼前。

对于理藩院这一机构，至今为止，研究还很不充分。个中原因，首推分析方法与档案资料挖掘的不成熟。清代作为大一统局面的完成者，自入关后的顺治朝，至鼎盛时期的乾隆朝，其间历经百年。清廷所面对的外部局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每朝皆有侧重点，每朝皆有不同的战略目的。以顺治朝为例，其时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西藏等地尚未直接纳入清朝行政体系，而是羁縻管理状态，回部、准部等地也未与清朝发生直接重大的战略冲突，因此，后世所修《会典》、《实录》以及与理藩院制度相关的各种文献，如《理藩院则例》中，所涉及喀尔喀、厄鲁特、西藏等条目，很多不适用于清初，而反映了乾隆朝大一统完成后的情景。另外，就理藩院本身而言，其关注、针对重点亦有轻重缓急之分，具体而言，顺治朝理藩院的

① 《清朝通典》卷二六职官四理藩院云：“理藩院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均以满洲蒙古补授）……额外侍郎一人。（特简蒙古贝勒贝子之贤能者任之）……题署主事，满洲三人，蒙古五人，乾隆三十六年置。由笔帖式内题补。笔帖式，满洲三十六人，蒙古五十五人，汉军六人，初制，满洲十有一人，蒙古四十一人，汉军二人，康熙二十八年增设汉文笔帖式，每旗各一人。汉军笔帖式每翼各二人。”

工作重点在漠北喀尔喀事务，而康熙朝以准部为要务，乾隆朝进而发展至回部、西藏、巴达克山等诸多地区。随时代不同，皆有自身侧重点所在，因此，对理藩院的研究，应避免始终如一、通论百年的形式，相反，分期研究迫在眉睫。

然而，分时期研究需要相应的档案材料作为支撑。目前学界对理藩院所进行的大规模研究，仍以20世纪80年代的成果为主。受限于史料开放程度，当时的研究结果均为总体概述，其内容多为宏观介绍理藩院的职能，并无真正研究其运作模式、处理流程、公文体系等内在问题的著作。究其原因，史料不足、无从下手或为根本。在研究中，对于政府机构的建制、沿革、官制、职能等情况，可以通过《清朝通典》、《清实录》等官修典籍充分了解，但机构的具体运行状态、事务处理流程等细节，很难在典籍中觅得其踪。需要借助档案、公文等进行细致爬梳，将一个机构的日常运行状态、模式充分展露人前，在此基础上方可进一步探讨。作为中国古代官僚行政体系的集大成者，清政府的公文运行体系、机构细化程度已经相当成熟，可以说，清代是借助文书治国的典型例证。在清政府的公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文件遗留至今，这批在今天看来属于档案的文件，也构成了清史研究中独具特色的庞大史料群，给后世史家提供了最丰富的史学资源。对于清代档案，学界历来颇为重视，但为何在理藩院研究领域，对此鲜有问津者？个人认为其中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因边疆民族事务的特殊性，理藩院所有一手公文函件均为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并无汉文译本，因此在语言上对研究者提出了极高要求。其二，理藩院题本虽绝对数量并不缺乏，但相比于系统化修撰的《实录》、《起居注》等官书，档案可谓零简残篇，不但卷帙难与匹敌，且事由不一，叙述散碎。倘若不大量占有，充分阅读，不但难以利用，甚至难以查找。故此令人望而却步，以致利用者寥寥无几。

理藩院前期题本的出版，给研究者以极大便利。所谓前期，是指顺治至嘉庆朝时期，该批题本总数超过5000件，然而顺治、康熙两朝相加，不过300余，仅占十分之一。而雍正朝题本更是片纸无存，杳无踪迹。其余均为乾隆朝产生。但就在这十分之一的数量中，蕴含了丰富的史料价值，其中

顺治朝题本更为集中，于顺治十年至十八年间产生，共149份。此一时期，处于清廷入关后的关键时期，其政府职能、治国理念都在自我调适。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制度研究的空白点，因为《会典》等官书尚未公布，至今缺乏对该时期政体的综合研究。这批题本的出现，为该时期理藩院的制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理藩院研究情况综述

理藩院题本作为新出史料，目前尚未经过系统研究。而题本只是工作文件，其内容的承载者，及理藩院本身的各种职能，都通过题本内容公诸于世，因此，对题本的研究实际就是对理藩院的研究。现阶段，对理藩院的研究可谓很不理想。关键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史料缺乏。题本虽然存在已久，但一则并未系统整理，不为大众所知，使用查找多有不便，难以系统利用。次则迄今为止其汉文译本付之阙如，使不通满文的学者难以有效利用。而学界对理藩院的研究，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理藩院情况综述。此方面赵云田有开创之功，可谓筚路蓝缕。其《清代理藩院初探》[①]一文发表于1982年，为目前可见最早系统研究理藩院机构的论文之一。文章以《大清会典》及《清代理藩院则例》所记为基础，全面论述了理藩院的设置、职能、沿革、流变等方面，并且据此分析了其设官、管辖范围、组织特点等基本层面。今日看来，此文开创了理藩院研究的先河，很多结论时至今日仍然可信，例如提出理藩院有参与军事、参与议政、管理宗教、赈济灾荒等职能，所管辖者包括漠南漠北、漠西厄鲁特蒙古、西藏、回部，甚至俄罗斯也在其所辖事务范畴。同时也明确提出“清代理藩院职能，随其机构的不断完善，也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②]但此文的不足也显而易见，由于发表时间较早，囿于史料，一些推论今日看来难以成立。例如其提出：“最初，（理藩院）只管理漠南蒙古诸部事务，并负责处理对俄外交。康熙年间扩及到厄鲁特蒙古和西藏地区。乾隆朝中叶开始管

① 赵云田《清代理藩院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1期，第18-26页。
② 同上，第20页。

理新疆回部及大小金川土司诸事。”[①]而在《理藩院满文题本》中可见，顺治一朝，理藩院不仅处理漠南蒙古事务，对漠北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西藏等地，皆有涉及。因此，新史料的发现，对补充订正前人研究意义重大。

同一年，赵云田还以历史掌故介绍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国最早的民族事务管理机构——清朝理藩院》[②]的短文。以一页的篇幅介绍理藩院，其形式属于历史掌故丛谈，普及意味多于学术研究，故本处不予细谈。

赵云田发表于1984年的《清代理藩院的设置和沿革》[③]一文，将探讨重点放在了两个方面：其一，理藩院及其前身蒙古衙门的成立时间。其二，清朝理藩院发展的三大阶段。关于理藩院成立时间，一向史无明文，因此只能从后世记述中寻找证据。通过对《清太宗实录》、《满文老档》两部史料以及《清史稿》的分析，作者提出《清史稿》中“蒙古衙门成立于崇德元年的观点”能够成立，并以当时后金—清面临的政治、边务局势，提出了几点相关佐证。本文的第二部分提出了理藩院发展的三阶段说，实际上是对《清代理藩院初探》中“理藩院经历不同阶段”一说的扩展。作者认为，理藩院在崇德到顺治年间为草创阶段，康乾时期其组织机构渐趋完善，嘉庆后到清王朝灭亡时期理藩院最终改头换面，消亡于历史中。[④]此二说均引发了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尤其是理藩院成立时间，此后有学者提出异议，促成了学术讨论的产生。

不过其中也有不足之处，虽然作者完善并扩展了理藩院阶段论，但是论述依据主要是理藩院机构设置的变迁。实际上，随着清王朝政治形势的发展，不仅衍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机构与人员，即令同样名称，同一机构，在不同时期或有不同内容，或有不同处理事务方式，这些巨大差异无法通过条列名称来表现。

例如，在康乾时期，喀尔喀归附清朝，其朝觐、年班、供赋等等均被纳入

---

① 赵云田《清代理藩院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1期，第20页。

② 赵云田《我国最早的民族事务管理机构——清朝理藩院》,《中国民族》1982年03期，第40页。

③ 赵云田《清代理藩院的设置和沿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01期，第97-102页。

④ 赵云田《清代理藩院的设置和沿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01期，第99-101页。

清朝行政体系，有了固定模式，因此《理藩院则例》、《大清会典》等史料中辟有专章记载。然而顺治时期，喀尔喀等地尚未归附，但与清朝时有往来，或为通使交流，或为军事互动，亦敌亦友，并无固定成例可寻。《理藩院题本》中，可见理藩院处理类似事务，均须以当时既定国策、基本战略随机应变，制定相应策略。甚至皇帝时常亲自裁定，决断最终执行方式。是以清初虽为机构草创时期，然而不代表其政务处理能力不足，同时也不能将当时情况与《会典》等记载等量齐观，仍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李文琪《清代理藩院发展的职能与完善——读〈钦定大清会典〉》[①]，属于较近时期作品，但并未提出值得注意的新观点。该文以康熙、雍正、光绪三朝《会典》记录为依据，对理藩院职能、机构设置进行了梳理，然而文章同样仅仅限定于《会典》所记，通过比较三朝会典内容的不同，讨论机构变迁。这种方法虽然简便，不过远远不能反映翔实细致的情况。首先，正如前述，会典所记仅为机构设置，即使机构相同，其处理事务的流程方法也随时间不同而大异其趣。其次，康熙、雍正、光绪三朝时间跨度极大，而三朝《会典》中均无机构设置的具体时间与背景。因此，通过简单比对只能得出“三朝机构设置有所不同”的结论，但对于深入研究理藩院构成于事无补。

除却对理藩院整体情况进行综述，另一个研究重点集中于理藩院某一职能的探讨。开创之作应为发表于 1981 年的赵云田《清朝理藩院和中俄关系》[②]。该文集中探究了清朝为何将对俄事务交由理藩院负责，以及理藩院在处理与俄国相关贸易、宗教、人员等问题时的具体实行办法。该文集中了当时可以利用的主要文献，对中俄交往中理藩院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同时提出“理藩院和礼部两者的职能常常相互交错”。[③] 对于理藩院处理的中俄外交事务，顺治朝《理藩院题本》同样有记载，恰是对此文的补充。而后一观点，在题本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甚至可以说，通过题本，我

---

① 李文琪《清代理藩院发展的职能与完善——读〈钦定大清会典〉》，《文教资料》2007 年 5 月号下旬刊，第 130–132 页。

② 赵云田《清朝理藩院和中俄关系》，《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 01 期，第 108–113 页。

③ 同上，第 109 页。

们能看到理藩院因外藩事务皆须经其手，从而与六部的职能均有不同程度的交错。因此该文至今仍然具有很大参考价值。但是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史料不足，无法对理藩院具体运作模式进行探讨。所用史料，除《实录》、《清朝通典》等传统史料外，还运用了一些俄罗斯与西方学者的记述、史书、研究论文等。对理藩院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根据此类史料约略提及，缺乏理藩院方面的一手记载，这也是客观条件制约的结果。

《略谈清代理藩院对西藏的治理》①，为赵云田发表于1984年的另一篇文章。与上文相同，本文将考察点转入清朝通过理藩院对西藏所采取的各种政策。相较于上文，该文篇幅短小，对理藩院职能的叙述也略为简单，尤其在清初部分，虽然提到了顺治十年对五世达赖的接见与册封，以及设立唐古特学两件重要史实，但均为一笔带过。除理藩院本身史料当时阙如外，很可能与当时藏文史料尚未大规模翻译有关。藏文史料例如《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云裳》等重要材料，均对此问题有重大参考价值。而该文重点列举了清朝驻藏大臣设立后，理藩院参与其间的作用。这也进一步证明，后世官私著述，皆自清廷在西藏的施政机构设置完善后，方有翔实充分之记载。清初顺治时期，清廷尚未建立如后世驻藏办事大臣一般的常设官员与机构，故理藩院涉藏事务并无一定之规以遵循。

正因为理藩院史料的缺乏，使得研究者难以对理藩院这一机构本身作出更深研究。相比之下，对现存记录理藩院典籍、则例等文本的研究数量更多。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②为较早对理藩院相关文本进行研究的文章之一。该文对《理藩院则例》的基本性质、编纂情况、体例内容作了全面探讨，指出该则例“几乎全部沿用了《蒙古律例》的规定。《理藩院则例》中关于蒙古地区的规定所占比重最大，规定的也最详细全面，这和理藩院全面统理蒙古事务有密切关系”。③另外指出“它还十分注意协调与《大清律例》等内地法律法规的关系”。④作为一部嘉庆年间开始编纂的法律条

① 赵云田《略谈清代理藩院对西藏的治理》，《西藏研究》1984年03期，第94–95页。
② 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02期，第75–77页。
③ 同上，第76页。
④ 同上。

文,《理藩院则例》是目前研究理藩院学者运用最多的史料之一。可以说,《理藩院则例》是迄今为止理藩院工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包含了理藩院各阶段事务处理方法的汇总。作为该论文关注点的清初顺治时期,虽然很多方面难以与成熟后的体例对接,但基本思路、基本方向均已奠定。在《理藩院题本》中,顺治朝处理蒙古司法事务的题本最多,可以说,是理藩院处理蒙古司法事务最鲜明的体现,因此其与《蒙古律例》、《大清律例》等外藩内地法律之关系有详查之必要。通过清初具体事务处理过程,以后世《理藩院则例》体现的机构职能相佐证,确实可对理藩院机构有更深刻的认识。

鉴于《理藩院则例》为条例文献中集大成者,而理藩院研究中汉语史料稀缺,故该史料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文本分析与运用角度对此着力者不乏其人。其中赵云田《清朝〈理藩院则例〉的整理和运用》[①]一文,是对《理藩院则例》至当时为止使用、整理情况的集中说明。作者在文中回顾了我国学界对《理藩院则例》一书整理使用的历史,对当时各个《理藩院则例》整理本的优劣得失作出大致评价,在肯定了前人成绩、该史料的珍贵地位的同时,也指出对《理藩院则例》的学术价值尚未充分挖掘,并指出了一些可开发的方向。

对于《理藩院则例》体现的司法精神来源,计有徐晓光、陈光国合著《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②]、杨选第《〈理藩院则例〉与〈卫拉特律令〉的比较看其民族法规的继承性》[③]、赵云田《〈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④],阐述了理藩院与蒙古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三文侧重点也有所差异:徐、陈一文着重探讨了“蒙古例”与《理藩院则例》二者的制定过程,并且对赵云田所持“乾隆年间已有《理藩院则例》”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对两部律法之间的联系作出如下结论:“乾隆时期民族统治的重点是蒙古族,民族立法的重点是蒙古例,因此《蒙古律例》和很多未

① 赵云田《清朝〈理藩院则例〉的整理和运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02期。

② 徐晓光、陈光国《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03期,第52-57页。

③ 杨选第《〈理藩院则例〉与〈卫拉特律令〉的比较看其民族法规的继承性》,《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8年06期,第25-29页。

④ 赵云田《〈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清史研究》1995年03期,第106-110页。

曾入律的稿案，是理藩院处理蒙古地区行政事务、刑事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和日常事务的基本准则。在正式编纂《理藩院则例》以前，通常将《蒙古律例》称之为《蒙古则例》，又因当时蒙古地区的事务是由理藩院管理的，《蒙古则例》也是由理藩院编纂的，所以有时又把《蒙古则例》称之为《理藩院则例》，或简称为《则例》。但此《则例》，究非嘉庆朝及其以后的《理藩院则例》。"[①]该结论正确与否，关乎史料来源，以及使用时的准确程度，可谓意义重大。此文发表于1994年，而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该结论有很高的可信性。赵云田先生所持乾隆朝《理藩院则例》已然编纂的观点，尚不能得到有效证明。[②]

而赵云田本人的文章，则是侧重通过《蒙古律例》与《理藩院则例》二者具体条文的同异，阐述二者间关系。文中第一部分考证了嘉庆与乾隆年间两次刊刻《蒙古律例》的条文变化，并分析了这些变化的原因。通过与嘉庆朝编纂的《理藩院则例》相互比较，作者认为："《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是两部内涵不尽相同的书。尽管《理藩院则例》修纂时吸取了《蒙古律例》的某些成分，也不能将前者看做后者的续篇。"[③]实际指出了两部律法虽然有路经、渊源联系，但绝不能简单等同，只能从中探讨清代对蒙古法规的制定依据与治理精神。

杨文是对《理藩院则例》与《卫拉特律令》的相互比较。与《蒙古律例》不同，《卫拉特律令》并非清朝编纂的对蒙古法律，而是卫拉特与喀尔喀二部为抵御外敌，于1640年以盟誓方式宣布。该律令以蒙古习惯法为基础，以管理当时蒙古社会生活、军事等行动为目的，是典型的蒙古民族法律习惯的产物。如果说《蒙古律例》与《理藩院则例》比对，目的在于研究清朝针对统治、管理蒙古地区中不同情况、不同侧重时采取的不同策略；那么通过与《卫拉特律令》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究竟清朝对蒙古以至

---

① 徐晓光、陈光国《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03期，第53页。

② 赵云田点校的《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2006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但据达力扎布《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文考证，该史料所用底本，应为嘉庆朝编纂之《大清会典》中关于理藩院之材料，并非理藩院自身所纂《理藩院则例》。

③ 赵云田《〈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清史研究》1995年03期，第110页。

外藩事务中，其立法在多大程度上沿袭、借鉴了当地传统法规、习惯。该文主要比对了两部法律中牲畜管理、入誓习俗、军事法规、刑事法规、民事法规、宗教事务五方面的异同，从而证明"清政府制定的《理藩院则例》继承了蒙古族律令中的某些内容、在民族立法方面实行了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法律原则。但在继承的基础上，《理藩院则例》更多地糅合了中原封建王朝法制内容"。[①]同一作者之后又有《从〈理藩院则例〉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②]一文。该文进一步阐述了清朝在蒙古地区的某些立法特色。实际上从事实的条列中，更加确认了他的观点：《理藩院则例》是糅合了蒙古习惯法与中原王朝法制特色的法律。

以上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理藩院综合研究颇有影响的文章。但通过列举，我们也能发现很多问题。其一，文章整体数量不多。相比于理藩院在清代机构中的地位与特色，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数量仅有数十篇，考虑到时间跨度数十年，可谓寥寥无几。其二，研究深入程度有限。现存理藩院研究的开创之作，应为上文所提，赵云田先生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的几篇论文。但自从该文发表后，不但理藩院具体运作、政务处理过程的相关探讨至今仍为空白，即令建制沿革、综合论述等宏观方面研究，其总体框架也尚未突破赵文。其三：探讨层面过窄。在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自赵云田先生接连论述了理藩院总体职能、对西藏职能、对俄罗斯职能等几篇文章后，随后研究集中于《理藩院则例》的文本研究与立法精神、立法目的等，总而言之，即将研究视野固定在《理藩院则例》这一史料周边，难有实质性突破。赵先生只是提出了宏观方面的数点职能，其具体运作模式如何开展？不同地区间的职能有无区别？不同时期是否互有差异？这些基本问题均付之阙如。

在海外方面，清史研究的两大重镇为美国、日本，两国学界风格不同，治学路数迥异，但对理藩院，同样无太多建树可言。

---

① 杨选第《〈理藩院则例〉与〈卫拉特律令〉的比较看其民族法规的继承性》，《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8年06期，第29页。

② 杨选第《从〈理藩院则例〉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年3月，第39–41页。

美国对于理藩院机构研究的文章寥若晨星。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①]中，收录与理藩院有直接关系的英文著作、论文，唯有贾宁（Chia Ning）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相关三篇文章：Li-fanYuan in the Ch’ ing Dynasty、The Li-fan Yuan in the Early Ch’ ing Dynasty、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1644-1795)。其中第二篇是其学位论文，为仅见的综合论述理藩院之英文著述，不过问世时间较早，囿于时间，并未以日后的新材料对其加以补充。[②]

对比美国，日本学者在理藩院事务研究上着力更多，但日本学界很少研究理藩院本身，更多的分析是围绕某一时间、某一事件，或理藩院中某一材料，采取“以事带论”的手法展开。这种方法的优点无疑是细致扎实，倘若研究各时期理藩院的具体运作，价值很高。不过就本书而言，因限定时间于顺治朝，故很多文章不具参考价值。在日本学者文章中，村上信明《清朝前期における理藩院の人員構成》[③]一文较具参考意义。文章分析了自崇德至康熙时期理藩院上层人物的变化，通过对这些人物背景、出身的研究，从人员组成，指明理藩院自创立之初，即为针对蒙古事务这一重要特征。关于理藩院涉及的具体事件，日本学者有针对准噶尔问题的《「理藩院尚書アリンガの書簡」と，ジュンガル問題をめぐる清朝の対ロシア政策》[④]、关于恰克图条约研究的《キャフタ条約と理藩院則例巻六十三「俄羅斯事例」との関係について》[⑤]等文，同时，日本学者也对蒙古律例与理藩院条例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如《蒙古律例と理藩院則例》[⑥]等文章。

① 马钊主编《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 笔者2011年9月前往德国波恩大学参会之际，有幸面晤现任教于美国爱荷华州中部学院（Central College）的贾宁教授。据其言，美国至今为止确无更多研究成果问世，唯会后美欧欲共同开展“理藩院与礼部”相关研究项目，不过目前尚未完成。

③〔日〕村上信明《清朝前期における理藩院の人員構成》，载《满族史研究》第4期，满族史研究会，2005年。

④〔日〕柳沢明《「理藩院尚書アリンガの書簡」と，ジュンガル問題をめぐる清朝の対ロシア政策》，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学術研究地理学・歴史学・社会科学編(38),p99-109,1989。

⑤〔日〕野見山温《キャフタ条約と理藩院則例巻六十三「俄羅斯事例」との関係について》，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of Fukuoka University (5),49-77,1964-03。

⑥〔日〕島田正郎《蒙古律例と理藩院則例》，法制史研究(18),43-61,1968-10。

不难看出，无论国内抑或海外学界，在该领域都存在文章数量少、具体内容缺乏等不足。究其原因，并非学界对理藩院机构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而是相关史料的极度缺乏，使研究者不免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因此，《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既为最新整理史料，又为一手满文史料，可充分弥补史料匮乏的僵局，因此可以说，理藩院研究存在极大的空间和前景，而对题本的文本分析，正是填补、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途径。

三　本书所用主要史料与研究方法

（一）《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因主要史料的差异，采用不同研究方法，是论著的基本准则。而本书的集中分析对象，也即本书的基础史料，即为《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①] 中的顺治朝部分。

关于史料的基本分类，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而根据史料产生时的特性，将之分为“遗留性史料”与“记述性史料”是较科学的分类法。两种史料间差异很大，种类也有本质不同。这种分类法，是以文字材料的写作目的为分类标准。所谓“遗留性史料”，产生之初并未有意作为史学传承的材料，如考古遗存、档案文献等等，原本为生活用品、工作文件，而并非有意记录历史发展的载体。“叙述性史料”则反之，产生之初就有意将此展示、传布后人。[②] 以此标准判断，《理藩院题本》正属于典型的“遗留性史料”。对于这种遗留性史料，优点是保留了原始风貌、可信度高，作伪可能相对较低。但缺点在于不系统、不明晰、不完整，正因为不是作为历史记载出现，故而较为分散、凌乱，甚至还有散佚丢失。这种情况下，要求研究者在利用档案时，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对其作出归纳、分析，以达到通过文字窥探背后内容的目的。最常用的方法，同时也是本书将使用的方法，为“文本分析

① 吴元丰、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主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

② 关于两种史料具体的分类依据、特点等，参看乌云毕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原载《清史研究》2002 年 01 期，后收入作者论文集《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

法”与“综观研究法”。

“文本分析法”是指对材料本身进行研究、比对、分析，通过确定材料本身的性质，进一步阐明其背后承载的事件、背景、理念等。同时，文本本身的形制、书写、外观等都具备史学研究价值：例如其中书写习惯、正字法、抬格使用等情况，都保留了明显的时代印记。《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在出版时采用了影印出版、保留原貌的做法，这就为本书进行文本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

时至康熙前期为止，清朝的文书制度中尚未出现奏折这种体例，题本、奏本是清朝最为常见的上行文书，其中奏本主要处理私人事务，而题本是唯一处理公务之文。理藩院题本即为当时理藩院的工作报告。源于此，题本在后世未经删削、修订甚至篡改，其内容记载具有极高可信度。

具体而论，该书中，顺治朝遗留题本共有 149 件，自顺治十年起，顺治十八年止，全部为满文写本，涉及当时政治、军事、司法、宗教、边疆、外交等各项事务。题本中钤理藩院印，印文为满汉双语，满文在左，为通行楷体，直行书写，从左至右排列。汉文反之，从右至左书写。或于题本首页，或于题本尾页，也有首尾均钤者。卷首为顺治皇帝批红，卷尾有报告大臣职位、姓名。书写过程中，采用标准抬格格式，皇帝、先帝、太后、天、上及相关年号等称呼挪抬[①]一格，但并未见平抬[②]格式。正字法方面，保留了较原始的加圈点的满文习惯，一些拼写与乾隆朝标准更改之后不尽相同。如 h、g 的拼写时常混用，或许即为当时满文发音习惯；又如大量使用汉语音借词，如 k’o（科）、misuijiyang（泥水匠）等词语，也反映出清朝初年受汉语的影响程度。而关于题本具体的形制、表述、写法等等，下文中还将进一步分析。

“综观分析法”是分析“遗留性史料”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所谓“综观分析法”，即“尽量全面解释文书反映的所有历史事件及其内在联系”。[③]因为《理藩院题本》的“遗留性史料”特性，如前文所述，由于产生之初并非以

① 即换行高出顶格一格书写。
② 即空一格不换行书写。
③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5 页。

流传后世为目的,因此作伪可能性极小。相较于实录、传记等后世编纂作品,具有时效性充足、针对性明显、真实性可信等等优点,然而,这种题本,又毫无疑问属于“孤文书”范畴。所谓“孤文书”,即指“它的成书背景、写作人、时间、地点、成书原因、文书内容与其它史实的关系,以及文书被处理的结果等等,都没有附带说明文字”。[①]

可想而知,作为学术研究资料,该类型文本使用难度非常大。首先,题本本身作为当时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并未对相关事件进行详细解释,因此,单独查看文本,并不能对涉及事件有全面了解。必须将题本置于当时历史大背景中,结合所述事件进行分析,才能看出其内容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其次,作为上报皇帝的上行文书,题本中很多内容非常详尽,甚至近乎琐碎,包括当事人的对话,情况的描述,机构大臣对事件的分析、处理方式等等。而相关对话、处理方式又和当时的典制、历史紧密关联。故而相关研究必须结合《大清会典》、《清朝通志》等典制类图书,比较异同,互为参考。最后,作为单独文书,除了进行上述的文本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应做出注释、解释,之后与“叙述性史料”作对比观察,利用后世叙述进行比对、寻找差异,而两种史料之间的异同,本身就是分析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研究,不但能发现很多问题,也可以提出很多疑问,推进相关研究脚步。

(二)《清实录》(以下简称《实录》)

作为与题本这种“遗留性史料”相对的“叙述性史料”,《实录》可谓记载最多、范围最大、应用最广的研究材料。毋庸置疑,《实录》以时间为纲、条分缕析的纪事方法,与题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题本》中,叙述重点为事件的经过、对策、解决方案,而《实录》注重事件的结果。两相联系,则《实录》更便于从宏观中把握一段时间内整体事态的发展与政策走向,题本则自微观面关注某一事件的因果联系。某种层面上,对同一事件,题本为过程,而《实录》则是题本过程造成的结果。

另一方面,因为清代“天朝史观”的需要,不但在编纂《实录》时即进

---

①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行过筛选，还对修成文献进行过大规模修改删削。清初几朝的记载改易尤甚，而本书所研究的顺治朝即在其列。因此，对《题本》的研究就有了史料学的另一层意义，即还原被改窜的史实。在对“孤文本”的研究中，两种史料相互比对必不可少，鉴于孤文本特性，“叙述性史料”无疑将成为纲领，本文同样拟将题本在《实录》框架下比对，以期达成如下两个目的：其一，对于题本、《实录》皆有之事，以题本印证《实录》，同时利用题本记载之详补充《实录》叙述之略。其二，对于题本有而《实录》无，或《实录》记载明显有异于题本处，着重分析其原因，并尽量还原其史实。

（三）《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以下简称《内国史院档》）

该书为对清朝内国史院满文记事档案的汇编整理。自太祖努尔哈赤时代起，至顺治朝止，为清朝编纂《起居录》前纪录宗室活动、大政方针的重要史料。关于此书，有学者对其史料来源、成书过程做过系统研究，兹不赘述。[①]对于本书进行的题本研究，该书同样为用于比对的“叙述性史料”，且原以满文写成，改动较少，与《实录》各有详略。作为一部以本民族文字写就的编年记事，《内国史院档》上承《满文老档》，下启《起居录》，在顺治朝史料中意义重大。它侧重于皇室礼宾、接待年班、颁赏赐宴、军政兵事等方面，与题本关注内容多有重合，恰好可以作为题本研究的背景。而其不足，在于仅关注当时战略重点，忽略其余。例如顺治十二年军国大政中，对出征郑成功之背景、情况，记载完备，过于《实录》。但同时与北方喀尔喀蒙古之会盟，则只字未提。然而瑕不掩瑜，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四）《钦定大清会典》（以下简称《会典》）

有清一代，前后共五次编纂会典，分别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作为记载政府机构与政治制度的专书，《会典》按行政机构分目，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汇编，详细记述了清代从开国到清末的行政法规和各种事例。其中，理藩院作为清代重要机构亦在其列。另外，学者赵云田曾将涉及理藩院部分辑录而出，成《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一书，但达力扎布教授认为，其内容实为嘉庆朝编纂《会典》理藩院部分时

① 乔治忠，崔岩《略论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及其启示》，《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03期。

所用的底本材料[①]。虽然该书究系何文本还有待研究，但不论是内府所藏的则例抄本，还是作为官方典制辑录的底本，该史料本身都有研究价值。其中所记，也可以成为理藩院研究中的重要参考。并且该书同时辑录了康雍乾嘉四朝《大清会典》成书中理藩院的相关内容，不但便于研究者使用，同时也提供了理藩院职能沿革的史料。

（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以下简称《事例》）

清代除上述五朝编纂《会典》外，又分别于嘉庆、光绪朝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九百二十、一千二百二十卷。二者区别，在于“《钦定大清会典》是以官统事，以事隶官，也就是以政府机构为纲，系以各种政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是按照会典纲目，依年系事，说明各机构在不同时期的状况。……更能集中而具体地反映清代政治制度的嬗变”。[②]而该书涉及理藩院的内容，同样为赵云田辑录而出，成《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理藩院》一书。该书与《大清会典》相互参照使用，于理藩院沿革可大致得全貌。不过作为典制记录，无论是《会典》抑或《事例》，均属于以时间为序，条列典制之作，尚不能得知机构具体运作。而后者正是题本可以补全之处，故在本书中，对题本所涉及范围，拟以这二部典籍内容为纲要，以此为序，对理藩院职能所在进行叙述。

（六）《清朝通典》

此书由清代乾隆年间三通馆臣奉敕编纂，主要根据《清律例》、《清一统志》、《大清通礼》、《大清会典》等书的内容编纂而成，汇总了清代开国至乾隆中期一百七十多年间的社会典章制度，反映了这一阶段的历史变化。对于理藩院，《清朝通典》相较于《会典》更多关注其职官设置与内部机构沿革，在题本中，规制，须写参与事务者姓名官职于末尾，通过《清朝通典》，可以更好地了解顺治朝理藩院的职官设置。

（七）《清朝通志》

此书虽然不同于《清朝通典》，但多有重复，且理藩院制度所记不多，不

① 关于此书内容与名称差异，见前文第二节所述。

② 赵云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 · 前言》，《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过该书氏族志中记载了很多曾供职于理藩院之人，同时，关于理藩院职官设置的特殊性与职能的重要性，其任职人员的构成也为一些学者所重视，[①]通过这些记述，更便于把握理藩院中任职者的家世背景。

（八）《清朝藩部要略稿本》

清代学者祁韵士所著，张穆等改订而成。此书为方略类著作，主要记载了清代外藩、尤其是蒙古各部的编年历史。原名《皇朝藩部要略》，因其有稿本与改订本的区别，包文汉先生整理后改为此名出版。[②]该书所涉及喀尔喀、额鲁特、漠南蒙古、回部、西藏等部，均为理藩院管辖权责之内。加之该书成书于道光年间，深受“经世学派”风气影响，所编纂内容多为此部落归附清朝过程及军政大事始末，与顺治年间理藩院工作重点极为吻合，且便于了解史事整体。唯一不足即为时间相隔久远，且系私人著述，所参照材料不似官书齐备，故此失实、敷衍之处在所难免。不过以题本为参照对象，此类方略虽有粉饰，亦可资参照。

（九）《八旗通志》

作为记载八旗官制、成员传记的专书，同时因理藩院成员悉数为满蒙人员担任，《八旗通志》本应是研究理藩院的最佳资料之一，但事实上，《八旗通志》编纂中大量的讹误、遗漏反而使该书成为最难运用的材料。《八旗通志》与《续八旗通志》相续修成，为研究八旗体制、源流沿革的重要著作。依据常理，《八旗通志》编纂于先，从时间上更接近清初，在顺治朝本应有更为精确的记载。然而《八旗通志》叙事过于简略，且错漏极多，如果不与《实录》、《内国史院档》及其它传记进行对比，则完全无法使用。相比之下，反而是晚出的《续八旗通志》更为可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难确知，不过编纂时所用材料底本的来源应是重要一环。

目前，针对《八旗通志》以及同类传记所作的系统史料来源的研究尚显不足，但是，对其中部分章节进行探讨者则有之。日本学者神田信夫曾对《八旗通志·宗室王公传》的史料编纂过程作过相关论述，在他看来，《宗室王公传》部分相对《续八旗通志》过于繁冗、散乱，自体例而言不似史作，

① 如上文提及的日本学者村上信明文。

② 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而其内容近于《实录》,自史料而言价值更高。[①] 当然,这是仅就《宗室王公传》而言,如扩展到全书,则此论并不妥当。笔者曾利用本书及其它传记材料,对比《实录》考证清初八旗固山额真,发现其记载多有纰缪。[②] 不过从中可以推断,《八旗通志》所用材料较为原始、零散,编纂修撰时,无论加工抑或选择都较为粗疏,很可能是造成讹误多出的重要根源。

(十)《续八旗通志》、《国朝耆献类征》、《满汉名臣传》

之所以将此三书并提,是因为此三书虽成书时间各异,但三部书的传记部分内容非常相似。合理的推断为:三部书编纂时所用的底本材料几乎相同,甚至可能依照时间顺序,前者为后者参照。不过三书仍然各有特色:所谓《续八旗通志》,其正式名称为《钦定八旗通志》,是乾隆朝对《八旗通志》的后续编纂。当时乾隆皇帝认为八旗通志体例不精、讹误尤甚,故下令再次编纂修订。学界将本次成品习称为《续八旗通志》,以与康熙朝所编者相区别。书中除保留了前次编纂中合理的体例与架构外,对八旗编制、旗中主要人员等均有补充记载,且订正了很多《八旗通志》中的讹误错漏。不过如同后世编纂的"叙述性史料",该书在涉及清初史事中多有失准,一方面,有意篡改加工者有之,另一方面,年深日久,不明就里,以讹传讹者亦有之,因此使用中需多加甄别。

作为清代官修传记类专书《国朝耆献类征》与《满汉名臣传》均为"叙述性史料"的典型代表。而其涉及本书所述内容,又与《续八旗通志》基本相同,因此其史料学价值可能远大于史料价值。

(十一)《清史列传》

该书同样为清朝官定传记作品,但其具有一定特色。据王钟翰先生研究,本书取材来源于三方面: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其与耆献类征相同者 1649 人,与满汉名臣传相同者 426 人,独有者 1190 人,很可能取自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③] 而王钟翰先

① 神田信夫《八旗通志の宗室王公伝について》,载《大類博士喜寿紀念論文集》,昭和三十七年十月,山川出版社。

② 宋瞳《清太宗朝满洲固山额真人员考》,载 *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第六期。

③ 王钟翰《清史列传点校序言》,《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 年。

生同时指出，名臣传与耆献类征，同样取材于列传稿本，这也解释了二者内容非常相似的原因。相较之下，《列传》叙事较为详细，有些《实录》失载或不详之内容均可补足，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第二章 题本形制与注释

一 理藩院的研究脉络

正因为理藩院的相关史料较少,前人研究也相对薄弱,因此实际上关于理藩院,目前我们所知的都是静态模式研究,即部门设置、管理职能等载于典章制度上的内容,因此研究略显机械化。相对的,其动态模式,即理藩院机构如何运转,如何演变,在清代不同时期的官僚体系中分别处于何种地位等重要问题,其实并不清晰。

有鉴于此,本书对于理藩院的研究脉络则是以题本为主,同时结合《实录》、《方略》等文献史料,尽量准确地再现理藩院在顺治时期的运作流程与职能变化。但首先必须说明两点问题:其一,现存题本中,顺治十年以前全部散佚,而保存下来的部分中,也有大量遗失。故此,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同时也是研究对象之一的理藩院题本,实则并不涉及顺治十年以前内容。不过根据现存史料,理藩院机构自崇德朝建立,在崇德朝至入关初年的一段时期内,虽无具体典章记载其职能,但根据散见于各种史料中的零散记述,也可以推断该机构的某些演变。同时在《会典》等材料中,也不乏某些产生于顺治十年前的某些条例。而对比顺治朝与崇德朝,理藩院的职权管辖范围有所扩大,不过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运行机制与具体职能,均尚未发生质的变化。例如,理藩院中的“清吏司”一级机构成立于顺治十八年末期,而在顺治十年到顺治十八年中,理藩院之内并无次一级的机构区分,这也说明当时理藩院的职能细化尚未做到后世的标准。因此,本书定名为“顺治朝理藩院研究”,庶几可行,但并非完全准确,希望日后有新史

料发现，可作补充与修改。

其二，关于理藩院职能，本书着眼于顺治朝理藩院题本研究，以理藩院的职能为中心进行阐述，不过从整体看，即令个人的研究成果无丝毫差错，其揭示内容也绝非仅仅适用于顺治一朝。至少自现存材料看，在康熙初年，理藩院虽然出现清吏司，但是总体上的很多职能依然沿用，未曾更新。如果自题本史料分析，康熙初期所存题本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很多内容也证明康熙初期的理藩院较之顺治朝并无本质性重大差异。不过一个王朝的机构设置，其转变均为渐进而成，但是作为研究，需要有一定的时段性，虽然这个人为创设的时段不能与事实完全精准地契合，然而在制度史、政治史领域，分时段研究却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以偏概全，因此本书将下限定在了顺治十八年，这仅仅是为了分析的便利，并非理藩院机构发生了重大演变的实际分野。另外一个实际困难是，目前整理出的《理藩院题本》自顺治至嘉庆朝，共5606件，卷帙浩繁，作为个人，精力时间有限，仅凭一本或几本著作，都绝不可能将此重要机构作细致的全景式描述。故作此区分，实为不得已。

关于理藩院职能，如果仅看史料中的具体条文，则主要依据《理藩院则例》与《大清会典》中相关内容。不过由于后世典籍成书时代、体例篇幅等限制，理藩院具体运行方式、以及“则例”本身的出现过程与演变脉络等等，均付之阙如。换言之，只凭这些典籍，难以窥探理藩院于清初之全貌，甚至可以说，如果仅凭后世典籍，则清初理藩院情况近乎一无所知。具体而言，情况如下：

首先，现存专记制度类的典籍，如果自时间而言，修纂时间最早者为康熙朝《大清会典》。这也是所记内容与清初情状最为接近的史料。但检视其内容，已与顺治朝发生诸多改变。仅就与理藩院相关部分举例，康熙朝《大清会典》对理藩院职能的记载，是依照录勋、宾客、理刑、柔远四清吏司为分别，一一加以记载说明。关于四清吏司建立时间，《实录》记为顺治十八年七月。[①] 而顺治朝《题本》中目前所存具题时间最晚者，为顺治十八年

---

①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八年七月乙卯：“设立理藩院四司名目，为录勋清吏司、宾客清吏司、柔远清吏司、理刑清吏司，给印信。”

十月十四日。因此,可以说基本在本书的全部研究时段内,理藩院尚无具体清吏司设置,故此,其内部职能分配必然不似《会典》那样条分缕析。以常理推断,四司的出现,无疑是理藩院事务不断增加的结果,因为事由逐渐复杂,催生了部门分工的细化,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情况。但反过来看,这也恰恰说明清初顺治朝中,理藩院仍处于初始阶段,其事务相对较少,部门分工并未达到后世的细致程度,难以进行明确的内部职能区划。实际从题本内容来看,依清代制度,凡关涉外藩事务,不论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诸项事务,都要通过理藩院进行处理,因此理藩院的职能在表面上不免略显零乱。职此之故,分析题本中所涉及理藩院职能时,研究者应当自行区划,分门别类进行探讨。

其次,清朝入关之初,内忧外患,江山不稳,内部汉族民众人心浮动,外部南明朝廷一息尚存,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卫拉特、西藏、回部等边疆诸族蠢蠢欲动,对清廷构成了或明或暗的威胁或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边疆事务的理藩院更像是某种军事与政务机关的混合体,尤其关涉边疆军务、重大政务之时,很难有"则例"可循。相反,多数情况须随机应变、因事而动。对此,本书在述及理藩院处理不同地区事务之职能时,拟将其分为三部分分别阐述。

业已归附的漠南蒙古,为理藩院建立之初所针对之地,其相关职能已然形成了一定的规程、典章。虽然并未如后世因职分司,将相关问题具体细化,但总体上已经有了大致的框架、经验,也产生了很多处理事情的成例。这些成例应该就是后世《理藩院则例》编纂时的底本与参考。对此,本书述及理藩院对漠南蒙古事务时,拟以现存康熙朝《大清会典》中理藩院部分所记内容为纲目,依照《会典》所列职能条目,分门别类,将同一性质的不同题本归于某一条目中,对其转写、翻译、注释;同时,因漠南蒙古事务题本年代跨度长、数量众多,在同一条目中,尽量根据具体事务归纳总结,对其进一步细化。例如司法刑名类中可再细分为隐丁类、家产纠纷类、身份类等,通过排列对比,不但将理藩院日常工作范围与内容悉数展现,同时还能从中看出其处理事务的依据、方式、流变。

在漠南蒙古之外,其余边疆地区事务的运作,因清廷尚未对其直接进

行管辖，其政治体系与清政府政体机构并不相同。如类似漠南蒙古定期年班、供赋这样的事件，在这些地区很少看到。相反，该类地区多数事件属于突发性质。其特点为时间非常规、事态较紧急、对策现商讨。故尽管该类地区与清朝双边交往中，有与漠南蒙古性质相同的事务，如供赋、使臣、互市等，但无论当时清政府内部，抑或后世研究者，都不将之视为一事，而是名目虽同，实际则异，故应单独列出。

因此对涉及该类地区之题本，分析时拟采用"以事带制"叙述方式为主。即将关涉同一事件之题本组合，归于同一条目下，之后通过对题本所述事件脉络、始末原由的分析，结合当时清朝基本国策与具体情境，阐述、总结理藩院在处理该类地区事件中所遵循的原则、实行办法，从而总结理藩院对外边务的运作模式，也可以对清朝"天朝史学"色彩浓厚的"叙述性史料"，如《实录》、《方略》所述内容进行修订、补充，更真实地还原历史、重现史实。

另外，内地并非理藩院管辖范围所在，本不应有所提及。然而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时常发生事涉汉、蒙双方地点、人物的事件，比如驻边军士、双方居住临界地区的摩擦、往来。此类事件虽然数量不多，但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类事件通常由六部相关机构接手，发现涉及外藩人员、事务后，移文理藩院，双方会商处理。如此一来，理藩院必定与六部发生职能交叉、公文往来。此方面事务数量不大，且通常时间连续性不强，均为单独发生的具体问题，且这种问题不形成制度，也不构成规模，故典制专书往往并不收录。而后世史家因非相关人员，也难以知晓个中缘由，可以说，这部分内容属于"遗留性史料"独有。对于该部分题本，处理方式基本与上相同，也采取"以事带制"方式，将涉及事件始末缘由之题本归为一组，转写、翻译、注释，之后进行总结。通过题本所记该事件所涉及不同部门、问题性质与本末、解决方法及过程，考察理藩院在与同级六部之间横向联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职能与六部交叉的方面。

二　理藩院及理藩院题本研究中的难点与新角度

本文研究的重点，为清朝顺治时期理藩院题本，研究中所依据的中心

与路径，为理藩院职能与运作模式，而与其相应的难点，则为如下数项：

一、史料缺乏。前文曾反复提及，之所以海内外对理藩院本身的研究如此稀少，最大制约在于史料不足。本书虽然集中研究最新材料的满文题本，但是对理藩院职能仍然难以作出最全面的评述。首先，如上所述，顺治时期题本存世唯有 149 件，且时间自顺治十年方始，如比照顺治朝十八年统治时间，则存世比例很少。其次，在此 149 件题本中，有残损破旧以致关键字句不明者；有一份题本遗失一半，未完结者；有印章遮盖批红、正文，致使难以看清者。如此种种，都给本已缺乏的史料造成了更大损失。因此，基于"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基本治学态度，注定本书难以对清初理藩院作出清晰、彻底的剖析，从而只能以材料所及之处为基础，尽量完善研究成果。

二、涉及层面广。上文曾述，理藩院满文题本本身属于不附带任何解释、说明内容的档案。因此，需要对这些文本作出注释、解释等相关补充方可使用。而理藩院本身所处理的事务中，包括满蒙、满藏、满回关系。具体到顺治朝，除了日常事务制度化的漠南蒙古事务，需要对喀尔喀蒙古、西藏、甚至俄罗斯的突发事件与外交事务作出反应、决断。作为研究者，也就应该对相关方面的知识、语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作为边疆民族研究中的难点，民族语言、外语种类繁多，涉及知识层面广泛。蒙语、藏语、维吾尔语、俄语等文献均具备"比较研究"的价值。然而研究者个人很难做到全部了解，只能通过对相关方面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再利用，庶几可窥全貌。

三、语言基础。本书所利用主要材料为满文题本，自然需要满文阅读能力。然而笔者自身满文学习日浅，尚未达到精熟程度，清初题本本身也有不易阅读的特点。清朝乾隆年间，曾对满文使用作出规范化规定，对满文书写的相关政府部门、专业名称等作出了统一要求，对汉语地名、人名的使用字母，满文人名的拼写方式、正字法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还将汉文借词中的音译改为意译，同时改正了满文文法中的某些错误。[①] 但在清初，满文拼写中的非规范、借词等数量极多。例如 h，g 混淆，单词 ulha（牲畜）拼写

① 佟永功《乾隆皇帝规范满文》，收于其论文集《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40–57 页。

为 ulga，又如，清初官署多直接音写汉语，并未有满文专名，如顺治朝题本中，“职方清吏司”音写为“jy fang qing li sy”，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另外大量使用蒙语、藏语甚至梵语词汇的满文拼写方式，如 beleg（来自蒙语 beleg，意为礼物），g’abcu（来自藏语，为藏传佛教中喇嘛学位名称），oom suwasdi sidam（来自梵语，意为祝太平）等，均无法于字典中直接查找，故必然引发理解问题。而且清初满语语法表述也不尽如乾隆朝规范后的满文表达，为准确理解文章内容、了解对话人关系设置了极大障碍。

虽然理藩院研究难点众多，但如果对其作出了突破，也就意味着清史研究增加了新史料与新角度。从对该题目海内外研究情况综述中不难发现，数十年间，涉及到理藩院的题目十分稀少，而其中很多研究的主题，与其说是理藩院本身，实则为通过理藩院档案研究蒙古、西藏、回部等地的政治事件、社会体制。其关注重点、着墨对象并非理藩院的机构职能、运行特征，于是在理藩院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空白。在理藩院创立之初到完善的过程中，理藩院经历了如何的演变？在形成制度化、常态化事务规范之前，理藩院如何处理相关问题？在制度化条文形成之后，理藩院如何运行？相关问题因种种原因均无人研究。故本书对题本本身的研究，实际也是对新发现材料进行一次系统梳理，从中不但能对理藩院的研究空白进行某种弥补，同时，题本材料公诸于世，同时系统研究整理，有助于后来研究人员更方便的运用，也是对学界的某种贡献。

三　题本形制与内容简介

理藩院题本作为清代政府公文，其形制、书写都有相应规格与要求。清承明制，题本分为中央机构的“部本”，与外省大员的“通本”两种。在文书运行流程中，二者的区别为后者须经通政使司代为呈递，前者可直接送交内阁。理藩院同于六部，其题本即为“部本”，上行不通过通政使司。按清代文书制度，题本交呈内阁，先送汉票签处，再交满票签处票签。票签处主要负责拟写“票签”（供皇帝批阅选择的处理意见），皇帝所批阅者，多为上呈之签票，非题本原件。但理藩院题本的特殊性在于，部门中并无汉文

文书,多数为单一满文文本,少数为蒙古文译本,采满蒙合璧方式缮写进呈。顺治朝中则均为满文本,并无对应蒙文本。故其上行过程不通过汉票签处,而是直接交送满票签处,草签及正签完成后由批本处登记,次日送达内奏事处接收,交皇帝审阅签票。皇帝可直接选择票签意见,也可对其进行具体改订,以朱笔写出,再经内奏事处反送于内阁。大学士奉批红后,以红笔于原本上缮写抄出,称为"批红"。至此题本上有朱字,可称"红本","通本"、"部本"批红后,即送收发红本处。每日六科派值日给事中一人,赴收发红本处领出红本抄发各相关衙门查照办理施行,通本则通过各省驻京提塘官发送本省。此为清代文书办理流程。① 题本"批红",一般情况下均于汉文题本原件办理,而理藩院题本则直接写于满文题本。因此目前整理出版的《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严格来说,即为"理藩院红本"。

题本书写格式为:每份题本先写明具题部门负责人姓名。顺治朝 149 份题本中,多数情况为理藩院尚书上题,如若尚书空缺或未参与其事,则由理藩院左侍郎或右侍郎列名,也存有少量由理藩院启心郎上题之本,可见清代题写题本的规制较为灵活,不局限于部门最高负责人,而注重实用性与时效性,可由最了解情况的直接负责官员具题。卷尾书写具题日期,以及参与此事处理的官员姓名,自尚书至员外郎,凡参与其间者均须列名。

同时,在顺治朝题本中,还存有一些以议政王大臣会议负责人上题的题本。该类题本存量不多,内容皆为涉及当时尚未归附的喀尔喀蒙古、额鲁特蒙古之事,包括议盟、军事准备等。该类题本中,卷首书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实际负责之最高官员,一般由宗室亲王担任。卷末列名者,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与理藩院参与官员。从中不难看出,理藩院作为中央机构之一,其职务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且其运作有时并非部门单独运行。这点后文会具体论及,先提出作为引言。

一般题本卷首、卷尾,均加盖满汉文合璧理藩院朱印,亦有仅盖于卷首或卷尾者,或为印文不清,或为末页脱落。印文为朱色阳文,左侧为满文楷书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doron(理藩院印),直行书写,自左向右。

① 关于题本上下行流程图解与处理过程,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网站 http://www.lsdag.cn/wswz/680.jhtml。

右侧为汉文篆书“理藩院印”，直行书写，自右向左。卷首最左侧为内阁批红，其笔迹应为内阁学士依照皇帝朱批票签，审定后誊抄，而其内容则为顺治皇帝亲自批复，从不同内容的“批红”中，也可以判断此事的性质——常设、突发；规律性抑或尚未纳入体制。综上所述，题本本身形制便具备了很高的史料与研究价值。

关于题本的书写情况，整份题本以满文工楷抄写，字体清晰，除却文本本身残破外，内容文字鲜有难以辨认者，也充分表明了官方文件的缜密性与实用性特色。每页最多18列，每列最多为10词语，文件皆以wesimburengge（题）起始。并遵循皇权时代礼制，举凡涉及皇帝、圣旨、太后、天地、先皇年号、帝号等内容，均采取挪抬（即换行高一格书写）形式处理，这种书写方式对研究者有一定便利之处，即可借此判断某些命令、法律的来源。因专制时代最重礼法，如提及此类词语不予抬格，则有大不敬之嫌，相反若无故抬格，则更是僭越大逆。毋庸置疑，前述一再提及题本为“孤文书”，其使用存在困难，且就内容而言，如涉及外藩，某些法令、条例究竟为清廷颁布，抑或沿袭其部族原有习俗，殊难判断。抬格恰可作为判断依据之一。

关于满文题本内容，149篇涉及范畴非常零散，上至边务军政、礼宾外交，下至民事案件、财产纠纷，皆有关涉，因此如不对题本进行归类，研究使用将会异常不便。而归类方法的使用，也须慎重。毕竟，清代政治体系与如今大异其趣，今日学术领域或政治领域的分类方式，未必能概括清代情况，因此，本文拟以康熙朝《大清会典》中所列理藩院职能为分类依据，对题本进行分类归纳、译注研究。

之所以采用康熙朝《大清会典》，除其时间紧邻顺治朝外，还有以下原因：理藩院之职能，与清朝开疆拓土导致的边疆情况变化紧密相连。以康雍乾嘉四朝相比较，康雍两代，喀尔喀蒙古、额鲁特蒙古、西藏、回部尚未进入清朝中央政治体系，因此理藩院难以对其事务进行统一规划；乾嘉两朝，理藩院自身体系已自康雍时期四清吏司进一步划分为六清吏司，事务更为纷繁；具体事务中，由于“大一统”基本完成，体现于《会典》内容中则为先述疆理、旗制，进而具体规定漠南、漠北、西藏等不同区划所应遵循

之则例。这些内容皆为以前所未见，对于顺治朝，很明显更不符合其具体情况，因此，采用时间相近、事务相对类似的康熙朝分类法，更为合理可行。唯理藩院四清吏司乃顺治末年所建，顺治一朝理藩院皆不分司，故叙述时亦只开列条目，不区分司属。

同时，由于《会典》某些条目划分精细缜密，但顺治朝中，因事由不一，所存题本恐难做出详细区分，故相比于《会典》所记内容，合并、分割某些条目在所难免。例如《会典》中“理刑清吏司”条目，细分为“刑例”、“人命”、“贼盗”、“军法”四条。但题本中所见，有些难以区分，如贼盗与人命，有些未见专条，如首告、析产等，如此一来，叙述时皆须予以注意，或有与《会典》相异者，均以题本材料本身为准。

另，《大清会典》中所记，皆为形成定例，纳入体系中事务，然而题本中所见，理藩院经手之事，尚有相当数量难以纳入康熙朝《会典》条目，即上文所提未归附之边部事务。顺治朝中，最突出者，则为西藏与喀尔喀蒙古事务。对于此部分，显然无法以简单开列条目为研究方法，因其本身无定规，事务皆具针对性，很难看做通例，所以拟将该部分题本单独开列，着力于叙述其所载事件来龙去脉，以期从中分析理藩院处理突发事务时的运作模式与行为规范。

第三章　题本译注分析——录勋部分

本书采用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转写法则，以罗马字母转写满文，翻译为笔者自译。○表示原文中同样符号，（+）表示原文中挪抬一格。文前数字为出版时书中目录编号，以便查阅，本书所用题本均来自第一卷。

一　爵　级

030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a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gulu suwayan i cahar i jingkini hafan saincak i ama goltu cecen be neneme darhalaha(dargalaha) bithei jalin. jingkini hafan saincak, jurgan de jifi alarangge. duleke aniya, ninggun biya de, bi mini amai darhalaha bithe be gajime jifi, aliha amban nikan de alaha. aliha amban nikan i henduhangge. ere bithe be te amasi game. suweni ejehe be dasambi. ejehe be gajire fonde suwaliyame benju sehe. bi amasi genefi nadan biya de, ejehe, darhalaha bithe be wuwaliyame, baturu gebungge niyalma benjifi, ejehe be gūsai ejen hulung darhan de bufi, hafan i jurgan de benefi, geoming arafi buhe. darhalaha bithe be aliha amban nikan de buhe bihe. te mingde geoming buhebi. darhalaha bithe be geli ainambi sehe manggi. nikan de fonjici, saincak i ama be darhalaha bithe be benjihe inu, bi alime gaiha. afabuha niyalma be onggohobi sembi. jurgan de baici akū. jurgan i gisurehengge,

dangse be tuwaci (+)sure han i uyuci aniya (+)han i hese, goltu cecen, cahar han i nang nang taiheo be fujin i doroi sain i gajiha turgunde saišafi, joriktu darhan noyan i gebu bume. aisin doron gidaha bithe buhe. coohai uju, abai dulimba de yabukini. dedun de šusu jekini, juse omosi de isitala ula šusu burekū. da gebu be haha niyalma gebuleci, enggemu tohoho morin, hehe niyalma gebuleci oojin sujikiyan gaimbi. emu morin de foloho enggemu tohofi, uksin acihai bume dargalahabi. jai wesihun erdemunggei sucungga aniya. goltu cecen si dade monggo gurun i cahar han i amba jaisang bihe. sini han akū oho manggi, han i sargan, nang nang taiheo, jai ilan tanggū uyunju boigon be gajime ubašame jihe、seme, joriktu darhan noyan i gebu bufi, uju jergi jingkini hafan obuha. juwan duin jergi sirambi seme ejehe buhebi. nimeme akū oho manggi. jui saincak be inetu uju jergi jingkini hafan sirahabi. te dorgi jergi de saincak de geoming buhebi. tulergi monggo de hafan buhe. darhalaha babe tuwaci, darhalaha niyalma de hafan buhekūbi. hafan buhe niyalma be darhalahakūbi. (+)taizhung hūwangdi fonde, cahar jihe ucuri goltu cecen be hafan akū bai darhalahabi. amala geli joriktu darhan noyan i gebu bume, uju jergi jingkini hafan obuha seme ejehe buhebi. ejehe de coohai uju abai dulimba de yabukini. ula šusu akū sere babe arahakūbi. uttu ofi (+)taizhung hūwangdi fonde wajihangge be dahame, dasame gisurere ba akū, nikan, bithe benji inu. afabuha niyalma be onggohobi sembi. bithe waliyabuha turgunde weile gisure seme, beidere jurgan de afa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uyun

taka daisa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mujir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eyenu, baki

030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①]等谨题：为办理察哈尔正黄旗精奇尼哈番萨音察克之父郭尔图赛真[②]之封达尔汉书报事。精奇尼哈番萨音察克来部报称：去年六月，臣带臣父之封达尔汉敕书来部，告知大学士尼堪[③]。大学士尼堪告知：下次来时，将修改尔之敕书，可同时将敕书与此封达尔汉敕书送部。云云。后臣于七月将敕书、封达尔汉敕书同交巴图鲁，命其将敕书交与固山额真扈伦达尔汉，书至吏部后，作诰命发臣。封达尔汉敕书交与大学士尼堪，今诰命已发臣，封达尔汉敕书则何如？就此事询于大学士尼堪，答曰：萨音察克之父封达尔汉敕书，确已送至，乃臣受之，至于送书之人，臣忘矣。云云。于部内查找，不得。对此部议：查阅档案，天聪九年有旨曰：郭尔图塞真，以太后之礼，护送察哈尔汗之囊囊太后[④]至，故予褒扬，赐名卓礼克图达尔汉诺颜，赏钤金印册文，命行师居前，从猎居中，于宿处赐汤羊，世世子孙免应驿骑及汤羊。仍呼其本名之男子，罚取备鞍之马，呼其本名之女子，罚取长马褂袍服。并赐一马，配以雕鞍；给予披甲，封为达尔汉。又，崇德元年下旨云：郭尔图赛真，尔本蒙古察哈尔汗之大宰桑，尔汗故后，携汗之妻囊囊太后，及三百九十户来归[⑤]。赐卓礼克图达尔汉诺颜之名，并赐一等精奇尼哈番，准袭十四次。颁给敕书。其子萨音察克，于父病故后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今于内等级，颁诰命于萨音察克，赐世职于外藩蒙古。查得，向封达尔汉者不赐官职，赐官职者不封达尔

---

① 明安达礼，又作明安达理。蒙古正白旗人，西鲁特氏，世居科尔沁（《八旗通志》卷一七一、《钦定八旗通志》卷一八六、《国朝耆献类征》卷四三、《清史列传》卷五、《清史稿》卷二三五均有传）。崇德八年十一月乙未管本旗梅勒章京（《清世祖实录》），顺治五年三月己酉任本旗固山额真，顺治七年三月癸酉任兵部尚书，顺治九年十月甲寅任议政大臣，顺治十年二月辛酉解部任，顺治十三年五月己亥补授理藩院尚书。

②《清实录》记其名为郭尔图塞真，蒙古察哈尔部人，天聪九年随囊囊太后降于后金。

③ 尼堪，满洲镶白旗人，纳喇氏（《八旗通志》记纳兰氏），世居松阿里乌喇（《八旗通志》卷一五九、《钦定八旗通志》卷一六七、《清史稿》卷二二八有传）。太祖时来归，赐号“巴克什”。崇德元年六月丙戌授蒙古衙门承政（《清太宗实录》），顺治四年六月戊戌升理藩院尚书（《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年四月致仕。

④ 囊囊太后，蒙古阿巴嘎部人，博尔济吉特氏，阿霸垓郡王额齐格诺颜女原为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哈屯，天聪九年五月被后金军俘获（《清太宗实录》），同年九月改嫁天聪汗皇太极。崇德元年七月受封西宫麟趾宫大福晋贵妃（《满文老档》第二十册），顺治八年正月丙子上尊号为懿靖大贵妃（《清世祖实录》），康熙十三年十一月己卯薨（《清圣祖实录》）。《清史稿》卷二一四有传。

⑤《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五月丙午条云：遇察哈尔汗妻囊囊太后、琐诺木台吉，率部下一千五百户来降。此云三百九十户，或为囊囊太后单独之户。

汉。太宗皇帝时，因察哈尔至，则郭尔图塞真以白身封达尔汉。后所云赐名卓礼克图达尔汉诺颜，一等精奇尼哈番，给予敕书，命行师居前，从猎居中，于宿处赐汤羊种种，并未写明。因此，太宗皇帝时既已完结，故无须改议。尼堪既云书已送到，忘送书人之名。应以丢失书报议罪，交由刑部办理。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七月二十九

署理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启心郎鼐格[①]、员外郎额叶努、巴吉

034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a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abaga i dushar jiyūn wang ni jui šakšasengge ini amai se bithe be gajime jihe jalin. (+)taidzung hūwangdi hese, dushar jinong, irnamjal jan dureng juwe nofi de bithe unggire ucuri suwe neneme, mini emgi doro acaki seme bihe tere siden de suwe cahar be alhūdame amba mujilen jafafi arki de dosifi yabuhai ulga be gaibuha, gaibuci be gūwa gurun emu da sirden gabtahakū bade, suweni cahar i emgi afara de karu ishunde dosifi gidaha be dongjifi, be ubade ambula saišaha bihe. terei amala suwe ahūn deo suweni golo hebe akū ehe ofi nukteme yabuhai efujehe, te bicibe, suweni juwe nofi lakcarakū arki omimbi sere. eaten hacin i ergengge, hujuruhu i gese forgošombi sehengge akūn. joboho niyalma, beye be beleme arki de dosimbio. joboho be gūnici arki omire be nakafi. joboro jirgara ya tusangga babe sambi tere arki lakcarakū omici, ama mafia nenehe gebu doro be efuleme akū obufi. suweni beye be jobobuci sain ehe ojoro be, suwe same bahanambio sehebi. duhar jiyūn wang ere ere bithe be jafafi, bi daci ebsi jidere gūnin bihe udu, samasiūge mini harangga be muterei teile, gajime jihe seme jurgan de jihe manggi. (+)dele wesimbuhe (+)enduringge hese, hebei wang

① 鼐格，满洲镶白旗人，姓他塔拉氏，崇德八年赐号巴图鲁，授牛录章京兼半个前程世职。病卒。(《八旗通志初集》卷二〇八)

se acafi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beiwang sei gisurehengge nenehe (+)ejen i bisire fonde musei baru jiki sere gūnin bihe amala udu facacibe ini harangga jušen be gajime jihe. ini bade emu gurun i ejen jinong seme bihebe dahame ede ini beyei teile sirarakū jiyūnwang buke seme gisurefi (+)dele wesimbuhe (+) enduringge hese suweni gisurehe songkoi sirarakū, beyei teile jiyūn wang bu seme buhe bihe, te erei jui šakšasengge ini amai se bithe gaime jihe bi, se bithe be tuweci sirarakū seme araha bi. uttu ofi erei se bithe be gaifi hafan i jurgan de 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juwan biyai juwan emu

034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阿巴噶旗杜斯哈尔郡王之子沙克沙僧格上交其父之册书事。太宗皇帝有旨传于杜斯哈尔济农、伊尔纳穆扎詹杜棱二人。谓尔等同来，本欲与朕会盟。然于此间效察哈尔陋习，粗心大意，酗酒终日，以致牲畜被抢。尔等纵遭劫夺，然于我朝，究为异邦。譬张弓射箭，矢落两地。但闻尔等与察哈尔交战，回击破之，仍甚感喜悦。此后尔兄弟阋墙，相互交恶，致使游牧败落，如今积习不改，酗酒依旧。世间生灵，岂非如转动之磨？不顾自身狂饮可乎？应坚思戒除，念苦乐种种，有益之事。今仍作狂饮，尔等父祖威名，岂非坏于尔身？尔身受苦，其间好恶，尔等自知否？云云。杜斯哈尔济农领受此旨，自云前此即有来投之意，虽流离失散，然属下尽力，终偿所愿。到部后题上，圣旨：议政王等会商题。议政王等商议，先帝在时，其有来投之念，虽经流散，然终带属下、部民而至。其于本部为济农，一部之主，故应封其非世袭郡王。云云。上题，圣旨：依尔等议，赐非世袭郡王爵。今其子沙布沙僧格携其父册书前来，观之写明不准世袭，故应命交册书于吏部，为此请旨敬题。

顺治十年二月十一

048 批红：in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an 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ongniyot i kenter darhan daicing beise i se bithe be gajime jihe jalin. kenter darhan daicing beise akū oho manggi. juse akū ofi, deo seose taiji ini ahūn i se bithe be gajime jihebi. se bithe be tuwaci jalan halame lashalarakū sirambi sehebi.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seose de gūsai darhan daicing beise sira seme, se bithe be hafan i jurgan de afa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ninggun biyai orin sunja.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i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048 批红：是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1]等谨题：为携翁牛特根特尔达尔汉戴青贝子之册文而来事。根特尔达尔汉戴青贝子亡故，因无子嗣，由其弟叟塞台吉将其兄册文带来。经查看，其爵乃世袭罔替。因此部议，叟塞承袭固山达尔汉戴青贝子之爵[2]。令将册文交吏部。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

侍郎沙济达喇、席达礼[3]；启心郎鼐格

060 批红：inu.

---

① 沙济达喇，又作沙济达礼，蒙古察哈尔部人，天聪八年闰八月壬寅归附皇太极（《太宗文皇帝实录》），授一等侍卫。顺治三年八月丁丑授理藩院侍郎（《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一年十一月辛卯任理藩院尚书。顺治十三年卒。

②《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一年七月辛卯条云：以故翁尼特部落达尔汉戴青贝子根特尔弟叟塞袭爵。

③ 席达礼，又作席达理。女真叶赫部人，那喇氏。皇太极舅舅阿什达尔汉之长子（《清朝通志》卷三），满洲正白旗（《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四、《清史稿》卷二三〇），崇德七年闰十一月己未降袭其父职，任牛录章京（《太宗文皇帝实录》）。顺治四年九月壬寅授三等甲喇章京、一等侍卫（《世祖章皇帝实录》），同年十月十月戊寅任理藩院侍郎，康熙三年三月癸未卒（《圣祖仁皇帝实录》、《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四）。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afan sirara jalin. barin i gurun i efu sebtan jiyūn wang ni, tuwašara hafan ulatai nimeme akū ohobi. omolo cosihi ini famai ejehe be gajime jihebi. ejehe be tuwaci emu jergi sirambi sehebi. uttu ofi cosihi de sira seme ejehe be hafan i jurgan de afa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omošo biyai ice ilan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ashan i amban si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ejeku hafan jiman.

060 批红：是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袭爵事。巴林固伦额驸色布坦郡王[①]旗下掩沙喇哈番乌拉泰病故。其孙绰什希将祖父敕书带至，查阅敕书，云可承袭一次，因此，命绰什希袭爵，敕书交吏部处理。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三

署理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

侍郎席达礼、启心郎鼐格、主事济满

08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① 色布坦，蒙古巴林部人，《实录》作塞卜腾。顺治五年正月封辅国公（《世祖章皇帝实录》），同年二月尚固伦公主（《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七年八月晋封多罗郡王（《世祖章皇帝实录》）。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arhan sirara jalin. oohan i mergen baturu jiyūn wang ni, siri darhan nimeme akū ofi, deo i jui busan ejehe be gajime jihebi. ecehe be tuwaci sunja jergi sirambi sehebi. busan de fonjici, mini amji siri darhan de juse akū ofi, mimbe ajige de gamafi jui (原档残缺) sembi. mejige gaime jihe dulihū de fonjici, siri (原档残缺) akū. busan be ajege de gajifi jui arafi ujihe yargiyan seme akdulambi.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deo i jui busan de sira seme hafan i jurgan de afabureo.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e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eci aniya juwan biyai ice nad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šaštir.

mujilen bahabukū (原档残缺)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jiman.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082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袭达尔汉事。敖汉墨尔根巴图鲁郡王[1]麾下席礼达尔汉病故，其侄布三将敕书带至，阅其敕书，准袭五次。询及布三，答曰：吾伯父席礼达尔汉无子嗣，故吾年幼则过继其膝下。云云。询问前来听事之杜立霍，其作保称：席礼（原档残缺）无子，故将布三自幼过继，视为己出，确有其事。对此部议：由其侄袭爵，是否转交吏部？臣等不敢擅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七

尚书臣沙济达喇、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原档残缺）、启心郎（原档

① 墨尔根巴图鲁，蒙古敖汉部人。其父班第为清朝额驸，天聪六年四月参与皇太极军事行动（《太宗文皇帝实录》），后为多罗郡王（《太宗文皇帝实录》崇德七年正月乙未），墨尔根巴图鲁本人于顺治四年七月己酉封多罗郡王（《世祖章皇帝实录》）。

残缺)、主事臣济满、主事臣马拉

100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arhan gebu sirara jalin. urad i gurun be dalira gung ūben i unggadai darhan nimeme akū ofi, ejehe be ahūngga jui jorik gajime jihebi, ejehe be tuwaci jalan halame lashalarakū sirambi sehebi. uttu ofi, ini ahūngga jui jorik de dargan i gebu sira seme hafan i jurgan de afa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orin dui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was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100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袭达尔汉名号事。乌拉特镇国公吴本[①]处之翁噶代达尔汉病故。其长子卓里克携敕书前来。经查，敕书写明世袭罔替。故令其长子卓里克承袭达尔汉名号，交由吏部办理。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

尚书臣沙济达喇、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员外郎臣瓦瑟、主事臣马拉

104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① 吴本，蒙古乌拉特部人。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giyūn wang sirara jalin. ordos i doroi erincen giyūn wang, beye de banjiha jui akū ofi, ini deoi jui bafu be gaifi juha bihebi. erincen giyūn wang nimeme akū ofi, gaifi juhe deoi jui batu, ini amji i se bithe be gajime jihebi. se bithe be tuwaci, jalan halame lashalarakū sirambi sehebi. uttu ofi beye de banjiha jui akū be dahame, deoi jui batu de giyūn wang sira seme, se bithe be, hafan i jurgan de afa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aniya biyai, ice dui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ici ergi asha i amban,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104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袭郡王爵事。鄂尔多斯多罗额林臣郡王[①]膝下无子，过继其侄巴图。今额林臣郡王病故，继子巴图携其伯父册文前来，经查，乃世袭罔替之爵，因郡王后继无子，故令其侄巴图袭爵，册文交吏部办理。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四

尚书臣沙济达喇、右侍郎臣沙世悌尔、主事臣马拉

106 批红：beki be niru bošome sinda.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

① 额林臣，蒙古鄂尔多斯部人，原号鄂尔多斯济农，崇德元年六月戊戌来朝清廷（《太宗文皇帝实录》），顺治六年九月甲子封多罗郡王（《世祖章皇帝实录》），其侄巴图于顺治十三年二月己未袭爵（《世祖章皇帝实录》）。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niru bošro jalin. huhu hoton i tumed i guluge gūsai baitalabure hafan beki i habšarangge, cahar gurun sira tala de nukteme genere de, mini kadalaha niyalma be gaifi, gūsai ejen guluge i emgi (+)ejen be baime indahūn aniya dosika, (+)ejen gosifi minde baitalabure hafan bufi niru bošobuha, amala kalka jifi barin be feksihe mudan de, geren janggisa be weile arara jergi de, mimbe weile arafi, niru be gaifi, tuba be bošobuha, hafan be efulefi uksin i niyalma obuha. (+)dele gūlmahūn aniya, aba tucike de niyakūraha bihe. (+)ejen gosifi hafan, juwan haha be amasi buhe, te mini niru be bošoho tuba geli nimeme akū ohobi. uttu ofi mini da niru be dahame, minde bošobureo sembi. nirui janggin tuba i jui erincen i gisun, beki weile baha manggi, mini ama tuba be niru bošobuha bihe, uyun aniya otolo weile akū, yaya cooha, lab de yabuha. mini ama honin aniya nimeme akū ohobi, amai funde mimbe niru. bošobureo sembi.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tuba i jui erincen be sini amai daci bošoho niru geli waka, tutu bime tuba geli nimeku de akū ohobi. tuut ofi erincen i gisun be daburakū obume, beki i jergi weile baha, barin i mangjusiri de beise be amasi buhebi. gūsai ejen guluge, jalan i janggin dorjim baidula, beki esei efulehe emte hafan be inu amasi buhebi. uttu ofi beki ini hafan be amasi baha be dahame da bošoho niru be kemuni beki be bošobu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aniya biyai ori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hashūergi asha i amban,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 i amban,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amban nikacan.

aisilakū hafan amban baki.

106 批红：令伯奇管领牛录。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管领牛录事。归化城土默特旗古

鲁格固山之拜他喇布勒哈番伯奇诉称：察哈尔往西喇塔拉游牧时，掠夺臣所管之人。臣并同固山额真古鲁格，于狗年陛见，来求主上。圣上施恩，封臣拜他喇布勒哈番，管领牛录。后喀尔喀劫夺巴林，诸章京因此获罪，臣亦在其列，故籍没臣之牛录，令图巴管领，革臣官爵，披甲效力。兔年，圣上出猎，臣跪求，以陛下大恩，复臣官爵，且给十丁。今管领臣原牛录之图巴病殁，因此可否复令臣管领之？云云。牛录章京图巴之子额林臣言：伯奇获罪，以臣父图巴管领牛录，九年而无一罪，凡有军事，必然参加。臣父羊年病殁，可否以臣接替管领牛录？对此部议：图巴之子额林臣，尔父所管领之牛录，不复存在，而图巴又已病殁，故不听额林臣之请。伯奇获罪，然巴林满珠希礼后复其贝子爵，固山额真古鲁格、甲喇章京多尔济、拜都喇、伯奇等人，亦皆复其职。因此，仍令伯奇管领原牛录。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十

尚书臣沙济达喇、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

11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sei ginggguleme wesimburengge. ejehe be gaire jalin. durbet i sereng beise borohoi darhan nimeme akū ohobi. jui hūbaha, ini amai ejehe be gajime jihebi. ejehe be tuwaci, dain de akū oci sirambi. nimeku de akū oci sirarakū sehebi. uttu ofi, amban meni gusurehengge, borohoi nimeku de akū ofi, sirarengge wajiha be dahame, ejehe be gaifi, hafan i jurgan de afa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ninggun biyai juwan duin.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ici ergi asha i amban, amban šaštir.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113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臣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带敕书前来事。杜尔伯特色棱贝子博洛霍达尔汉病故。其子霍巴哈携父敕书前来，经查，若于军前阵亡，准予承袭，病故则不准。故臣等议：因博洛霍病故，不得袭爵，故敕书收回，转交吏部处理。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六月十四

尚书臣明安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启心郎臣鼐格

130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еme wesimburengge. doroi beile sirara jalin. karacin i doroi dureng beile nimeme akū ofi, jui tuba sereng ini amai ce be gajime jihebi, ce be tuwaci jalan halame lashalarakū sirambi sehebi. uttu ofi amban be (+)hese be baifi, jui tuba sereng de ini amai doroi dureng beile be sira seme hafan i jurgan de afabu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tofohon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jakū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yahūn.

130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承袭多罗贝勒事。喀喇沁多罗杜棱贝勒病殁。其子图巴色棱携其父册文前来，经查，册文命世袭罔替。因此臣等请旨，准图巴色棱承袭其父多罗杜棱贝勒之爵。交吏部办理。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五年八月二十八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主事加一级臣雅浑

137 批红：meni meni yamun baicame gais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i bithe be gingguleme benjire jalin.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uyun de tucibuhe, (+)dergi hese be, hsa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dorgi yamun de genefi, niyakūrame alime gaifi, tukiyeme jafafi yamun de gajifi neifi tuwaci (+)hes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de wasimbuha, korcin i doroi darhan baturu giyūn wang manjusiri, (+) ama taidzung genggiyen šu hūwangdi fon ci, cooha gaifi baba de dahame dailame kiceme faššaha gung amban bime, kalkai cooha de faššame yabuha gung ambula iletulehebi. geli (+)enduringge eniye hūwang taiho i banjiha ahūn, tutu ofi cohome gosime wesimbufi hošoi darhan baturu cin wang fungnehe. suweni jurgan uthai (+)hese be dahame yabubu. cohome wasimbuha sehebi. erebe amban be uthai gingguleme dahafi, darhan baturu wang be yamun de gajifi niyakūrabufi (+)hesei hošoi cin wang fungnehe seme alafi yabubuhe. da wasimbuha (+)hesei bithe be giyan i gingguleme benjici acambi. dorgi yamun de (+)hese wasimbufi baicame gaikini semb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ci aniya sunja biyai tofoho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malu.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hūsiba.

137 批红：着各衙门查看领取。

题

理藩衙门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敬还圣旨事。顺治十六

年五月初九圣旨颁下，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自内阁跪领，恭请于衙门内开视。上谕理藩院：科尔沁多罗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珠希礼，于父皇太宗文皇帝时，随征各处，黾勉不倦，功劳甚大。于用兵喀尔喀时战功尤著，且其乃圣母皇太后之胞兄，故特旨恩封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着尔部即刻奉旨遵行。特旨晓谕。臣等即刻遵此办理，将达尔汉巴图鲁王带至衙门，使其跪领圣旨，恩封其和硕亲王。原颁圣旨当以礼敬还，圣旨下内阁，命其领取。敬题。

顺治十六年五月十五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员外郎加一级臣玛鲁、主事加一级臣扈什巴

小结：

关于爵级的题本共有上引 11 份，其中涉及外藩蒙古地区三方面内容，分别为低层官员除授、高层王爵封授，以及王爵承袭。所谓低层官员，如果做出某些界定，应指固山额真以下各官员，此类官员依《会典》所记，于顺治十七年后可由札萨克自行授予。[①]题本中涉及此事者为题本 106，仅此一份。从数量稀少的情况来看，即札萨克自行除授制度在顺治十七年前尚无明文规定，大部分基层官员除授应该不必上报清廷。该题本具题于顺治十三年，因涉及官位争端，故报请理藩院定夺。

当事双方伯奇与额林臣，前者为清朝所封拜他喇布勒哈番（原称备御，后称牛录章京，顺治四年改此名），后者为前管领之子。从额林臣所言不难看出，当时蒙古地区，该类职务父死子继的世袭习俗应非常普遍，否则很难想象他会公然以乃父居此职为由，要求承袭。而理藩院认为伯奇为原管领，因受罪被罚方遭夺职，如今罪名开解，应复原职，故将伯奇复位为管领。可见当时蒙古地区官员除授，清廷法令与蒙古习俗二者并行，一般情况下相安无事，一旦出现二者抵触，则须上报理藩院裁决。而理藩院商议对策、开列缘由后，方报请皇帝最后定夺的事实也证明：对这种除授，清朝并未

① 《康熙朝大清会典·理藩院》："（顺治）十七年谕：外藩各旗都统以下员缺，令各札萨克王、贝勒、贝子、公酌量补授。"

颁行定规，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单独决策，因此理藩院只能依法理商讨，但议后不敢擅自决定，须报皇帝批准。

相比于低层官员的争端，清廷对蒙古上层王爵封授则制度化甚早。[①]对蒙古王公统一加封授官，也是漠南蒙古宾服清朝的最大标志之一。题本137提及将满珠希礼自多罗郡王加封为和硕亲王之事，同时详细记载了清代加封爵级的程序：首先由内阁拟旨，应为两道，一道命理藩院办理封爵，一道赐予受封对象。之后理藩院负责官员将两道圣旨携至理藩院，阅读前者，命受封者前来领取后者，至此对受封者而言，封爵程序已完成。对理藩院而言，下达理藩院之旨，不得存留，应交还内阁，使其领回，封爵方告结束。相较之下，封授高层王爵权责明确、流程清晰，显见已形成某种定例或规范，而理藩院即为封爵事务的决策定议机构。

留存最多的题本涉及爵位袭封，其过程也相对更加繁杂，充分展示了清代袭封爵位的制度与流程。

首先是对不同等级受封者的封爵文告颁发：清代封爵，须根据受封者受封爵级差异，颁赐敕书、册文或诰命，由内国史院撰写。[②]清制，封赐王爵亲王以下、贝勒以上举行册封典礼，[③]故除皇帝敕书外应额外颁发册书。

《清朝通典》中记载封爵制度："顺治九年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受封谢恩，礼部具题，于每月常朝日进殿前行礼。十一年定，封亲王世子给金册，封郡王给镀金银册，封贝勒以下皆给授诰命。十四年定，亲王郡王嗣封者，传至宗人府，礼部堂官授册宝，该嗣王跪受。贝勒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传至宗人府，宗人府官颁给诰命，均跪受。若年幼者，就府第宣赐。十七年

---

①《康熙朝大清会典·理藩院》："初，外藩四十九旗，或以功，或以亲，或以举国输服，封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秩皆照内王等。台吉、塔布囊等，俱给以品级。设都统以下、骁骑校以上等官，照内管理。盖国家一体之仁，周遍如此。"

②《清朝通典》："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辑实录、史书撰拟、郊祀祝文、庆贺表文、诰命、印文、册文。"（卷二三，职官1，内阁）

③《清朝通典》："杜典（按：指杜佑《通典》）有策拜诸功侯一条，盖兼同异姓而言之。今考我朝定制，同姓封爵载在会典者，和硕亲王、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未入八分镇国公、未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凡十有四等。亲王以下、贝子以上受封者，旨下举行册封典礼。"（卷五三，礼13，册封诸王贝勒贝子）

定,凡封贝勒,给纸制册诰命。"[①]此为同姓封爵定制,而册封适用对象,除妃嫔、同姓王爵外,还有外藩王爵与属国国王,并未有专条记载。

关于外藩王爵,题本 034 中都斯噶尔郡王、048 中根特尔达尔汉戴青贝子、104 中多罗额林臣郡王、130 中多罗杜棱贝勒皆有册文(满文 se bithe),而题本 060 中拖沙喇哈番乌拉泰、082 中希礼达尔汉、100 中翁噶代达尔汉,皆因等级未至,仅有敕书(ejehe)而无册文。值得注意者为题本 113 中,杜尔伯特部色棱贝子博洛霍达尔汉同样只有敕书而无册文,根据清初文书习惯推断,该人之"贝子"(beise)称呼非清朝所封爵位,而为蒙古传统称号"诺颜"(noyan)之满文翻译。

上述诸袭封,多出于顺治朝定制前,故未有金银册书等繁复差别。题本 030 中,噶尔图车臣因携囊囊太后来归之功,颁发钤金印册文,属于特赐恩典,且只写其所得待遇:"命行师居前,从猎居中,于宿处赐汤羊,世世子孙免应驿骑及汤羊。仍呼其本名之男子,罚取备鞍之马,呼其本名之女子,罚取长马褂袍服。给予披甲,封为达尔汉。"而赐官爵仍发敕书,"赐卓里克图达尔汉诺颜之名,并赐一等精奇尼哈番,准袭十四次。颁给敕书。其子萨音察克,于父病故后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其子撒音察克袭封时,携敕书而来,交回后改换为诰命(g 'aoming)发回,此题本上于顺治十年,对比《清朝通典》所载,为清廷定制时间前一年,不过以常理论,一个政策发展为制度,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与积淀。本题本的内容,恰恰可看出清廷的爵级封授制度,在顺治朝已然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制化轨道,有其定例与定规,不得随意而为。

其次,为原受封人亡故后袭封流程:当受封者亡故,应由法定继承人携带敕书或册文至理藩院,题本中所提及继承人身份,有子嗣、过继子、兄弟、侄子等。理藩院是否需查验携书来者继承身份之合法性,以及王爵承袭者依何标准,题本中皆未明确提及。但题本 082 中记载:"其侄布三将敕书带至,阅其敕书,准袭五次。询及布三,答曰:吾伯父席礼达尔汉无子嗣,故吾年幼则过继其膝下。云云。询问前来听事之杜立霍,其作保称:

---

①《清朝通典》卷五三,礼 13,册封诸王贝勒贝子。

席礼（原档残缺）无子，故将布三自幼过继，视为己出，确有其事。对此部议：由其侄袭爵，是否转交吏部？”可看出理藩院不但有查验之责，同时也应有所依照的标准，如与该标准不符，则须进一步确认该人袭爵之合法性。

当袭封者身份确认无误后，须确认爵级袭封是否合法。题本中可见，无论册文抑或敕书，其上皆明确开列受封者应得爵级，是否世袭罔替，准袭次数，甚至何等条件下方可承袭等具体内容，该类内容即为袭封者所依之法律根据。在上述题本中记载的内容形式有“世袭罔替”、“准袭某次”，也有“若于军前阵亡，准予承袭，病故则不准”（题本113）这类具体条件。理藩院根据文告所载内容予以查对，确认是否准袭。若不准，需将原颁敕书或册文收缴，若准，则保留，而具体办理交由吏部。

最后，为理藩院在其间的职能：不论携书来者是否准袭，理藩院本身只有决策建议权，并无办理权，需将事项转交吏部处理。从题本脚注所引《清实录》中可见，《实录》记载袭封日期较之题本具题日期，一般延期一个月，这个间隔即应为自题本具题到红本下发，吏部办理完成之正常日期。《实录》所记也应为袭爵正式公布日期。而如题本034所记，沙克沙僧格按议本不得袭爵，《实录》中记载此事具题一年后得以承袭，其中应有反复，致事态变化。因无相关题本，不能探知详情，但此非正常程序时间则无疑。

实则从题本及其所记载之程序、办理流程中不难看出，清代理藩院作为专理外藩事务的衙门，其地位与职能均与六部有所交叉。上引《清朝通典》中，说明同姓王爵封赐由礼部与宗人府办理，而外藩封爵袭爵等同封官，其事项本属于吏部办理范畴，然因属于外藩，则其过程决策均由理藩院管辖，吏部只依理藩院意见走完程序而已。而在其余五部事务关涉范围内，这种情况亦有发生，后文中仍将论及。理藩院与六部的相互配合，不但清晰地说明了理藩院与六部的机构关系，也展现了清代对待“藩部”的政治特色。

二 会 集

077 批红：da an i geneci acambi, genere ambasa be tucibufi wesimbu.

题本：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monggoi haha, celere jalin. tulergi goloi monggo de ilan aniya oho manggi, weile gisureme, haha celeme, culgan genembihe. ilan aniya oho. da an i genereo, naka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ninggun biyai orin sunja.

aliha amban šajidara

ashan i amban sidari

ashan i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gobiltu

aisilakū hafan nikacan

ejeku hafan mala.

077 批红：照例参与，着选派前往官员后具题。

题

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外藩蒙古比丁事。向令外藩蒙古每三年议罪、比丁、会盟。今三年已到，照例参与抑或暂停？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五

尚书沙济达喇、侍郎席达礼、侍郎沙世悌尔、员外郎葛毕勒图、员外郎尼喀禅、主事马拉

078 批红：ere culgan de isara juwan emu gūsa, abunai cin wang ni jakade isakini.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culgan isara ba i jalin. daci korcin i ergide culgan isabumbihede korcin i juwan gūsa be tusiyetu cin wang ni jakade. cahar, juwe jalut, juljaga efu jiyūn wang, juwe barin, juwe ongniot, aohan, naiman,

kesikten, ere juwan emu gūsa be bai dulimbade, juwe karacin, juwe tumed be ineku bai dulimbade isabumbihe ijishūn i dasan i uyuci aniya, cahar i gurun i efu abunai cin wang be (+)hesei cugan isarade isakini sehe be dahame, te ere culgan de ere juwan emu gūsa be ujulaha wang be dahame gurun i efu abunai cin wang ni jakade isabu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nadan biyai juwan.

aliha amban šajidara

ashan i amban sidari

ashan i amban šaštir

ejeku hafan mala.

078 批红：此次召集十一旗会盟，着于阿布奈亲王处进行。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召集会盟之地事。向例往科尔沁之地会盟者，召集科尔沁十一旗于土谢图亲王处。察哈尔、扎鲁特二旗、额驸珠尔扎噶郡王、巴林二旗、翁牛特二旗、敖汉、奈曼、克什克腾，此十一旗于适中之地进行，喀喇沁二旗、土默特二旗于适中之地进行。顺治九年，察哈尔固伦额驸阿布奈亲王曾奉旨召集会盟，故，此次会盟，是否将此十一旗为首之王，仍于固伦额驸阿布奈亲王处召集？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十

尚书沙济达喇、侍郎席达礼、侍郎沙世悌尔、主事马拉

081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monggo de culgan tucire jalin. neneme wesimbuhe de, (+)hese korcin i ergide,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 culgan gene, isinjiha manggi. tehe hontoho i ashan i amban sidari se ujumucin i ergide

culgan genekini sehe bihe. korcin i ergide culgan genehe.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 isinjiha. te ujumucin ci ordus de isitala culgame, ashan i amban sidari se genembi. ilan bade culgambi. kooli be dahame, ilan ba i culgan de selgiyeme hūlara. (+)hesei bithe, ilan ere seme, dorgi bithei yamun de afabu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juwan biyai ice il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ashan i amban, amban šaštir

mujir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jima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081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参与外藩蒙古会盟事。前此所题，上谕，科尔沁处，令尚书沙济达喇等往参会盟。住管之侍郎席达礼等，往乌珠穆沁处参与会盟。前往科尔沁参与会盟之尚书沙济达喇等已到。今乌珠穆沁至鄂尔多斯等处会盟，侍郎席达礼等已往。此三处会盟，依例应于盟地宣谕，此三道圣旨，是否交由内阁办理？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三

尚书臣沙济达喇、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启心郎臣鼐格、主事臣济满、主事臣马拉

126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 be baifi, yamun i efujehe garjaha babe dasaki sere jalin. amban be tuwafi ninggun jurgan de

ciyaliyang bisire be dahame, meni meni yamun i efujehe garjaha be wesimbufi dasahabi. amban meni jurgan de ciyaliyan akū be dahame, efujehe garjaha babe dasarangge mangga. doigon de dasarakū oci, labudu efujehe manggi dasaci ciyaliyang baiburengge labdu ombi. amban be ere aniya (+)hesei culgan tucike babe, rulergi monggo i waliyabuha ulga be jafafi, ududu aniya ejen takrakū ulga bi. daci ere jergi ejen takarakū ulga be, amban meni jurgan de benjihe manggi. morin, temen oci, cooha i jurgan de afabufi icihiyambihe. ihan oci, dorolon i jurgan de afabufi icihiyambihe. amban be ere ejen takarakū ulga be, cooha i jurgan. dorolon i jurgan de afabure be nakafi, amban meni jurgan uncafi baha hūda de yamun i efujehe garjaha babe dasa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duici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jakū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alu.

126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请旨修缮官署损毁处事。臣等之见，六部钱粮充足，故应令其具题修缮损毁官署。臣部已无钱粮，故难以为此。然若不预先修缮，则损毁日增，故请益钱款。臣等本年奉旨看视会盟时，见所获外藩蒙古之遗失牲畜，多年无主认养。向例此等无主牲畜，送交本部，若为马、驼，则交兵部处理，若为牛，则交吏部处理。臣等敢请：可否将此无主牲畜停交兵、礼二部，而由本部售卖，所得钱款，用以修缮官署？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十八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臣玛鲁

14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i monggo de, weile beideme, haha celeme culgan genere jalin. amban be baicaci, dorgi haha celere aniya, tulergi goro i monggo de, weile beideme, haha celeme, culgan genembihe. (原档残缺) aniya, juwan biyai dorgi de tulergi (原档残缺) yendehebi. tutu bime, yadara irgen (原档残缺) weile beidehe de, habšame jiki seci monggo i ba goro ofi isinjirengge mangga. erei anasi aniya indeme culgan tuciki seme wesimbufi (+) hesei toktobuhabi. ere genere de korcin i juwan gūsa, cahar i emu gūsa ohan i emu gūsa, naiman i emu gūsa, barin i juwe gūsa, ongniyot i juwe gūsa aru korcin i emu gūsa, jarud i juwe gūsa, karacin i juwe gūsa, tumed i juwe gūsa, kesikten i emu gūsa, ere orin sunja gūsa de culgan genefi, isinjiha manggi. hinggan i amargi ujumucin i juwe gūsa, duin jusei emu gūsa, aru korcin i emu gūsa, (原档残缺) i emu gūsa, (原档残缺)ilan gūsa. ordus i ninggun gūsa (原档残缺) ere orin juwe gūsa de culgan genembihe (原档残缺) celembi. tutu bime, (+)hesei, aniya indeme, culgan tuci seme toktobuha be dahame, amban be (+)hese be baifi, ere aniya tulergi monggo de, weile beideme, haha celeme toktoho songkoi neneme korcin i ergi de culgan gene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nci aniya juwe biyai tofohon.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dorolon i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bime, emu jergi (原档残缺)

142 批红：依议。

题本：题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等谨题：为令外藩蒙古审案、比丁、会盟事。臣等查，内地计丁之年，外藩蒙古亦审案、比丁、会盟。（原档残缺）年十月内，外藩（原档残缺）……举行。然贫民若因被冤枉欲前来衙门上诉，蒙古地广难至。此后相隔两年会盟一次。经题，圣旨钦定，此次举行（会盟），科尔沁十旗、察哈尔一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巴林二旗、翁牛特二旗、阿鲁科尔沁一旗、扎鲁特二旗、喀喇沁二旗、土默特二旗、克什克腾一旗。此二十五旗已行会盟。抵达后，兴安岭以北之乌珠穆沁二旗、浩奇特二旗、阿巴噶二旗、苏尼特二旗、四子一旗、阿鲁科尔沁一旗、（原档残缺）一旗、（原档残缺）三旗、鄂尔多斯六旗、（原档残缺），此二十二旗业已会盟。（原档残缺）……比丁。然有旨，相隔两年会盟。臣等请旨，本年于外藩蒙古审案、比丁，依前例，率先会盟于科尔沁一方。臣等不敢擅专，谨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二月十五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礼部右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原档残缺）

144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еme wesimburengge. culgan de (+)hesei bithe gamara jalin. daci culgan tucimbihe de, (+)hesei bithe arafi, culgan ishan bade, (+)hesei bithe hūlame selgiyembihe. te ere genere culgan de selgiyeki serengge, kalka, ūlut be dahafi, doro acaha seme, coohai ahūra be heoledeme dasarakū ojorakū. kemuni neneme toktoho songkoi niyengniyeri, bolori juwe jergi coohai ahūra be tuwame, an i gabtabu. te tulergi goloi mango de, hūlha holo yendehebi sere. ere gemu kadalara ursei sula heolen de kai. meni meni jasak i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jai fejergi de oci, teisu teisu kadalara gūsai ejen, meiren i janggin, jalan i janggin, nirui janggin, juwan booi da bikai. ciralame fafulafi,

hūlha be baicame isebure ohode, ai de hūlha holo yendembi seme, ere songkoi culgan isaha geren de selgiyeki sembi. (+)hese wasinjiha manggi. ilan bade culgan isara be dahame, ilan (+)hesei bithe ara seme dorgi yamun de afabureo.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nci aniya ilan biyai juwan uyun.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dorolon i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yahūn.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hūsiba.

144 批红：依议。

题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等谨题：为奉旨召集会盟事。向例举行会盟，皆有圣旨传往会盟处，当众宣读传谕。本次盟会传谕者：因喀尔喀附会厄鲁特，欲统一政令、整修兵器，不可怠慢，故仍依前例，于春秋两季检视兵器，照常射箭。今于外藩蒙古，盗贼频出，此皆管辖之人懈怠所致。又各札萨克之王、贝勒、贝子、公等，及至下属各管辖之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什长等，应传令禁止，严惩盗贼。何处盗匪多发，则于此次会盟依此传谕。圣旨下后，应传往三处会盟地，故圣旨需恭拟三份，交由内阁办理。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三月十九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礼部右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臣雅浑，主事加一级臣胡世巴

小结：

关于此六篇题本，及其对清代蒙古会盟制度形成的重大意义，乌云毕力格教授与笔者曾撰文探讨，关于题本所涉及问题可详见该文。[①] 但该文章着眼角度主要在于：清代蒙古盟旗制度形成的过程、流变、时间，以及会盟中旗分的构成情况，对理藩院在其间所起作用、清代中央政权沿袭蒙古传统治国方略等问题未予论述，同时文中仍有些问题未能全面论述，此处以题本与理藩院在盟会活动时的职能为基准，对该问题再次加以完善、补充。

首先，“会盟”一词，来自于蒙古语 Čiγulγan（会集），满文为 culgan。目前习惯称呼蒙古地区传统集会习惯为“会盟”，如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译《满文老档》，皆将此译为“会盟”。此词虽然在满文中始终如一，然而在汉语中却有其自身变化。以叙述性史料文献记载为例：康熙、雍正两朝《大清会典》所列相关条目均称“会集”，至乾隆朝《会典》方改为“会盟”[②]。而《实录》记载中，顺治朝并无“会盟”一词，康熙朝《实录》始将蒙古地区集会处理政务称为“会盟”。但无论是康熙或雍正朝《实录》中，其意义并不专指蒙古地区集会处理政务一事，如与敌国和谈，也称“会盟”。达力扎布教授认为：“清廷盟旗制度正式形成，纳入成文规章，见于乾嘉时期所编纂之《大清会典》。而盟名称正式出现于雍正十二年，首次全部出现，则迟至乾隆二年。”[③]

结合此结论观之，“会盟”一词顾名思义，指“盟”之会集，或“会见结盟”。综上所述，在清朝官方典籍中，对该词的使用较为谨慎，《康熙朝实录》中已有理藩院题请派遣官员参与蒙古会盟的正式记载[④]，同时据雍正朝《大清会典》所记：“（康熙）二十九年复准：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内属，应照四十九旗例，永定会盟之典。”[⑤] 但其条目仍为“会集”，一则《实录》修纂成于乾隆朝，其所用词语或已不符前朝范例；再则前述“会盟”一词尚有多义，同时蒙古盟旗制度并未正式形成。

---

① 乌云毕力格、宋瞳《关于清代内札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11 年 04 期。

②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79、215、272 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

③ 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第 281-282 页。

④《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元年二月辛亥：“理藩院题，请差大臣往科尔沁乌朱穆秦等四十七旗会盟。”

⑤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215 页。

其次，关于顺治朝蒙古会集时间的成型。在《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中，笔者对相关题本进行了详细分析，其论述过程兹不赘述，须补充之处在于，康熙朝《大清会典》载："国初定：外藩蒙古三年一会，清理刑狱，编审壮丁。"①所谓"国初"究系何年未可知，下文云："顺治九年题准：往会敕书内阁撰写。"②依此书体例，至少应为顺治九年之前，很可能为入关之初甚至崇德年间。

在《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一文中，笔者又根据题本 77"外藩蒙古每三年为议罪、比丁而会盟，今三年已到，照例举行抑或停止"的记载，以及题本 78 所言顺治九年与十二年两次会集之时间间隔，修正了达力扎布提出的"会盟之事始之清太宗，但是三年一盟的制度始于清朝入关以后，即顺治末、康熙初，康熙初年才有三年一盟的确切记载。在此之前似未定期"③的结论。

上引《康熙朝大清会典》与《题本》都提到了"三年一会"，但必须强调，此处所谓"三年一会"，其时间概念与清代后所通行之"三年一盟"有所差异。与如今的表述法更是大异其趣。

顺治十七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会集时间以题本 77、78 所见，较为准确的表述应为"自前次会盟结束后次年开始之第三年"，因此会盟时间分别为顺治九年、十二年，而十五年应举行之会盟提前一年至十四年，或有突发事件影响，但也说明彼时所谓"三年一会"并未成为定制，仅为定例，可以随时更改。

自题本 142 所言可知，清朝入关后，即将蒙古会集时间定为与内地编审人口计丁时间相同，即三年一次。④但该规定不见于任何典志条文，究其原因，或许将内地编审与蒙古会盟时间统一，为清廷最初设想。但毕竟两地相隔遥远，情况各异，往往囿于条件，难以同时进行。顺治十二年二者或

---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79 页。

② 同上。

③ 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第 285 页。

④《清朝通典卷九・食货九・户口丁中》："三年，诏天下编审人丁，……五年，定三年编审一次，令州县官照旧例造册。……十三年，更定五年编审一次。"《清朝通志卷八五・食货略四・八旗户口》："国初定制，各旗人丁，三年编审一次。凡编审各旗壮丁，令各佐领稽查。"

仍并行,嗣后内地计丁时间有变,蒙古会盟时间也受突发情况影响。二者已然时间互异。顺治十七年,很可能因内地计丁开始,理藩院依此例题询问蒙古会盟是否仍同时进行。而就在本年,正如题本 142 所言:清廷考虑蒙古地广,贫困百姓即令有欲申诉之事,恐亦难至会盟场所。因此朝廷下令,改内扎萨克蒙古会集时间为“每隔一年则会集”,从时间上看,变成了“自前次会集开始之后第三年”,即后世所谓“三年一盟”,于是正式形成了会集时间制度。

必须强调指出,以顺治十七年为界,之后的会盟时间发生了极大改变。两者虽然同表述为“三年一会”,但正如上文,之前为“自前次会盟结束后次年开始之第三年”,而顺治十七年正式更改为“隔一年一会”,此时的精确表述应为“自前次会盟开始后第三年”,时间已有差异。如以今日通行表达则为“两年一次”。清代“叙述性史料”中为何未提及该种差异,很可能是因为后世编纂者亦未注意其间差别,表述理解存在差异。这也再次证明“叙述性史料”由于编纂时间与目的,存在不可弥补的疏漏与讹误之处。

当然,实际是否举行会盟,恐仍须由皇帝最终裁定,毕竟该制度并未作为诏令或圣旨敕书载入典册,提前或推后举行不无可能。不过可以确定,自顺治十七年后,会集的时间顺序基本确定,因嗣后数次会集分别为康熙元年、三年、五年、七年,以此类推,均为隔一年一会。这表明,作为一种制度,会盟在顺治朝仍处于初步形成阶段,但顺治十七年应为会盟制度成型的重要年份。

再次,关于顺治朝蒙古会集的性质。在清代蒙古,盟旗制度最终成为了一种行政建制,而会集或会盟,是该行政建制中的政务处理方式。但在顺治朝,并无“盟旗制度”这种明确、成规模的行政架构,而仅仅是清朝因袭蒙古部族习惯,处理当地事务、宣示统治身份的政务模式而已。

如笔者在《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中所言,后世内札萨克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六盟,建盟时间均无明确记载。同时康熙、雍正朝《大清会典》中,也无“盟长”称谓。直至乾隆朝《大清会典》编纂时,所用底本材料中才出现“国初定,每会设盟长一人,各于所属三年一次会盟,清理刑名,编审丁籍”的记

载。[1]但通过上引理藩院题本可见,迟至顺治十七年,只有分六处进行会集之制,而并无明确的六个盟:即无盟长、固定会盟地点及固定名称,也印证了康雍两朝所记,比乾隆朝更为准确。

题本78提到了察哈尔旗阿布奈亲王,因其为蒙古各旗王公之首,故由他主持会集。毫无疑问,此为临时圈选,并非早有定制。而顺治朝历次会集举行前,理藩院均须具题请旨,经由圣裁,决定会盟是否举行,同时裁定举行地点、举行时间及主持人选;完全可以肯定,在顺治朝只有分六处会盟的初步制度,它虽然是后来内札萨克蒙古六盟的雏形,但远没有制度化、固定化和规范化。因此,绝不能与清中期后所实行之"盟旗制度"的性质混为一谈。

最后,关于顺治朝理藩院介入蒙古会集的程序与作用。清代对蒙古会盟的安排,充分体现出清代因地制宜,沿用当地风俗治理的政治特点:实则无论称呼"会集"还是"会盟",该形式均非清代首创,而是沿用蒙古固有制度,其来源,则为蒙古传统中各部首领会合,议决大事的集会。但是,蒙古入清之后,清廷派遣理藩院大臣参与会盟,宣读皇帝圣旨,主持审案,监督比丁,会盟已经成为清朝监督和管理蒙古地区事务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除了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外,清廷对其所谓"藩部"宣示"天朝上国"地位的用意也非常明显,而理藩院作为专司"藩部"事务的负责机构,在此间的职能与做法都值得探究。

由题本可确认的顺治年间的蒙古会集,共有顺治九、十二、十四、十七年四次,而顺治十二、十七年两次均有详细请示过程。由题本77、78可知,顺治年间,蒙古会集虽有定例,但仍须先由理藩院具题请旨,询问照常或停止,由皇帝钦裁。如确认照常进行后,再行题询问主盟者与会集地。因彼时会集或称会盟,制度性不强,随机性较大,故主盟者、会集地,甚至会盟时间等要素,均须由理藩院做出安排,之后题请皇帝临时确认。理藩院做出安排的标准,并未明言,但可看出是根据蒙古地方固有习俗与清代政治安排的结合。例如题本78中,三处会集明显是后世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

---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29页。

三盟前身，但两处根据适中地点选择即可，而一处需要理藩院报请，因此理藩院沿用蒙古风俗，确认两处会集地，又为十一旗选定察哈尔，这恐怕有清廷政治布局之用意。毕竟察哈尔心存芥蒂，借机怀柔示好、绥抚其心亦未可知，后察哈尔旗虽在康熙十四年布尔尼叛乱后被清廷取消，但可以想见至少在顺治朝相安无事。

清廷派员参与蒙古会盟，并在会集中宣读诏书，传谕各旗，是清代蒙古会盟的重要特色，也是宣示清廷主权的重要标志与手段。同时在会集中，也可传达清廷对蒙古地区的某些命令与要求，如题本 144 所记，所传谕者为当时涉及边务之事，便于清廷统一执行内地与外藩地区的大政纲领，故为重要之一环。

派员与宣谕，均为理藩院之责，而敕书撰写则由内三院负责。由题本 81 可知，具体程序为：理藩院首先选派人员，分别参与不同处之会集。参与人员多为理藩院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显示了清廷对蒙古会盟的重视。人员择定后由理藩院具题，申请所携敕书。在后世典册中，对会盟敕书撰写制度的记载不一，但均不准确。[①] 无论其规定时间为顺治元年或九年，当时内三院尚未合并，无内阁之名。[②] 由题本 81 确知，敕书书写分属内三院中的内秘书院。而理藩院官员参与会盟时，传谕敕书，监督集会，返回后仍可依见闻对某些政策作出建议，如题本 126 则是理藩院根据顺治十四年会盟见闻，报请改变蒙古无主牲畜之上交方式，且获批准。综上，则为顺治年间蒙古地区会集中的具体情形，以及清廷对此的行政流程，虽然题本数量有限，难以将顺治时期所有会集过程集中探讨，但也为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珍贵史料。

三 丁 册

054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① 康熙朝《大清会典・理藩院・会集》："顺治九年题准：往会敕书内阁撰写。"《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三："顺治元年题准：会盟敕书，由内阁撰给。"

②《清朝通典卷二三・职官一・内阁》："（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俱加殿阁衔。"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sanjin i hoki sunja niyalma i habšaha jalin. abaga i joriktu jiyūn wang ni budasihib taiji i jaisang nirui sanjin, jamsu nirui tulu, sanjin nirui sereng, erincen, jamsu, ere sunja niyalma. budasihib taiji be orin juwe haha be gidafi, morin, ihan, honin i adun de sula yabubumbi. ere be jalan i janggin jamsu, nirui janggin jaisang, jamsu, buiburi, sanjin, juwan booi da semu, alai sambi seme jurgan de habšanjiha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jurgan ci emu hafan be unggifi, budasihib taiji gidaha haha, sere niyalma be joriktu jiyūn wang ni jakade isabufi angga acabume duilefi bithe arafi gajikini isinjiha manggi gisurefi wesimbuki sembi. ere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seme. (+)dele wesimbuhe (+)enduringge hese, gisurehe songkoi unggi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aisilakū hafan bayartu be unggifi, abaga i joriktu jiyūn wang ni jakade isabufi, budasihib taiji de simbe sanjin i hoki sunja niyalma, orin juwe haha gidaha seme gercilehebi. jai ineku sanjin i geli habšarengge, ere gidaha orin juwe haha i dorgi buisu gebungge niyalma, huhu hoton i tumed ci ukame jihebe, gidafi haha i ton de arahakū, dari gebungge niyalma, kalkai cecen han ci ukame jihebe, gidafi haha i ton de arahakū, ujumucin i cecen cin wang ni deo kitat babai de buhe bodisatu i sargan jui de dahabume buhe. bi jušen bihe, mini nanjing de cooha genehe amala mini ama be budasihib taiji ini adun de dosimbufi booi aha obuha. indahūn aniya, budasihib taiji mini adun de sini ulga be ainu acabuha seme aidai be unggifi, ilan ihan gamaha. tere amala ulgiyan aniya, tenggit be fargaha mudan de genehe amala, sini ulga be mini adun de ainu acabuha seme aidai jifi weile seme juwe ihan gamaha. meihe aniya sanjin mimbe , tumed i gumu gung ni loodzang gelung de sindaha janjang gebungge nikan be gana seme unggihe amala, mini sargan be temen i aciha be ehe aciha seme aidai jifi juwe ihan gamaha. terei amala ineku ujumucin i cecen cin wang ni deo kitat babai de buhe, mende ahūn deo ojoro bodisatu i sargan jui de mini ecike i sargan jui be dahabume buhe. ulgiyan aniya sunid ci ukame jihe bandi i sargan jui, behi booi

sereng gebungge nikan haha, ini booi holoi gebungge mama, sonot sere emu haha jui, sonomsu sere emu sargan jui, ere sunja niyalma be budasihib taiji ini beyei jalin gai tucibumbi seme, ordos i tarnici lama de buhe. bonio aniya meni ahūn deo juwan niyalma be gemu aha obuha, meni ulga be gemu ini adun de acabuha. ere be gūsai ejen arahūlai, jalan i janggin jamsu, nirui janggin jaisang sambi sembi. ede budasihib taiji i jaburengge, juwan ninggun haha gidaha inu, duin haha celeku de isinakū, erebe gūsai ejen arahūlai, jalan i janggin okcotba, jamsu, meljei darhan, nirui janggin darmai sambi. buisu gebungge niyalma, tumed ci ukame jihengge waka, kalkai danjin lamai hūdai niyalma i emgi gūlmahūn aniya jifi minde tehe bihe. neneme ajige ofi arahakū, amala mutuha manggi, muduri aniya, haha i dangse de araha. dari gebungge niyalma indahūn aniya, kalkai cecen han i hūdai niyalmai emgi jifi mini jakade tehe manggi, bi sargan bufi, ujumucin i cecen cin wang ni deo kitat babai de buhe bodisadu i sargan jui de taka tekini seme unggihe inu, dahabume buhengge waka. hahai ton de arahakū gidaha inu, sanjin i ama toktohoi daci mini ulga tuwakiyaha jušen, ulga be acabuha, temen i acha be ehe aciha seme nadan ihan gaihangge akū. ujumucin i cecen cin wang ni deo kitat babai de buhe, erei ahūn deo ojoro bodisadu i sargan jui de sanjin i ecike johi sargan jui be orin honin bume udame gaifi bodisadu i sargan jui de dahabume buhe inu, sunid ci ukame jihe bandi i sargan jui, behi booi sereng gebungge nikan haha, mini booi holoi gebungge mama, sonot sere emu haha jui sonomsu sere emu sargan jui, ere sunja niyalma be, ordos i tarnici lama de gai tucibume buhengge waka, mini beye nimere be sain obuha turgun de buhe inu, sanjin i ahūn deo juwan niyalma be aha obuha, ulga be gaifi mini adun de acabuha serengge akū, erei ahūn de boibei, toktohū, nomtu, toktohoi, jonghi, jontu, johi, ajirai, ere jakūn niyalma be meni morin, ihan honin i adun tuwakiyabuha inu, esei ulga, esei beye de bi. bi gaihangge akū, toktoroi, gerci sanjin, ere juwe niyalma be ulga tuwakiyabuha inu akū. esei ulga be gaifi adun de acabuhangge inu akū sembi. sanjin i sambi sere gūsai ejen arahūlai jaburengge, gūwa be bisirakū, sanjin minde meihe aniya budasihib taiji

minci weile seme ihan gaiha seme alaha inu sembi. jalan i janggin jamsu, nirui janggin jaisang sei jaburengge, ihan gaiha sere babe sarkū, dari, indahūn aniya jihe, buisu gūlmahūn aniya jihe, esede sargan bufi tebuhe inu sembi. aidai de simbe budasihib taiji sanjin de ilan jergi unggifi nadan ihan gaiha serengge mujangg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sanjin de ilan jergi genefi nadan ihan gaiha serengge akū sembi. celeku de isinahakū sere duin haha jui be gajifi, budasihib taiji i sambi sere gūsai ejen arahūlai, jalan i janggin okcotba, jamsu meljei darhan, nirui janggin darmai de, suwe ere duin haha jui be celeku de isinarakū seme dabuhakū mujangg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esei jergi juwan haha jui be gajifi tuwaha inu, ese be takarakū onggohobi sembi. jalan i janggin jamsu, nirui janggin jaisang, jamsu, buiburi, sanjin, esede budasihib taiji haha gidaha babe fonjici, gidaha inu sembi. juwan booi das emu, alai de fonjici jaburengge, gidaha haha mebi juwan booi dorgi de akū, be sarkū sembi. johi de, budasihib taiji sinde orin honin bufi sini sargan jui be udame gaiha mujangg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mini beye honin i adun be tuwahiyame bihe. tulergici orin honin gajifi buhe inu, tere honin taiji i adun de bi. tere honin be mini sargan jui jalin de bumbi seme buhengge akū sembi. budasihib taiji de si kalkai danjin lama ci jihe buisu, cecen han ci jihe dari, ere juwe niyalma hūdai niyalmai emgi jifi minde bi seme jurgan de alhao. wang de geli alah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buisu i jihe fonde, be ice jihe ucuri bihe. jurgan de, wang de alahangge akū. dari be gidaha inu sembi. geli jamsu nirui tulu i habšarangge, tenggit ci meni ilan niyalma, (+)ejen be baime ukame jihe bihe, suwe abide teki sembi seme fonjiha manggi, be joriktu jiyūn wang ni bukasihib taiji de teki sere jakade, budasihib taiji de buhe, budasihib taiji mimbe honin tuwakiyahakū seme gūlmahūn aniya, sunja biya de, jaisang nirui aidai be unggifi gūsin emu honin gamaha. jai mini honin be minde saliburakū, ini honin de acabufi, mimbe aha obufi gūlmahūn aniya ini honin tuwakiyabuha. erede nirui janggin jamsu sambi sembi. budasihib taiji de si tulu be honin tuwakiyahakū seme gūsin emu honin gaiha, amala beye be aha obufi honin tuwakiyabuha mujangg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tulu be ice jihe ucuri, mini gūsin honin, nadan ihan buhe bihe, mini buhe gūsin honin be wajiha manggi, honin tuwakiyabuha mujangga. honin tuwahiyahakū seme gūsin emu honin gaiha, beye be aha obuha serengge akū sembi. gūsin emu honin gaiha sere babe, honin gamaha aidai sambi sere nirui janggin jamsu de fonjici sarkū sembi. geli sanjin nirui sereng ni habšarengge, meni ama jui juwenofi (+)ejen be baime jihe manggi, suwe abide teki sembi seme fonjire jakade, be joriktu jiyūn wang ni budasihib taiji de teki sehe manggi, membe budasihib taiji de buhe. mimbe honin tuwakiyahakū seme gūlmahūn aniya sunja biyade jaisang nirui aidai jifi juwan ihan gamaha. ihan gamaha manggi, banjici ojorakū ofi honin tuwakiyaha. mini dehi honin bihe, minde saliburakū. erebe nirui janggin sanjin sambi sembi. budasihib taiji de si sereng be honin tuwakiyahakū seme juwan ihan gaiha mujangg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sereng be ice ukame jihe ucuri ama jui juwe nofi de mini juwan ihan, dehi honin bufi, honin tuwakiyabuha mujangga. juwan ihan gaiha serengge akū sembi. sereng ni sambi sere nirui janggin sanjin, ihan gamaha aidai de fonjici jaburengge, weile seme juwan ihan gaiha sere be sarkū sembi. geli sanjin nirui erincen i habšarengge, be sunid ci (+)ejen be baime ukame jihe manggi, suwe abide teki sembi seme fonjiha manggi, bi joriktu jiyūn wang ni budasihib taiji de teki sere jakade, budasihib taiji de buhe. mimbe meihe aniya temen i aciha de dosimbuha. mini beye cooha de yabuci, mini sargan be gamafi temen acibumbi. uttu ofi habšambi sembi. budasihib taiji de si erincen i eigen sargan be temen i aciha de dosimbuha mujangg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 dergici ejen fosifi buhe, erincen i eigen sargan be temen i aciha de dosimbuha mujangga. mini beye nimekungge ulga geren nadan minggan morin, juwe minggan ihan, nadan minggan honin, hūsun hamirakū ofi, mini beye inu (+) ejen i jušen, mini ulga inu (+)ejen i ulga, uttu ofi nirui niyalma be ulga tuwakiyabuha mujangga sembi, duileci budasihib taiji juwan ninggun haha gidaha yargiyan seme alime gaimebi, duin haha be celeku de isinahakū sembi. gajifi celeci geme celeku de isinambi dangse de tuwaci buisu i gebu be arahabi.

uttu ofi orin haha gaidaha yargiyan. sanjin i nadan ihan gaiha sere babe fonjici, gaihangge akū sembi. sanjin i ahūn deo juwan nofi i ulga be gaiha, beye be aha obuha sere babe fonjici jakūn nofi be, mini ulga tuwakiyabuha inu, esei beye be aha obuha, ulga be gaihangge akū sembi. tulu i gūsin emu honin, sereng ni juwan ihan gaiha sere babe fonjici gaihangge akū sembi. johi sargan jui be bodisadu i sargan jui de dahabume buhe babe fonjici orin honin bufi udame gaifi dahabume buhe inu sembi. kalka i danjin lama i hūdai niyalma emgi jihe buisu be jurgan de, wang de alahao seme fonjici hūdai niyalma emgi jifi bihe inu, be ice jihe ucuri ofi jurgan de benjihekū inu sembi. cecen han ci ukame jihe dari gebungge niyalma be jurgan de benjihekū, wang de alahakū, hahai ton de arahakū babe fonjici, jurgan de benjihakū, wang de alahakū, hahai ton de arahakū gidaha inu sembi. sunja niyalma be gai tucibume buhe sere babe fonjici, mini nimeku sain obuha turgun de buhe inu sembi.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gai tucibuhe, sargan jui be dahabuha, ihan, honin, gaiha sere babe monggoi beise ini jušen be bure gaire be ini ciha be dahame, gisurere ba akū. buisu gūlmahūn aniya hūdai niyalma i emgi jifi juwan ninggun aniya ohobi, budasihib taiji ice jihe ucuri sarkū be dahame weile akū. haha gidaha ba yargiyan. budasihib taiji, jalan i janggin jamsu, nirui janggi jaisang, jamsu, buiburi, sanjin, esede weile bihe, še de gidabuha be dahame weile akū obufi. gidaha orin haha i gebu be dangse de unggime arame, indahūn aniya encu gurun ci ukame jihe dari be uyuci aniya otolo jurgan de alanjihakū, (+)dele wesimbuheki gidaha turgun de toktobuha fafun i bithei songkoi sunja booi jušen be faifi, joriktu jiyūn wang de bume, dari be fafun de gaifi, haha ekiyehun gūsa de bume, gerci i noki be ini gūsai golo cihangga bade unggime beidehe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ashan i amban si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nikacan, bayartu
ejeku hafan mala.

054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三津等五人上诉事。阿巴噶部卓里克图郡王旗下布达什希布台吉处斋桑牛录之三津、扎木苏牛录之图鲁、三津牛录之色棱、额林臣、扎木苏，此五人对部诉称：布达什希布台吉隐丁二十二人，令其于马、牛、羊牧群行杂事。此事甲喇章京扎木苏，牛录章京斋桑、扎木苏、布依布里、三津，什长色木、阿赖皆知晓。部议：自部派员一人，将此布达什希布台吉隐丁一事相关人员，均带于卓里克图郡王处对质，而各人陈词均书写勘断后，令送交会议上奏。为此敬题请旨。奏上，上谕：依议派遣。故遵旨办理，遣员外郎巴雅尔图，至阿巴噶卓里克图郡王处集合相关人员，讯问布达什希布台吉曰：三津等五人出首，告发尔隐丁二十二人。三津诉状中又称：此隐匿二十二人中，一名布伊苏者，乃归化城土默特旗逃人，不计入丁数；一名达礼者，乃自喀尔喀部车臣汗处来归，亦不计入丁数，博迪萨图之女出嫁乌珠穆沁部车臣亲王之弟齐塔特巴拜时，此等人随往。吾本属民，攻克南京后，令吾父入布达什希布台吉之牧群，为家奴。狗年，布达什希布台吉遣艾代至，言道：为何将尔之牲畜混入吾牧群？并取牛三头。此后猪年，追赶腾机特，艾代又至，以吾之牲畜混入其牧群为罪，取牛两头。蛇年，三津派吾取回一名詹章之汉人，此人前被其安置于土默特顾穆公旗下劳藏格隆处。后以吾妻将骆驼驮子装坏为由，艾代又取牛两头。再后，于博迪萨图之女出嫁乌珠穆沁车臣亲王之弟奇塔特巴拜时，将吾堂妹，一叔父之女拨给。猪年，苏尼特逃人班第之女、博希家一名色棱之汉人男子、一名霍洛依之老妪、一被称索诺特之男童，及一被称索诺木苏之女童，布达什希布台吉欲替己消灾，将此五人送与鄂尔多斯之塔尔尼奇喇嘛。猴年，又将我等兄弟十人均为奴，吾等之牲畜已被收入其牧群。此事固山额真阿拉霍赖、甲喇章京扎木苏、牛录章京斋桑知晓。云云。对此，布达什希布台吉答称：隐丁十六人，确是。四人未至杆

高，此事固山额真阿拉霍赖、甲喇章京乌克绰特巴、扎木苏、莫尔斋达尔汉、牛录章京达尔迈知晓。名布伊苏之人，非土默特逃人，乃随同喀尔喀丹津喇嘛之商人，于兔年而来，住于吾处。彼时其年尚幼，故未登入档册，待其稍长，已于龙年计入丁册。名达礼者，乃于狗年，随喀尔喀车臣汗处之商人同来，住于吾处，后吾与其完婚，博迪萨图之女嫁与乌珠穆沁部车臣亲王之弟齐塔特巴拜时，于其处暂住确然，然非令其随嫁。故未计入丁数，确有隐匿。三津之父托克托霍伊，原为看守吾牲畜之属民，没收其牲畜、以其妻将骆驼驮子装坏为由取牛七头云云，并无其事。将彼堂妹、三津叔父卓希之女以羊二十只购买，给嫁乌珠穆沁部车臣亲王之弟齐塔特巴拜之博迪萨都之女作嫁妆是真。苏尼特逃人班第之女、博希家名色棱之汉人男子、臣家中名霍洛依之老妪、被称索诺特之男童、及被称索诺木苏之女童，此五人，非欲为己消灾，而送鄂尔多斯部之塔尔尼奇喇嘛，乃因彼治愈吾病，故送与也。将三津兄弟十人为奴、夺其牲畜入吾牧群之说，无此事也。其兄长中，鲍博伊、脱脱霍、诺穆图、托克托霍伊、忠希、卓恩图、阿济赖，此八人，吾确令其看守吾之马牛羊牧群，然其牲畜仍归其本人所有，臣未夺之。托克托洛伊、格尔齐三津，此二人既未令其看守牲畜，臣亦未夺其牲畜归已有。云云。询及三津所云知情者，固山额真阿拉霍赖、甲喇章京扎木苏、牛录章京斋桑，对此，固山额真阿拉霍赖答曰：其余不知，唯三津曾告臣，蛇年，布达什希布台吉言其获罪，取走牛只，此事确然。云云。甲喇章京扎木苏、牛录章京斋桑等答曰：取牛一事，不知也。达礼狗年前来、布伊苏兔年前来，与其完婚居住，确然也。云云。询及艾代：布达什希布台吉三次遣尔至三津处，取牛七头，确然否？答曰：无此事也。将所谓未及杆高之四男童带至，询及布达什希布台吉所云知情者——固山额真阿拉霍赖、甲喇章京奥克绰特巴、扎木苏、莫尔斋达尔汉、牛录章京达尔迈：言此四男童未及杆高，故未列入丁数，确然否？答曰：彼等共十人，确均曾查看。然已遗忘，不能认出。云云。关于布达什希布台吉隐丁事，询及甲喇章京扎木苏、牛录章京斋桑、扎木苏、布依布里、三津等人，其答曰：确有隐丁事。云云。询及什长色木、阿赖，答曰：所隐之丁，非吾等十户中人，故不知也。云云。询及卓希：布达什希布台吉以羊二十只，买尔之女属实否？答曰：吾本人为

羊群看守,布达什希布台吉自外带回羊二十只属实,今已在台吉牧群,非为买吾之女而给者也。询及布达什希布台吉:尔云自喀尔喀丹津喇嘛处逃来之布伊苏、车臣汗处逃来之达礼,此二人皆随商人而来,今在尔处,可曾报部?又可曾报尔部王?答曰:布伊苏来时,臣等亦初至,故未曾报部、报王,而将达礼隐匿属实。云云。又,扎木苏牛录之图鲁诉称:吾等三人,自腾机特处来投主上,蒙恩垂询,问吾等愿住何处。后因言愿往卓里克图郡王旗布达什希布台吉故,给予布达什希布台吉。布达什希布台吉言吾等未看守羊群,于兔年五月,遣斋桑牛录之艾代前来,取羊三十一只,置入其羊群中,且吾等之羊,不许吾等自主。后又将吾等为奴,于兔年令吾等看守其羊群。此事牛录章京扎木苏知晓。云云。讯于布达什希布台吉:尔因图鲁等未看守羊群,而取其羊三十一头,后又将其人为奴,令其看守羊群,属实否?答曰:图鲁初来时,臣与其羊三十只、牛七头。待吾所给羊三十只食尽,确令其看守羊群。其所谓因未守羊群,而取羊三十一头,以其为奴之言,无其事也。云云。取走羊只之艾代曾言:知情者为牛录章京扎木苏,询及扎木苏则言:不知也。云云。又,三津牛录之色棱上诉:吾父子十人来投主上,天恩垂询吾等愿往何处。吾等以卓里克图郡王旗下布达什希布台吉对,故将吾等交与布达什希布台吉。台吉因吾等未看守羊群,兔年五月斋桑牛录之艾代前来,取牛十头。吾等无此牛则难以为生,只得看守羊群。吾等有羊四十只,然不许吾等自主。此事牛录章京三津知晓。云云。讯问布达什希布台吉:尔言色棱等未看守羊群,故取牛十头属实否?答曰:色棱初来之时,臣将臣之牛十头、羊四十只给予其父子,令其看守此羊群属实。取牛十头之说,无此事也。云云。询及色棱所云知情者牛录章京三津、及取牛之艾代,答曰:因罪取牛十头之说,臣不知也。云云。又,三津牛录之额林臣上诉称:吾等自苏尼特来归圣主,蒙主上垂询吾等愿往何处,吾以卓里克图郡王旗布达什希布台吉对,故将吾等送往。蛇年,令吾等装卸驼队,如吾本人服军役,则令吾妻装卸驼队。故此上诉。云云。讯问布达什希布台吉:尔令额林臣夫妻装卸驼队,属实否?答曰:主上恩赐后,臣确令额林臣夫妻装卸驼队,其时臣染病,臣之牲畜马七千匹、牛两千头、羊七千只,人手奇缺。臣身为皇上奴仆,臣之牲畜亦主上之牲畜。故令

牛录中人看守牲畜，此事确实。云云。勘断：布达什希布台吉隐丁十六人属实，且已承认，所云四人不足杆高，经带至查验，身高均足。查阅档册，布伊苏之名已在列。故隐丁二十人属实。三津所言取牛七头一事，经讯问，言无其事。夺三津兄弟十人之牲畜，将其沦为家奴一事，经讯问，言令其中八人看守牲畜属实，而夺其牲畜、以其为奴则无。所云夺图鲁之羊三十一只、色棱之牛十头一事，经讯问，言无其事。命卓希之女随嫁博迪萨都之女一事，经讯问，言乃以羊二十只为价购买，故令其随嫁。询问喀尔喀部布伊苏，与丹津喇嘛处商人同来，未报部亦未报扎萨克王否？其答：与商人同来属实，而其时臣等初来归，故未上报。云云。自车臣汗处来归之达礼，未送至部，亦未报王，同时未计入丁数，此事经讯问，言确有其事，隐匿属实。将五人为消灾而赠送一事，经讯问，言因病愈，故赠与。对此部议：所谓为消灾赠与、令女随嫁、取用牛羊诸事，因蒙古贝子于其属民，取与随意，听凭处置。故不议。布伊苏兔年随商人同来，至今已十六年。布达什希布台吉初来不知，故无罪。隐丁之事属实。布达什希布台吉、甲喇章京扎木苏、牛录章京斋桑、扎木苏、布依布里、三津，该人等皆有罪。然其隐丁于大赦期间，故不予治罪。所匿之丁二十人，遣人记入档册。狗年达礼自他国来归，至今九载，尚未告部，亦未上奏，因隐匿之故，依法籍没属民五户，交与卓里克图郡王，将达礼依法带至，交与人数不足之旗。首告人等，可令于旗内自择愿往之地。为此请旨谨题。

署理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侍郎席达礼、启心郎鼐格、员外郎尼喀禅、巴雅尔图主事玛拉

111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onggudu nirui sidada hoki ilan niyalma haha gidaha seme gercilehe jalin. ongniyot i seose beisei eniye fujin i honggodo nirui sidada, nacin, boigo nirui soni ere ilan niyalmai gercilerengge, meni seose beisei eniye fujin, gūsai ejen ayusi, nirui janggin ish'eb, honggodo,

nadungge, baigo, arana, tebsi, tabin, coijut se hebei susai ilan haha be jurgan i dangse de arahakū gidaha bi. gidaha hahai gebu ish'eb nirui yanggūr, borkomol, cobon, botongseo, engke, mingge hūrumsi, haranggūr, boroldoi, casuci, laisanggū, natungge nirui babuhū, cūirjamsu, bohoi, hodogocin, sang ni booi hešei, ūljeitu, kuler honggodo nirui gulugedei, tujang, hobok, badung, haisahū, haisandai, dooba, itegeb, manjitai, netubei, firgalang, boigo nirui jaisang, bokūi, ajisu, sonin, durma. arana nirui coktu, obai, ūljei, cecen, amugūlang. tebsi nirui menggei, jagal, noyodoi, cobohū, babai, honggor. tabin nirui babai, ahal, ahanai, menggetu. coijut nirui belge coimoger, corji, bayar sembi. seose beisei eniye fujin i funde jabume jihe. gūsai ejen ayusi de susai ilan haha be gidaha mujanggao seme fonjici, fujin i gisun seme ayusi i jaburengge bi hehe niyalma, haha celere be sarkū, meni meni nirui janggisa sambi dere sembi. jai ayusi mimbe haha celehe manggi. gūsai ejen sindaha, bi inu sarkū sembi. nirui janggin ish'eb, bodgo, honggodo, arana, tebsi, tabin, coijut, netungge sei jaburengge haha celere be fujin sarkū, haha celehe manggi, ayusi be gūsai ejen sindaha inu, be meni meni nirui haha be tuwame celehe, suci acara haha be bithe suhe. celeku de isinara juse be hahai dangse de araha. ish'eb nirui yanggūr, borkomol ere juwe haha sakda. natungge nirui babhū, bohūi, coirjamsu hodogocin, sang ni booi kešei. ere sunja haha sakda. honggodo nirui gulugedei, dujang, hobok ere ilan sakda. boigo nirui bohūi, jaisang, ere juwe sakda. durmai gebu jurgan i dangse de araha bi. arana nirui coktu, obai, ūljei, cecen ere duin haha sakda. tebsi nirui jagal, menggei, noyodoi, hobohū, ere duin sakda, tabin nirui babai, ahal, ahanai, menggetu, ere duin haha sakda. coijut nirui belge sakda. uttu ofi ere orin sunja haha be bithe suhe. jai ish'eb nirui cobon, engke, mūngge, botongseo, hūrumasi, baranghū, boroldoi, casuci, laisanggū, natungge nirui ūljeitu, kuiler, honggodo nirui batung, haisahū, haisandai, itegel, manjitai, nbetubei, dooba, jirgalang, boigo nirui ajisu, sonin, arana nirui amugūlang. tebsi nirui babai, honggor. cūimugūr, corji, bayar, ere orin nadan haha jui celeke de isinarakū ofi dangse de arahakū

sembi. gerci sidada, nacin, soni. suweni jabun de seose beisei eniye fujin, gūsai ejen, nirui janggisa be hebei haha gidaha sehebi. gujin haha gidaha be sarkū. nirui janggise be sambi dere, ayusi imbe haha celehe amala gūsai ejen sindaha sehebi. suwende jabure gisun bi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jakūn nirui haha be seose beisei eniye fujin ini booi tule gajifi tuwaha. fujin ainu sarkū sembi. gidaha sere susai ilan haha be jurgan de gajifi baicame tuwaci, orin ilan haha sakda. orin nadan haha jui celeku de isinarakū. emu hahai gebu jurgan i dangse de bi netungge nirui hodogojin, sang ni booi aha kešei ere juwe haha be jurgan i dangse de arahakū gidaha yargiyan.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gerci sidada, nacin, soni sei jabun de seose beisei eniye fujin, gūsai ejen , nirui janggisa hebei haha gidaha sehebi. fujin i funde jabume jihe, gūsai ejen ayusi jabun de, haha celere be nirui janggisa, meni meni nirui haha be tuwame celehe, fujin sarkū sembi. haha celehe amala mimbe gūsai ejen sindaha, bi inu sarkū sembi nirui janggisai jabun de haha celere, sure be fujin sarkū. gūsai ejen ayusi be haha celehe amala gūsai ejen sindaha inu, be meni meni nirui haha be tuwame celehe, sakda, nimekungge be bithe suhe seme nirui janggisa ceni beye de alime gaimbi. uttu ofi seose beisei eniye fujin haha celehe be, sarkū be dahame weile akū obume. haha celehe amala ayusi be gūsai ejen sindaha yargiyan ofi ayusi de weile akū. jai juwe haha gidaha, nirui janggin netungge de weile emu uyun i ulga gaime, sang ini booi aha kešei be gidaha turgunde kešei be gaifi fujin de bume. sang de weile sunja ulga gaime. gaiha ulga be gerci sidada, nacin, soni sede bufi fujin de bibume. gidaha hahai gebu be jurgan i dangse de nonggime arame beid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ilan biyai orin ninggu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šaštir.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aisilakū hafan amban gobiltu

aisilakū hafan amban enuke.

111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臣席达礼等谨题：为洪果铎牛录希达达等三人首告隐丁事。翁牛特部叟赛贝子之母福晋属下洪果铎牛录之希达达、纳沁、博伊果牛录之索尼，此三人首告称：吾等之叟赛贝子之母福晋、固山额真阿育席、牛录章京伊斯赫布、洪果铎、讷通格、博伊果、阿喇纳、忒布什、塔斌、绰伊珠特等串通，隐丁五十三人，未入部档。所匿之丁姓名为：伊斯赫布牛录之扬果尔、博多莫尔、绰本、博通叟、恩克、毛格、霍鲁木希、那郎霍尔、博洛尔铎、察苏里、赖桑谷，讷通格牛录之巴都霍、绰伊尔扎木苏、博霍伊、霍多果钦。桑家中之克舍依、奥尔斋图、库勒尔，洪果铎牛录之古鲁格德、图章、霍博克、巴东、海撒霍、海桑代、多巴、伊特格尔、满吉泰、讷图贝，博伊果牛录之斋桑、博括伊、阿济苏、索宁、杜尔玛，阿喇纳牛录之绰克图、奥拜、奥尔斋、车臣、阿穆古郎，忒布什牛录之蒙哥、扎噶勒、诺云朵、绰博霍、巴拜、洪郭尔，塔斌牛录之巴拜、阿哈勒、阿哈奈、孟格图，绰伊珠特牛录之贝格、绰莫郭尔、绰尔济、巴雅尔。云云。讯问替叟赛贝子母福晋前来应对之固山额真阿育席：隐丁五十三名属实否？阿育席代答福晋之言称：吾女流之辈，比丁一事不知，此事盖各牛录章京知之。云云。且臣阿育席比丁之后方为固山额真，臣亦不知。牛录章京伊斯赫布、博伊果、洪果铎、阿喇纳、忒布什、塔斌、绰伊珠特、讷通格等答称：比丁之事，福晋不知，阿育席确为比丁后任固山额真。臣等各牛录之丁，均为眼见而比。若有不应入册者则于册中未录，而到杆高之丁，均入丁册。伊斯赫布牛录之扬果尔、博多莫尔，此二人年老。讷通格牛录之巴都霍、博霍伊、绰伊尔扎木苏、霍多果钦、桑之家奴克舍依，此五人年老。洪果铎牛录之古鲁格德、图章、霍博克，此三人年老。博伊果牛录之博括伊、斋桑，此二人年老。杜尔玛之名，已入档册。阿喇纳牛录之绰克图、奥拜、奥尔斋、车臣，此四人年老。忒布什牛录之扎噶勒、蒙哥、诺云朵、绰博霍，此四人年老。塔斌牛录之巴拜、阿哈勒、阿哈奈、孟格图，此四人年老。绰伊珠特牛录之贝格年老。因此，此二十五

人档册阙名。又，伊斯赫布牛录之绰本、恩克、毛格、博通叟、霍鲁木希、那郎霍尔、博洛尔铎、察苏里、赖桑谷，讷通格牛录之奥尔斋图、库勒尔，洪果铎牛录之巴东、海撒霍、海桑代、伊特格尔、满吉泰、讷图贝、多巴、济尔哈朗，博伊果牛录之阿济苏、索宁，阿喇纳牛录阿穆古郎，忒布什牛录之巴拜、洪郭尔、绰莫郭尔、绰尔济、巴雅尔，此二十七人不到杆高，故未入档册。云云。讯问首告者希达达、纳沁、索尼：尔等答称叟赛贝子之母福晋，串通固山额真、牛录章京隐丁。福晋称不知隐丁事，此事盖各牛录章京知之。阿育席称其比丁后方任固山额真。尔等于此可有话说？答曰：八牛录之丁，均曾带往叟赛贝子母福晋之宅外查看。福晋如何不知？云云。将此所谓隐匿之五十三丁带部验看，二十三人年老。二十七人不到杆高，一人姓名已入部档。而讷通格牛录之霍多果钦、桑之家奴克舍依，此二人未入档册，隐匿属实。因此部议：首告者希达达、纳沁、索尼供称：叟赛贝子之母福晋，串通固山额真、牛录章京隐丁。代其前来之固山额真阿育席供称：比丁之事，乃牛录章京于各牛录内视察，福晋不知云云。且臣于比丁后方任固山额真，亦不知也。云云。各牛录章京供称：比丁缺额，福晋不知，固山额真阿育席确为比丁后接任。臣等于各牛录中视察比丁，老病之人未入档册，此事各牛录章京亦已接受。因此：叟赛贝子之母福晋不知比丁之事，故无罪。阿育席比丁后方任固山额真属实，故无罪。而隐匿两丁之牛录章京讷通格，罪罚一九牲畜，桑隐匿其家中奴仆克舍依，故克舍依罚没给予福晋。桑罪罚五牲畜。所罚没牲畜，给予首告人希达达、纳沁、索尼等人。留于福晋处，将所匿之丁名添入部档。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

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启心郎臣鼐格、员外郎臣葛毕勒图、员外郎臣额努克

11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nirui janggin toktor i hoki ilan niyalma haha

gidaha seme gercilehe jalin. ongniyot i seose beisei saying taiji i nirui janggin toktor, esen nirui gamu, ahadai nirui engke ere ilan niyalmai gercilerengge, meni sayang taiji, jalan i janggin ariya, nirui janggin esen, ahadai se hebei nadanju juwe haha be dangse de arahakū gidahabi. gidaha haha i gebu toktor mini nirui ūlenggkin, ergemsu, toktonoi, cuga, aran, kensiktu, erketei, erehei, haisang, basu, cobocoi, manisiri, dargi, gusi, babai, jobotu, mangnai, sonin, namudai, seose, joltu, šoodai, bamboo, gūnai, guncus, hūbajai, budasi, esen nirui kitat, batu, sonoi, boron, kešei, biliktu, amuhūlang, darasi, sidai, gumu, bayartu, henjihen, balai, sereng, cecei, kesiktu, baltu, ūbuktu, hailing, sengge, gujurei, ahatai nirui darci, boro, tūkoi, uhatu, tūbasin, kongkor, bayashūlang, boro, basu, guyedei, ananda, amitan, eitei, eyengtere,obang, sereng, batur, babin, genggel, ahatu, bambulai, yanggūr, gerei, unetu sembi, sayang taiji de nadanju juwe haha gidaha mujangg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hahai ton gaire de, bi nimeme ofi, jalan i janggin, nirui janggise de. haha be suwe celefi. ton be bu seme afabuha. haha gidaha be, bi sarkū sembi. jalan i janggin ariya, nirui janggin esen, anadai se de, taiji nimeme ofi suwembe haha be tuwame celefi ton be bu seme afabuha mujanggao seme fonjifi jalan i janggin ariya sei jaburengge, taiji nimeme ofi mende afabuha inu, gerci toktor. be tuwame celefi, hahai ton be buhe, haha celehe be taiji sarkū, gidahangge inu akū, erei dorgi esen nirui kitat, batu, sonoi ere ilan hahai gebu dangse de bi, boro, kešei, biliktu, amugūlang, darasi, sidai, gumu, bayartu, henjihen, bali, sereng, cecei, kesiktu ere juwan ilan haha jui be celeku de isinarakū ofi dangse de arahakū. beltu, ūbuktu, hoilang, sengge, gujuerei ere sunja haha be sakda seme bithe shuhe, toktor nirui ejigemsu, toktonoi, cuya, aran, kesiktu, erketei, erehei, haisang, basu, cobocoi, manisiri, darji, gusi, babai, jobotu, mangnai, sonin, namudai, seose, joltu ere orin haha jui be celeku de isinarakū ofi dangse de arahakū. šadai, banbu, gūnai, guncus, hūlajai, budasi, ūlenggin ere nadan haha be sakda nimekungge seme bithe suhe. ahatai nirui tarmanci, boro, tukui, uhantu, tubasin, konggor, bayashūlang, boro, basu, guyedei, ananda, amitan,

eyetie, eyendere, obang, sereng, batur ere juwan nadan haha jui be celeku de isinarakū ofi dangse de arahakū, babin, genggel, ahantu, bambulai, yanggūr, kerei, ere ninggun haha be sakda seme bithe suhe. unetu be nimekungge seme seose beise de tuwabufi bithe suhe sembi, seose beise de unetu be sinde tuwabufi nimekungge seme bithe, shuhe mujangg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minde tuwabufi nimekungge seme bithe suhe inu sembi, gerci toktor de, sayang taiji nimeme ofi haha celere de, jalan i janggin ariya, nirui janggin esen, ahatai suwe uhei tuwame celehe mujangg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taiji nimehe inu, haha celere de taiji i boo de gamafi celehe sembi. gidaha sere nadanju juwe haha be yooni gajifi baicame tuwaci juwan nadan haha sakda yargiyan, dehi ilan haha jui celeku de isinarakū. ilan haha i gebu dangse de bi, emu haha be seose beise de tuwabufi nimekungge seme bithe suhebi, nadan haha jui celeku ci fulu gerci toktor nirui emu haha, uheri jakūn haha gidaha yargiyan,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sayang taiji i jabun de haha celere de bi nimembihe, haha celehe be sarkū, jalan i janggin, nirui janggin se de afabufi celehe sembi. jalan i janggin ariya sei jabun de haha celere de taiji nimeme ofi, be tuwame celehe inu. taiji sarkū sembi. gerci toktor sei jabun de taiji nimehe inu, haha celere de taiji boo de gamafi celehe sembi. uttu ofi jalan i janggin, nirui janggin se, udu sayang taiji be haha celehe be sarkū, seme ceni beye de alime gaicibe, gerci toktor, taiji nimehe inu haha celere de sayang taiji i boo de gamafi celehe, sayang taiji, jalan i janggin, nirui janggin se hebei gidaha sembi, toktobuha fafun i bithe be tuwaci yaya weile be alime gaijarakū oci gashūbu sehebi. uttu ofi sayang taiji i eshen, ahūn deoci emken be gashūbume, gashūci sayang taiji be haha gidaha tašan obufi weile akū obume, tuwame celehe, jalan i janggin ariya de weile juwe uyun ulga, nirui janggin esen, ahatai de emte uyun ulga gaime, gaiha ulga be gerci toktor i hoki de bufi, kemuni sayang taiji de bibume, gashūrakūci sayang taiji be haha gidaha yargiyan obufi toktobuha fufun i bithei songkoi weile ilan uyun i ulga gaifi uyun tome emte morin be fafun de gaime gūwa be kamciha juwe gūsai, wang, beise de bume, jalan i janggin ariya

de juwe uyun ulga, nirui janggin esen, ahatai de emte uyun ulga gaifi, gerci toktor i hoki ilan niyalma de bufi, gūsai golo cihangga bade unggime, gidaha jakūn haha be dangse de nonggime arame beid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ilan biyai orin ninggun.

hashū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šaštir.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aisilakū hafan amban niihe.

aisilakū hafan amban ursan.

112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臣席达礼等谨题：为牛录章京托克托尔等三人首告匿丁事。翁牛特旗叟赛贝子属下萨杨台吉之牛录章京托克托尔、鄂森牛录之噶木、阿哈代牛录之恩克，此三人首告：萨杨台吉、甲喇章京阿里亚、牛录章京鄂森、阿哈代等交通关节，匿丁七十二名，未入档册。所匿之丁姓名：臣托克托尔牛录之奥楞金、厄尔格木苏、托克托诺伊、褚雅、阿兰、克什克图、额尔克忒、额勒黑、海桑、巴苏、绰博绰伊、马尼席礼、达尔济、顾实、巴拜、卓博图、莽奈、索宁、那木代、叟瑟、卓尔图、硕代、巴木布、郭奈、衮初斯、霍巴斋、布达什，鄂森牛录之齐塔特、巴图、索诺伊、博隆、克舍依、毕力克图、阿木呼朗、达拉什、希代、顾穆、巴雅尔图、恒基恒、巴里、色棱、车彻伊、克什克图、巴勒图、奥布克图、呼朗、僧格、古哲勒伊，阿哈代牛录之达尔玛齐、博洛、图库伊、图巴辛、孔果尔、巴雅思呼朗、博洛、巴苏、古叶德伊、阿南达、阿密坦、额伊忒、额因特勒、奥邦、色棱、巴图尔、巴斌、庚格勒、阿巴图、巴木布赖、扬果尔、格雷、乌讷图。云云。讯问萨杨台吉：尔匿丁七十二名属实否？答曰：点算丁数之时，臣因病未到，由各甲喇章京、牛录章京查比测量后，将数目转达。匿丁之事，臣不知也。云云。讯问甲喇章京阿里亚、牛录章京鄂森、阿哈代等：台吉染病，尔等查比测量后转达丁数属实否？

甲喇章京阿里亚等答曰：台吉染病，此事确交由臣等。首告人托克托尔及臣等查比后，将丁数转达，比丁一事，台吉不知，亦无隐匿。此中鄂森牛录之齐塔特、巴图、索诺伊，此三人姓名已入档册。博隆、克舍依、毕力克图、阿木呼朗、达拉什、希代、顾穆、巴雅尔图、恒基恒、巴里、色棱、车彻伊、克什克图，此十三人尚幼，未到杆高，故未入档册。巴勒图、奥布克图、呼朗、僧格、古哲勒伊，此五人年老，脱出丁册。托克托尔牛录之厄尔格木苏、托克托诺伊、褚雅、阿兰、克什克图、额尔克忒、额勒黑、海桑、巴苏、绰博绰伊、马尼席礼、达尔济、顾实、巴拜、卓博图、莽奈、索宁、那木代、叟瑟、卓尔图，此二十人尚幼，未至杆高，故未入档册。硕代、巴木布、郭奈、衮初斯、霍巴斋、布达什、奥楞金，此七人年老多病，脱出丁册。阿哈代牛录之达尔玛齐、博洛、图库伊、乌汉图、图巴辛、孔果尔、巴雅思呼朗、博洛、巴苏、古叶德伊、阿南达、阿密坦、额伊忒、额因特勒、奥邦、色棱、巴图尔，此十七人尚幼，未至杆高，故未入档册。巴斌、庚格勒、阿巴图、巴木布赖、扬果尔、格雷，此六人年老，脱出丁册。乌讷图称染病，叟赛贝子查验后脱出丁册。云云。讯问叟赛贝子：乌讷图称病，经尔查验脱出丁册属实否？答曰：确有此事。云云。讯及首告人托克托尔：萨杨台吉染病，比丁之事由甲喇章京阿里亚、牛录章京鄂森、阿哈代及尔本人共验，此事属实否？答曰：台吉染病属实。然比丁一事，乃带至台吉住处进行。云云。后将所谓七十二匿丁悉数带往查验，十七人确系年老，四十三人未至杆高。三丁档册已记，一人经叟赛贝子验看后因病脱出。而七人已过杆高，此外有首告人托克托尔牛录之一丁，共八人隐匿属实。对此部议：萨杨台吉供称：比丁之事因病不知，交由各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办理云云。甲喇章京阿里亚等供称，比丁之时，台吉染病，故不知情云云。首告人托克托尔等供称，台吉确病，然比丁之事于台吉住处外进行云云。因此，各甲喇章京、牛录章京虽言萨杨台吉不知比丁事，由彼等承担，然依首告人托克托尔所言，台吉虽病，比丁时带至其住所而为，则萨杨台吉、甲喇章京、牛录章京等交通隐匿。依律令，诸罪若不承认，则令起誓。故令自萨杨台吉之叔父、兄弟中择一起誓。若敢于起誓，则萨杨台吉匿丁一事乌有，判无罪。承办比丁之事之甲喇章京阿里亚，罪罚二九牲畜；牛录章京鄂森、阿哈代各罪罚一九牲畜。所罚没牲畜，给

首告者托克托尔等人,而彼等首告人仍留萨杨台吉处。若不敢起誓,则萨杨台吉匿丁之事属实,依律令罪罚三九牲畜。所罚牲畜中,马匹依法充公。其余交两旗之王、贝勒。甲喇章京阿里亚,罪罚二九牲畜,牛录章京鄂森、阿哈代各一九牲畜。给首告者托克托尔等人,并准首告人于旗内自择愿往之处。所匿八丁,着添入档册,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

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启心郎臣雨格、员外郎臣钮赫、员外郎臣乌尔善

115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angse de arahakū melebuhe seme tucibuhe hahai jalin.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uwan biyai dorgi de, huhu hoton i tumed i jalan i janggin dorji be emu tanggū haha gidaha seme, gūsai ejen tobok gercilehe manggi, (原档残缺), genehe, ashan i amban sidari, šaštir se de unggifi, gidaha haha be baicaci, dorji ini boi aha orin juwe haha. gidaha orin haha, uheri dehi juwe haha gidaha yargiyan ofi, gidaha haha be niru de tucibume, jurgan gisurefi, ere aniya ilan biyai dorgi de (+) dele wesimbuh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gidaha haha be, niru de tucibu seme aisilakū hafan baida be unggihe bihe. buida genefi, amasi jurgan de jifi alarangge, dorji booi aha orin juwe haha be, niru de tucibuheci tulgiyen, jai ini booi aha juwan emu haha be, dangse de arahakū melebuhebi seme dorji ini beye tucibume minde alara (原档残缺), ere juwan emu haha be, taka niru de bisu seme bibufi seme, alaha manggi. jalan i janggin doji be gajifi, (原档残缺), gidaha haha be baicara de, ere juwan emu haha aibide bihe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tobok i habšaha emu tanggū gūsin haha be, culgan de genehe ambasa baicame tuwara de, ere juwan emu haha, ordus de hūda genehebe, bi sarkū bihe, mini weile wajiha manggi. mini booi

aha be baicame tuwaci, juwan emu haha be, dangse de arahakū melebuhebi. uttu ofi, aisilakū hafan buida de, mini beye tucibume alaha inu sembi. dangse de arahakū melebuhe sehe, juwan emu haha, jamsu, siri, bayan, šada, borokeo, šari, sengge, bayan, bambutar, (原档残缺), gajifi, suwe daci nirui niyalmao, dorji boo (原档残缺), jaburengge, be nirui niyalma waka, daci dorji (原档残缺), sembi. uttu ofi,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neneme tobok i gercilehe haha be baicara de tucibuhekū gidafi, te dorji ai ere juwan emu haha be ordus de, hūda genehe be, bi sarkū bihe. hahai dangse de arahakū melebuhebi seme, udu tucibume alaha bicibe. sini booi aha be, si adarame sarkū. uttu i turgun de, tobok i gercilehe hahai doigingge obufi, dorji be giyan i weile giwureci acambihe. baicaci ere weile nadan biyai ice nadan de wasimbuhe, (+)hesei še i cargi weile, uttu be dahame, dorji be weile (原档残缺), be guwebufi, ere juwan emu haha, booi aha be dahame, (原档残缺), dorji i hahai dangse de nonggime ara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uyun biyai ice duin.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aisilakū hafan, amban nikacan.

115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臣明安达礼等谨题：为编未入档册脱漏之丁事。顺治十二年二月中，归化城土默特旗甲喇章京多尔济匿丁一百（原档残缺）名，经固山额真托博克首告，（原档残缺），派侍郎席达礼、沙世悌尔等前往，经查：计多尔济之家奴二十二名，匿丁二十名，共四十二名隐匿属实。将所匿之丁编入牛录，部议后于是年三月题。上谕：依议。谨遵上谕，令所匿之丁入牛录，派员外郎博伊达办理。博伊达前往后报部：已将多尔济之家奴二十二人编入牛录，此外，其家奴仍有十一人未入档册，有所遗漏。此为多尔济亲自告知臣。（原档残缺），告之此十一人，暂留牛录中，后带甲喇

章京多尔济至，（原档残缺），问曰：调查匿丁一事时，此十一人于何处？答曰：托博克所诉之匿丁一百三十人，于会盟时曾带往，使各大臣查验。彼时此十一人前往鄂尔多斯行商，臣不知详情。事项完结后，臣彻查家奴，知此十一人未入档册，有所脱漏。故臣亲自告知员外郎博伊达，确有此事。云云。所云脱漏未入档册之十一人：扎木苏、席礼、巴颜、沙达、博洛库、沙礼、僧格、巴颜、巴木布塔尔、（原档残缺），将彼等带至讯问曰：尔等原为牛录中人，抑或多尔济之家奴？答曰：吾等非牛录中人，乃多尔济之家奴也。云云。因此臣等议：此前托博克首告，经查匿丁属实，今多尔济尔云此十一人往鄂尔多斯经商，尔不知，故有脱漏，未入丁册。现虽主动告知，然此乃尔之家奴，尔因何不知？为此之故，托博克首告之匿丁属实，多尔济理当治罪。然查之，此事事发七月初七，在圣旨所颁大赦之先，故此多尔济免罪。此十一人乃家奴，故（原档残缺）增入多尔济之丁册。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四

尚书臣明安达礼、员外郎臣尼喀禅

小结：

人口数量多寡，涉及税收、赋役、田亩等诸多经济因素，故此中国历代均异常重视。清朝入关前，即效法明朝编定人口黄册之法，在蒙古地区进行了户口编审，入关后，同时在内地民人、八旗以及蒙古地区继续实行编审制。内地方面，康熙五十年清廷宣布“永不加赋”，改以丁征赋为以地征赋，[①] 丁口编审之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在蒙古地区，“比丁”制度的实施，除却对蒙古地区的兵役摊派的需求外，还有清廷治理蒙古的政治意义。

“会集”一节述及，清代立国之初，有内地编审人口与蒙古地区会集同

① 《清朝通志卷八五·食货略五·户口丁中》：“皇朝户口，初亦有赋役，其制率仍前代。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立编审之法，五年一举，丁增而赋随之。自康熙五十年圣祖特颁恩诏，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将额征丁粮改地征派，俾无业之民永免催科。”《清朝通典卷九·食货九·户口丁中》：“三年，诏天下编审人丁，……五年，定三年编审一次，令州县官照旧例造册。……十三年，更定五年编审一次。”《清朝通志卷八五·食货略四·八旗户口》：“国初定制，各旗人丁，三年编审一次。凡编审各旗壮丁，令各佐领稽查。”

时举行的设想，其间缘由，很可能考虑到会集中最重要事务，无过审案、比丁，二者同时造册，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虽然双方最终未能统一时间，然而“比丁”制度仍旧成为蒙古会盟时，清廷监察的重点对象。清朝旗人不纳税，但自蒙古丁口中，需要纳入力役，即将其作为固定兵源加以征召。①而在政治层面，将自古以来奉行游牧习俗、难以掌控的蒙古地区，改造为拥有固定区域、固定户口、固定赋役，纳入清代国家行政体系的可控版图，以便进行管理与监控，是清代重视该政策的最大原因之一。

既然比丁造册制度涉及清代兵源与管控蒙古的双重层面，那么对违反丁口政策者，则必然有相应的惩罚政策，其中弊端最多发者，则是“隐丁”或称“匿丁”。可以想见，抽丁披甲既无相应赔偿，又不同于蒙古地区往昔习俗，因此各王公贵族出于自身利益，则以隐丁作为主要对抗手段之一。清廷对此，一方面加重惩处力度，另一方面则采取鼓励首告之策。据《康熙朝大清会典》载：“外藩壮丁三年一次编审，有隐丁者，所隐之丁入官。隐丁至十户者，管旗王、贝勒等按罚一户，出首人，令赴愿往旗分。”②而上引四份题本均涉及隐丁，且均为首告者出首，正好可以借此详细分析《会典》所记之正误、流程。

首先需要明确，此处比丁时间所谓“三年一次”，应根据会盟时间而来，如前文所述，会盟时间的“三年”随后出现了理解上的变化，因此比丁时间也应存在同样情况。而值得注意者，在会典此记载中，出现了“丁”与“户”两种表述方式。中国历代人口政策中，丁户并不能混同，具有严格区别，而具体到蒙古地区编组旗制，被认为是蒙古纳入清朝统治体系的重要标志，《清实录》中记载，自皇太极天聪、崇德时期，后金—清即在蒙古地区数次实施编户清查，③同时“以五十家编一牛录”。④此处的“家”显然更接近“户”的概念。

有学者指出，八旗中最基层的组织牛录，后称佐领，是以“丁”而非

---

①《康熙朝大清会典·理藩院·丁册》：“国初定：外藩壮丁年六十以下，十八以上者，皆编入丁册，有疾者除之。每三丁披甲一副。”

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0 页。

③《大清文皇帝实录》，天聪六年五月甲子、崇德元年九月丁亥。

④《大清文皇帝实录》，崇德元年十一月丙申。

"户"作为编组依据,此处所称"丁"为"甲丁",即清代所云"披甲",在每个牛录中均有固定数额。[①]不过"一般的说,八旗人丁户口册都以佐领为单位,一个佐领的人丁被编入一册,壮丁的三代以及出身成分都在丁册中详细注明。一个佐领册,便是一份完整的人口资料。而有意思的是,虽然佐领都由丁而不是由户构成,但几乎所有八旗户籍册,无论'三代册'还是'比丁册',都是以户为单位登记的。这里所说的户,即household,可理解为'家庭',是具有血缘关系、一起吃饭的生活共同体。旗人没有向国家交纳赋税的义务,所以'户'与交纳赋税无关"。[②]

由此可想见,虽然没有详细丁户比例记录,但是清朝自清查人口之初,就区分了"丁"、"户"两大概念。此外,需要做出区别的是,清代有所谓"户丁"概念,即以"户"为"丁",人丁编审时,每一个税户,即作为一"丁",但此种"人丁"多见于南方。[③]蒙古地区有旗分编属,显然不能与此等同视之,但须提及,编纂于乾嘉时期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理藩院条记载清查蒙古地区编户政策的条目同样写为"户丁"[④],是单纯的术语混同,应用不严格,抑或代表了人口政策或概念的某些演变,仍需进一步查考。

上述为清代人口编户政策大略,根据题本对照参看,也能发现及印证一些问题。

首先是丁口登记,从四份首告隐丁的题本来看,首告者须提供隐丁者所在旗分、牛录、所隐丁数,题本111、112、115中甚至详细开列了所隐之丁的姓名。而从这种首告模式与相关人员供述中,可以推断出如下问题。其一,蒙古地区同样以牛录,即"户"为基本编户单位,故首告时必先提及某旗某牛录隐丁某某数,四份题本皆然。但也同样以"丁"进行计数。其二,比丁事务的办理,根据不同情况有形式上的不同。

形式之一:牛录章京先行办理,后逐级上报。根据题本111,比丁之事

① 具体论述见定宜庄《有关清朝八旗人丁户口册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网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ztyjjj/2011-05-17/32608.shtml。

② 同上。

③ 丁口、户口概念,历朝皆不相同,即令清代也因时间、地点多有变化,关于此,具体可见陈桦《清代"人丁"概念的异变》,《清史研究》2006年04期。

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七八。

可由牛录章京自行查比，之后上报旗中上级则可。[1] 此种情况下，牛录章京通过本旗什长与领催提供户籍资料，层层上报后由任职之固山额真总负其责，而更上层则不参与。故题本 111 中理藩院判："叟赛贝子之母福晋不知比丁之事，故无罪。阿育席比丁后方任固山额真属实，故无罪。"无论证词是否属实，至少理藩院可以接受这种说法。即说明该种情况当时确实存在。

形式之二：由牛录章京办理，但在上级监督之下进行。题本 112 中，首告者本人即为牛录章京，且参与比丁事务。据其供述，比丁是该牛录章京会同几位同级者，带至萨杨台吉处，在台吉监督下进行。这位萨杨台吉官职不明，从这点来看，可能是该旗协理台吉之一。[2] 题本中提到："讯问萨杨台吉：尔隐丁七十二名属实否？答曰：点算丁数之时，臣因病未到，由各甲喇章京、牛录章京查比测量后，将数目转达。隐丁之事，臣不知也。云云。讯问甲喇章京阿里亚、牛录章京鄂森、阿哈代等：台吉染病，尔等查比测量后转达丁数属实否？甲喇章京阿里亚等答曰：台吉染病，此事确交由臣等。首告人托克托尔及臣等查比后，将丁数转达，比丁一事，台吉不知，亦无隐匿。"该记录为被告者之辩解，应为当时可行措施之一。由此可推知，比丁点算时，萨杨作为上级可到场监督，而由下级转达丁数也可行，后者则为形式之一所云情况。但首告者供述实际情况为"台吉染病属实。然比丁一事，乃带至台吉住处进行"，如此则是在上级监督下直接进行。

上述二种形式为旗中普通丁口之编查过程，目的都是增加监督程序，确保比丁无私弊，很可能清廷方面对程序的要求并不严格，而仅看重结果，一旦发生纰漏，则进行相应追责。蒙古方面，各旗也可根据自身情况确定所采用形式，唯层级与负责人不变，因此题本 111 中，罪责止于牛录章京，题本 112 则问责交通作弊之罪。

---

① 题本 111："固山额真阿育席供称：比丁之事，乃牛录章京于各牛录内视察，福晋不知云云。且臣于比丁后方任固山额真，亦不知也。云云。各牛录章京供称：比丁缺额，福晋不知；固山额真阿育席确为比丁后接任。臣等于各牛录中视察比丁，老病之人未入档册，此事各牛录章京亦已接受。"

② 关于清代蒙古旗结构与官职，可参看〔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106 页。

形式之三：由本主上报其家奴。与清代旗人相似，蒙古旗人口也分为平民与家奴两大类，前者蒙语称“阿勒巴图”，系向旗中缴纳赋税、组成牛录的属民；后者基本同于满语“包衣”，即家奴之意，题本中满文也如此称呼，这部分人不向旗中负任何义务，只对其主人负责。[①] 但从题本111、115可知，家奴也须计入丁册，且由主人负责上报。但从题本115处理结果“故此多尔济免罪。此十一人乃家奴，故（原档残缺）增入多尔济之丁册”来看，家奴虽然造册，但该丁册属于主人名下，与旗之丁册并不混同。

从案例看，题本111中桑隐匿其家奴，题本115更是明确写道：“将彼等带至讯问曰：尔等原为牛录中人，抑或多尔济之家奴？答曰：吾等非牛录中人，乃多尔济之家奴也。云云。因此臣等议：此前托博克首告，经查隐丁属实，今多尔济尔云此十一人往鄂尔多斯经商，尔不知，故有脱漏，未入丁册。现虽主动告知，然此乃尔之家奴，尔因何不知？为此之故，托博克首告之匿丁属实，多尔济理当治罪。”多尔济身为甲喇章京，尚未达到赐予随丁之等级，[②] 此处所云无疑皆为家奴，这正可说明属民、家奴上报方式有别，对于家奴，主人负有主动报请编户之责，而如所隐之丁为家奴，则其主人负当然罪责。

除却比丁形式，题本还传达了第三个问题，即对隐丁行为的审讯与罪责的处理，这也是其中最复杂的问题。

关于审讯流程，首先，首告者告发，告发时所隐丁之姓名、数量等应可有可无，理藩院收到告发后派员往查，分别询问当事人，再行聚齐对质，最后定罪。从这个流程可以看出，清朝法律对首告者较为宽松，只须报出何旗何牛录即可。而处理时，无论首告者所言是否准确，一旦发现隐丁，即便数量与告发不符，首告也为成立。很明显这一系列措施是鼓励出首隐丁行为。唯四份题本中无首告不实之情况，故不知对诬告人是否有所惩处，但

---

① 在这个意义上说，奴隶与赐予个人的“随丁”都应属于该范畴。关于其身份等级分析见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137-140页。

② 在《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中，顺治朝并未列“随丁”条，而称为“兼壮丁”，而以“随丁”之名赐予的等级与数量，至乾隆朝有明确规定，但无论名号如何，甲喇章京均不在此列（康熙朝见《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80页，乾隆朝见《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40页）。

可以想见，倘若诬告，旗内王公有权对属民自由处置，这点被清廷明确允许。因此首告者一般应为多少知晓实情者。

关于首告时间，在顺治十二年曾作出规定："十二年题准，外藩首告隐丁者，准在编审之年首告，二三年以后首告者不准。"① 上引四份题本的时间，054 为顺治十一年，其余均为顺治十三年；顺治会集如前文，九年、十二年均有一次，而顺治十三年已过编审年份，然而并未影响案件处理，一种可能为告发时间在顺治十二年，往还调查迁延时日，直至解决方上报。另一种则为"二三年后不准"，但编审年甫过则允许，在尚未确知文书往来与事务处理时间时，尚不敢定论。

关于隐丁之罪的认定，《会典》记载如下："顺治四年题准：审丁时数目开载不全，及后其主虽自声明遗漏，亦以隐丁治罪。"②很明显该规定所针对的，就是被查出后的各种辩解。题本 115 中，甲喇章京多尔济自辩："彼时此十一人前往鄂尔多斯行商，臣不知详情。待事项完结，臣彻查家奴，知此十一人未入档册，有所脱漏。故臣亲自告知员外郎博伊达，确有此事。"但理藩院不予采纳，依旧治罪。想必蒙古人丁流动相对频繁，因此被告开脱借口较多，多尔济的辩词应有一定代表性，故清廷明确隐丁之罪的认定，正是为了杜绝此类行为。

关于隐丁惩处，后世文献记载并无详细成文法规，唯前引"隐丁至十户者，管旗王、贝勒等按罚一户，出首人令往愿往旗分"，但如上所言，户与丁之间的换算并不明晰，且上引题本中，也未看到同样惩处，因此该规定不甚明晰。相对详细的记载出自康熙十三年，③ 对比该记载，可看出顺治年间对隐丁惩处虽已确定，然而并未法制化。

首先，所隐之丁入官是通例，且最早制度化。四份题本中，无论被告是否有罪，或是否遇大赦，所隐之丁都须计入丁册，而典籍未载丁册间不同，

---

①《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0 页。

② 同上。

③ 康熙朝《大清会典·理藩院·丁册》："（康熙）十三年题准：外藩蒙古编审壮丁时，隐丁之旗，都统、副都统罚三九，参领、佐领罚二九，骁骑校罚一九，给出首人。拨什库、什家长各鞭一百。归化城二旗，无王、贝勒等，如有隐丁，都统、副都统罚五九；参领罚三九；佐领革职，罚二九；骁骑校革职，罚一九，给出首之人。其出首之人并所隐之丁，各留旧佐领，家奴若系蒙古，入官。"

如上述，属民入旗丁册，家奴如其主无罪，则入个人丁册（题本 115），如有罪，则罚入旗丁册或罚没，总之须剥夺隐丁者之家奴（题本 054）。

其次，典册所云“出首人令赴愿往旗分”，似有不确。题本中 054：“首告人等，已令于旗内自择愿往之地。”112：“送于旗内愿往处。”皆未令其出旗，而是在旗内另择一地，应为改换牛录。同时还存在令出首人留原处之情况，如题本 111“所罚没牲畜，给予首告人希达达、纳沁、索尼等人，并命其留于福晋处”，这里的背景是福晋身为旗主之母无罪，或许不必担心出首人遭报复。因此可以确定：一、出首人并非赴愿往旗分，而是于本旗内调换。二、也存在不许出首者调动之情况，并非划一处置。

最后，比较康熙朝记载之处罚条例，也不尽相同。综合四份题本，得罪者处罚为：台吉罚三九牲畜，甲喇章京二九牲畜，牛录章京一九牲畜，无身份之家奴之主五牲畜。其中牛录章京判罚标准不同于康熙朝，无身份之家奴主人未载，不知顺治期间标准是否以此进行。另外台吉三九牲畜并非给予首告者，而是马匹充公，牛只给旗中王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所罚没者则赏与出首者。可惜该类题本只有一份，无法据此判明罚没牲畜的判给标准。但以此推断，顺治时期应有一定的处罚原则，不过很可能习惯多于法令，尚未制度化而已。

综上，丁口问题是清代重要问题之一，该问题也经过不断演变、调整，才逐渐形成了“叙述性史料”中所记载的规模与形制，但制度的执行、发展情况，在每一时期，尤其是产生初期，均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因此，根据“遗留性史料”分期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还原彼时真实情况。

四 驿递

011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so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nikan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alai lama be benere, gusi han de gebu fungneme genere jalin, musei amban, lamasai gebu be bithe arafi wesimbuki seme wesimbuhe bihe.

(+)enduringg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so sehebi. meini jurgan,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gisurehengge. dorgi amban be genekini seci, tucibu seme dorgi ambasa de afabureo. neneme solime, darhan noyan i emgi ilan lama genehe bihe. te hiya lama, huhu hoton i tumed i gecin g'abcu, darhan nangsu, ere ilan lama, emu gūsai juwete bayara be unggi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duin biyai orin.

011 批红：令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尼堪等谨题：为护送达赖喇嘛，及前往册封固始汗事。前曾题，欲将遣往之大臣、喇嘛之名衔具题。圣旨：令依议。我部谨遵圣旨，部议：若令内大臣前往，望命其出行。先前接待之达尔汗诺颜，有喇嘛三名与其同行，恰喇嘛、归化城土默特旗之格钦噶布楚、达尔汗囊素，此三人，令每旗各遣护军二人护送。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四月二十

01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alai lama be beneme genere ambasa de menggun, liyangdan bure jalin. neneme dalai lama be solime gerehe, dorgi amban dorgi darhan noyan sei hoki, juwe dorgi amban, ilan lama de juwete tanggū yan menggun. liyangdan bufi unggihe bihe.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dalai lama be beneme genere dorgi amban nangnuk, siosidei, hiya lama, demci darha nangsu, gecin geo. ere sunja niyalma de juwete tanggū yan menggun liyangdan 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duin.

012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谨题：为拨给护送达赖喇嘛回藏官员银两、粮石事。前招待达赖喇嘛时，曾奉派拨给内大臣多尔济达尔汗诺颜一行，内大臣二人、喇嘛三人，各银二百两及粮石。故部议：护送达赖喇嘛之内大臣囊努克、苏锡岱、恰喇嘛、德木齐达尔哈囊素、格钦格，此五人各予银二百两及粮石。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五月初四。

013 批红：nenehe songkoi giyamun i morin yalu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alai lama be beneme genere dorgi amban nangnuk, hiya lama sei hoki de giyamun yalubure jalin. neneme dalai lama be solime genehe dorgi amban dorgi darhan noyan sei hoki de ubaci giyamun i juwe tanggū ninju duin morin yalubume unggihe bihe. te dalai lama be beneme genere dorgi amban nangnuk, susidai, hiya lama se i hoki de, neneme songkoi giyamun yalubureo. dalai lama ula yalume genere be dahame gurun jobombi. giyamun i morin yalubure be nakarao.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duin.

013 批红：依前例令骑驿马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谨题：为护送达赖喇嘛之内大臣囊努克、恰喇嘛等一行使用驿马事。前此招待达赖喇嘛时，自当地调拨驿马二百六十四匹，供内大臣多尔济达尔汉诺颜等一行使用。今内大臣囊努克、苏锡岱、恰喇嘛等一行护送达赖喇嘛回藏，是否仍依前例，令用驿马？如达赖喇嘛使用驿马，需国家承担，大受托累，故此题请停其使用。为此请旨

谨题。

顺治十年五月初四

017 批红：gisurehe songkoi unggi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alai lamai aciha acime jihe ūlet i bandi ukame jihe jalin. ūlet i gusi han i jui cecen taiji i bandi, da cahar i niyalma, cahar han i buyan beneme serjil cūhur i emgi genefi ūlet de bihebi. dalai lamai jidere de cecen taiji lamai aciha acikini seme tucibufi unggihebi. dalai lamai genered, hūwang ho bira ci ebsi juwe morin yalufi ukame jihe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ūlet i gusi han muse de sain, cecen taiji geli šanggiyan mahala i ubašaha fonde muse de tusa araha seme cecen taiji be muse tusiyetu baturu daicing seme gebu fungnehe bi. ere niyalma ini baci ukame jihengge waka. lamai aciha acire de tucibufi unggihengge. dalai lama be muse kundulere be dahame, meni jurgan i emu hafan, emu bošoko tucibufi akdulame, asarame, golo giyamun yalubume, tule ula yalubume, lama de amcame bene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ninggun biyai orin sunja.

ashan i amban šidari

mujir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gobiltu, turui, tolai, dakdai, nikacan, buida, šahūn, baki, usuntai, bayartu, gaisakdai

ejeku hafan ursan, jiman

017 批红：依议派遣

题

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谨题：为驮运达赖喇嘛行李之厄鲁特班第逃回

事。此班第为厄鲁特固始汗之子车臣台吉属下,本察哈尔人。为察哈尔汗做功德佛事,与色吉尔绰琥尔同去,留于厄鲁特。达赖喇嘛来时,奉车臣台吉之派,为达赖喇嘛驮运行李,而达赖喇嘛归藏时,该班第自黄河马两匹逃回。对此部议：厄鲁特固始汗,向与我朝甚善,车臣台吉于白帽回人叛乱时,又有大功于我朝,受封土谢图巴图鲁戴青之号。此次逃逸之班第,非自其地,而于奉派驮运达赖喇嘛行李时逃回。故为表对达赖喇嘛之尊重,我部特派官员一人、领催一人为其押送,内骑驿马,外用乌拉,会合护送达赖喇嘛。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六月二十五

侍郎席达礼

启心郎鼐格,员外郎葛毕勒图、图鲁伊、陶赖、达克代、尼喀禅、布伊达、沙浑、巴吉、乌孙泰、巴雅尔图、盖萨克代；主事乌尔善、济满

056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alai lama de unggire hiya, bayara de, uksin i niyalma be kutule bure be nakabure jalin. (+)taidzung hwangdi i fonde, ilagūksan kūtuktu be beneme, cagan lama, bayara sa be unggire de gemu beyei morin yalufi, tulerge be, kalka, ūlet be darime genembi seme, bayara sa de gemu uksin i niyalma be, kutule buhe bihe. tereci ebsi dalai lama de takūrara hiya, bayara de, tere songkoi kemuni uksin i niyalma be kutule bu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te dalai lama de unggire hiya, bayara sa, dorgici giyamun yalume, musei gurun i dorgi be genere be dahame, ereci amasi, uksin i niyalma be kutule bure be nakafi, meni meni beye i kutule gamakin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uyun biyai ice juwe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ashan i amban si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056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遣往达赖喇嘛处之侍卫、巴雅喇中停派披甲充当跟役事。太宗皇帝时，送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所遣察罕喇嘛、巴雅喇等，皆自备马匹。经由外藩喀尔喀、厄鲁特而行，故巴雅喇等，皆配披甲充当跟役。此后，派给达赖喇嘛之侍卫、巴雅喇，常依此例由披甲充当跟役。部议：今遣往达赖喇嘛之侍卫、巴雅喇等人，皆骑驿马，自国中而行，故此后应停止披甲充当跟役，而令各自携带跟役。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九月初二

署理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

侍郎席达礼、启心郎蕭格

108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emci lama i jalin. dalai lama i elcin be beneme genere de (+)dergi hesei emci lama be unggimbi, neneme tucibuhe demci darhan corji ere juwe i dorgi we be ahūlabure be suweni (原档残损) seme, dorgi amban sonin be, meni jurgan de afabu(原档残损) gisurehengge, dorgici unggire be dahame emci lama be(原档残损) giyamun, liyangdan be kemuni jingkini hafan arana, demci darhan corji sei songkoi 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juwe biyai orin il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hashūergi asha.

ici ergi asha.

108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厄木齐喇嘛事。陪送达赖喇嘛之使者，奉圣旨将遣厄木齐喇嘛。与先前所遣之德木齐达尔汉绰尔济，此二人何人居长位？尔（原档残损：{部查明}），令内大臣伯索尼转交我部（原档残损），议：所派人中，厄木齐喇嘛所用驿马、粮石仍当以精奇尼哈番阿喇尼、德木齐达尔汉绰尔济等例颁给。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三

尚书臣沙济达喇

左侍郎（原档残损）

右侍郎（原档残损）

小结：

清代驿递制度的发展，达到了专制王朝时期的顶峰。清承明制，沿袭了明代驿递制度的架构与组织方式，但做出适当的调整。例如驿递财政支出，明代以民众供养驿马，至清朝后，改由官方出资，不但减轻民负，也大大提升了驿站运转的效率与保障。[①]不过与前述条目不同，清制中负责管理驿递者为兵部车驾司[②]，而理藩院仅为驿递使用者。但因理藩院承办各项外藩事务，接送往来需要频繁使用驿马，故理藩院与驿递制度关系极为密切。

驿递制度对于理藩院，清初与乾隆朝后大不相同。后世典册中，康熙、雍正二朝《会典》皆有“驿递”专条，而乾隆、嘉庆朝《会典》中，“驿递”变为“驿道”，同时期修成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驿递写为“驿站”，且属“边务”条目。[③]而二者内容更是大不相同。乾嘉之后的典籍中，除细致规

① 关于驿递制度与清初的财政研究，可参台湾学者张正桦《清代前期驿传财政初探》，《史耘》第13期，2009年6月。

②《清朝通志卷六五，职官略二，官制二》：车驾司（郎中，满洲三人，汉人一人。员外郎，满洲二人，蒙古一人。主事，满洲、汉人各一人。掌驿传邮符及牧马之政）。

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〇。

定了驿站的驿丁、驿马等各种制度，还详细记载了驿道走向、驿站方位，与康雍时期草草数条如隔霄壤。从这种条目归属与内容详细程度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清代驿递至乾隆朝方始完备，这与彼时开疆拓土、完成“大一统”之局面息息相关。相对而言，驿递制度发展初期的顺康雍三朝，尤其是本文讨论的顺治朝，由于四邻不宁，难以形成完善的制度。

分析题本，《会典》中“驿递”条目中最初的记载为顺治十二年，而011、012、013、017 四份题本可归结为一组，所言均为送五世达赖喇嘛回藏。时间为顺治十年，早于《会典》中条目，恰好可借此一窥理藩院对驿递使用的细节。而题本 056、108 可分为另一组，可对驿递使用状况做出补充。

五世达赖喇嘛来京，于当时为重大政治事件，其意义与重要性，中外学者多有论述，兹不赘叙。[①] 该事件清廷上下极端重视，因此迎送工作也自必缜密完善。从题本中可见，不但选派大臣、喇嘛等僧俗要员及护卫人员前往迎接，还要供应路费、口粮以及交通工具，其中交通一项，便涉及驿递制度。以下分驿递的使用、范围、路线三层面论述。

关于驿递使用，由题本 013 可知，迎接五世达赖喇嘛来京时，曾拨驿马 264 匹以供随行人员使用，该题本则询问返程时是否可依此例办理。从该题本中可以推出几点结论：其一，理藩院因无管辖驿递之权，因此礼宾活动中是否使用驿马须报皇帝裁决。其二，作为管理驿递制度的兵部，在驿马使用问题上与理藩院并无联系，而是由皇帝下令后照令拨给。而题本056 是顺治十一年对该事件的补充规定。明确指出：使用驿马与太宗朝自备马匹之情况不同，无需披甲为跟役护送。

题本 108 的内容为护送达赖喇嘛派遣使者出京，其中同样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外藩人员使用驿马的待遇。在顺治时期清朝对中央、地方官员已有使用驿马的粗略规定。据《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十三年题

---

① 如李保文《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载《西藏研究》2006 年 01 期。作者认为达赖喇嘛得到了清廷对其地位的承认，也促成了北方外蒙的归附。日本学者池尻阳子认为，清朝迎请达赖喇嘛，是为了宣示自己承继元明两朝的正朔地位。见池尻陽子《入関前後における清朝のチベッド仏教政策——ダライラマ五世招請活動を中心に》，载《満族史研究》第 3 号，〔日本〕満族史研究会，2004 年。

准"遣往达赖喇嘛使者,精奇尼哈番给驿马十三匹,车七辆"。[①] 题本108为顺治十三年三月所题,与《会典》所述时间吻合,唯厄木齐非清廷直属官员,其待遇难以确定,而题本中"议:所派人中,厄木齐喇嘛所用驿马、粮石,仍当以精奇尼哈番阿喇尼、德木齐达尔汉绰尔济等例颁给"。可以推断,德木齐达尔汉绰尔济喇嘛来时,必定也照此办理。因此可知,此二人也可使用驿马7匹,车3辆。同样,题本013曾提及顺治十年时达赖喇嘛本人获拨驿马264匹,可惜并未写明根据,不过可以看出,顺治朝外藩无官职人员的驿马使用规格,须由理藩院请示皇帝后处理。

从上述几点不难看出,清初驿递使用的规程制度,尤其是涉及西藏等尚未纳入清廷掌控地区时,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与突发性,是否允许使用驿递、调拨驿马数量、随从人员组成等事项均须临时请示决定。而相关平级机构间,即兵部与理藩院,并不直接发生互动,这也说明清代机构职责明确,事涉外藩者兵部不予插手,而是通过最高决策者皇帝本人的旨令配合运作。

关于驿递范围,在题本013、017都提到当时驿递制度的使用范围。013提及达赖喇嘛来时,所使用为乌拉,而017中,派官员护送达赖喇嘛遗失行李,有"内用驿马、外用乌拉"一语。乌拉制度为西藏传统制度,产生于元代,至清代逐渐与"差"制度结合,形成"差乌拉"制度。据学者研究,"元朝时期,官方文件中的'差'和'乌拉'是分别使用的两个词,专指税赋和徭役(含畜役)。明初,西藏帕竹政权推行农奴庄园制,在卫藏中心地区建立了13个大宗,派有功的官员为宗本,并赐给大小溪卡(庄园),使之集剥削权与税收权于一身,租税不分,从此,差和乌拉逐渐形成一个混合用语"。[②] 由此可见,题本所谓"内、外",应指乌拉与驿递两种制度的实行区域,即藏区与中原地区,意即驿马使用范围至藏区止,可换乘乌拉马匹。只是同一使用人在两种不同交通制度下如何对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驿递路线,从乾隆朝后的典籍记载看,清代在外藩地区的驿站主要集中于蒙古地区,而藏区始终无完备的驿站系统,当然顺治朝则更无例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82页。
② 朱文莉、毛阳海《简析西藏噶厦时期的差乌拉制度》,载《中国藏学》2002年01期。

外。但从题本 056 中可见,顺治朝较之太宗时代,驿递制度已大为完备。所提伊拉古克三活佛,为太宗朝自青藏地区至盛京,彼时清代偏处东北,自然无驿站,且所经喀尔喀、厄鲁特均非其势力范围,故需护军陪同。而顺治时期,“今遣送达赖喇嘛之侍卫、巴雅喇等人,皆骑驿马,自国中而行,故此后应停止披甲充当跟役,而令各自携带跟役”。可见北京至拉萨,已有驿递可用,不过正如上述,其间恐仍需驿马与乌拉的转换,但至少说明顺治时期虽不能如乾隆朝建立完备的驿站网,但驿递路线的建设已趋于成熟。

上述则为理藩院对驿递使用的总结,总而言之,理藩院虽然不直接管理驿递,但作为驿递的频繁使用者,需要对接送人员及随从使用驿递的各项流程、规则做出处理,因此可以说理藩院是完善驿递制度的建议者与参与者。

五　防　汛

007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nikan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lin cing de boigon tehe, karacin, tumed i akū oho janggin, uksin i jalin. lin qing de juwe karacin, juwe tumed i duin jalan i janggin, jakūn nirui janggin, duin tanggū uksin be boigon nisihai tebuhebi. erei dorgi tumed i šamba darha gung ni jalan i janggin batu nimeme ilaci aniya yabuci ojorakū. nirui janggin buinsiri akū ohobi. karacin i during beile i emu uksin, sereng gung ni emu uksin, jai gumu gung ni ilan uksin, ere sunja uksin akū ohobi seme. hoton i da bashan, coohai jurgan de bithe unggifi, coohai jurgan, meini jurgan de benjihebe. mini jurgan i gisurehengge. ijishūn dasan i ujuci aniya, ilan biya de erei dorgi emu nirui janggin, dehi ilan uksin nimeku de akū oho seme alanjifi. ecihe hošoi ujen cin wang, hošoi kesingge cin wang de alafi halaha bihe. te neneme halaha songkoi ini gūsai janggin, uksin be tucibufi halabuki. nimere jalan i janggin akū oho nirui janggin, uksin i niyalma sargan, juse be

ganafi gamakini se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duin biyai ice uyun.

007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尼堪等谨题：为携眷驻防临清喀喇沁、土默特亡故章京、披甲事。驻防临清有两喀喇沁甲喇、两土默特甲喇，此四甲喇之甲喇章京、麾下八牛录章京、四百披甲皆为携眷驻扎。其中：土默特善巴达尔哈公甲喇之甲喇章京巴图，已病三年，不能理事；牛录章京布伊希礼亡故；喀喇沁杜棱贝勒麾下一披甲，色棱公麾下一披甲，又顾木公麾下三披甲，此五人亡故。城守尉巴思汉，因此移文兵部，兵部转交我部。我部议：顺治元年三月，曾接报此中一牛录章京、四十三披甲病殁。故告知叔和硕郑亲王、和硕承泽亲王，予以补派。今依前例，令该旗之章京派出披甲，使更替之。将病故之甲喇章京、牛录章京、披甲之妻儿接回。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年四月初九

051 批红：inu. gisurehe songkoi selgiyan.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an 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 be baifi, tulergi golo i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de selgiyere jalin. boigon i jurgan i benjihe bithe de, (+)hese be baifi fafulara jalin. dongjici tulergi monggo de niyaman hūncihin seme acaname genere, nuktere bade ulga ganame tuwaname genere niyalma. gemu huhu hoton de genefi facuhūn hūdašame yabumbi sere, meni jurgan i toktobuhangge ijishūn dasan i sunjaci aniya, huhu hoton de morin udamki sere,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de menggun, niyalmai ton be bilafi emu aniya indeme emu jergi (+)dele wesimbufi morin udabume unggimbi. da araha niyalma be jurgan ci ciralame fafun i bithe bufi unggimbi. te jurgan ci same (+)dele wesimbufi unggire wang sei booi hūdašanara niyalma ci tulgiyan cisui facuhūn yabure niyalma be fafulame

nakaburakū oci coohai jurgan i baitalara morin be, meni jurgan ebšeme udara de, lak seme baharakū ombi. uttu ofi men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reci amasi niyaman hūncihia de acaname genembi, nuktere bade ulga ganame, tuwaname genemebi sefi, cisui hūda gamame, huhu hoton de genefi, kalka ūlet i hūdai morin be okdome udara, huhu hoton i niyalma inu okdofi udame gaifi, hūdai bade ulame uncara oci, udaha morin be jurgan de gaiki. ejen same hūdašame yabubuci, ejen aha be ilgame weile gisureki. udaha morin be fafunde gaiki. kalka, ūlet tulergi antahai gurun be dahame weile akū obuki. meni jurgan de (+)hese wasimbuha manggi ulame takūrafi, huhu hoton de fafulara gisun b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bithe unggikini. manju, monggo, ujen coohai, booi niru de isitala meni jurgan selgiyeki sebi seme (+)dele wesimbuhe (+) enduringge hese gisurehe songkoi yabubu sehe seme meni jurgan de benjihebi. meni jurgan, huhu hoton de fafulame bithe unggire ci tulgiyen, tulergi goloi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de, huhu hoton de cisui morin, temen udame, hūda ume unggire. jurgan i doron bithe akū hūdašame genehe niyalme be jafafi jurgan de benju seme selgiyehebi. hūda (+)dele wesimbufi, (+)dergi ci genekini seci, jurgan i doron gidaha bithe gamame genekini. ere be gūsa, niru de isitala ulhibume selgiyen seme selgiye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duin.

051 批红：是,依议传谕。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谨题：请旨,为传谕外藩王、贝勒、贝子、公等事。户部移文称：请旨令禁事：闻外藩蒙古中,访亲或至牧场看管牲畜之人,皆前往归化城,私行买卖。本部定例：顺治五年,言往归化城购马之王、贝勒、贝子、公等,须将银两、人员定限,隔年上报,奉旨遣其购马。而原私自买卖者,部发律书,予以严禁。今除报本部知晓,上奏王府等所遣购马之人外,仍不准私自买卖,否则若兵部急需马匹,本部恐难购得。对此本部

议：此后以访亲，或至牧场取、看牲畜为由，擅自买卖，及前往归化城迎购喀尔喀、厄鲁特之马匹，或归化城本地人迎购、送市出售者，则将所买之马解部。若主人知晓，命其买卖者，则将主奴分别议罪。所买马匹依律罚没。喀尔喀、厄鲁特乃外藩宾客之邦，故不予治罪。待旨下，我部传谕归化城，并将禁令移文理藩院，且传谕满洲、蒙古、汉军，直至包衣牛录。云云。为此题。上谕：依议令行。并送递本部。本部遣使送禁令于归化城，此外，传谕外藩王、贝勒、贝子、公等，不得于归化城私自买卖马驼，若买卖之人无钤部印之文书，则捕拿解部。若遣人买卖，须先报部上奏，若经允准，则核发钤部印之文书，令其前往买卖。此事须传谕至各旗各牛录，使其知晓。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七月初四

064 批红：inu. 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araha

○ ecike hošoi ujen cin wang jirgalang sei ge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hengge, tulergi monggoi cooha tucifi tehe jalin.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juwan biyai juwan ilan de, huhu hoton i noyan ombu i šabi biliktu band ii alanjiha gisun. bi noyan ombu i emgi, ūlet i abalai noyan de genehe bihe. noyan ombu be, turgūt i sihur daicing hanjifi gamaha. bi jidere de, abalai noyan i gisun. bi ahai cuhur i jakade genehe bihe. kalkai jasaktu han, juke jafaha manggi, ordus, tumed be coohalambi. cooha aisila seme, ahai cuhur de elcin takūraha bihe. minde geli cooha aisila seme hendure jakade. bi togmok gurun, mini gurun be feksifi, emu minggan isime boo be gamahabi. bi baru coohalambi seme jabufi unggihe. ere gusun be ordus, tumed de ala seme hendufi unggihe seme alajiha manggi. (+)dele wesimbuhe,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kimci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gisurehengge, tulergi goloi monggo be

ujunucin ci, ordus de isitala, gurun be dosi majige ibka.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taijisa ci fusihūn, janggin, uksin ci wesihun, ilan ubu de, juwe ubu cooha tucifi, gurun i dubede saikan seremšeme tebu. tehe jai emu ubui wang, beile, beise, gung, taijisa ci fusihūn, janggin, cooha ci wesihun, saikan serešeme bisu. coohai agūra be dasata seme takūraki. jai musei dorgi janggin, cooha be acara be tuwame tucibufi, jase i golo sahū keo i dukai šurdeme tebuki sem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tulergi cooha be, wang sei gisurehe songkoi tucifi tekini, hūdun takūra. dorgi cooha be uthai weihukeleme, ašašaci ojorakū. te majige tuwaki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tulergi cooha be, ilan ubu de, juwe ubu be tucibufi tebuhe bihe. te kalkai cecen han i abahanar i daibung erdeni ci ukame jihe boboro i alarangge. tusiyetu han, dalai lama de elcin unggihe bihe. tere elcin amasi jifi, dalai lamai gisun, suweni doro de facuhūn ojorahū, duin taiji jio sehe be dahame, duin taiji be unggifi, doro aca sehe seme alanjiha manggi. nadan gūsa acafi, jorgun biya de culgaha. duin taiji be unggimbi seme, gisurehe be donjiha seme alambi.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tucifi tehe juwe ubui cooha be. boo de bihe emu ubui cooha be halabure. halaburakū uthai gocifi gajire, ba amba be dahame,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e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halame tebuneci acara, gocici acara bab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tucifi tehe cooha be, emu ukanju i gisun de, uthai gocici ojorakū. tucifi tehe juwe ubui cooha be gocifi. boo de bihe, emu ubui cooha be halabuki. ilan biya de isitala umai mejige akū oci, tere fonde fisurefi wesi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aniya biyai orin.

ecike hošoi ujen cin wang jirgalang.

doroi beile šangšan.

dorgi amban, hebei amban, be sonin.

hebei amban hasitun.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ildei.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jolo.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arjin.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uksun i handai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boig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gioroi bahana.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esehei.

hebei amban sohon.

hebei amban lobi.

hebei amban jukungge.

hebei amban gancuha.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ejeku hafan jiman.

064 批红：是，依议。

题

已办

叔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谨题：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曾谨题：为外藩蒙古兵丁出驻事。顺治十一年十月十三，归化城之诺颜鄂木布弟子毕力克图班第来报：吾与诺颜鄂木布同往厄鲁特之阿巴赖诺颜处。诺颜鄂木布被土尔扈特之书库尔岱青请去。吾将动身时，阿巴赖诺颜言道：吾曾去阿海楚琥尔处。喀尔喀札萨克图汗欲待冰封之时，兵犯鄂尔多斯、土默特。彼遣使至阿海楚琥尔处求援，又向吾言搬兵之事。吾遣人告之曰：托克马克侵犯吾国，夺人近千户。吾将出兵讨伐之。吾以此言，通告鄂尔多斯、土默特。云云。臣等得此报，题皇上。上谕：令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后上奏。臣等谨遵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议：外藩蒙古，自乌珠穆沁至鄂尔多斯，各将游牧向内地略作收缩。令各部王、贝勒、公等，及台吉以下，章京、披甲以上诸人，分为三班。两班领军出兵，于游牧边界严密驻防。驻留一班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以下，章京、兵丁以上，谨慎留守。并

命其整修兵器。另，令边内章京集合军队，待机而出，驻守边内杀虎口。奏上，上谕：命外藩军兵，速依王等所议出驻。而边内军队不可即刻妄动，令其暂观形势。谨遵上谕，已令外藩军队分为三班，以二班出驻。今喀尔喀车臣汗部阿布哈纳尔旗下戴本额尔德尼处之博博洛，逃归来告：吾闻：土谢图汗遣使达赖喇嘛，使臣回归，传达赖喇嘛之言曰：尔等不宜背盟，可令四台吉前往议盟。故此，喀尔喀七和硕于十二月会盟，欲派四台吉前来。对此部议：令原出驻之二班军，与原留守之一班换防；抑或不予换防，即刻撤回，兹事体大，臣等不敢擅专，因此敬题请旨。奏上，上谕：换防或撤军何者适当，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上奏。谨遵上谕，臣等众人议曰：出驻之军，若仅凭一逃人之言则撤回，甚为不妥。可令原驻防之两班兵丁，与留守之一班换防。若至三月仍无信息，彼时再议再奏。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

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尚善、内大臣议政大臣伯索尼、议政大臣哈什屯、议政大臣固山额真伊尔登、议政大臣固山额真卓洛、议政大臣固山额真阿尔津、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额色黑、议政大臣索浑、议政大臣罗璧、议政大臣朱孔格、议政大臣噶楚哈、启心郎鼐格、主事济满

066 批红：gisurehe songkoi ciralame selgiye.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 be baifi selgiyere jalin. daci kalka, ūlet de, niyalma, coohai agūra be uncaburakū bihe. te ere kalka, ūlet i jihe ucuri be dahame, niyalma, coohai agūra, uksin saca, loho, gida, bari, sirdan be, kalka, ūlet de ume uncara. jasak i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gūsai ejete meni meni gūsa de ciralame fafula. uncafi nambure. hetu niyalma gercilere oci nirui janggin, juwan booi da de suwaliyame weile seme hinggan i amargi tulergi goloi monggo, jakūn gūsai nuktere monggo de selgiye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ilan biyai ice uyun.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buida.

aisilakū hafan caki.

ejeku hafan jiman.

066 批红：依议传谕严禁。

题

理藩院启心郎鼐格等谨题：为请旨传谕事。本朝一向不售人丁、兵器与喀尔喀、厄鲁特。今逢两部前来，故人丁、兵器、盔甲、刀枪、弓箭等应一律禁止出售。札萨克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各固山额真，应于各自旗中严令禁止。若私下出售被拿获，或旁人出首告发，则牛录章京、什长等一并治罪。以此传谕兴安岭以北外藩蒙古及八旗游牧蒙古。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九

启心郎鼐格

员外郎布伊达

员外郎查吉

主事济满

08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 be baifi selgiyere jalin. tulergi golo i monggoso, ging hecen de hūdašame jicibe. jasei duka de hūdašame jicibe, emu, juwe i ume yabubure juwan, orin i hokilafi, uheri de, emu niyalma be da arafi yabubu seme, selgiyehe bihe. te dongjici, hūdašara de anagan arafi, emu, juwe i hūlha, holo facuhūn yabumbi sere. te ereci amasi, ging hecen de hūdašame jicibe. jasei duka de hūdašame jicibe. da an i juwan, orin i hokilafi uheti de, emu niyalma be, da arafi yabubu hūdašara de anagan arafi, emu, juwe

i hūlha, holo, facuhūn yabufi ambuci, jasak i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gūsai ejete. meiren i janggin, jalan i janggin, nirui janggin, juwan booi da de isitala suwaliyame weile seme, ere songkoi, sahan i amban sidari se de unggifi, culgan de isaha geren de selgiye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eci aniya juwan biyai ice nad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jiman.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083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请旨传谕事。上谕曾令：外藩蒙古诸部来京，或于卡伦互市，不应一二人零星前往，而应令其十至二十人为队，择一为首，如此前往。现闻有零星数人，借互市之机，盗窃乱行。今后若来京，或于卡伦互市，应照旧例，以十至二十人为队，择一为首前往。如有零星人等，借机为乱，一旦拿获，则其所属札萨克之王、贝勒、贝子、公等，至各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什长等一体治罪。依此，遣侍郎席达礼等，于会盟时当众宣谕。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七

尚书臣沙济达喇、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启心郎臣鼐格、主事臣济满、主事臣马拉

089 批红：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wesim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inggan i amargi karun i jalin. neneme kalka

muse i emgi doro acara unde ofi hinggan i amargi monggoi karun be, an i sindaha ci geli dasame gisurefi neneme akdulame fisin sindaha bihe. te kalkai tusiyetu han, cecen han muse de doro acafi, aniyai alban benjiki seme umesi gashūme sain ohobi. damu jasaktu han i jui bisireltu han i teile unde, uttu ofi hinggan i amargi karun be kemuni akdulame fisin sindahai uthai bisire, majige eberembufi da an i obure be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eci aniya juwan biyai orin nad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aisilakū hafan amban tūrui.

aisilakū hafan amban tumalai.

aisilakū hafan amban nikacan.

aisilakū hafan amban buida.

aisilakū hafan amban šahūn.

aisilakū hafan amban usuntai.

aisilakū hafan amban ursan.

aisilakū hafan amban caki.

aisilakū hafan amban hoto.

aisilakū hafan amban was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089 批红：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奏。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兴安岭以北卡伦事。此前，喀尔喀与本朝尚未会盟，兴安岭以北之蒙古卡伦照常设置，另议预为严防。今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已与本朝定盟，送交年贡，誓为友善。唯札萨克图汗之子毕锡埒图汗尚未如此。故兴安岭以北之卡伦，仍按既有设置严防，数量略减，照旧实行。臣等不敢擅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七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员外郎臣陶路依、员外郎臣图玛赖、员外郎臣尼喀禅、员外郎臣布伊达、员外郎臣沙浑、员外郎臣乌孙泰、员外郎臣乌尔善、员外郎臣查吉、员外郎臣霍托、员外郎臣瓦瑟、主事臣马拉

小结：

防汛一条，为康雍两朝《会典》特有。在顺治末年理藩院分立四司后，防汛归属录勋清吏司管辖，该司工作重点所针对者，为已归附之漠南蒙古。而至乾隆朝后，则演变为“防察”、“汛地”等数条。名称变化背后体现的，是清代不同时期边务战略的重点，前者重点针对外患，进行防御警戒，而后者则更多在于对内制定规章制度，便于管理。

顺康雍三朝，北方边患时急时缓，尤其是顺康时期，内地反清武装烽烟四起，康熙朝三藩、台湾均为大患，因此对北方以防御为重心。《会典》中所记，均为制度性条令，对漠南蒙古地区以约束为主。而瞬息万变的军事情况，突发性强，变化性大，则难于通过此类典籍查考。题本作为一手史料，恰可弥补此缺憾。

顺治时期，理藩院防汛战略最重要之假想敌，无疑为喀尔喀、厄鲁特两部蒙古。一方面，清廷须警戒漠南蒙古各部与其暗通款曲，另一方面，又须以漠南蒙古为藩屏，借助其军事实力弥补清廷守边兵力的不足，甚至需要其投入内地战场。在题本中，可以清晰看到清廷对漠南蒙古各部做出了对内对外两方面的要求。

上引题本中，051、083、066三份，重点在于约束漠南蒙古各部行动，对其与内地贸易及与漠北蒙古的互市做出规定与禁止项。清代贸易体系承袭了明代互市的大致范围与开市规模，内地与蒙古的交易行为，主要沿长城一线边口进行。研究者已指出，其中充当北疆边贸枢纽的两大地区，分别是负责蒙古草原东西部贸易的张家口与归化城（最初归杀虎口管辖）。①同时早在清初，就确立了边口互市的地点与基础，而随着长城沿线局势的

① 许檀《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载《文史哲》2009年04期。

不断缓和,边口逐渐发展为繁荣的商业城镇。① 基于此,漠南蒙古各部于归化城互市中得利甚多,甚至成为其经济主要来源之一。相反,对于清朝管理则衍生出诸多问题,需要理藩院处理。

题本 051 中可见,蒙古各部主要以马匹为贸易物品,而清廷对此作出了严格规定,首先是顺治五年由理藩院颁布命令。"本部定例:顺治五年,言往归化城购马之王、贝勒、贝子、公等,须将银两、人员定限,隔年上报,奉旨遣其购马。而原私自买卖者,部发律书,予以严禁。今除报本部知晓,上奏王府等所遣购马之人外,仍不准私自买卖,否则若兵部急需马匹,本部恐难购得。"该条目不见于康熙朝《大清会典》,且早于《会典》中顺治七年禁止外藩人随意出行、偷卖马匹之条目②,应为所见最早对贸易作出的规定。而更为重要者,则是该条目申明了禁止私卖马匹的缘由之一:即马匹被清廷看做战略物资,应优先保证兵部所需,如私自随意买卖,很可能造成供应不足。考虑到当时清朝政治、军事情势,此条目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则为此份题本上题之顺治十一年,针对其中所述"户部移文称:请旨令禁事:闻外藩蒙古中,有以访亲为由,自游牧地携牲畜前往归化城,私自买卖者",再次申明禁令,且着重提及喀尔喀、厄鲁特两部:"此后以访亲,或至牧场取、看牲畜为由,擅自买卖,及前往归化城迎购喀尔喀、厄鲁特之马匹,或归化城本地人迎购、送市出售者,则将所买之马解部。若主人知晓,命其买卖者,则将主奴分别议罪。所买马匹依律罚没。喀尔喀、厄鲁特乃外藩宾客之邦,故不予治罪。"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则,当时尚未确立隶属关系的喀尔喀、卫拉特两部,也参与归化城互市,鉴于当时双方之敌对状态,禁止与其贸易往来无疑是阻止其从中得利,以今日之概念则为经济制裁。再则,禁令对漠南蒙古参与贸易者做出处罚,且重于理藩院顺治七年做出的私自售卖马匹之惩罚。③ 而对喀、厄两部不予惩治,或许也说明了

① 关于清代长城边口贸易的系统论述,见祁美琴《论清代长城边口贸易的时代特征》,载《清史研究》2007 年 03 期。

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3 页。

③ 康熙朝《大清会典》:"顺治七年题准:外藩人以事出行者,必向本旗都统陈明,如有私出妄行者,将失察之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十家长一并议处。如偷卖马匹,被人执送者,以其半给执送人。"此处则为一旦发现则直接罚没解部,无转圜余地,可见查处力度。

清廷恩威并施、意图怀柔的外交策略。

最后是顺治十一年颁发的命令："本部遣使送禁令于归化城，此外，传谕外藩王、贝勒、贝子、公等，不得于归化城私自买卖马驼，若买卖之人无钤部印之文书，则捕拿解部。若遣人买卖，须先报部上奏，若经允准，则核发钤部印之文书，令其前往买卖。此事须传谕至各旗各牛录，使其知晓。"这道命令应该就是康熙朝《会典》中"十一年题准：外藩王、贝勒、贝子、公等欲赍赀向归化城买马驼者，必报院奏请得旨，乃给本院印文，不得私往"[①]一条所本。唯题本所记更为详实，对请发印文的程序、无印文的惩处作了更为详细的交待，从中体现了清庭对漠南蒙古贸易的控制与政策。

如果说题本 051 中只是提到归化城贸易中禁止与喀尔喀交易，那么题本 066 则是更为详尽的命令，其中全面规定"人丁、兵器、盔甲、刀枪、弓箭等应一律禁止出售"。题本 066 题于顺治十二年，当时喀尔喀遣使欲与清朝商谈结束敌对状态，而清廷担心其借机私买军备物资，故理藩院特发此令予以警告。

而题本 083 则对外藩蒙古来京或前来贸易之人数、形式作出具体规定。《会典》中记载："十二年题准：公主、郡主、王、贝勒、额驸等，向归化城买马驼者，必报院奏请得旨，遣往人数报院题明，不得多遣。"[②]而题本中申明其理由为防止有人借贸易之机滋事，故规定外藩蒙古"外藩蒙古诸部来京、或于卡伦互市，不应一二人零星前往，而应令其十至二十人为队，择一为首，如此前往"。可以看作对《会典》规定的说明与补充，也可以借此了解当时清廷对外藩蒙古人员流动的控制情况。

相比上述对漠南蒙古行为准则作出规定之题本，题本 064、089 则是对蒙古诸部军事防御的具体要求，这部分题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每一命令均有其相关历史背景，且在题本中交待清晰。正因其突发性、临时性强，故不见于《会典》类史料，但其体现的"防汛"内容，却非常值得重视。

题本 007 为喀喇沁、土默特两旗蒙古兵丁驻防于内地之情况。八旗驻防制度为清朝重要制度之一，《清朝通志》云："我朝设驻防之法，以羽林

---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3 页。
② 同上。

七萃，棋布星罗于天下，特选重臣镇守，规制精详，盘石巩固，意至为深远矣。”[①]八旗驻防制度在清初为平定反对势力之重要手段，调动频繁，之后渐趋稳定，承当了维护清朝统治秩序的重责，故对该制度历来研究者众多，兹不赘述。[②]这里仅仅就题本内容加以论述。

临清为今山东省临清县，清代顺治初年为州级建制，属东昌府管辖，乾隆年间升为直隶州。此题本中上报者为城守尉巴思汉，据清代典籍记载，山东驻防官制为“青州副都统一人，协领兼佐领四人佐领十二人，防御十六人，骁骑校十六人，兼辖分驻德州城守尉一人，防御四人，骁骑校四人（谨按山东驻防未设将军，惟以副都统管领，与热河、密云、山海关诸处同例）”。[③]守尉驻地为德州，时属济南府。但仍有如下问题：首先，当时驻防内地各直省者，以满州八旗为主，但与清廷关系密切的喀喇沁、土默特蒙古均参与其事，两旗各有两甲喇，其驻防披甲则固定为 400 人，且均携眷属。如有病殁、阵亡均须题请补充。可见其驻防并非短期临时，应有一定长期规划。其次，《清朝通志》、《清朝通典》所记驻防编制，并未言明何时形成制度，与题本对比有所差异。题本中此事由城守尉上报，说明该驻军由其负责节制，但此处两蒙古旗有甲喇章京（参领）四人、牛录章京（佐领）八人，典籍中城守尉下辖人员官职显然不及，包括驻防军队的管理情况，城守尉节制范围等，均涉及顺治初年八旗驻防情况，留待查考。

题本 064 所针对者为喀尔喀，顺治十二年，厄鲁特阿巴赖诺颜向清廷示警，报称喀尔喀将出兵进犯，理藩院一面打探消息，一面题请对外藩蒙古做出军事部署。一则命“外藩蒙古，自乌珠穆沁部至鄂尔多斯部，各将牧地向内地略作收缩”。二则“令各部王、贝勒、公等，及台吉以下，章京、披甲以上诸人，分为三班。两班领军出兵，于牧地边界严密驻防。驻留一班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以下，章京、兵丁以上，谨慎留守。并命其整修兵器。另，令边内章京集合军队，待机而出，驻守边内杀虎口”。题上后除边

---

① 《清朝通志·职官略七·官制七》。

② 如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出版社，2003 年；〔韩〕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年；郭松义《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年。

③ 《清朝通志·职官略七·官制七》，《清朝通典·职官一四》。

内军队集结暂缓，其余全部执行。直到收到情报，喀尔喀并未进犯，很可能为遣使通好，方解除紧急状态，但出于慎重，仍令“原驻防之两班兵丁，与留守之一班换防。若至三月仍无信息，彼时再议再奏”。

题本 089 是该事件的后续，顺治十二年，喀尔喀正式遣使与清朝通好，结束双方敌对关系，漠北边境紧张局势得到缓解，然而仍有隐患，毕希埒图汗仍未与清朝盟誓。故理藩院商议“兴安岭以北之卡伦，仍按既有设置严防，数量略减，照旧实行。（uttu ofi hinggan i amargi karun be kemuni akdulame fisin sindahai uthai bisire, majige eberembufi da an i obure）”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其一，外藩蒙古藩屏之责。当时漠北诸部未降服，而漠南蒙古有戍守边境之责。可设想，如喀尔喀或漠北某部来犯，则漠南诸部首当其冲，可见其防汛之责重大。其二，漠南蒙古完全归附清朝。从前述可见，清廷虽对漠南蒙古做出种种限制，也防止其与漠北暗通款曲，但在军事防御行动中，对其非常信任。其三，蒙古防汛的战略意义。当时内地战事频仍，兵源吃紧，有效利用蒙古各部防汛，无疑可大大减轻清朝的军事压力。从题本中可见，内地与蒙古兵丁，以杀虎口为界分别戍守，且兴安岭以北有蒙古军队构成的常设卡伦。同时内地军队不能擅自越界，由此不仅有效利用了漠南蒙古的藩屏作用，且最大程度降低了后勤补给压力。

综上所述，顺治时期理藩院管理下的“防汛”制度，其内容较后世巡查边界、限制蒙古游牧地等例行内容更为复杂与丰富。因彼时北部军事压力尚存，且并无后世的军机处机构，故理藩院在日常制度规定与管理的框架外，需要会同六部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参与对军事行动、军事策略等相关事项的制订与执行。而题本中所见，相比“叙述性史料”，无疑在局势变化、策略讨论、决策制订等方面更为详细，通过题本，不但可以研究制度类沿革流变，也可深入研究史实中的细节与真实。

六　抚辑逃人

004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nikan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ordos de werihe niyalma ulga(ulha) be ganabe genere jalin. dorol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gioroi langkio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ordos de werihe niyalma, ulga ganame genere jalin, gulu lamun i monggo gūsai ejen olosecen i akdulafi benjihe bithe i gisun saindari niru de buhe. ordos ci ukame jihe dehi juwe niyalma, ceni jidere fonde werifi jihe. nikan haha be dabume juwan nadan haha, nikan hehe be dabume juwan jakūn hehe. temen jakūnju emu, morin duin tanggū juwan nadan, ihan emu tanggū jakūnju ninggun, honin juwe minggan juwe tanggū uyunju. erebe ganame generengge, ajige bošokū minggai hoki, sunja uksin i niyalma, sunja kuture, juwan morin du si ko duka be tucimbi. jase i tulergi ci generengge sula niyalma tofohon uheri orin sunja niyalma genembi seme nirui janggin saindari bithe benjihebi. meni jurgan baicame tuwaci, yaya dergi monggoso de niyaman hūncihin seme acaname genecibe, aika beneme genecibe, ganame genecibe, meni jurgan (+) hese be tuwame unggimbi. te ere jergi ukame jihe niyalma b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wesimbufi gūsa niru de dendeme buhebi. esei niyalma ulga ordos de bisire yargiyan b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mbasa de fonjici damu emu niyalmai eniye be bi seme donjiha. ereci tulgiyen niyalma ulga ordos de bi seme mende alaha ba akū. be inu donjihangge akū sembi. meni gisurehengge, ese be ordos ci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gajifi wesimbufi gūsa niru de dendeme buhe be dahame esei beyei niyalma ulga bisire yargiyan, tašan b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ordos i niyalma jihe manggi, ubade angga acabume fonjici, esei beyei niyalma, ulga bisire yargiyan oci, ordos i jihe niyalma de emgi adabufi unggireo. gūsai ejen olosecen akdulaha be dahame ordos i niyalma de angga acabume fongjirakū unggireo.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wesimbuhe. (+)endulingge hes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meni jurgan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gisurehengge. gūsai ejen, meiren i janggin akdulaha be dahame. ordos de weihe niyalma, ulga

be, niyalma unggifi gajikin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duin biyai ice uyun.

004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尼堪等谨题：为取回留于鄂尔多斯处人、畜事。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等谨题：为取回留于鄂尔多斯处人、畜事。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鄂罗塞臣保送之书云：牛录章京萨音达礼送来之书内称："给萨音达礼牛录。自鄂尔多斯曾逃来四十二人，自彼时一直留居该处者，连同汉人男女，共十七男，十八女，另有骆驼八十一头、马四百一十七匹、牛一百八十六头、羊两千二百九十只。为将此人畜取回，小领摧明盖，携披甲人五名、仆从五名、马十匹，连同自边外前往之闲杂人等，共十五名，一行二十五人，自独石口出关，往边外而行。"云云。经我部查验，凡有往会东蒙古之亲族者，无论送去何物，或接取何物，皆由我部题，依旨而行。此次理藩院题，将逃来之人分拨于各旗、牛录中，故询问理藩院诸臣：该人等于鄂尔多斯留有人畜，此事确否？答曰：臣等仅闻一人之母确留彼处，此外并未告知有人畜留滞，臣等并未听闻。臣等商议，将该人等自鄂尔多斯带至理藩院后上奏，分与各旗、牛录。故，该人等所留人畜一事真伪，待鄂尔多斯部来人后，于此当面对质，若属实，是否遣使陪同？或因固山额真鄂罗塞臣作保，可不遣人与鄂尔多斯来人对质？此非吾等擅自取回者，故敬题请旨。旨下：理藩院议可行者再题。我部遵旨议定：因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作保，拟将留于鄂尔多斯之人畜遣使取回。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四月初九

02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a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cecen han i bumba baturu taiji ci ukame jihe, bayashūlang de šangnara jalin. jurgan i gisurehengge,

bayashūlang be jai jergi obufi, sargan, dere boo duin haha, duin hehe, juwe ihan i tokso emke, sula takūrara emu haha. emu hehe, juwe morin, juwe ihan, dobihi dahū, honci dokoi sujei siyigiyan, icehe sekei mahala, sarin i gūlha, ilan suje, orin mocin, emu tanggū yan menggun, sarin i soforoi engkemu emke bufi, haha ekiyehun gūsa de 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juwe

023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赏赐自喀尔喀车臣汗部，布木巴巴图鲁台吉处来归之巴雅思呼朗事。部议：授予巴雅思呼朗二等爵位，赏其娶妻，及有方形包房、四男四女、二头牛之庄屯一，行杂役事之男女各一，并赐马二匹、牛二头、狐皮端罩、羊皮里缎袍、新貂帽、股皮靴、缎三匹、佛头青布二十匹、银三百两、股皮马鞍一只，并将其安置于缺丁之旗，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七月二十二

024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araha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a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 ci ukame jihe erebe gebungge nikan haha i jalin. kalkai cecen han i hojohon mergen taiji i šejihei ci emu irehu gebungge nikan haha, juwe morin yalufi, ninggun biya de ukame jihebe, duin jusei darhan joriktu jiyūn wang ni omci taiji i niyalma jafafi benjihebi. erei jergi nikan ijishūn dasan i sunjaci aniya uyun biyai ice jakūn de kalkai šoloi han ci ukame jihe haise, bayan, ūljeitu, ere ilan nikan be gūwa de aha ume bure. encu boigon arafi icihiya seme boigon i jurgan de afabuha bihe.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rebe inu nenehe songkoi boigon i jurgan de afa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juwe

024 批红：依议

题

已办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自喀尔喀逃来，名额勒博之汉人男子事。六月，一名叫额勒博之汉人男子，自喀尔喀车臣汗部胡珠浑莫尔根台吉之舍济黑处，携马两匹逃来，由四子部达尔汉卓里克图郡王处厄木齐台吉之人拿送。此次逃来之汉人，应如顺治五年九月初八自喀尔喀部硕垒汗处逃来之海色、巴彦、沃勒宰图三汉人，不必与人为奴，另行编户，交由户部办理。因此部议：将此事按先例交由户部办理。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七月二十二

026 批红：endeku be niru bošome sinda

wesimburengge

araha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a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solon i endeku be niru bošome sindara jalin. solon be niru banjibuha amala jihe, endeku i mukūn i juwan nadan haha, jordoi mukūn i orin haha, ooba mukūn i tofohon haha, laduma i mukūn i juwan haha. ese meni meni cisui alban buki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niru akū meni meni cisui yabuci ojorakū, esei feniyen de endeku daci solon de ambahan da ofi yabuha bi. uttu ofi ese be emu niru banjibufi endku be niru bošome sindaki seme.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sunja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mujir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caki

ejeku hafan mala

026 批红：令恩德库管带牛录

题

已办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令索伦之恩德库管带牛录事。索伦编设牛录后，计有来归者如下：恩德库一族十七丁、卓尔多依一族二十丁、奥巴一族十五丁、拉杜玛一族十丁。该人等，现各自任意缴纳贡赋。对此部议：该人等未编牛录，各自任意缴纳贡赋，非长久之计。一众中，恩德库于索伦时本较大头目，因此，将其众编为一牛录，令恩德库管带。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七月二十五

署理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启心郎鼐格、员外郎查吉、主事玛拉

045 批红：gisurehe songkoi yabu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еme wesimburengge. ordos de werihe niyalma, ulga be ganame genere jalin. kubuhe šanggiyan i jalan i janggin menggetu i akdulafi benjihe bithe de. gūsai ejen šaribu i niru, cagan i niru, ayatu i niru, mendu i niru, ere duin niru de buhe ordos i monggo be gajire fonde isinjirakū niyalma, ulga be ceni ordos de bisire niyaman kūcihin de werifi jihebi. erebe gamame amin i hoki gūsin uyun i niyalma. gūsin uyun morin nuktere baci, ordos de geneki sembi seme, jalin janggin menggetu benjihe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se daci ukaka dorji hoki bihe. facabufi gūsa de dendeme gajire de, ceni niyalma, ulga be niyaman hūncihin de werifi jihebe dahame ordos de werihe

niyalma, ulga be genekin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duin biyai tofohon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dari.

ashan i amban sidari.

045 批红：依议令往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往取留于鄂尔多斯部之人畜事。镶白旗甲喇章京孟格图送作保之书称：将给固山额真沙里布牛录、察罕牛录、阿雅图牛录、门度牛录，此四牛录之鄂尔多斯人接来时，曾将不能赶路之人畜，留鄂尔多斯其亲属处。为取此人畜，阿敏等三十九人自游牧前往鄂尔多斯。甲喇章京孟格图送来，为此上书。部议：此辈本为逃人多尔济之人。当治其罪，而带至分其人各旗时，彼等留人畜于亲属处，故应派员至鄂尔多斯部领取。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四月十五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

侍郎席达礼

046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an 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ūlet ci ukame jihe arabtan bandi i jalin. ūlet i cūhur ubsi i arabtan band ii emu jui, booi aha juwe haha ukame jihebi. arabtan bandi de fonjici, alarangge, bi daci cahar i niyalma. cahar i han be akū oho manggi. mini ama badai ilduci, boigon ulga nisihai dalai lama de buyan beneme genere be, huhu noor de kalkai coktu ucarafi membe oljilafi gamaha. terei amala, ūlet i cūhur ubasi, kalkai emgi dailafi mini ama be wafi, mimbe gamaha bihe, bi meihe aniya uyun biya de baturu taiji i erdeni corji i emgi hūda jifi genere de,

jugūn ci ebsi (+)ejen be baime ukame jihe. jidere de, morin turga ofi, huhu hoton i ilagūksan kūtuktui šabi, darja lama i jakade taka tefi, te jihe mini ecike sindasun, cahar i gurun i efu abunai cin wang de bi. (+)dergi ci gosici, mini ecike de acabureo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arabtan bandi be, ini eshe sindasun de acabuki, ūlet i niyalma leheme gisureci, tere fonde gisurefi wesim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ninggun biyai juwan emu.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i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gobiltu, ursan

ejeku hafan jiman

046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谨题：为自厄鲁特逃归之阿拉布坦班第事。厄鲁特部绰琥尔乌巴什处阿拉布坦班第之子,其家奴男丁二人逃归,询及阿拉布坦班第,其告曰：臣本察哈尔部之人,察哈尔汗死后,家父巴代伊尔杜齐欲将家中财物、牲畜一并送于达赖喇嘛做功德。行至青海,遭喀尔喀部绰克图,将臣等俘获。后厄鲁特部绰琥尔乌巴什,联手喀尔喀出兵,将家父杀害,将臣捕获。臣于蛇年九月,因通商之故,与巴图鲁台吉处额尔德尼绰尔济同行,途中,借机逃归主上。而因马匹羸瘦,曾暂住于归化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之弟子达尔扎喇嘛处。臣之叔父辛达孙,属察哈尔固伦额驸阿布奈亲王,臣此来,可否请主上开恩,使臣与叔父团聚？部议：准阿拉布坦班第与其叔父辛达孙团聚,若厄鲁特人不服复告,届时令其上报则可。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六月十一

侍郎沙济达喇、席达礼,启心郎鼐格,员外郎葛毕勒图、乌尔善,主事济满

058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 i ukanju i jalin. kalkai cecen han i ananda taiji i samak i hoki ninggun niyalma, juse sargan be gajime ukame jidere de, ceni karun i niyalma ucarafi afandufi, gūwa gemu gaibuhabi. samak i eigen sargan, boo i emu haha jui. nadan morin yalufi tucifi jidere be, sunid i dureng jiyūn wang ni karun i niyalma ucarafi wang ni jakade benehe be, wang niyalma tucibufi benjihebi. samak de aika mejige bi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bi jakūn biyade tucifi jihe. ninggun biya de culgaha, duin gūsai, duin beile, jakūn biya de doroi jalin jimbi seme bihe sembi. jidere beise be si sambio seme fonjici, cecen han i jui buda cūhar taiji jimbi seme bihe. gūwa be bi sarkū sembi. jai samak i gisun. bi (+)ejen be baime jihe. ejen gosici, mini juwe ahūn sunid i dureng jiyūn wang de bi, mimbe ahūn de acabureo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re gese ukame jifi, tulergi wang, beile de, ahūn deo bi sehede, ini ahūn deo de acabumbihe. uttu ofi, samak de toktobuha songkoi, monggorokū sindaha sujei sijikiyan emke, mocin jakūn šangnafi ini ahūn de acabume, sunid i dureng jiyūn wang de 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ilan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①

ejeku hafan jiman.

058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喀尔喀部之逃人事。

① 该页错乱，题本于原书为第 90 页。而此两行于 89 页下栏，而 89 页上栏为题本 057 内容，故推断应为此题本内容。

喀尔喀部车臣汗，阿南达台吉处之萨玛克等，一行六人，携家眷来归。中遇卡伦，双方互斗，余者皆死，唯萨玛克夫妻，及家中一男童，马七匹逃出。后与苏尼特杜棱郡王旗下之卡伦遭遇，将该人等送交郡王。郡王又出送其至部。部臣询问萨玛克曰：是否知彼处信息？答曰：吾于八月出逃，六月会盟时，四和硕之诺颜曾言，于八月将为政事前来。云云。再问：将来之贝勒为何人？尔可知晓？答曰：有车臣汗之子布达绰哈尔台吉，余人不知也。云云。萨玛克又言：吾来投主上，家有两兄长于苏尼特杜棱郡王处，不知主上可否开恩，令吾兄弟团聚？云云。部议：来投之人，有与此相似者。若外藩王、贝勒处有其兄弟，则令兄弟团聚。故，按定例，赐萨玛克镶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八匹，令其与兄团聚，交与苏尼特杜棱郡王。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三

署理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启心郎鼐格、主事济满

059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 i ukanju i jalin. kalkai tusiyetu han i basuhai eigen sargan, emu nikan haha jui, ceme i beye, juwan juwe morin yalufi ukame jidere be, doroi gumu beilei karun i niyalma ucarafi, gumu beile de benjihe be, gumu beile niyalma tucibufi, ceme be benjihebi. ceme de aika mejige bio seme fonjici be daci kalkai joriktu jiyūn wang ni niyalma bihe. meni ahūn deo gemu joriktu wang de bi. joriktu wang ebsi ukame jihe manggi be duleke aniya, geren ci fakcafi gurgu gabtame jeme encu yabumbihe. yaya mejige be sarkū. te (+)ejen be baime jihe, (+) ejen gosici mini ahūn deo de acabureo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re gese ukame jifi, tulergi wang, beile de ahūn deo sehede, ini ahūn deo de acabumbihe. uttu ofi ubade benjihe ceme de toktobuha songkoi monggorokū sindaha suje i sijigiyan emke, mocin jakūn šangnafi ini ahūn deo de acabume, kalka i joriktu jiyūn wang de 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jakūn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ejeku hafan jiman.

059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喀尔喀部之逃人事。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之巴苏海夫妇及一汉人男童，马十二匹来归。途中与多罗贝勒顾穆旗下之（卡伦守卫）卡伦之人相遇。故将其送往顾穆贝勒处，顾穆贝勒出送至部。部臣询问：可知彼处信息？答曰：吾等原为喀尔喀部卓里克图郡王之人，兄弟等皆在卓里克图王处。卓里克图王逃来此间后，吾等于去年与大众走散，猎兽为食，另行他途。故信息均不知也。今来投主上，不知主上可否开恩，令吾等兄弟相聚？云云。部议：来投之人，有与此相似者。若外藩王、贝勒处有其兄弟，则令兄弟团聚。故，此人等既送至此，应按定例，赏镶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八匹，令其兄弟团聚，交与喀尔喀卓里克图郡王。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八

署理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启心郎鼐格、主事济满

06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araha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ukanju i jalin. kalkai cecen han i abhanar i daibung erdeni i boboro sunja morin yalufi, gūwa i booi emu monggo haha be gajime, narat konggoro gebungge baci ukame jime, sunid i dureng jiyūn wang ni gurun de isinjiha be. gūsai ejen bodung, dureng jiyūn wang ni cooha tucifi

tehe bade, alanaci goro ofi goidambi seme, niyalma tucibufi, boboro be jurgan de benjihebi. boboro de aika mejige bio seme fonjici, tusiyetu han, dalai lama de elcin unggihe bihe. tere elcin amasi jifi, dalai lamai gisun, suweni doro de facuhūn ojorakū, duin taiji jio sehe be dahame, duin taiji be unggifi daor aca sehe seme alanjiha manggi. nadan gūsa acafi, jorgon biya de culgaha. duin taiji be unggimbi seme gisurehe be dongjiha. amba taiji, buya taiji jidere be sarkū. bi (+)ejen be baime ukame jihe. mini eyun, sunid i dureng jiyūn wang ni ūljei taiji de bi. (+)dergici gosici, mimbe, mini eyun de acabureo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re gese (+)ejen be baime ukame jifi tulergi monggoi wang, beile de, ini niyaman hūcihin bi. niyaman hūcihin de banjiki seci acabumbihe. uttu ofi boboro de, toktobuha songkoi monggorokū sindaha sujei sijigiyan emke, mocin jakūn šangnafi, ini eyun de acabume, ūljei taiji de 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hese be baim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ere baime ukame jihe be dahame, neneme toktobuha songkoi burengge jaci komso, ereci amasi, ere gese ukame jihe niyalma de nonggime burebe umesi toktobume gisurefi wesimbusehe. daci kalka ci ukame jifi tulergi goloi wang, beile se de bisire, niyaman hūncihin de banjiki sere niyalma de ukame jihe doroi monggorokū sindaha sujei sijikiyan emke, mocin jakūn šangnafi, ini sere, wang ,beile se de. sargan akū niyalma de sargan, ulga, bume gosime jui seme hendufi unggimbihe. t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kalkai ukanju de šangnara be unggime gisurehengge, suje juwe, mocin jakūn, mahala, gūlha nonggifi, suje juwe, mocin juwan ninggun. tuweri oci narhūn hocin dokoi monggorokū sindaha sujei sijikiyan icehe sekei mahala, juwari oci monggorokū sindaha sujue sijigiyan. boro. wase jibsihai šempilehe sarin i gūlha šangname gisurehebi. ereci amasi ere gese ukame jihe niyalma de ere songkoi šangname toktobu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aniya biyai juwan ninggun.

aliha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toolai.

aisilakū hafan ursan.

ejeku hafan jiman.

063 批红：依议。

题

已办

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谨题：为自喀尔喀部来归之逃人事。喀尔喀车臣汗部阿巴哈纳尔之戴本额尔德尼处之博博洛，马五匹，及别家蒙古男丁一名，自纳喇特孔果尔逃归，已至苏尼特杜棱郡王之地。杜棱郡王率部出征，固山额真博敦恐如至驻军处往告，则路途遥远，耽误行程，故令人将博博洛送交我部。部臣讯及博博洛：可知晓何信息？答曰：土谢图汗遣使达赖喇嘛，后使者归，传达赖喇嘛口信曰：尔等败盟，恐为不妥，可令四台吉前往。故遣四台吉前来议盟。后于十二月，七和硕会盟，听闻所议，将派四台吉前来，而大台吉及布颜台吉不知来否。吾逃归主上，有一姊于苏尼特杜棱郡王旗下鄂勒斋台吉处。不知主上可否开恩，令吾姐弟团聚否？云云。部议：来归我朝之人，如在外藩蒙古王、贝勒处有亲族者，则遣送令与亲族团聚。如此，依定例赏博博洛镶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八匹，送与其姊处，交鄂勒尔斋台吉。为此敬题请旨。奏后，上谕：此等来归者，如依前例，赏赐偏少，今后似此等来归之人，应增益所赏，尔等切实商定，再行上奏。而以往自喀尔喀逃来者，如言在外藩蒙古王、贝勒处有亲族，从而来归，则以礼赏镶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八匹，而生活于王、贝勒处者，如尚未娶妻，则令其施恩，使之娶妻成家，给予牲畜，遣人报知。今谨遵上谕，增加自喀尔喀来归者之赏：缎二匹、佛头青布八匹及暖帽、靴子，增至缎二匹、佛头青布十六匹。如时值冬季，则赏细羊皮里子镶领袖缎袍、染貂皮暖帽。如时值夏季，则赏镶领袖缎袍、凉帽、袜子、重夹沿斜股皮靴。此后，似此等来归者，以此定例赏赐。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正月十六

尚书沙济达喇、启心郎鼐格、员外郎陶赖、员外郎乌尔善、主事济满

小结：

清初因局势不稳，逃人始终是清廷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康熙朝《大清会典》中，逃人分为“严禁逃人”与“抚辑逃人”两项。前者重点在于防止内部人丁逃往漠北、青海等地，后者重点在于接纳、安置、鼓励敌对区域人丁来投。在顺治朝题本中，对“严禁逃人”并无相关资料，这应与清初法令严格、三令五申已成制度相关，清廷惩处措施极端严厉，漠南蒙古各旗提防甚严，故此逃人相对较少，另一种可能为：对逃人，清廷或理藩院有直接惩处措施，不必题请。故题本中相关资料稀少。相对而言，后者却时常见于题本，根据投奔之人的不同情况，清廷采取了不同的抚辑措施，或赏赐或安置，在《会典》中，简略记载了数条对来投之人的处置规定，但语焉不详，可通过题本进一步窥探清廷处置来投逃人的方法与历史。

如前所述，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最大需求在于兵源，通过蒙古地区人丁组成军队，协助清廷戍边、防汛或参与相关军事行动，因此对蒙古地区，清朝始终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限定游牧范围、编组扎萨克、会盟时比丁皆或多或少与此有关。故蒙古地区严禁逃人而抚辑来投之人，其根本原因也与此息息相关。而题本中所见，计有以下几种不同情况，兹分类叙述。

第一种情况较为特殊，也较为罕见。为新归附部族编旗后来投之人，题本026即为此事。所涉及索伦部编旗问题，历来学界一般认为始于顺治十年徙民编旗，但近年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索伦编旗于入关前即见端倪。而索伦编旗的基础则是入关前建立的“索伦牛录”，清廷入关后，继续内徙南迁，未编佐领之索伦编设牛录。[①] 本书不拟讨论索伦编旗具体事宜，不过题本026确实可以证实此说法，且有所补充。首先，至顺治十年，索伦虽已大规模编设牛录，但仍不断有南下来归者，此等人多尚未被编佐，因未编入者不享受旗民待遇，须缴纳赋税。清政府出于联合边疆部族的需要，根据规模渐次编设牛录，从而免除其赋税压力。其次，编设标准为数族

① 麻秀容、那晓波《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04期。

之人丁混同编设。值得注意者，新编牛录统领并不以此刻人丁多寡为准，而明确提出以索伦当地部族规模为依据，规模较大者管带牛录。这也充分看出清朝因应各部族形势，利用其原有社会秩序与关系的用意。

第二种情况为汉人自喀尔喀等地来投。据康熙朝《会典》载，顺治五年题准："自喀尔喀来投者，如系汉人，俱交户部。"①按说理藩院不管汉人事务，该条应无质疑之处，但现实情况往往错综复杂，且事涉喀尔喀，理藩院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因此在题本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少涉及汉族逃人的相关事例。其中题本004、024都涉及到汉族来归之人，但004中并未针对此做出处理，而是关注逃人所带牲畜，024最为典型，故以此本讨论理藩院处理汉人来归的程序。

首先，可以从题本中得知，最初确定汉人来归处置之法的时间为顺治五年九月初八，这应该就是前引《会典》条文所本。而理藩院插手原因也很明晰，事涉喀尔喀，且逃归时必经漠南蒙古，多数由漠南各部拿送，故理藩院为第一处理机关。其次，文中提到"不必与人为奴，另行编户"，查典籍与史料，并无顺治五年之前对逃来汉人的处理记录，不过既然有此语，恐非无逃人，而是逃来之人须与人为奴。联系清初史事，顺治三年"腾机思事件"的发生，导致清喀双方全面交恶，或许正从该事件后，清朝改变了对来逃之人的处理方式。总之合理的推断为，以顺治五年九月初八为分水岭，来归汉人可不必为奴，另行编户。最后，因理藩院主管藩部，具题后如无意外，须转交户部处理。从中再次看到了理藩院与六部的互动关系，也再次说明：虽然清朝政府机构的发展十分完善，但其构成理念毕竟不同于今天的"政府"概念，以民族区域为处理对象是理藩院本身的最大特色，也可看作清廷部门职能安排的特色之一，但这种特色是因应自身需求与政策需要，严格来说属于承袭了法家的"君人南面之外术"②，并非清朝统治者在当时就有了现代的"民族"概念。

第三种情况则最为常见，即喀尔喀、厄鲁特等部蒙古部民前来归附。在顺治朝现存题本中，以顺治十二年为界，逃人情况是涉及清与喀尔喀、厄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86页。

② 张尔田《史微》卷二，第30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

鲁特等部双边关系的焦点之一。顺治十二年前,清喀关系始终处于半敌对状态,因此容留对方逃人一方面是出于政治姿态,同时也是削弱对方实力、扩充自身人丁数量的手段。随着顺治十二年清喀议盟,双边关系渐趋缓解,不再相互容纳对方逃人成为议盟条件之一。[1] 题本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从顺治十二年后,再无容留喀尔喀逃人之题。

既然逃人问题涉及清朝战略,自然应重视,从题本中看,顺治朝对来投逃人的情况有如下处置方式:

其一:对于来投逃人,安置方式随其自身条件而定,若于外藩蒙古地区无亲朋故旧,单身一人或一家者,则安插入旗、牛录,以缺少丁口的旗分为先。如题本 004 所言"此次理藩院具题,将逃来之人分拨于各旗、牛录中";题本 023 所言"并将其安置于缺少男丁之旗",皆为此例。对于来投逃人,即使编旗入册,其所携带家眷、牲口、财产等皆仍归本人所有。题本 023 中提到来投人巴雅思呼朗,其家眷、庄屯均优待。而题本 004 中提到,前来投奔逃人有携带牲口遗落于鄂尔多斯,针对此类情况,验看真伪为理藩院之责,因此理藩院须派员前往,与鄂尔多斯相关负责人协商勘定,且需一定级别官员作保。可以想见清廷对来投逃人财产的处置极为谨慎,如属实,可代其索要归还。

其二:如来投逃人有家眷于外藩蒙古,则一律听其团聚,不予干涉。题本 046、058、059、063 中均涉及此类情况。题本 046 中,理藩院题请皇帝允准,自厄鲁特逃来之阿拉布坦班第与其叔父团聚。从题本所述来看,尚属特事特办,而自题本 058 始,则成为一种成例:"部议:来投之人,有与此相似者。若外藩王、贝勒处有其兄弟,则令兄弟团聚。"题本 059 即为沿袭该例。至题本 063,则进一步明确"亲族"均为可投靠对象:"部议:如此来归我朝之人,如在外藩蒙古王、贝勒处有亲族者,则遣送令与亲族团聚。"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来投逃人的增加,清廷渐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根据《会典》无记载推断,这种规定仅仅为"成例",并非"法令",其间恐与清廷不愿与喀尔喀交恶有关。总之,对来投逃人,清廷有自己的处

---

① 关于顺治十二年清喀会盟的具体过程与题本中内容,参见拙文《顺治十二年清朝与喀尔喀蒙古会盟考》。

置标准。

其三：对来投逃人给予赏赐，同样为《会典》所不载。但从题本中看，赏赐与安置一样，也有从特例到成例的过程。题本 023 中，“部议：授予巴雅思呼朗二等爵位，赏其娶妻，及有方形包房、四男四女、二头牛之庄屯一，行杂役事之男女各一，并赐马二匹、牛二头、狐皮端罩、羊皮里缎袍、新貂帽、股皮靴、缎三匹、佛头青布二十匹、银三百两、股皮马鞍一只”。题本 058 则变为“按定例，赐萨玛克镶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八匹”。紧接其后的题本 059 同样为“应按定例，赏镶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八匹”。

清喀双方议盟前的顺治十二年，以赏赐过少为由，更将赏格大幅度提高。题本 063 云：“上谕：此等来归者，如依前例，赏赐偏少，今后似此等来归之人，应增益所赏，尔等切实商定，再行上奏。而以往自喀尔喀逃来者，如言在外藩蒙古王、贝勒处有亲族，从而来归，则以礼赏镶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八匹，而生活于王、贝勒处者，如尚未娶妻，则令其施恩，使之娶妻成家，给予牲畜，遣人报知。今谨遵上谕，赠给自喀尔喀来归者之赏：缎二匹、佛头青布八匹及暖帽、靴子，增至缎二匹、佛头青布十六匹。如时值冬季，则赏细羊皮里子镶领袖缎袍、染貂皮暖帽。如时值夏季，则赏镶领袖缎袍、凉帽、袜子、重夹沿斜股皮靴。此后，似此等来归者，以此定例赏赐。”

赏格的定制、提高、成例都有其过程，从 023 中的随意，至后几本中有所依据，其间的过程未见于“叙述性史料”，且其执行条款《会典》同样不载，因此很难清晰获知该赏格是在何时，依照何种标准制定。如果结合清初史实，题本 063 应为清喀双方外交博弈的产物之一，但此前定例尚不知准确时间，有赖于进一步的材料发现与研究。

除对来投逃人的安置措施外，题本还透露了清廷对来投逃人的另一项战略价值的重视，即刺探情报。题本 058、059、063 中，都提到询问逃人可否知晓信息，说明清廷对来投人等的战略价值充分认识并加以利用。顺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间，正是喀尔喀与清朝修好的前夕，但双方在正式议盟前尚缺乏沟通渠道，喀尔喀迫于内部斗争与清朝改善关系，由此产生的边界

动作引起清朝警觉。[①] 清朝在喀尔喀应有自己的情报人员与情报来源，但毕竟对方内部人员更为知晓周边情况，故清朝加以利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逃人身份各异、地位有别，对情况有熟知者，如题本 058、063；亦有不明就里者，如题本 059。可见清廷并非有意优待知情者，而是将其看做情报补充来源，在局势可能出现异动时加以利用。同时必须指出，清朝该做法成效显着，仅就顺治十二年议盟而言，清廷与理藩院对情况的把握、分析提前进行，充分了解了对方情况，使应对政策颇具针对性。[②]

以上对来投逃人的收容、赏赐等作为成例，终顺治一朝始终执行。虽然从题本中可见顺治十二年后停止了对喀尔喀来投之人的容纳，但作为政策面，并没有明令如此。根据《会典》记载，晚至康熙八年，才以正式法令停止了对喀尔喀来投之人的赏赐，而康熙十年，正式宣布了不许收留喀尔喀来投逃人的规定。[③] 而对于此时期前的收留逃人政策，题本成为了最好的分析史料。

---

① 关于硕磊汗的死期与喀尔喀内部关系，见乌云毕力格《车臣汗汗位承袭的变化——以〈蒙古堂档〉满蒙文史料为中心》，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 年；后收入作者论文集《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

② 详见拙文《清初北方战略考——以顺治十二年前后理藩院应对喀尔喀措施为中心》，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 年。

③《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6-187 页。

第四章　题本译注分析——宾客部分

一　朝　集

084 批红：aniya doroi jidere de, geli emu idui wang, beise jikini.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aniya doroi jidere tulergi goloi wang beilesei jalin.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aniya doroi jidere idu cahar i gurun i efu abunai cin wang, korcin i joriktu cinwang, jasaktu jiyūn wang, erdeni jiyūn wang, bingtu jiyūn wang, barin i gurun i efu sebten jiyūn wang, aohan i mergen baturu jiyūn wang, naiman i darhan jiyūn wang, sunid i dureng jiyūn wang, duin jusei darhan joriktu jiyūn wang, hoocid i garma jiyūn wang, kalkai joriktu jiyūn wang, abagai šakšsengge jiyūn wang, ujumucin i sereng erdeni beile, sunid i samaja efu beile, jarud i kitat beile, jalait i darhan, hošooci beise, ongniyot i seose beise, barin i oncon beise, abagai cobonui darhan beise, ordus i erincen beise, šakca beise, kalkai bumbsihi beise, gorlos i jalbu gung, angga gung, jarud i mookitat gung, urad i duba gung, karacereng i cagandai gung, tumed i gumu gung, karacin i sereng gung, ese bihe. golo olhoto baita ambula ojoro jakade, (+)dele hesei esei dorgi eshun wang, beile sei jidere be nakabu. urehe wang, beilesei teile jikini sere jakade, urehe be dahame damu korcin i jasaktu jiyūn wang, ordus i erincen beise,

tumed i gumu gung, karacin i sereng gung ni teile jihe. gūwa gemu eshun ofi nakaha bihe. te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nci aniya, aniya doroi jidere de eshun seme nakabuha wang, beilese jikinio. geli emu idui wang, beilese jikinio.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eci aniya juwan biyai juw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084 批红：年班者，着另一班王、贝子前来。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顺治十三年年班来朝之外藩王、贝子等事。顺治十二年年班来朝之一班：为察哈尔固伦额驸阿布奈亲王、科尔沁卓哩克图亲王①、扎萨克图郡王②、额尔德尼郡王③、冰图郡王④、巴林固伦额驸色布腾郡王⑤、敖汉墨尔根巴图鲁郡王⑥、奈曼达尔汉郡王⑦、苏尼特杜棱郡王⑧、和硕额驸珠尔扎噶郡王、鄂尔多斯额璘臣郡王⑨、四子达尔汉卓

---

① 初封科尔沁卓哩克图亲王乌克善，崇德元年受封。(《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

② 一次袭拜司噶勒，初封科尔沁扎萨克图郡王布达齐长子，顺治二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

③ 科尔沁多罗郡王额尔德尼，初封科尔沁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从子奇塔特之长子，顺治十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

④ 一次袭额森，初封科尔沁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洪果尔之长子，顺治三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

⑤ 初封巴林扎萨克多罗郡王色布腾，顺治五年封扎萨克辅国公，七年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三)

⑥ 一次袭敖汉扎萨克多罗郡王墨尔根巴图鲁温布，初封班第之长子，顺治四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三)

⑦ 一次袭阿罕，初封奈曼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衮楚克之次子，顺治十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三)

⑧ 一次袭沙希岱，初封苏尼特杜棱郡王叟塞之次子，顺治四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

⑨ 初封鄂尔多斯扎萨克多罗郡王，顺治六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

哩克图郡王[①]、浩奇特噶尔玛郡王[②]、喀尔喀卓哩克图郡王[③]、阿巴噶沙克沙僧格郡王[④]、乌珠穆沁色棱额尔德尼贝勒[⑤]、苏尼特额驸萨穆扎贝勒[⑥]、扎噜特奇塔特贝勒[⑦]、扎赉特达尔汉和硕齐贝子[⑧]、翁牛特叟赛贝子[⑨]、巴林温春贝子[⑩]、阿巴噶绰博和达尔汉贝子[⑪]、鄂尔多斯额琳沁贝子[⑫]、沙克扎贝子[⑬]、喀尔喀本巴什希贝子[⑭]、郭尔罗斯扎尔布公[⑮]、昂哈公[⑯]、扎噜特茂奇塔特公[⑰]、乌喇特图巴公[⑱]、喀拉齐哩克察罕泰公[⑲]、土默特固穆公[⑳]、喀喇沁色棱

① 一次袭巴拜,初封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鄂木布之长子,顺治十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五)

② 初封浩齐特扎萨克多罗郡王噶尔玛色旺,初封浩齐特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博罗特从弟,顺治十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

③ 初封喀尔喀右翼多罗卓哩克图郡王衮布,初封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本塔尔之从子,顺治十年受封。(《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五)

④ 一次袭阿巴噶扎萨克多罗郡王,初封阿巴噶扎萨克多罗郡王都思噶尔之长子,顺治十一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

⑤ 初封乌珠穆沁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初封阿巴噶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多尔济从子,顺治三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

⑥ 初封苏尼特多罗贝勒,顺治六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

⑦ 二次袭扎噜特扎萨克多罗贝勒,初追封扎噜特多罗贝勒内齐之长孙,其父一次袭尚嘉布顺治五年领扎萨克,顺治十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三)

⑧ 一次袭扎赉特固山贝子色棱,初封蒙衮之长子,其父于天命九年受达尔汉和硕齐号,顺治五年袭爵、号并领扎萨克。(《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

⑨ 二次袭翁牛特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初封翁牛特多罗达尔汉岱青栋岱青之次子,顺治十一年袭爵,寻封固山贝子。(《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三)

⑩ 一次袭巴林固山贝子,初封色棱之长子,顺治五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三)

⑪ 一次袭阿巴噶固山达尔汉贝子,初封多尔济之长子,顺治十一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

⑫ 初封鄂尔多斯扎萨克固山贝子,初封鄂尔多斯扎萨克多罗郡王额璘臣之从子,顺治六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

⑬ 初封鄂尔多斯扎萨克固山贝子,初封鄂尔多斯扎萨克多罗郡王额璘臣之从弟,顺治七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

⑭ 初封喀尔喀右翼固山贝子,初封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本塔尔之弟,顺治十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五)

⑮ 一次袭郭尔罗斯扎萨克镇国公,初封布木巴之长子,顺治十一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

⑯ 二次袭郭尔罗斯扎萨克辅国公,初封固穆之长子,顺治七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

⑰ 一次袭扎噜特镇国公,初封扎噜特镇国公玛尼长子,顺治五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三)

⑱ 初封乌喇特扎萨克镇国公,顺治五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五)

⑲ 一次袭翁牛特镇国公,初封翁牛特镇国公,原喀喇齐哩克台吉噶尔玛长子,顺治五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三)

⑳ 初封土默特扎萨克固山贝子,顺治五年封扎萨克镇国公,后于康熙二年晋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二)

公[①],以上诸人。上谕：此中人等,王、贝勒等未出痘者[②]勿来,已出痘者尽量令入。故遵谕,命已出痘之科尔沁札萨克图郡王、鄂尔多斯之额琳沁贝子、土默特之固穆公、喀喇沁之色棱公尽可能前来,其余因未出痘,止其前来。今顺治十三年年班将至,此未出痘令止之王、贝勒等,是否命其前来?或令另一班王、贝勒等前来?臣等不敢擅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十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主事臣马拉

091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i antahasa be ebure kūwaran i jalin. tulergi goloi monggoso alban benjime jihede, ging hecen i golo ebubure duin kūwaran bihe, weilere jurgan, emu kūwaran be kubuhe šanggiyan i sohon de buhebi. jai emu kūwaran be julergi be elhe obure wang ni jui de buhebi. ere juwe kūwaran i funde ging hecen i tule suwayan miyoo i julergi de juwe kūwaran arahabi. uttu ofi, meni jurgan i gisurehengge, kalka, ūlet jihede, ging hecen i tulergi juwe kūwaran de ebubuki. aniya doroi hengkileme jidere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taijisa, alban benjime jidere ambasa, jai gungju, efu se jihede, gungju, efu i gucuse, ese be ebubuci, ging hecen i dorgi juwe kūwaran de baktarakū, uttu ofi te ebubure, kūwaran, boo be tucibu seme weilere jurgan de afabureo,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eci aniya juwan biyai orin uyu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

① 初封喀喇沁扎萨克镇国公,初封喀喇沁扎萨克多罗杜棱贝勒固噜思奇布族祖,初为喀喇沁塔布囊。天聪九年授扎萨克,顺治五年封镇国公,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二)

② 原文 eshun,直译为生熟之“生”,为 eshunibeye(生身子)的略写,清代习称未出痘者(即得天花者)为“生身子”,反之,已出痘者称为 ureheibeyen,即“熟身子”,即下文所写 urehe。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aisilakū hafan amban buida.

aisilakū hafan amban šahūn.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091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外藩宾客人等下榻之处事。外藩蒙古人等前来纳贡，于京城中下榻处有四。其中一处，工部交与镶白旗索浑[①]，一处与靖南王之子[②]。故应于京外黄寺之南，另择两地替代。对此本部议：喀尔喀、厄鲁特来使，令住京外两处；年班陛见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以及前来纳贡之大臣，来此之公主、额驸，及其随从人等，若皆驻于京内，则两下榻处难以容纳。故今是否转交工部，令其备办住宿馆驿？臣等不敢擅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七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员外郎臣布伊达、员外郎臣沙浑、主事臣马拉

134 批红：joriktu wang, baturu wang be niyamarame acaki seme jio seci, hese be donjihai uthai jiderakū yasa de fafun akū adali bulcame siltahangge ambula giyan de acahakūbi. suweni jurgan, ilan gūsai hebei ambasai emgi acafi gisurefi wesimbu. wang se be ubade gajira be waka.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

① 索浑，满洲镶白旗人，顺治八年二月任满洲镶白旗梅勒章京，同年闰二月为本旗护军统领，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任满洲镶白旗固山额真。(《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八年二月庚子、闰二月丙寅、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壬申)

② 此时靖南王为耿继茂，其子耿精忠、耿昭忠于顺治十一年被送至京城入侍(《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一年十一月甲辰)，顺治十二年八月另一子耿效忠亦被以京官录用(《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二年八月壬申)，此处不知究系何子。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 be baifi weile gisureki sere jalin. (+)dergici cohome (+)hese wasimbufi gungju se, wang se be jio sehe be gingguleme dahafi, amban meni jurgan i aisilakū hafan uladai, sisan, be juwe jurgan i takūraha bihe. te amban be tuwaci, korcin i joriktu cin wang, darhan baturu giyūn wang, (+)dergici cohome niyamarame acaki jio sehede, uthai urgunjehei jiderakū elemangga joriktu cin wang oci, (+)hese be bairakū, ini cisui gungju nimere be dahame jidere be tookaha sehebi. darhan baturu giyūn wang geli beye deun dekdehebi. gege geli hefeli aššaha. juwe omolo akū oho seme hacilame baita tucibume, (+)hese be jurceme wesimbuhengge ambula giyan de acahakūbi. amban be, (+)hese be baifi, joriktu cin wang, darhan baturu giyūn wang se be ubade gajifi ciralame weile gisurefi wesimbu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n aniya ilan biyai orin dui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yahūn.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hūsiba.

134 批红：因亲情之故，令卓里克图王、巴图鲁王前来，然彼等闻旨后不即刻前来，是目无法纪，同于怠惰推辞、不合大道。着尔部会同三旗议政王大臣议题。二王则不必带至此地。

题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请旨议罪事。上特旨颁下，令公主、王等前来，臣等谨遵上谕，遣本部员外郎乌喇代、锡善由两部遣出。今臣等看视，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达尔汉巴图鲁郡王，上因亲情之故，特令彼等前来，然其不即刻欣然动身。卓里克图亲王不经请旨，称其公主染病，擅自迁延迟误。达尔汉巴图鲁郡王称其身染风寒，其女怀胎，且两孙早夭，凡此种种，违背圣旨，实悖大道。臣等请旨，将卓里克图亲王、达尔汉巴图鲁郡王带至此地，严加议罪。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十七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员外郎加一级臣玛鲁、主事加一级臣雅浑、主事加一级臣扈什巴

148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aniya doroi jidere wang, beilei jalin. tulergi goloi wang, beile se be aniya doroi hengkileme jidere de juwe idu banjibufi yabure de, daci tuweri ujui biya seme, tulergi goloi dehi sunja gūsai niyalma mejige gaime jihe manggi. jidere idui wang beile se be jidere, nakara be, (+)hese be baifi, juwan biyai mejige i niyalma de selgiyembihe.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baita tucike aniya, tutu bime tulergi goloi gungju, gege,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yooni baita de acanjime jifi, ciyanliyang hafirahū be dahame, ere aniya, aniya doroi hengkileme jidere idui wang, beile, beise, gung, taiji sa be jidere be nakabureo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ci aniya juwan biyai ice ilan.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dorolon i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dahata.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yahūn.

148 批红：依议。

题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院事务臣席达礼等谨题：为即将前来年班之王、贝勒事。外藩王、贝勒等年班来朝，令编为两班。向例，孟冬月，外

藩四十五旗听事之人来后，令将到之班次王、贝勒等动身。如若令其停往，则请旨于十月传谕听事人。臣等议：今有事之年。然外藩公主、格格、王、贝勒、贝子、公等若悉数前来，钱粮迫乏，故本年年班陛见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可暂停，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十月初三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礼部右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达哈塔，主事加一级臣雅浑

小结：

在探讨相关条目之前，必须先对所谓"朝集"的概念作出较为明确的解释。在康熙朝《会典》该条目内容中，不但有每年岁时来朝之例，也包括了外藩平时奉旨或探亲、办事的某些情况，应区别论述。

针对来朝者身份的不同，也有学者作出区分。清代的外交，采取了贡藩体制，作为藩部之一的外藩蒙古，每年须参与朝觐、进贡。但对清朝的"藩部"，各人理解不一，例如晚清史家祁韵士在其《皇朝藩部要略》一书中，所涉及者即为漠南漠北蒙古、厄鲁特、西藏等边疆地区。而当代学者们将"外藩"概念扩展到"藩部"与"属国"，不仅包括边疆，还包括周边属国。① 在相关概念存在分歧的背景下，对如何理解清代文书使用的"朝贡"、"朝集"、"朝觐"等名词，不同研究者之间也各有不同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蒙古年班属于沿袭中国古来的朝觐制度，② 也有人在详细分析了"外藩"、"属国"等不同概念后，认为"朝贡"、"朝觐"虽在清代文书中没有作出严格区分，但今人使用不应一概而论，并提出年班朝觐与外邦朝贡两种不同用法。③

以上是研究者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但可惜都存在相同的不足：一则由于史料缺乏，没有细分时期，仅能一概而论。再则多关注制度化层面，细

① 祁美琴《清代内务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苏红彦《试析清代蒙古王公年班制度的创立与发展》，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02期。

③ 张双智《清朝外藩体制内的朝觐年班和朝贡制度》，载《清史研究》2010年03期。

节较少。清代大一统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顺治朝至乾隆朝，其间历经百年，相关的制度、记载多次调整、修改，因此在题本可以进行补充的有利条件下，分时期研究是最为科学、合理的方法。

清代对来朝各部、属国确实区别对待，如研究者所言，主要分为外藩和属国。但具体区分多见于乾隆朝后，且在清初顺治朝，区分方式也有所差异。顺治朝中，漠南蒙古来京被称为“朝集”，而喀尔喀、厄鲁特等部来京被称为“朝贡”。在康熙、雍正《会典》中皆如此区分。二者也有明确区别，前者在顺治末年理藩院分立四司后属于宾客清吏司管辖，后者则属于柔远清吏司管辖。从该设置不难看出，清初漠南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蒙古等部与清廷关系大异其趣，一为归附部族，一为羁縻对象。

康熙朝《大清会典》对宾客清吏司职能作如下描述：“四十九旗，自王而降，岁时必有至阙下者，使之分年相代，以免其劳顿，给之刍粟，以恤其匮乏。临莅之体，与抚循之仁交尽矣。”[①]宾客清吏司下辖三个条目：朝集、贡献、宴赉，实则包括了漠南蒙古王公来京陛见的完整过程，以及其享有的利益与相应担负的义务。故此，本段分析同样将题本以此分类，借其内容完善其间细节。

首先关于年班制度的出现与发展。苏红彦《试析清代蒙古王公年班制度的创立与发展》（以下简称苏文）是为数不多专门探讨年班制度的文章，文章认为自顺治到康熙中期为该制度的不成熟阶段。这点没有问题，不过需要补充，即令“年班”之名，要晚至乾隆朝才出现，在顺康时期，可以说有“年班”之实但无其名，故为行文方便，仍用此名也可，但从中体现出的非制度化，确实需要特别注意。苏文称在顺治时期，仅有漠南蒙古实行了该制度，事实确实如此，不过原因并非清朝不想推行至漠北，而是漠北实际不受清廷控制，自然无法对其作此要求，这点从前述理藩院清吏司分工中体现无疑。

苏文以顺治五年为年班起始，其引用佐证为《大清会典则例》中“顺治五年定：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都统等，准于年节来朝”。[②]但此条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7 页。
②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九八四。

记载很有问题。首先,与互为表里的《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即有不合。康熙朝《大清会典》顺治五年记载只有一条,为:"顺治五年题准:年节来朝王、贝勒、贝子等来往,自喀喇沁塔以内地方,不许围猎。"[①] 其强调内容为年节所来蒙古人之围猎范围,一则与《则例》不合,二则既有此规定,可见先前年节来朝王公有在内地围猎者,正说明年节来朝非从顺治五年起。其次,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后世编年史料如《清实录》中,有大量顺治五年前蒙古王公在新年前后的来朝记录。[②] 由此可见,蒙古王公来朝在顺治时期既无制度化,也不可能始于顺治五年。《则例》中此类错误,正是后世编纂史料可能讹误的鲜明体现,也再次佐证了史料学的重要性:即使用史料前须先对史料本身做出分析。

而年班制度也有从雏形到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过程。正如日本学者田山茂所言,这种朝觐之礼,是早在清太祖、太宗时代就存在的蒙古各部进贡、朝觐惯例的延续。而田山茂同时认为,顺治三年为年班制度之始。[③] 其所引佐证为《实录》顺治三年正月条:"定外藩蒙古二十七旗庆贺圣诞、进献牛羊例,令于每年元旦贡献牛羊时一并奏进。其王、贝勒、贝子一半来朝。其不来朝之王、贝勒、贝子,各旗遣头目一人、厮卒五人来京。"[④] 不过该条所记,明显与后世年班制度有所区别,规定重点似乎更集中于来朝时所进献礼物,并非来朝本身。考虑到清初诸事草创,或由此进贡牛羊之礼,渐次完善,演变为年班制度,故将此作为年班雏形,有其道理可言。但应该指出,该条记载更像临时规定,即令年班由此而来,此时也仅为雏形,绝无制度化之可能,否则《会典》理当收录。可见对于清初典章制度,研究时不可骤下定论,可见一斑。

其次关于朝集实行办法之规定。《会典》与《则例》中,都提到了顺治八

---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7 页。

② 例如《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二年十月辛卯:"外藩蒙古二十七旗头目来朝,宴赉如例。"顺治三年正月壬子:"定外藩蒙古二十七旗庆贺圣诞、进献牛羊例,令于每年元旦贡献牛羊时一并奏进。其王贝勒、贝子一半来朝。其不来朝之王、贝勒、贝子,各旗遣头目一人、厮卒五人来京。"顺治四年十二月癸巳:"科尔沁国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来朝,赐宴如例。"

③ 〔日〕田山茂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204 页。

④ 《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三年正月壬子。

年将来朝蒙古王公分为两班，循环前来的条目[①]，前引苏文也注意到了此点。但两班如何分类，如何轮换，均无提及。而题本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第一，关于两班朝集的运行模式。在题本 148 中，记录了两班朝集的运行顺序，首先，朝集需要朝廷通知，并非年年按例。题本中载："向例，冬季首月，外藩四十五旗听事之人来后，令将到之班次王、贝勒等动身。"这里的冬季首月在农历习俗中即十月，则每年十月，清廷会通过理藩院发出是否朝集的指令，无论成行与否，都会通过听事人下发（关于听事制度，在下文"贡献"条将详述）。题本 148 即顺治十七年十月初三上题，所定事项则为次年不举行朝集。因此可见，终顺治一朝，朝集都需要理藩院具体商定，远未形成固定制度，也旁证了前述顺治二年的"临时雏形说"之可行，与顺治五年"朝集年班说"之不成立。

第二，关于朝集的两班。同样在题本 148 中，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两个班次的构成。从题本 142 可见，当时漠南蒙古已有四十七旗，而其中四十五旗听事人在十月须齐集，听候朝廷下发旨意。但两班成员如何轮换前来，每班次之成员都没有提到。一种可能是当场指定，另一种可能是按惯例进行。在另一份题本 084 中，详细开列了顺治十二年朝集的一班成员，涉及旗分为察哈尔一旗、科尔沁三旗、巴林一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苏尼特一旗、鄂尔多斯二旗、四子一旗、浩齐特一旗、喀尔喀右翼一旗、阿巴噶一旗、乌珠穆沁一旗、扎噜特一旗、扎赉特一旗、翁牛特一旗、郭尔罗斯二旗、土默特一旗、喀喇沁一旗、乌喇特一旗，共二十三旗。另外单列附牧于翁牛特之喀喇车哩克，无疑该部并未设旗，但此事说明该部当时在翁牛特部仍颇有影响。如上述为一班，另一班则当为科尔沁三旗、巴林一旗、苏尼特一旗、鄂尔多斯四旗、浩齐特一旗、阿巴噶一旗、乌珠穆沁一旗、扎噜特一旗、翁牛特一旗、土默特一旗、乌喇特二旗、喀喇沁一旗、杜尔伯特一旗、阿鲁科尔沁一旗、克什克腾一旗、茂明安一旗，[②]共二十二旗。两班合计四十五旗，

---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8 页；《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九八四。

② 关于茂明安旗，《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其于康熙三年设扎萨克，关于其他问题，详见拙文《漠南蒙古四十九旗考》，收入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而归化城土默特两旗虽已编旗，但未设置扎萨克，不过如前述仍参加会集，总计恰好为四十七旗。而据此推论，则两班次很有可能为成员固定，候诏前来。

关于两班王公“循环参加”朝集的过程，也并非今人理解的“轮换”。首先，两班中每一班次虽有成员规定，但其是否能参与朝集也需理藩院上题皇帝批准，其次，两班并非固定轮换，何人前来同样也需理藩院与皇帝商议执行。题本084讨论顺治十三年朝集事宜，理藩院提出了两个方案：一、同一班中除顺治十二年已来者，即已“出痘”之王公尔沁部札萨克图郡王、鄂尔多斯部之额林臣贝子、土默特部之顾穆公、喀喇沁部之色棱公四人，此四人为皇帝点名允准参加十二年朝集者，除此以外皆为顺治十二年因“未出痘”而未准进京者。二、另一班成员。该规定无疑出于皇帝健康角度考虑，但从题本134看，是否出痘也并非能够进京的必要条件，下文将详述。

此处理藩院提出两种备选方案，说明两种办法皆为可行，最低限度也不违反朝集规定。由此可见，顺治时期的“两班循环”，并非今日意义上的固定“轮换”，而是根据清廷的需要与意愿，以及防疫、经济等需要，可以随时决定参与者，甚至取消该年度朝集。因此，很多王公很有可能连续数年不得前来。但宏观规划中，两班成员为固定分配，一般不会让分属不同班次者一并前来。综上，可以看出，顺治朝除沿袭传统举行朝集外，对朝集管理已有了基本想法与雏形，唯尚未完全制度化，可说是制度尝试初期。①

最后关于朝集接待。大量外藩王公进京陛见，其中涉及到住处、礼仪、接待方式与规格等大量礼宾问题，而这些细节在史料中很多付之阙如，题本也涉及外藩王公的住处一事。题本091，理藩院上题关于外藩住处时提及，按惯例有四处驻地供来京王公使用。但在顺治十二年，其中两处被转让于镶白旗索浑与靖南王之子，很遗憾文中并未提到驻地的具体地点，但根据清代记载与当时北京城区划，二者均应位于北京内城。靖南王耿精忠康熙二十年被处死，其府邸后归乾隆第八子永璇，改称仪郡王府，位于今日西长安街路北、府右街以西，清代昭梿《啸亭续录》及《京师坊巷志稿》等典

---

① 又见拙文《清初蒙古年班制度略论》，载《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2012年3月1日。

籍均有记载。[①] 不知赐予其子者,是该处抑或其附近。

索浑时任满洲镶白旗护军统领,据载镶白旗护军统领署位于东城驴市胡同,[②] 即今日东城区礼士胡同。而顺治时镶白旗内城驻地也位于此处,据《钦定八旗通志》中《旗分志》载:“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北至朝阳门大街,南至单牌楼,西至皇城根,东至城根。”[③] 这里单牌楼指东单牌楼,即今日所称东单。皇城根为皇城东安门外,今日东皇城根。以此推论,赐予索浑之宅第应在此范围之内,恰好与前述赐靖南王子者东西相对。加之清代理藩院衙门同样位于今日东长安街路北,紧贴东皇城根东南角。[④] 双方距离不远。

从以上两处地点考证,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第一,虽然该两处已不复作为驿馆使用,但新增地应在其左近,对照而言,两地基本对称,以此推断,四处地点很可能分布于内城四个角位,如若属实,另两处则位于北京城内北城。第二,安排驻地接近皇城,非常贴近皇城根,同时距理藩院衙门不远,这种安排很可能出于便于接待、觐见的考虑。

另外两处位于京外黄寺之南。黄寺又称双黄寺,因东西两黄寺得名,始建于清顺治九年,为接待五世达赖来京而建,建成时因处京城之北,称“后黄寺”或“北黄寺”,后将东临普净禅林改称“东黄寺”,故此处又名“西黄寺”。其地处北京内城安定门外,存留至今,即今黄寺大街,为中国藏传佛教高等佛学院所在。[⑤]

顺治十三年朝集较以往不同,主要由于顺治十二年清朝与喀尔喀蒙古议盟后,厄鲁特、喀尔喀开始朝贡,双边开始往来,而内扎萨克蒙古岁时朝集与厄鲁特、喀尔喀两部的朝贡在本年度同时进行,致使原本四处驻地不敷使用,另行备办。理藩院将新归附之厄鲁特、喀尔喀指定住于京外黄寺附近,或许有两方面考虑,其一,该两部均为藏传佛教徒众,将之安排于五

---

①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四,《京师王公府第》条:“仪亲王府在长安街,系耿仲明宅。”(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西长安街》:“《啸亭续录》:仪亲王府在长安街,系耿仲明宅。谨案:王讳永璇,高宗八子,谥曰慎。今其孙贝勒奕□袭封,府在街北,院宇宏邃,林亭尤美。”

②《京师坊巷志稿·驴市胡同》:“亦称骡市。井一。镶白旗护军统领署在南。”

③《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

④ 同上。

⑤ 关于黄寺的历史与现状,详见〔日〕池尻阳子《北京の黄寺について——黄寺訪問と清初の黄寺に関する覚書》,载日本满族史研究会会刊《满族史研究》,2005年6月。

世达赖曾驻锡的黄寺，一方面便于其进行礼佛等活动，以示清廷考虑周详；另一方面借五世达赖之地位与威望进行羁縻，使之心生虔敬，不致造次。其二，该两部新附未久，径直入城恐生变故，于城外或多或少有监视防范之意。而内扎萨克蒙古归附日久，安排其驻于内城已成惯例，此时命令工部营造驿馆，仍然置于内城。一则人员相熟，无所顾虑，再则地近宫阙，以示优渥。从相关安排中，可以看出理藩院对礼宾问题颇下一番功夫。

这种驻地安排一直沿袭到清末，清末曾任职清廷的枝巢老人夏仁虎在笔记《旧京琐记》卷八《城厢》一章云："外蒙宾馆，昔日在东交民巷北者曰内馆，在黄寺傍者曰外馆。年班王公，迨秋而集，如红眼然，福晋郡主亦至焉。"①

除了每年定期来朝，顺治十四年曾定例："外藩固伦公主、亲王以下，县君、公以上，或以朝贡、或以家去，及探亲等事欲来者，俱报院请旨，不许私来。"②进一步规范了外藩蒙古王公的进京规定。相反，若皇帝下旨召见，则外藩王公等均须无条件前来，题本134则为类似事件。题本中卓哩克图亲王吴克善乃当朝国舅，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为科尔沁世袭罔替扎萨克郡王，地位如此，仍因不奉旨前来遭斥责，虽二人均借口推脱，皇帝免除其陛见议罪之责，但可见当时外藩蒙古王公朝集、陛见等已逐步从随意走向制度化。

二　贡　献

005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nikan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juwari ujui biya seme, mejige gaime jihe niyalma jalin, tulergi goloi wang, beile sei gūsa tome mejige gaime niyalma jihebi. erebe da toktobuha songkoi jurgan de emu jergi kesi ulebufi an i šangnafi. morin i hūsun

① 夏仁虎《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88页。

be ume fulure, dain i agūra be dasata seme hendufi juwan emu de jurambuke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duin biyai ice uyun.

005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尼堪等谨题：为孟夏听事人事。受外藩王、贝勒各旗委派前来听事者，依定规，在部一次施恩，照例赏赐。且晓谕之，令其勿毁伤马力，并修理军械，于十一日出发回程。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年四月初九

03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a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weri ujui biya seme, tulergi goloi wang beile sei gūsa tome mejige gaime jihe niyalma i jalin. mejige gaime jihe niyalma de, jurgan i gisurehengge. toktobuha songkoi jurgan de emu jergi kesi ulebufi. an i šangnafi, coohai morin be ume yalure dain i agūra be dasata seme hendufi juram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juwan biyai juwan emu

033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孟冬月外藩王、贝勒等各旗听事人事。部议：各听事人等，依定例于部一次施恩，照常赏赐。令其勿毁伤马力，修整军械，使其启程返回。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十月十一

05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mejige gaime jihe niyalmai jalin. bolori ujui biya seme toktobuha songkoi tulergi goloi monggoi gūsa tome emte niyalma mejige gaime jihe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mejige gaima jihe niyalma de an i jurgan de, emu jergi kesi ulebufi,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fi, (+)hese be baifi, dain i agūra be dasata. uksin i morin be ume yalure seme hendufi juram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nadan biyai juwan emu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i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ejeku hafan jiman.

053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前来听事人员事。孟秋月依常例，外藩蒙古各旗均派一员来京听事。部议：前来听事之人，照常由部中一次施恩，并依例赏赐。请旨，令其修整军械，披甲之马勿动用，如此谕告后令其回程。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七月初四

侍郎沙济达喇、席达礼，启心郎鼐格，主事济满

121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baicaha jalin. (+)dergi hese, uju jergi hiya i jergi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fuka, uju jergi hiya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coktu, sereng de wasimbuhangge. huhu hoton i tumed i janggisa i alban benjihe morin, temen,

nenehe gese akū, ehe, jurgan de afabufi, baica sehe seme, amban meni jurgan de afabuha bi. amban be (+)hese be ginggulleme dahafi, alban benjime jihe huhu hoton i tumed i jalan i janggin dorji, nirui janggin kesitu, gedushe, dalai sede suweni alban benjihe morin, temen nenehe gese akū, ere aniyai morin, temen ainu ehe seme, baicame fonjici, jalan janggin dorji sei hoki jaburengge, be (+) ejen i kesi de banjimbime, sain morinm temen be, (+)ejen de alban benjiki seme ainu gūnirakū. meni bahara teile mende sain seme. (+)dele alban benjihe, ehe oci, meni aha jušen i beyede, ai jabure ba bi sembi. erebe,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huhu hoton i tumed i janggisa, (+)ejen i kesi de banjimbime, sain morin, temen de, alban benjihekū, ehe morin, temen be alban benjihe turgun de, amban be, (+)hese be baifi, weile gisure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dui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jakūn.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hūn.

aisilakū haf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inggai.

121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加一级臣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奉旨查验事。圣旨下于一等侍卫加一级福卡、一等侍卫加一级绰克图、色棱：归化城土默特旗之章京等所供之马、驼，不似先前，皆为次等，对此交部彻查。转交本部后，臣等谨遵上谕，查问前来贡献之归化城土默特旗甲喇章京多尔济、牛录章京克什图、根杜斯赫、达赖等曰：尔等所供之马、骆驼不似先前，本年之马、骆驼为何皆为次品？甲喇章京多尔济等人答曰：臣等以为优质，方以上贡。若上言贡马品质次等，奴才之身，岂有对答之词。对此臣等议曰：归化城土默特旗之章京，身受圣恩，不供优质马、驼，以次充好。为此请旨

议其罪。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四年七月初八

尚书固山额真加一级臣明安达礼、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员外郎加一级臣沙浑、员外郎加一级臣名盖

小结:

内扎萨克蒙古年节朝会,所带礼物敬上,康熙朝《会典》称为“贡献”,与外喀尔喀、厄鲁特之“朝贡”相对。就书面用词而言,贡献偏重于同一行政体制下礼制一环,而不同于宗藩体制下的朝贡,就此也可看出,在清初漠南蒙古已完全融入了清朝的中央行政体系。

纵观顺治朝题本,关于贡献物品内容,几无记载,通过对比《会典》、《实录》等叙述性史料,可以推断并非散佚,而是顺治年间并未详细规定贡献内容。一般对于朝贡或贡献的理解,是每年固定时日上贡朝廷,表示归附之意的行为。在清代,这种贡献也随年班而进行。不过依康熙朝《会典》记载,直至康熙十三年,方规定外藩各旗的贡献标准。[①] 由题本内容可见,顺治朝中会集记载不少,但贡献内容全无,合理的判断是,在当时贡献并非一特定制度,而是随年节朝会进行的礼节性往来。而土默特旗相对特殊,在清初就确定了贡马义务。[②] 题本 121 所记即为此事。但记载亦有所差异。康熙朝《大清会典》中并未提及土默特贡马一事,在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自清初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就有贡马、贡缎义务,后贡缎取消,至顺治十四年又加贡石青二千斤。[③] 题本 121 上题时间为顺治十四年七月初八,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如下:

其一,关于进贡物品。在《会典事例》中,顺治朝仅载其贡马、贡石青,不过自题本 121 看,除贡马外,还需进贡骆驼,且与马匹同样,应有固定数量。可惜题本中也未明言具体情况。

---

①《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9 页。

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六:“国初定: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四季贡马百匹,缎百匹。”

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六:“顺治二年题准: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四季贡马百六十三匹,免其贡缎。”“十四年题准:归化城土默特二旗,每年贡石青二千斤。”

其二,关于进贡时间。在《会典事例》记载中,归化城土默特旗为“四季贡马”,不同于后世内外扎萨克的“年节进贡”。而如何交付,总数量为一百六十三或是每季一百六十三匹均未详细说明。题本 121 为七月所题,在农历中为孟秋月,乃一季节之起始,如按农历历法“四季”论,则每季起始之一、四、七、十月均需进贡。但题本中理藩院称“尔等所供之马、驼不似先前,本年之马、驼为何皆为次品?”明言以“本年”为单位,如果就字面理解,为贡马一次性付清,若如此,则理藩院或派员,或招其至京城讯问。但根据史实,蒙旗基本不可能做到,故应为每季首月均有一次贡献,若如此,则理藩院讯问来京贡献官员则可。虽然对于贡献细节,目前无资料与研究成果,但以常理推想,马匹等物当时属于战略物资,每次接收应有查验,若于年初交付,使用半年后方发现问题再进行查问,有悖情理。鉴于贡马与内外扎萨克贡献性质有根本差异,且涉及归化城土默特旗与清廷的关系及当时地位,假如有新资料出现,值得深入研究。

而在题本中更为重要的,则是屡次出现于记载的外藩蒙古听事制度。如果说会盟(或会集)是清朝因应蒙古地方特色加以改造、派员参加的行政制度,那么听事制度则是要求蒙古进入中央行政体系、联结双方的纽带措施。所谓听事,是指蒙古各旗须在固定时间派员至京城,听候中央政府传达政令。该制度起源时间不可详考,但应时间较早,据康熙朝《大清会典》:“国初定：外藩蒙古每年四季,每旗遣一人来听事。”[①] 在《实录》中,顺治朝最早的听事时间见于顺治三年七月,最晚的记载为顺治十二年。[②] 而题本与《实录》互相参照,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听事时间。按照康熙朝《会典》记载,应为一年四次,每季首月一次,即一、四、七、十月均遣人前来听事。但无论题本抑或《实录》,均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89 页。

②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三年七月丙寅:“宴赉外藩蒙古、二十七旗下听事头目并从人,如例。”顺治三年十月甲申:“宴赉听事外藩蒙古二十七旗下头目卒役,如例。”顺治八年十一月己卯:“宴厄鲁特部落贡使卫徵、囊苏等三百二十人及外藩蒙古二十七旗听事头目从人于礼部。”顺治九年十月壬子:“宴外藩蒙古二十七旗听事头目于礼部。”顺治十年四月庚戌:“宴外藩蒙古二十七旗听事头目等于礼部。”顺治十年七月甲辰:“宴外藩蒙古二十七旗听事头目随从人于礼部。”顺治十年十月壬申:“宴外藩蒙古二十七旗听事头目及随从人于礼部。”顺治十一年十月丙寅:“宴外藩蒙古二十七旗听事头目等于礼部。”顺治十二年七月乙未:“宴外藩二十七旗听事头目于礼部。”

无一月听事记录。当然对照题本,发现《实录》并非各次听事均有记载,但毕竟十数年间从无记录,这种情况也不能视若无睹。如《会典》记载无误,那么每年一月各旗王公或亲往、或遣人前来朝觐,则听事人相对无关紧要,虽在朝廷,但不予赐宴。另一种可能是因岁时众王公亲至,无需听事人传达消息,故不予派遣。另外,顺治年间并非严格以一、四、七、十月为听事人前来时间。《实录》顺治八年则记十一月方宴赉听事人。以题本所记听事程序(见下文),听事人若非十一月方至,不可能逗留长达一月之久,应为临时更改所致。

第二,关于听事程序。题本 005、033、053 以及上述"会集"条中题本 148 均涉及听事程序,大略如下。首先,若无特殊指示,各旗每年按规定时间派出听事人上京。到京后,由朝廷负责接风一次,会同赐宴并颁赏,是为定例。但将题本与《实录》对照可发现一个问题,即题本中只云"依例在部施恩一次并赏赐",且此事由理藩院上题,看似为理藩院负责,但根据《实录》,则颁赏赐宴均在礼部进行。

从该批题本中反映的机构互动与题本文书程序上看,前文各条目中,亦不乏理藩院与六部互动之案例。但总体程序大致为:由理藩院负责者上题,之后明言移文相关部门,由其办理。如"朝集"条题本 091 所言与工部互动、"爵级"条中所言与吏部互动等。由其他部门负责转交理藩院者,写明"某某部移文",之后再行办理。但在本事件中,并未按此程序办理,即无移文礼部由其办理之过程。

对此有两个可能,一是《实录》记载有误,"在部"应为理藩院而非礼部,另一种是当时礼部与理藩院某些职能多有重叠,在朝觐接待、边疆事务管理等方面尤为明显。根据《清朝通典》记载,清初礼部设有"马馆",专司朝觐时供应饲料,其中副监督由理藩院官员充任。后该机构归理藩院管辖。[①]而理藩院在顺治十五年更曾一度划归礼部,[②]这种安排背后的用意应

---

①《清朝通典》卷二五,职官三:按,礼部初设马馆二,于宣武、广渠门储峙牧刍,以待外藩朝觐。置正监督一人,以本部司官充;副监督一人,以理藩院司官充。均一年更代。乾隆二十七年省监督官,以马馆归理藩院经理。

②《清朝通典》卷二六,职官四:(顺治)十五年,以礼部尚书衔掌理藩院事,以礼部侍郎衔协理理藩院事。十八年,仍为理藩院尚书、侍郎。

是当时两部门多有相互牵扯、职能重叠，因此清朝一度欲合并部门，不过仅仅三年后此举即告撤销，充分表明边疆事务涉及既多、细节又多，与主管宗法礼仪事务的礼部日常工作不相吻合，因此合并不合时宜。

从政治结构看，礼部是古来汉族宗法制度的直接产物，属于执掌“道统”一脉的部门，而理藩院着重处理边疆问题，属于管理“政统”一脉的机构，二者相辅相成，但很难混同。不过从这个举动与题本内容中可以看出，在清初“制度化”尚未完全成型、“职能分工”有欠精细时，清朝对自身政治结构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完善，而礼部与理藩院在清初确实属于联系较为紧密的机构，因此，在政体未臻完善时，二部门的负责官员，及二部职能交叉区域中的某些职位，由二部门人员共同担任亦属情理之中。当然，理藩院与礼部如何联系，如何运转之类细节问题仍有待于研究与完善。可以确定，清朝政府部门职能的细化应该同样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因此研究过程中，对特定时期的职能同样应进行分期研究，不能统而论之。

第三，关于听事内容。听事人负责传达清廷对蒙古各部王公的指令，保持双方的联系。因此，听事内容也就涉及到清廷对蒙古的战略安排与政治考虑。从现存题本内容看，多数情况下，听事时所下达的均为军备指令，如题本 005、033、053，皆指示蒙古各旗整修兵器、善养军马。结合前述“丁册”条所述清廷对蒙古的需索多为兵役，听事时传达的常规例行指令也以战备要求为多。考虑到清初形势特殊，南北双方均有战略防御任务，且蒙古各旗也切实参与到备边甚至出征中，这种看似例行公事的要求并非具文，而是须切实执行的战略。“会集”条曾论及理藩院须派员参与会盟，很可能负有借机视察战备情况的使命。而“贡献”条中所引题本 148 更提及一条听事与朝集年班的联系，即孟冬月（农历十月）听事时将向各旗听事人传达是否朝集之指令，但在顺治十年同样为孟冬月听事人之事上题的题本 033 中，并未言及此事，可见听事时期传达内容，很可能不载于题本，换言之，即有些事无需再行题皇帝，因此听事制度传达的事情很可能远远丰富于题本记载，故认为听事制度是清廷中央与蒙古各旗的沟通渠道毫不为过。

第四，关于听事旗分。如上所述，听事为蒙古各旗与清廷的沟通方式

之一，参与者也经历了变化过程。在顺治年间，派遣听事旗分中不包括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康熙朝《大清会典》中记载："康熙四年又题准：归化城土默特，亦于每年四季，各旗遣一人来听事。"① 据前文"会集"条所引题本142所载，顺治末年蒙古共有旗数四十七，归化城土默特列于其间，彼时与其余蒙古旗一样参与会盟。而"朝集"条所引题本148中，称有四十五旗参与听事，两相印证，《会典》所记无误。

这里再提一下归化城土默特地位问题。从典籍、《实录》等资料看，归化城土默特二旗迟至乾隆二十八年才正式内属，但是该二旗地位始终不同于其余蒙古旗分。从上引题本中看，二旗早在顺治年间，其贡马、驼即不同于内扎萨克旗贡献，偏重实质而非仅为象征。二旗虽参与会盟，但不参与听事，从听事行为的功能看，显然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受清廷管辖更为直接。而康熙之后虽参与听事，但有时仍不与"外藩各旗"同列。② 究其实，清朝更多以"惯例"处理事务，与今日的"制度性"迥然不同，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古代的明显通例，因此，对于同一问题所记载与所执行的差异，还应以执行时为基准。

而对于《实录》中一再提到的"二十七旗"，上文"朝集"条已分析。朝集分两班前来，但每班数目均不为二十七，况且听事人为各旗均派，如按照《实录》记载，似乎可以理解为当时蒙古只有二十七旗，对照《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二者差异极大，事实上，根据题本资料，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③ 达力扎布教授曾对清初文献的该现象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二十七旗"之说为崇德年间至顺治初年的确数，在顺治五年则蒙古王公封扎萨克者已超过此数，此后出现的所谓二十七旗，"不是整个顺治年间扎萨克旗的实际数字，而是沿用崇德初年旧数泛称之而已"。④ 就题本与实录等资料的对比情况看，这个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很可能后世史官编纂实录时对当

---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89页。

② 雍正皇帝在其御制文《大义觉迷录》卷一（雍正朝内务府刻本）中称："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当时蒙古应有五十旗（见拙文《清朝内扎萨克旗演变》），如此表述应未将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列入。

③ 具体可参看拙文《清代漠南蒙古四十九旗考》。

④ 达力扎布《清初内扎萨克旗的建立问题》，原载《历史研究》1998年01期，后收入作者论文集《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60–272页。

时蒙古旗数也未作深究，只是以习称“蒙古二十七旗”代表整个蒙古而已。

三　宴　赉

050 批红：gisurehe songkoi šangna.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an 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sarin de jihe niyalma de šangnara jalin. sarin de jihe korcin i jaoriktu cin wang ni kesik i eigen sargan, darhan baturu jiyūn wang ni antai eigen sargan. corji efu gung ni sanggar i eigen sargan, bebundei eigen sargan. meni jihe baita wajiha, be te juraki sembi. jurgan i dangse be tuwaci, cin wang ni niyalma de suje juwe, mocin juwan ninggun, jiyūn wang ni niyalma de suje juwe, mocin juwan juwe. gung ni niyalma de suju juwe, mocin jakūn šangname toktobuha bi.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se amba urgun i sarin de cohome jihe be dahame an i šangnara ci tulgiyen, haha si de gecuheri sijikiyan emte, sekiyeku boro emte, šempilehe sarin i hūlha de sujei wase jibsihai emte juru, folho loho emte. šundeku umijesun de fungku fadu hūwaitahai emte. hehesi de gūsita yan i menggun i dongmu emte. suje sunjata, mocin juwata šangna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ninggun biyai orin jakūn.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ejeku hafan jiman

050 批红：依议赏赐。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谨题：为赏赐赴宴之人事。赴宴者，计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属下克什克夫妇、达尔汉巴图鲁郡王属下安泰夫妇、公绰尔济额驸属下桑盖夫妇、博本代夫妇。其奏：臣等所办之事已毕，欲启程返

回。查阅部档，定例应赏亲王属下人等缎二匹、佛头青布十六匹，郡王属下人等，应赏缎二匹、佛头青布八匹。故部议：此等众人，特来赴此大喜之宴，应照例赏赐。此外，随行男子，各赏蟒缎一匹、草编凉帽一顶、加斜股皮靴中所穿叠层缎袜一双、雕花腰刀一把、拴于腰带圈之手巾荷包一只；随行女子，各赏三十两银茶桶一只、缎五匹、佛头青布十匹。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八

侍郎沙济达喇、启心郎鼐格、主事济满

080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sunid i doroi beile, samaja efui non be jurambure jalin. (+)hūwang taiheo i hese, doroi beile, samaja efui non de nenehe sargan juwe de šangnaha songkoi šangnafi, gūwa ci neneme jurambu sehe seme, meni jurgan de wasinjihabi. baicaci neneme gajifi bederebuhe, korcin i gurun i bayashūlang efui sargan jui, naiman i badari efui sargan jui ere juwe d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dongmu emte, jai jergi gecuheri juwete, jai jergi juwangduwan juwete, giltasikū emte, cekemu emte, alha emte, genggiyen emte, isu emte, amba saje emte, pengduwan emte, yangduwan emte, uheri suje juwan juwete jai jergi foloho enggemu, kadala hūdargan, ulkume kandargan, fulgiyan jafui tohoma de, samsui sijiha gidacan kamcihai emte. esei meme ama eme de pengduwan emte, yangduwan emte, mocin nadata. benjime jihe, ambasa gucuse, haha hehe de uheti pengduwan, yangduwan tofohoto, mocin susaita, šangnahabi. samaja efui non. benjime jihe ambasa de ere songkoi šangnarao. (+) hese wasinjiha manggi, šangnafi jurambu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eci aniya,uyun biyai juwan juwe.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baki.

aisilakū hafan bayartu.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jiman.

080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臣席达礼等谨题：为令苏尼特多罗贝勒萨玛扎额驸之妹启程事。皇太后懿旨：多罗贝勒萨玛扎额驸之妹，依先前赏赐其女之例赏赐，令其先于他人启程。旨下本部，部查：先前令归程之二人，为科尔沁巴雅思呼朗额驸之女、奈曼巴达礼额驸之女。赏赐三十两银茶桶各一只、次等蟒缎各二匹、次等妆缎各二匹、片金缎各一匹、倭缎各一匹、闪缎各一匹、石青素缎各一匹、青素缎各一匹、大缎各一匹、彭缎各一匹、洋缎各一匹，计每人各色缎十二匹，次等雕鞍、管鞯、攀胸、缇胸、白毡障泥、翠蓝布绢鞍笼等物各一件。其乳父、乳母，赏彭缎各一匹、洋缎各一匹、佛头青布各七匹，护送大臣、友人、男女仆人等，共赏彭缎、洋缎各十五匹、佛头青布各五十匹。故萨玛扎额驸之妹及护送之大臣，是否依此赏赐？待下旨，赏赐，令启程。臣等不敢擅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二

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员外郎臣巴吉、员外郎臣巴雅尔图、主事臣济满

09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gadahūn gūsai uju jergi hiya alami wesimbuhe jalin. coohai jurgan ci benjihe dza bithei gisun, (+)hese be dahame, mentuhaun i gūniha babe tucibure jalin, gadahūn i gūsai uju jergi hiya alami wesimbuhengge, bi gisurere tušan de akū be dahame balai wesimbuci acarakū

bihe. te (+) hūwangdi, beye i sure genggiyen be elerakū, gisun i jugūn be neifi, geli emu tusangga gisun be bahafi donjireo seme (+)hese wasimbufi, nadaci jergi hafan ci wesihun, meni meni gūsin be ume gidara, wesimbu sehe be dahame, mini majige gūniha babe gingguleme wesimbuhe, emu hacin, hū nan i fudaraka hūlha, wen de daharakū turgun de, amba cooha idurame yabuci jobombi seme bogon tebume unggirengge, emu oci fudaraka hūlha be mukiyebure, jai oci tubai irgen be elhe obure gūnin kai. bi gūnici, hū nana i hūlha serengge, bai emu ajige hūlha, muse de bakcilaha gurun waka, te juwe garhan i hūlha, emke efujehe, te emu garhan i hūlha bi, ede bakcilabuhangge, hūng gingliyoo bi, erei toktobure sidende, manggai jaobocuka seme gūnici, neneme unggihe coohai ton ci, hafan, cooha be ekiyeniyefi halame unggici acambi, ememu niyalmai hengdurengge, cooha halame yabure de irgen jobombi sembi, bi gūnici ede joborongge hono hūwanggiyarakū, cooha gaifi yabure amban (+)ejen i toktobuha fafun be jurcerakū teng seme kadalame yabuci, ergen ai de jobombi, boigon tebume unggire de, irgen i joborongge elemangga amba, adarame seci ere boigon urunakū juwe jugūn i genembi, mukei jugūn be generengge, cuwan emu udu minggan baibumbi. ede niyaliyan inu ambula wajimbi, ere jugūn i ergen inu emubula jobombi, ere emu, olhon jugūn be generengge, niyalma morin i anggalai ton uheri emu udu tumen bi. morin be juwe bade uleburakū oci isinarakū, ede ciyangliyang inu ambula wajimbi, ere jugūn i ergen inu ambula jobombi. ere hono majige yebe, tere bade isinaha manggi, niyalma gemu eteheme tere ba seme meni meni booi banjire be gūnime faššara de, tubai teni toktoho irgen, ede joborongge ele ujen kai. ememu niyalmai hendurengge, boigon teneme genehe de, hūlha geleme ebsi iberakū sembi, bi gūnici, ere hono emu majige hūlha, gurun de bakcilaha amba bade amargi de bikai. uttu jing babade boigon tebume unggici, ging hecen i cooha ulgiyen i ekiyembi. ging hecen serengge, abkai fejergi (+)han niyalmai tere dulimbai ba kai. ubabe oihori gūnici ombio, julgai gese ice manju be gajifi niyeceme teburengge te geli akū. ubabe (+)hūwangdi bulekušefi,

boigon tebume unggire be nakabufi, neneme tenehe hafan, coohai ton ci ekiyeniyefi, an i halame yabubuci acambi. emu hacin, daci musei gurun coohalame dailame yabure fonde, ulin ulha bahame boo bayambihe, tutu ofi bata be ucaraci, haha tome gemu baturu. tei cooha serengge, emu oci gosin jurgan i ban a be toktobume yabure be dahame coohalaha dari boo yadara dabala, bahara ba akū, jai oci niru de sektu yebke ningge bici bithe tacifi jurgan de dosikabi. bayan wesihun niyalmai juse omosi oron de booi aha be uksin etubuhebi. ilaci oci umesi budun eheliyenggu bicibe, mafa amai hergen sirahangge be, janggin seme, jalan niru de cooha kadalabure jakade, mujilen bisire sain haha faššara amtan akū, udu niyalma fame faššaha seme geli gung šang akū, uttu ofi tei cooha ebereke kai. te cooha ba, ergen be šelebume huwekiyebuki seci, yaya bade cooha be unggime ohode jalan niru kadalara janggin be idu be tawarakū sonjoro, coohai niyalma, tuttu niyalma waha de gung obumbi, tuttu niyalma waha de šangnambi seme, jurgan de (+)hese wasimbufi, emu kooli toktobure ohode, cooha ini cisui huwekiyembi kai. emu hacin, daci musei gurun i ajige i fonde monggoso tulergi bade tehe be dahame, toktobure de fafun hon cira oci, uthai samsire fakcara gese, fafun hon sula oci, (+)hese be daharakū dabšara adali, tuttu ambula mangga ofi, (+)taidzung hūwangdi, horon i gelebume gosin i urgunjebume, niyaman jafame ulin be hairangdarakū kesi isibume, yamji cimari, kemuni acabume gurgu gashai gese gurun be umesi hūwaliyambuhangge ambula ferguwecuke kai. tuttu ofi tese inu fafun kooli be dahame, mujilen be akūmbume, uhei hūsun i doro de aisilame faššahangge inu ja akū. te (+)hūwangdi abkai fejergi be uhelifi, duin mederi be ejelehe be dahame, fiyanji arafi akdame gūnirengge, damu monggoso de kai. te toktoho fafun kooli, doro yoso bicibe, gosin kesi majige ekiyehun ohobi. te gurun i doro amba. tesei tehe ba goro be dahame, damu erin de (+)hese be tuwame hengkileme jimbi. (+)hūwangdi bulekušefi, gosin i urgunjebume, doroi kunduleme, yasa šan be elebufi, mujilen be falici aca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uwe biya de wesimbuhe. juwe biyai ice sunja de, (+)hese, ere

wesimbuhe baita be gisurefi wesimbu meni meni jurgan sa, sehe be gingguleme dahafi, doolame arafi jurgan de isinjihabi, meni jurgan i gisurehengge, tulergi de tehe monggoso de gosin i urgunjebume, doroi kunduleme, yasa šan be elebufi mujilen be faliki sehe babe dorolon i jurgan,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gisurefi wesimbukini, baicaci emu hacin, u cang fu de boigon tebunere be nakabufi, neneme tenehe hafan coohai ton ci ekiyeniyefi an i kalame yabubuki sehe babe, cohome (+)hese wasimbuha bi. jai cooha be huwekiyebume ergen be šelebure babe baicaci k' o yamun i aisilakū hafan kitungge i wesimbuhe be gisurefi dahūme wesimbuhe be daheme, encu gisurere ba akū,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hese, inu sehe. juwan biyai orin juwe de meni jurgan de isinjiha bi,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jurgan i gisurehengge. doroi kundulere babe, dorolon i jurgan gisurefi wesimbuheci tulgiye, tulergi de tehe monggoso de gosin i urgunjebume, yasa šan be elebufi, mujilen be faliki sehebi, amban, be baicac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aniya biyai dorgi de meni jurgan wesimbuhengge (+)taidzung hūwangdi i fonde wesihun erdemunggei ningguci aniya, aniya doroi jihe, korcin i ttusiyetu cinwang, joriktu cinwang, darhan buturu jiyūn wang, ere ilan de suje ujute. menggun i hūntahan taili emte, yargan i sukū juwete, šempi duite, aiha jijiri juwete, uheri ilate uyun. barin i manjusiri, mujang, ongniyot i darhan daicing, ere ilan de suje jakūta menggun i hūntahan taili emte, hailun ilata, šempi juwete, mocin duite. uheri juwete uyun. korcin i lamasihi, donggor, jambala, sereng, urad i ūben, jasaktu jiyūn wang ni jui hairai barin i sereng, dūrbet i garma, karacin i sereng, tumed i šamba darhan, ese de suje juwete, menggun i hūntaha taili emte, hailan juwete. mocin duite, uheti emte uyun, šangnahabi, jai ijishūn dasan i ilaci aniya, aniya doroi jihe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taiji sa de šangnara jalin, boigon i jurgan i emgi acafi, mergen wang de alafi, cin wang se de suje sunjata uyun, jiyūn wang se de suje duite uyun. beile se de suje ilata uyun. beise se de suje juwete uyun, gung se de suje emte uyun. taijisa de suje nadata šangname toktobuhabi. erei amala, aniya

doroi jifi sangnaha ba akū be dahame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 manggi, (+)hese, ere emu udu aniya jihekū, teni jihe be dahame neneme toktobuha be ume tuwara, boigon i jurgan i emgi acafi dasame gisurefi weimbu. mini kesi be tuwabuki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juwe jurgan gisurefi, cin wang de suje ninggun uyun, uju jergi foloho enggemu tohoho uju jergi morin emke, susai yan i menggun i dongmu emke, cara emke, cai sunja saksu. jiyūn wang de, suje sunja uyun. jai jergi foloho enggemu tohoho jai jergi morin emke, suai yan i menggun i dongmu emke, cai duin saksu, beile de suje duin uyun ilaci jergi foloho 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dehi yan i menggun i dongmu emke, cai ilan saksu, beise de suje ilan uyun, uju jergi cilehe 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cara emke, cai juwe saksu. gurun be dalire gung de, suje juwe uyun, jai jergi cilehe 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cara emke, cai juwe saksu, gurun de aisilara gung de, suje emu uyun, emu sunja. ilaci jergi cilehe 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cara emke, cai juwe saksu uju jergi, jai jergi taiji de suje emu uyun, ilaci jergi cilehe 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cai emu saksu. ilaci jergi, duici jergi taiji de, suje nadan, ilaci jergi cilehe 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cai emu saksu, šangnaki, jai tulergi goloi wang se de funglu buhe babe tuwaci cin wang sei golo, korcin i tusiyetu cin wang, joriktu cinwang se fulu. jiyūn wang sei golo, darhan baturu jiyūn wang, jasaktu jiyūn wang de fulu buhebi. te funglui songkoi fulukan šangnara. jergi de šangnara be, ba amba meni cisui gamarangge waka ofi, cin wang se de gemu emu adali benjibuhebu. (+)hese , ere emu udu aniya jihekū, teni jihe be dahame, neneme toktobuha be ume tuwara boigon i jurgan i emgi acafi dasame gisurefi wesimbu, mini kesi be tuwabuki sehe. (+)hese be dahame, uttu šangname gisurehebi. ereci amasi, aniya doroi hengkileme jihe, wang, beile se de ere songkoi šangnara, ereci encu šangnara be toktobure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 manggi, (+)hese, ereci amasi yaya hengkileme jihe monggoi wang, beile se de ere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 tusiyetu cinwang, joriktu cinwang, darhan baturu jiyūn wang, jasaktu jiyūn wang sei funglu daci fulu be dahame fulukan šangnara babe dase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gūwa cin wang se ci fulu, tusiyetu cin wang joriktu cin wang de uju jergi uksin emte, suje jakūta, gūwa jiyūn wang se ci darhan baturu jiyūn wang de fulu susai yan i menggun i cara emke, suje jakūn, jasaktu jiyūn wang de fulu susai yan i menggun i cara emke, suje ninggun nonggifi šangnaki seme gisurefi, (+) dele wesimbufi (+)hesei toktobufi yabubumbi. uttu ofi tulergi de tehe monggoso de gosin i urgunjebume, yasa, šan be elebufi, mujilen be faliki sehe babe dasame gisurere ba akū,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eci aniya juwan biyai orin uyu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aisilakū hafan amban buida.

aisilakū hafan amban šahūn.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092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噶达浑旗下头等侍卫阿拉米题事。兵部劄付曰：遵谕报愚思所得：噶达浑旗下头等侍卫阿拉米题：臣并无议事之职，本不当妄题，今圣上下旨：朕睿智不足，故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七品以上官员，不得隐匿，具题已见。故臣略有所思，敬题圣上。一、河南逆贼，不服王化，为此，虑大军番行，多有拖累，故令军队进驻。此举，一则为剿灭逆贼，再则为晏安民生之意也。臣思之，河南逆贼，地方鼠辈，难与国朝抗衡。今两股反叛，其一已败，仅余唯一，即于此作对之洪经略。如担忧平定此寇之际多有困难，应减少所派兵马之人数，更换轮替。或言：大军轮番而行，扰民甚重。臣思之，此等扰害，尚且无妨，兵行之处，臣下若不违王法，严敕军纪，民众何得惊扰乎？如驻军，扰民反重。臣有此说，只因

人马必分两路而行：水路者，船只需用数千，故此靡费钱粮，而此行将士，亦为艰苦。而陆路者，人马数以万计，若马匹不于两处喂养，则不敷用，因此钱粮靡费亦重。此行将士，同为艰难。此尚属略佳，更有甚者，到其地后，众人思长治久安，各虑生计，故彼处已定居之民益困矣。或言：如驻军，贼匪惧怕，不敢来寇。臣思之：此尚为小贼，国朝大患则在于北方，若此迁户驻屯为常，则京城之兵渐乏。京城乃皇帝所住，忽略此地，思之可否？古时类此，命新满洲补住，而今则无，此事皇帝明鉴。请暂停迁户驻军，前此所派官兵略减，照例番行则可。一、向例，国朝出兵征讨，可得货财、牲畜，充裕其家，是故遇敌则皆为奋勇。今之出征，一则以仁义平定各地，故每每讨伐，家中贫困，绝无所得。再则牛录中若有英彦，皆习文事，入部为官。纨绔之家，其子孙则以家奴代替披甲。三则庸劣之辈，父祖余荫，袭爵章京，统兵于甲喇、牛录。故有心之才，无效力之兴，即有勤勉之人，亦无功劳之赏。故今之军力不如以往矣。今之兵事，若欲将士舍命奋勇，当于派兵诸地之际，拣选甲喇、牛录之统领章京，不视其班次，唯视兵士杀敌之数，定记功赏，如此降旨于部，并立一法则，则军队自当奋勇。一、往国朝冲幼，蒙古人等居于外藩。故若法度甚严，则分崩在即；若法令松散，则不遵旨意，形同僭越，故此实难。太宗皇帝恩威并施，所掳其亲族，不惜财物，开恩赐予。次日仍放其团聚，恩泽普化，将犹鸟兽之国，亦趋于雍和，甚为奇伟。是故彼等遵行法度，尽心竭力，合佐国政，不易之事也。今皇帝统领天下，据有四海，可信赖者，唯蒙古尔。虽律、道已备，然仁恩略缺。而国朝广大，彼等地僻，唯择机视旨陛见。皇帝洞见，以仁悦之，以礼待之，娱其视听，交结其心。顺治十年二月题。二月初五上谕：此题本所言事，着议奏。各部院谨遵所议，誊抄交部。本部所议：外藩蒙古人等，以仁悦之，以礼待之，娱其视听，交结其心，此事礼部会同理藩院共同议奏。而所请另一条，即停迁户驻军于武昌府，减少先前所派官兵一事，照例轮替驻防，此事有特旨颁下。又，军兵奋勇舍命之事，经查由科启心郎齐通格所题，此题本议后令奏，故不另行议处。为此敬题请旨。上谕：是。十月二十二发至我部，我部谨遵上谕议曰：以礼待之一事，除令礼部议奏外，以仁悦之，以礼待之，娱其视听，交结其心之说，臣等所查，顺治十一年正月内，本部曾有所

题曰：太宗皇帝时，崇德六年，前来年贡之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卓里克图亲王、达尔汉巴图鲁郡王，各赐缎九匹、银酒盅托碟一副、豹皮两张、绿斜皮四张、闪缎凉席两张，共各三九。巴林满珠希礼、穆彰、翁牛特达尔汉戴青，此三人各赐缎八匹、银酒盅托碟一副、水獭皮三张、绿斜皮两张、佛头青布四匹，共各二九。科尔沁拉玛什希、东果尔、扎穆巴拉、色棱，乌拉特奥本、札萨克图郡王之子海赖，巴林色棱、杜尔伯特噶尔玛，喀喇沁色棱，土默特善巴达尔汉，此人等各赐缎二匹、银酒盅托碟一副、海龙皮两张、佛头青布四匹，共各一九。又，顺治三年年班前来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赏赐之事，与户部会商，报于睿王。亲王等各赐缎五九，郡王等各赐缎四九，贝勒等各赐缎三九，贝子等各赐缎二九，公等各赐缎一九，台吉等各赐缎七匹，以为定规。此后再无年班赏赐一事。为此敬题请旨。上谕：已连续数年未曾前来，今彼等前来，故不必视前例，着与户部会商，另行议题。务须凸显本朝恩惠。谨遵上谕，臣等二部会议：亲王等，各赏缎六九、头等雕鞍鞯一副、头等马一匹、五十两银茶桶一只、酒海一只、茶叶五篓，郡王等，各赏缎五九、次等雕鞍鞯一副、次等马一匹、五十两银茶桶一只、茶叶四篓，贝勒等，各赏缎四九、三等雕鞍鞯一副、三等马一匹、四十两银茶桶一只、茶叶三篓，贝子等，各赏缎三九、头等漆鞍鞯一副、三等马一匹、三十两银酒海一只、茶叶两篓，镇国公，各赏缎二九、次等漆鞍鞯一副、三等马一匹、三十两银酒海一只、茶叶两篓，辅国公，赏缎一九、三等漆鞍鞯一副、三等马一匹、三十两银酒海一只、茶叶两篓，头等、次等台吉，赏缎一九、三等漆鞍鞯一副、三等马一匹、茶叶一篓，三等、四等台吉，赏缎七匹、三等漆鞍鞯一副、三等马一匹、茶叶一篓。另，发外藩亲王等俸禄，视亲王中，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卓里克图亲王等略高，郡王中，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札萨克图郡王等略高，今依所得俸禄，赏赐应略多。赏赐等级，兹事体大，臣等不敢擅专，亲王等，是否一体共同给之。上谕：已连续数年未曾前来，今彼等前来，故不必视前例，着与户部会商，另行议奏。务须凸显本朝恩惠。谨遵上谕，议此赏赐之法，此后年班陛见之王、贝勒等，依此赏赐，抑或另行赏赐，此定规之事，敬题请旨。上谕：此后凡来陛见之蒙古王、贝勒等，依此赏赐。土谢图亲王、札萨克图亲王、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札萨克图郡王等俸禄向高，因此

赏赐略多一事，着再议具题。谨遵上谕，较其余亲王，土谢图亲王、卓里克图亲王等各加赏头等甲胄一副、缎八匹，较其余郡王，达尔汉巴图鲁郡王加赏五十两银酒海一只、缎八匹，札萨克图郡王加赏五十两银酒海一只、缎六匹，如此议奏。上谕：依此定例行事。因此，于外藩蒙古人等以仁悦之，以礼待之，娱其视听，交结其心，此事不再改议，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九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鄅格、员外郎臣布伊达、员外郎臣沙浑、主事臣马拉

105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aniya doroi jihe, tulergi goloi beile, beise, gung se, taijise de šangnara jalin. ere aniya, aniya doro de jidere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taijisa be eshun ningge ume jidere, urehengge jio sehe (+)hese be dahame, karacin i doroi dureng beile, ordos i gūsai beise sereng, gurun be dalire gung jamsu, urad i gurun de aisilara gung cucungkei, ilaci jergi taiji juljaga giyūn wang ni angga, sunid i tenggitei giyūn wang ni bumbu, tumed i gumu gung ni coiljor, ordus i erincen beisei sakba, ongniyot i seose beisei lamasihib, gumu beilei haise. urad i ūben gung ni gumu, ilaci jergi tabunang karacin i sereng gung ni bandi jihebi. ese de toktobuha songkoi doroi dureng beile de suje duin uyun, ilaci jergi foloho 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dehi yan i menggun i dongmu emke, cai klan saksu, gūsai beise sereng de suje ilan uyun, uju jergi cilehe 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cara emke, cai juwe saksu. gurun be dalire gung jamsu de, suje juwe uyun. jai jergi cilehe en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cara emke, cai juwe saksu, gurun de aisilara gung cucungkei de suje emu uyun, emu sunja, ilaci jergi cilehe 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cara emke, cai juwe saksu. angga taiji, coiljor taiji, sakba taiji,

lamasihib taiji, haise taiji, būmbu taiji, gumu taiji, bandi tabunang ere jakūn de suje nadata, ilaci jergi cilehe enggemu tohoho ilaci jergi morin emke, cai emte saksu šangna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aniya biyai juw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hashūergi asha i amban,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 i amban, amban šaštir.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inggai.

105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赏赐年班之外藩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事。本次年班将至之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未出痘者不必前来，已出痘者令其到往。遵此上谕，喀喇沁多罗杜棱贝勒、鄂尔多斯固山贝子色棱、镇国公扎木苏，乌拉特辅国公楚冲克、三等台吉珠尔扎噶郡王属下昂噶，苏尼特腾机特郡王处布木布，土默特顾穆公处绰勒卓尔，鄂尔多斯额林臣贝子处萨克巴，翁牛特叟赛贝子处拉玛什希布、顾穆贝勒处海瑟，乌拉特奥本公处顾穆，喀喇沁色棱公处三等塔布囊班第将至。该人等依定规，赏赐多罗杜棱贝勒缎四九，赏赐三等台吉雕鞍韂、三等马各一、四十两银茶桶各一只、茶叶各三篓，赏赐固山贝子色棱缎三九，头等漆鞍韂、三等马各一、三十两银酒海一只、茶叶两篓，赏赐镇国公扎木苏缎二九、次等漆鞍韂、三等马各一、三十两银酒海一只、茶叶两篓，赏赐辅国公楚冲克缎一九、三等漆鞍韂、三等马各一、三十两银酒海一只、茶叶两篓，赏赐昂噶台吉、绰勒卓尔台吉、萨克巴台吉、拉玛什希布台吉、海瑟台吉、布木布台吉、顾穆台吉、班第塔布囊八人，缎各七匹、三等漆鞍韂、三等马各一、茶叶一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十

尚书臣沙济达喇、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员外郎臣鼐

格、主事臣名盖

小结：

康熙朝《大清会典》中，赏赐内扎萨克蒙古官员被称为“宴赉”，赏赐外喀尔喀、厄鲁特等地来使则称为“赏给”，而乾隆朝《大清会典》及光绪朝编纂完成的《大清会典事例》中，该差别消失，内外蒙古统一以“燕赉”名之。这种名称的微妙区别颇具“春秋笔法”，充分展现了清初二者地位的不同。宴赉言下之意是自家人饮宴，而赏给则有宾服远人的意味，而这种名称的变化也表明了清代政治局势的变化。具体至清初，在顺治朝题本资料中，二者分量也大有不同。

如果把来朝（内扎萨克称“朝集”、外喀尔喀等称“朝贡”）、颁赏（内扎萨克称“宴赉”、外喀尔喀等称“赏给”）两种行为当作一个整体过程来看，则涉及喀尔喀、厄鲁特者篇幅极多，在顺治朝 149 份题本中约占四分之一，而漠南蒙古总共只有上引八份题本。在这种数量的背后，体现了理藩院职能的侧重点与后世有很大差异：清初，对于尚未纳入清朝掌控的喀尔喀、厄鲁特、西藏、回部等边疆地区，其所涉及的事务，包括日常事务、边务、甚至军务，理藩院都要参与，与军机处成立后理藩院侧重处理日常事务的情况不太相同。虽然顺治朝题本大量散佚，不过仅从留存的 149 份题本看，漠南与漠北蒙古数量如此不同，可以推断，很多朝集、宴赉并非未存留，而是因过程模式化上题较少，也不排除因故取消，比如本节题本 092 中，就有“连续数年未前来”之语。

总之，漠南蒙古事务完全听凭清廷安排，具有了一定的“模式化”或“惯例”，因此题本中涉及事务较少也不奇怪。反观喀尔喀等，其所谓“朝贡”，与历代游牧民族进贡相类似，具有很强的利益关联，此点下节详述，而其何时前来、何等规模等，也非当时清廷所能掌控，故而很难形成“模式化”程序。加之顺治年间清喀、清厄关系微妙，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变化，是以每次其前来，都牵扯到清廷的战略与政治安排。有鉴于此，理藩院作为第一处理机构，多数情况下上题，或会同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会商，或待皇帝批红钦裁，而正是这种处理模式与战略目标的差异，构

成了目前题本数量的差异。

对漠南蒙古的宴赉，从题本来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事宴请，外藩王公贵族因公务、省亲、归宁、办事等，在行将出京之际由清廷宴赉颁赏，以此送行。如题本050、080就是此种情况。另外一种则是年班朝觐时例行接风回赏。两种情况中，前者为因事而设的临时之举，后者为较为模式化的常规礼仪，故而在具体执行时，宴请时间、地点，颁赏规模等均有差异。

一、宴赉地点。在康熙朝《大清会典》中，使用"宴赉"一词表述对漠南蒙古王公的赐宴与赐物，"宴"指宴请，"赉"为送物。但在会典的具体记载中，多偏重"赉"而未有"宴"。比如对赏赐地点记述，则有如下条目："国初定：赏赐外藩王、贝勒等，俱在理藩院颁给。"而顺治十一年又定："顺治十一年题准：年节来朝，外藩王、贝勒等赏物，皆于午门外颁给。"[①] 即在顺治十一年，将年节来朝与其余事务分开，年节来朝于午门领赏，其余事务若有赏赐，则于理藩院接受。题本050为蒙古一干王公前来赴宴，题本080为额驸之妹返程，皆为私事，按记载其赏赐之物均应在理藩院领受。而题本092中谈及即将到来的顺治十三年年班赏赐规格，题本105则记载了顺治十三年对实际到来的蒙古王公的赏赐。依会典记载，此次领赏则应在午门外。

二、宴赉规模。年节宴赉赏赐规格，最早见于典籍记载者为康熙朝《大清会典》中所载，始于康熙十三年，[②] 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就没有可遵循的成法。以今日的术语来说，属于"惯例化"与"制度化"的差别，当然，如果轻易套用现代概念，其谬误自必不少。结合上引题本看，无论是王公贵族因私进京，或是公事化的年节朝觐，负责宴赉具体事务的理藩院都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定例"，这种定例应该是根据此前赏赐的规格，与档案记载的规模参校而成。不过从每次仍需要将所赐物品详细开列上题来看，这种"惯例化"特征非常明显；当然，王权时代，即使"制度化"后，如皇帝有意，赏赐规格也绝非不可更改。但就仅存的四份题本分析，顺治朝大概将赏赐规格渐趋固定，为康熙朝写入会典打下了一个基础。而赏赐物品同样因公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89页。
②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90页。

私事务而有所不同。

私事层面：根据康熙朝《大清会典》的记载，顺治十八年规定："外藩蒙古以私事来者，不给赏，止给行粮。"[①] 因此在后世修成的制度典籍中，很难见到因私赏赐的相关记载，意即从制度层面停止了对因私前来之人的赏赐。但在实际操作中，据题本资料看，顺治十八年之前外藩蒙古官吏因私前来，根据皇帝或皇太后的旨意，颁赏行为并不鲜见，故题本资料可补充该时期因私赏赐的空白。

王公贵族因私进京，因人数较少、人员构成多样，赏赐规格相对灵活。题本 050 所载赴宴之事，未言明具体何事，但从前来赴宴者均为科尔沁旗之人、且均无王爵看，或许为孝庄皇太后或皇帝因私事招其进京。无论如何，一般在《会典》类典籍中不太可能记载对该类人等赏赐规格。但理藩院根据以往档案记载，还是拟出了相应赏赐清单："查阅部档，定例应赏亲王属下人等缎二匹、佛头青布十六匹，郡王属下人等，应赏缎二匹、佛头青布八匹。" 而对其随员赏赐为："随行男子，各赏蟒缎一匹、草编凉帽一顶、加斜股皮靴中所穿叠层缎袜一双、雕花腰刀一把、拴于腰带圈之手巾荷包一只；随行女子，各赏三十两银茶桶一只、缎五匹、佛头青布八匹。" 对照而言，前者属有例可循，后者则不知何据，不过相比之下，似乎后者更为丰富，或许为特意加赏。

而题本 080 为多罗额驸之妹省亲归程，其赏赐虽有前例，但一则由皇太后懿旨确定依循前例，再则根据理藩院上题情况，所谓"前例"也并非"惯例"，只是根据近期相关类似人等赏赐标准推演而成。而这个标准，也应由皇太后或皇帝等钦裁所定。题本所列举为："科尔沁巴雅思呼朗额驸之女、奈曼巴达礼额驸之女，赏赐三十两银茶桶各一只、次等蟒缎各二匹、次等妆缎各二匹、片金缎各一匹、倭缎各一匹、闪缎各一匹、石青素缎各一匹、青素缎各一匹、大缎各一匹、彭缎各一匹、洋缎各一匹，各色缎各十二匹，次等雕鞍、管鞯、攀胸、缇胸、白毡障泥、翠蓝布绢鞍笼等物各一件。其乳父、乳母，赏彭缎各一匹、洋缎各一匹、佛头青布各七匹，护送大臣、友人、

---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90 页。

男女仆人等，共赏彭缎、洋缎各十五匹、佛头青布各五十匹。”物色既多，赏赐对象又宽泛，加之理藩院尚不敢确定本次是否以此为标准赏赐随行大臣，这都充分说明，在私事层面，虽有一些成例，但更多情况下赏赐规格不定，可根据情况随时更改，具有较大随意性。

公事层面：相对于私事的不确定性与随意性，公事赏赐虽然并未成为典章，但在顺治年间仅存的两份相关题本中，已表现出很强的定例化、制度化倾向。一些基本的赏赐等级、赏赐规格等内容已然成型。且题本 092 更大致列举了朝觐赏赐自崇德朝至顺治朝的大致演变过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以下从朝觐赏赐的目的、演变、规格三个方面详细论述。

第一，朝觐赏赐的目的：题本 092 篇幅较长，所载内容相当丰富，自题本抬头可知，为顺治皇帝下旨征求朝臣意见、广开言路的成果，故有噶达浑旗下头等侍卫阿拉米题本：“臣并无议事之职，本不当妄题，今圣上谦称：朕耳目不广，故开言路，可曾听得增益之言否？旨下，令七品以上官员，不得隐匿，具题已见。故臣略有所思，敬题圣上。”作为基层官员，噶达浑提出了当时南方战火不断的情况下，百姓生计、八旗兵丁、战略形势等诸多问题，前几项虽史料价值重大，但与本书关系不大，姑置不论。其中提到了战略形势中的蒙古：“一、往国朝冲幼，蒙古人等居于外藩。故若法度甚严，则分崩在即；若法令松散，则不遵旨意，形同僭越，故此实难。太宗皇帝恩威并施，所掳其亲族，不惜财物，开恩赐予。次日仍放其团聚，恩泽普化，将犹鸟兽之国，亦趋于雍和，甚为奇伟。是故彼等遵行法度，尽心竭力，合佐国政，不易之事也。今皇帝统领天下，据有四海，可信赖者，唯蒙古尔。虽律、道已备，然仁恩略缺。而国朝广大，彼等地僻，唯择机视旨陛见。皇帝洞见，以仁悦之，以礼待之，娱其视听，交结其心。顺治十年二月题。二月初五上谕：此题本所言事，着议奏。各部院谨遵所议，誊抄交部。”

题本涉及外藩，且言之成理，涉及当时清廷战略制定走向，受到重视，故交由理藩院议处，从而直接引出了理藩院对蒙古问题的态度与对策。而其中确立一条原则即“外藩蒙古人等，以仁悦之，以礼待之，娱其视听，交结其心”。在此背景下，理藩院列举自崇德朝以来，清太宗皇太极利用年节岁

时朝觐，以赏赐笼络蒙古贵族王公，直至多尔衮当政时加以沿用、且顺治帝亲政后继行不辍之事实，意在遵行此法，使为成例。而顺治皇帝览报后作出指示：依此定例行事。"因此，于外藩蒙古人等以仁悦之，以礼待之。娱其视听，交结其心，此事不再改议。"由此可见，年节赏赐虽古已有之，且笼络人心、加深感情之意始终未变，但在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此份题本中，沿用先朝成例，初步制定了赏赐规格，并将原本礼节性、临时性特点突出的赏赐宴赉，进一步上升为满蒙交好的战略高度，成为对蒙既定战略中的重要内容，直接赋予了宴赉更深的意义，可以说，为日后宴赉入典册成为制度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宴赉赏赐的根本目的。

第二，朝觐赏赐的演变与规格。载入《大清会典》，也就是宴赉标准正式以法令形式确立始于康熙十三年。[1] 但据题本 092 所言，赏赐外藩蒙古这一行为本身的历史要早得多。开此先河者为清太宗皇太极，早在崇德六年就曾颁赏，其赐物清单为："太宗皇帝时，崇德六年，前来年班之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卓里克图亲王、达尔汉巴图鲁郡王，各赐缎九匹、银酒盅托碟一副、豹皮两张、绿斜皮四张、闪缎凉席两张、共各三九。巴林满珠希礼、穆彰、翁牛特达尔汉戴青，此三人各赐缎八匹、银酒盅托碟一副、水獭皮三张、绿斜皮两张、佛头青布四匹、共各二九。科尔沁拉玛什希、东果尔、扎穆巴拉、色棱，乌拉特奥本、札萨克图郡王之子海赖，巴林色棱、杜尔伯特噶尔玛，喀喇沁色棱，土默特善巴达尔汉，此人等各赐缎二匹、银酒盅托碟一副、海龙皮两张、佛头青布四匹，共各一九。"从所引题本内容可见，崇德年间的赏赐并无严格等级区分与赏赐规格，而是根据与清廷的亲疏远近区分档次，所赏之物同样随意性较强，且与后世相比较为微薄，可见当时的赏赐只是礼节性交往，并非一种制度。

而紧接其后的同样题本叙述的是顺治三年的岁时赏赐，内容为："又，

---

[1]《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90 页）云："十三年题准：赏年节来朝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亲王雕鞍一副，银茶筒茶盆各一个，缎三十六匹，茶五篓。郡王雕鞍一副，银茶筒一个，缎二十匹，茶四篓。贝勒雕鞍一副，银茶筒一个，缎二十二匹，茶三篓。贝子漆鞍一副，银茶盆一个，缎十四匹，茶二篓。镇国公、辅国公漆鞍一副，银茶盆一个，缎十匹，茶二篓。一二等台吉、塔布囊漆鞍一副，缎七匹，茶一篓。三四等台吉、塔布囊漆鞍一副，缎五匹，茶一篓。此外，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达尔汉巴图鲁亲王，加赏甲一副，缎八匹。查萨克图郡王加赏银茶盆一个，缎六匹。"

顺治三年年班前来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赏赐之事，与户部会商，报于睿王。亲王等各赐缎五九，郡王等各赐缎四九，贝勒等各赐缎三九，贝子等各赐缎二九，公等各赐缎一九，台吉等各赐缎七匹，以为定规。此后再无年班赏赐一事。”这里说明了两个重要内容。其一，顺治三年，即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开始根据来朝者王爵等级颁赏，而赏赐之物趋于统一，具有了初步制度化的倾向。其二，无论是年节岁时来朝，抑或颁赏宴赉，在顺治初年均未成定规，该题本中明确提出，自顺治三年至该题本上题的顺治十二年，再无岁时宴赉之举。故可以断定，岁时宴赉自礼俗上升为定例始于顺治十二年。

真正将宴赉做出固定化、规范化尝试的时间应为顺治十二年，同一题本（092）言明，是年清世祖谕令，不必循前例，令户部、理藩院会议宴赉规格。结合上述，个人认为此谕令明确提出宴赉将进入新轨道，可以看做宴赉制度化之滥觞，为康熙十三年宴赉制度最终成型奠定了基础。当时二部会议结果，制定相关清单为：“亲王等，各赏缎六九、头等雕鞍辔一副、头等马一匹、五十两银茶桶一只、酒海一只、茶叶五篓，郡王等，各赏缎五九、次等雕鞍辔一副、次等马一匹、五十两银茶桶一只、茶叶四篓，贝勒等，各赏缎四九、三等雕鞍辔一副、三等马一匹、四十两银茶桶一只、茶叶三篓，贝子等，各赏缎三九、头等漆鞍辔一副、三等马一匹、三十两银酒海一只、茶叶两篓，镇国公，各赏缎二九、次等漆鞍辔一副、三等马一匹、三十两银酒海一只、茶叶两篓，辅国公，赏缎一九、三等漆鞍辔一副、三等马一匹、三十两银酒海一只、茶叶两篓，头等、次等台吉，赏缎一九、三等漆鞍辔一副、三等马一匹、茶叶一篓，三等、四等台吉，赏缎七匹、三等漆鞍辔一副、三等马一匹、茶叶一篓。”在确定赏赐规格的同时，对几位资历较老、与清廷关系良好的耆宿加赏，也同时规定：“上谕：此后凡来陛见之蒙古王、贝勒等，依此赏赐。土谢图亲王、札萨克图亲王、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札萨克图郡王等俸禄向高，因此赏赐略多一事，着再议上奏。谨遵上谕，较其余亲王，土谢图亲王、卓里克图亲王等各加赏头等甲胄一副、缎八匹，较其余郡王，达尔汉巴图鲁郡王加赏五十两银酒海一只、缎八匹，札萨克图郡王加赏五十两银酒海一只、缎六匹，如此议奏。上谕：依此定例行事。”

对照上引康熙朝《大清会典》内容，日后载入《会典》的赏赐规格，其所据底本即为此次定例，只是在日后又有过一些改动。从题本105看，在顺治十三年，该规定已经开始实行。以题本105赏赐内容与此对照，与该定例完全契合，这也再次佐证了顺治十二年的此次定例，为宴赉制度化的开始。而对照《大清会典》所记内容，可以看出康熙朝《会典》中所记“（顺治）十四年题准：来朝王等各赏鞍马一匹”①有欠准确。在题本092，顺治十二年规定赏赐之物中，鞍马为每一等级俱有，且鞍有雕鞍、漆鞍等三等次，马也有三种等次，且顺治十三年已然遵行，而在如今存留的题本中，并无该条，且如定例以下，又已遵行，重复上题似无必要。赏马直至康熙元年废止，康熙朝《大清会典》载：“年节来朝，王等俱不赏马。”②另外，由于归化城土默特旗顺治年间不参与年节朝觐（见上文“朝集”条），故该时期无赏赐归化城土默特相关人员条例，相关条例同样为康熙年间修改制定。③总而言之经过顺治十一年开始对宴赉地点的规定、十二年对赏赐规格的提出，以及日后的相应调整、修改，康熙十三年年节朝觐宴赉制度基本完成。

以上基本分析了公私两方面宴赉的规格、演变与相关情况，当然由于材料限制，不能说完全勾勒出清初宴赉制度的全景。例如，如皇帝因公事召集入京（前文有述），非年节朝觐的公事情况是否有宴赉规定，因资料不全不能探讨，希望随新材料的出现可以加以完善。

---

①《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9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第五章　题本译注分析——柔远部分

一　喇　嘛

002 批红：dalai lama daiga ci casi jurandara ebsihe taka bikini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nikan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ele han i genggiyen de, bandida nomon han bithe wesimbuhe, mini jihe baita, ba muke i doksin be nomohon obure. (+)han i aisin beye, amba doro de tusangga seme, yaya weile, baita arame fajifi hūturingga oho. (+)han, dalai lama, juwe nofi acara ebsihe tehe bihe. te sakda niyalma boo de bedeteme genefi. meni hūlaki seme ganimbi seme wesimbumibi seme (+)dele wesimbuhe bihe. (+)enduringge hese. meni jurgan be das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meni jurgan,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emu hontohoi gisurehengge. bandida momon han dade, muduri aniya nadan biya ci ebsi, bi alime gaire. jakūn biya de dalai lama isinjiha manggi, dalai lama sakini sehe bihe. te ini baitalara bag emu wajiha sembi. te geneki seci, genekini sembi. emu hontohoi gisurehengge. dalai lama daiga ci casi jurandara ebsihe, (+)ejen i jalin, bithe hūlabuha be dahame taka bikin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juwe biyai orin duin

002 批红：达赖喇嘛自代噶动身后，去留听其便则可

题

理藩院尚书尼堪等谨题：班第达诺门汗[①]奏圣上书信云："臣来此之故，为驻地凶祟，欲镇凶化吉。陛下金身，阐扬大道，造福苍生。因陛下、达赖喇嘛二人相会，臣则暂留此地。今臣垂垂老矣，身已还家，欲将所思所想，所感所见，奏与陛下。"圣上有旨，令我部改议此事，我部谨遵旨意，令一科会议：班第达诺门汗原本自龙年七月动身，此事臣等负责，而八月达赖喇嘛抵达后，亦使闻知。今诺门汗欲办之事皆毕，若其欲走，则听其离去则可。一科议决：达赖喇嘛既已自代噶动身，圣上亦有诏旨，故暂听其便。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四

014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neici toin lama be, huhu hoton de tebure jalin. aliha amban nikan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aidzung hūwangdi hese. neici toin lama de simbe, gūsin duin šabi be gaifi giohame yabu. ereci fulu ume badarambure seme. (+)hese wasimbuha bihe. si fulu ainu obunaha seme cagan lama, daicing nangsu, aliha amban nikan, ashan i amban šajidar, oboon hiya be unggifi, fulu lama bandi sa be gaiha bihe, amala neici toin lama duin bandi be baire jakade amasi buhe. tereci gūwa lama bandi be siretu kuren de buhe, bai niyalma be hoton de gajifi bure bade buhe. ūlete ci jihe yondun gelung ni hoki uyun bandi be acabuha bihe. te ini cisui fulu obuha gelung bandi ūheri ninju sunja bi. seme ijishūn dasan i jakūci aniya, ilan wang de alahan bihe. wang sei gisun emgeri obuha be dahame

① 班第达诺门汗，本名西布扎古勒克，西藏人，顺治三年受任锡埒图库伦旗第三任扎萨克达喇嘛。顺治八年应召赴京，授班第达诺门汗称号，顺治十四年圆寂于库伦。关于其生平研究，可参见乌云毕力格《内齐托音喇嘛与锡埒图库伦旗》，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 年。

uthai bikini. ereci amasi ini cisui gelung bandi obure be nakabu sehe bihe. jurgan i gisurehangge. (+)taidzung hūwangdi fonde gūsin jakūn lama bandi be gaifi tuleri giohame yabu sehe hese be geli jurcehebi. yabun geli sain akū. (+)taidzung hūwangdi fonde, bilafi buhe gūsin jakūn lama bandi, ūlet ci jihe yondun gelung ni hoki uyun lama bandi be bibume. ini cisui fulu lama bandi obuha ninju sunja niyalma be gaif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 bihe. (+)enduringg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 te jurgan i gisurehengge, neici toin lama beye bilafi bibuhe lama bandi be. huhu hoton de tebufi balai yabuburakū obuki. fulu lama bandi obuha ninju sunja niyalma dorgi lama, bandi be gaifi siretu kuren de bufi tebufi. bai niyalma bici jing hecen de gajif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duin.

014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谨题：为令内齐托音喇嘛居住于归化城事，尚书尼堪等曾敬题。太宗皇帝有旨：令内齐托音喇嘛招收徒弟三十四人，化缘而行，不得逾越此数。尔何故妄增？前令察罕喇嘛、戴青囊素、理藩院尚书尼堪、侍卫鄂博特等往，将超出之喇嘛班第人等携回。后因内齐托音喇嘛之请，还交彼处。今有私召格隆、班第共六十五人，僧众应发往席埒图库伦旗，余者俗众则带往盛京，并厄鲁特云端格隆一行班第九人，拨发应去之地。顺治八年曾以此事禀告三王，奉指示：彼众既已聚齐，目下可令其暂留，日后严禁私召格隆、班第。部议：太宗皇帝限其带僧众三十八人云游[①]，彼违旨造次，行为不端，太宗所准之三十八人，及厄鲁特云端格隆一行九人可并留，私召六十五人收夺，为此敬题请旨。奉旨：依议。今部议：置内齐托音喇嘛及属下喇嘛、班第等于归化城，不准妄动。六十五人中，僧

① 前言三十四（gūsin duin），此言三十八（gūsin jakūn），不知何故，原文如此。

众发席埒图库伦旗,俗众带至京城,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年五月初四

015 批红：bandida momon han ini tehe bade geneki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bandida nomon han geneki seme bithe wesimbure jalin. (+)dergi han de, bandida nomon han bithe wesimbuhe. (+)han i hese, dalai lama be jurandara ebsihe te sehe bihe. dalai lama juraka. te bi geneki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dalai lama juraka, bandida nomon han be, ini tehe bade geneki seci genekin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ninggun biyai juwan jakūn.

015 批红：允班第达诺门汗归其驻锡地

题

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谨题：为班第达诺门汗致书欲归驻锡地事。班第达诺门汗奏圣上曰：圣旨命臣,于达赖喇嘛出发后去留听便。今达赖喇嘛已出发,臣欲归。对此部议：达赖喇嘛已出发,班第达诺门汗若欲归驻锡地,则允其归去。为此谨题请旨。

顺治十年六月十八

019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bandida nomon han i bithei jalin. (+)dergi han i genggiyen de, bandida nomon han bithe wesimbuhe. hūwalai miyoo de tehe lama,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be, dalai lamai ubade tehe boo de tebuci sain. hūwalai miyoo de hūwašan se be tebuci inu ombi. (+)han i jalin araha miyoo, subargan, juwe

tanggū juwan ninggun bandi obuha ci, memeheci hūturingga oho. (+)han esebe gosici, enteheme tusa ombi. suwayan miyoo, subargan, hūwalai miyoo, sidada i miyoo, ere duin babe tuwakiyaha lama, bandi de aniya dari eturengge be gosireo. (+)han i hesei, daiga de araha, dalai lamai boo de, lamasa tehebi. tese de eture, jedere be gosi sehebi. erebe jurgan i gisurehengge. hūwalai de araha miyoo be tuwakiyaha lama, bandi be bandida nomon han, ubade gajiki serengge acarakū. musei cohome araha miyoo be dahame, tubai lama, bandi be uthai bibuki. dalai lamai ubade tehe boo de, cagan lamai jakade tehe, norbu ombu be tuwakiyabuki. suwayan miyoo, subargan, hūwalai miyoo, sidada i miyoo, ere duin babe tuwakiyara lama, bandi de, aniya dari eturengge be gosireo sere be dabarakū. jai daiga de araha, dalai lamai tehe boo be tuwakiyara, lamasa de, jurgan ci, aniya dari bele 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anagan i ninggun biyai ice ninggun.

019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谨题：为班第达诺门汗上奏事。其奏称：班第达诺门汗书奏圣上，现有怀来庙之喇嘛、班第一百零八名，如令其住于达赖喇嘛来此时曾住之屋，甚妥。而怀来庙，可令显教和尚居住。敕建庙宇、宝塔之班第二百一十六人，自出家便福泽恩厚。圣上怜爱，长济其生。如此，留守黄寺、宝塔、怀来庙、悉呾呾庙[1]四地之喇嘛、班第，可否恩赐每年之穿戴？依旨，代噶之喇嘛可居达赖喇嘛所住之屋，其衣食已令施恩。对此部议：班第达诺门汗，欲将留守怀来庙之喇嘛、班第带此，不妥也。怀来庙为我朝特意修建，故应将喇嘛、班第即刻留驻。达赖喇嘛所住之屋，因察罕喇嘛现住之故，欲派诺尔布鄂木布看守。留守黄寺、宝塔、怀来庙、悉呾呾庙四地之喇嘛、班第，恩赐每年穿戴之请，不予考虑。又，于代噶之喇嘛，留守

---

① 满文 sidada，或为梵文 Sitatapattra（白伞盖佛母）之对译。《实录》中写为〈嘫〉呾呾，字旁加"口"，为清代翻译外来语时的用字通例。

达赖喇嘛所住之屋，每年应自部拨给米粮。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闰六月初六

02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araha

tulere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ele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neici toin lama cisui fulu ilibuha niyalmai jalin. neici toin lama taidzung hūwangdi i hese be jureceme bilafi buhe ton ci fulu cisui badarambume lama, bandi ilibuha. yabun geli sain akū seme neici toin lamai beye, bilafi buhe lama, bandi be suwaliyame huhu hoton de tebufi, balai yabuburakū obuki. ton ci fulu ilibuha lama, bandi be gaifi siretu kuren de tebufi. bai niyalma bici, jing hecen de gajifi sembi hese (+) dele wesimbuhe (+)enduringg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 bihe. neici toin lama fulu ilibuha ninju ilan lama bandi be siretu kuren de buhe. neici toin lama beye, bilafi buhe gūsin jakūn lama, bandi be suwaliyame huhu hoton de benehe. gisun jakūn lama, bandi sai ceni cisui ilibufi takūrasara solho, nikan haha uheri susai emu niyalma be ubade gajihabi. ese de morin emte bi. neici toin lama yasa saburakū tule geneci ojorakū ofi emu nikan haha jui be (+)dele wesimbufi. minde bibureo hendufi unggihebi. erebe jurgan i gisurehengge. gajime jihe susai emu niyalma. monggu bihe bici. meni jurgan icihiyambihe. gemu solho nikan be dahame morin nisihai boigon i jurgan de afabufi icihiyara bade icihiyakini. neici toin lama yasa saburakū. tule geneci ojorakū be dahame baime wesimbuhe. emu nikan haha jui be dangse de ejeme arafi. neici toin lama de bi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juwe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fuka, gobiltu

ejeku hafan jiman, mala

022 批红：依议

题

已办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内齐托音喇嘛私召人众事。内齐托音喇嘛违太宗旨意，限数外私召喇嘛、班第，行为不端，应置其本人及徒众于归化城，不得妄动。私召僧众发席埒图库伦旗，俗众带往京城，为此具题。奉旨：依议。今其私召之喇嘛、班第六十五人，已拨席埒图库伦旗。其本人并徒众三十八名送往归化城。此外尚有朝鲜、汉人男子五十一名供其驱使，已带此处。彼等各有马一匹。内齐托音喇嘛禀称目力不佳，难以如厕，欲留汉人一名照料。部议：此五十一人若有蒙古人众，自当我部经办，此皆为朝鲜及汉人，故连其马匹并交户部办理，内齐托音喇嘛目力不佳，难以如厕，所请汉人一名，计入档册后可留。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年七月二十二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启心郎鼐格，员外郎福卡、噶毕勒图，主事济满、马喇

037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a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еme wesimburengge.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sei jibenhun sishe i jalin. amargi suwayan miyoo i aramjamba lamai jakade bisire,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de, ijishūn dasan i jakūci aniya, bandi obuha ucuri, kubun oho samsui jibehun sishe emte juru bu seme buhe bihe, amala etukui jalin, wesimbufi, juwari emu jergi, tuweri emu jergi bu seme bilafi buhebi. jibehun sishe be bilahakūbi. te jibehun sishe manaha bi seme bandisa jurgan de alanjiha bi.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reci amasi jibehun sishe be ilaci

aniya, emu jergi halame bu seme, dorolon i jurgan de afa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ninggun

037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一百零八名班第被褥事。应北黄寺之阿兰占巴喇嘛之请，顺治八年，该一百零八名班第出家时，曾拨给翠蓝布棉被褥各一床。后上奏请拨所服衣物，得以定期按冬夏拨发，而被褥则未有定规。今因被褥破旧，众班第言明我部，对此部议：今后被褥每三年更换一次，交由礼部办理。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十二月十六

041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ūlet i abalai noyan, miyoo arara faksisa be baire jalin. ablai noyan i wesimbuhe bithe de, niyalmai erketu (+)enduringge han i de bithe wesimbuhe. (+)etehe erketu eaten be sara genggiyen de ucarafi. eaten ergenggese de jirgancun i sarin be selgiyeme isibure, ere forgon de. be uheri ambala urgunjeme, gūniha babe wesimbuhe. gosici miyoo arara faksisa be unggireo. weileme wajiha manggi hūdun unggiki sehebe (+)dele wesimbuhe. (+)enduringge hese, jurgan gisurefi wesimbu sehe. meni jurgan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gisurehengge. (+)taidzung hūwangdi fonde, kalkai tusiyetu han, niyoo arara faksi baime wesimbure jakade, wehe faksi emke, misuijan juwe unggihe bihe. te elbire ucuri, abalai noyan geli daci muse de sain. jai abalai noyan i jihe elcin buir batur i alarangge (+)dergici gosici hacingga faksi unggireo sehe sembi. uttu ofi mujan juwe, wajan emke, misuijan emke unggiki. miyoo arame wajiha manggi, hūdun benju seme hendufi unggike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ilan biyai ice sunja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idari

mujir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fuka, tumalai, niohe, dandai, caki, eyetu, cinju, usuntai

ejeku hafan jiman, mala

041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请派修庙工匠事。阿巴赖诺颜奏：敢奏圣上，圣上之明，胜识一切，传谕赐福，泽被苍生。臣于此刻，怀大悦之心上奏，圣上仁厚，不知可否赐派修庙工匠前来？待完工，则尽速送回。奏上，圣旨谕：交部议奏。我部谨遵上谕而议：太宗皇帝时，喀尔喀部土谢图汗曾请赐派工匠，时遣石匠一名、泥水匠两名前往。今招抚人心之时，阿巴赖诺颜则向善我朝，且其来使布依尔巴图尔亦曾来告：可否请圣上开恩，选派各色工匠前往？云云。因此，选木匠两名、瓦匠一名、泥水匠一名前往，且派人告知，待庙宇完工，则尽速送回。为此承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五

侍郎沙济达喇，启心郎鼐格，员外郎福卡、图玛赖、牛赫、丹代、查吉、额叶图、钦住、乌孙泰，主事济满、玛拉

04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dari sei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neici toin lama i šabisai turgunde. bandida nomon han i wesimbure jalin. neici toin lama akū oho manggi, yabun fudasihūn lamai šabisa benculeme bibuci ojorakū. ese be geren lamasa de acabume, bandida nomon han de afabuki seme. (+)dele wesimbure jakade, (+) enduringg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 niyanciha baha manggi guribumbi

seme nomon han i šabisa de hendufi unggihe bihe, te bandida nomon han i wesimburengge. (+)dergi han i genggiyan de bandida nomon han bithei wesimbumbi, gūlmahun aniya mini tolgin de bahabufi. toin be ini šabisa nisihai huhu hoton de unggi sehe bihe. ubade kuren de acabumbi sere be donjiha be dahame tubade teci sain bihe genggiyan de seole acabuha ninju ilan šabisa be tere šabisa de acabuci sain bihe. bi sakda niyalma saha babe wesimbumbi. (+) han i genggiyen de seolo sehe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taidzung hūwangdi i fonde yaya lamasa be gemu siretu kuren de afabumbihe. ere yabun fudasihūn. lamai šabisa be encu tebuci ojorakū. uttu ofi neici toin lamai huhu hoton de.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ilan biyai juwan ninggu.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dar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idari.

042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内齐托音之弟子，班第达诺门汗所报事。内齐托音喇嘛亡故，其行为悖逆之徒另居一处，应将彼等连同众喇嘛，均交班第达诺门汗。上报，旨下：依议。故遣人告知诺门汗之徒，待草长后可迁送。今班第达诺门汗报：陛下明鉴，班第达诺门汗报，臣兔年曾得一梦，令托音师徒并遣归化城。闻令其于此并于库伦，臣以为安置彼处为宜，圣上明鉴，宜令此所会喇嘛六十三人与彼合并，老僧管见，报于圣聪。部议：太宗皇帝时，凡喇嘛均交锡埒图库伦。此行为悖逆喇嘛之徒，不宜另居，故与内齐托音之徒在归化城者，并交班第达诺门汗。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六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侍郎沙济达喇、席达礼

043 批红：songkoi（原档不清）jurambufi unggi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sere kūtuktu de šangnara jalin. sere kūtuktu de ijishūn dasan i duici aniya jihe fonde. uju jergi uksin saca emke. uju jergi foloho enggemu emk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dongmo emke. cara emke. menggun sunja tanggū yan. jai jergi gecuheri emke. laci jergi gecuheri duin. jai jergi juwanduwan ilan. ilaci jergi juwangduwan duin. cegemu juwe. juse noho suju duin. amba suje uyun. kamkū ilan. pengduan sunja. cuse sunja. uheri suje dehi, mocin duin tanggū. yargai sukū sunja. tashai sukū ilan lekerki sunja šangnahabi. erebe duin biyai ice sunja de jurambuki sembi. ede ere songkoi šangnara, šangnarakū be,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ilan biyai orin uyun

043 批红：依（原档不清），遣出发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赏赐色热呼图克图事。色热呼图克图于顺治四年时，赏赐头等盔甲一副、头等雕鞍一副、三十两银茶桶一只、酒海一只、白银五百两、次等蟒缎一匹、三等蟒缎四匹、次等妆缎三匹、三等妆缎四匹、氆氇两匹、金团龙缎四匹、大缎九匹、帽缎三匹、彭缎五匹、绸五匹，共计缎四十匹、佛头青布四百匹、豹皮五张、虎皮三张、江獭皮五张。令其四月初五回程。因此，是否依此例赏赐？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九

044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šanggiyan subargan i ramjamba lamai bithe wesimbure jalin. hūwailai miyoo de tebuhe miri ramjamba lama be weile bahafi nakabuha. erei emgi bihe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de sefu akū. ere

miri ramjamba lama be sindara de, bandida nomon han tuwame sindaha bihe. te erei funde we be sindaci, acarabe bandida nomon han de fonjibume unggiki sembi seme, (+)dele wesibuhe. (+)enduringg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taciha hafan hūwalai be unggifi bandida nomon han de fonjire jakade. bandida nomon han i unggihe bithei gisun, (+)dergi han i genggiyan de bandida nomon han bithei wesimbumbi. (+)han i hese wasinjiha jalin, miri ramjamba i oron de šanggiyan subargan de tehe ramjamba lama tekini. dangja lama i beye, nadan šabi be, subargan de tebufi ciyanliyang buci acambi. dangja lamai gūwa šabisa ini da miyoo de tefi tkoso i jaka be jeme tere miyoo be tuwakiyakini. hūwailai de hūsungga ibagan bihe, tere ibagan, lama bandisa i gūnin be hūlimbufi jemden tucire be, bi safi, mini boo de bederene jidere de wesimbuhe bihe. te jemden tucihebi. te geli tede tebuci jemden tucimbi.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subargan i ramjamba be, dalai lamai tehe boo de tebuci sain. hūwailai miyoo de hūwašan se be tebu. fucihi aika seme gūnirakū urgunjembi. ciyanliyan buci acambi. (+)han genggiyen de seolen sehe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bandida nomon han i gisun i songkoi subargan a ramjamba be, hūwailai miyoo i bandisa de sefu obufi, lama bandisa be gemu gajifi, dalai lamai tehe boo de tebuki. dangja lama, nadan šabi be subargan de tebuki. hūwailai miyoo de hūwašan tebure, ciyanliyang bure be, dorolon i jurgan de afa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seme. (+)dele wesimbuhe. (+)enduringg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 subargan i ramjamba lama de, (+)hese be alara jakade. ramjamba lamai wesimbure bithei gisun. (+)han ejen i genggiyen de. ferguwecuke dergi be yabure šun i elden de, nai dergi eiten tubihe, jeku urembi. medere dorgi šu ilga i simen be, weji dorgi hibsu i efete, goro baci jifi simire gese. tūbet baci jihe sakda mafa bi, gūniha babe wesimbumbi. gsosici mimbe, tūbet bade unggire biheo. unggirakūci mimbe subargan i jakade tebure biheo. subargan de, damu hiyan, dengjan dabara teile de waka. ging hūlara juktere be okūmbure jalin tebuhe bihe. bi sakdaka, monggo gisun sarkū. tese tūbet gisun sarkū. hadalame

muterakū babe wesimbumbi sehe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ramjamba lamai tūbet bade geneki sere be yaburakū miri ramjamba i funde, bandida nomon han i gisun i sindaki sehe bihe. ere te ojorakū marambi. ineku erebe sindara, gūwa be sindara be, bandida nomon han de fonjime unggifi, isinjiha manggi wesim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ilan biyai orin uyun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dar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idari.

044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白塔寺兰占巴喇嘛报事。驻锡怀来庙之弥里兰占巴喇嘛因罪被革，故该寺之一百零八名班第已无师傅。弥里兰占巴乃班第达诺门汗选任，今就更替人选之事，遣使询问班第达诺门汗。具题，圣旨谕：依议。我部谨遵上谕，遣博士一名至怀来，询问班第达诺门汗。班第达诺门汗回：班第达诺门汗禀圣上，知陛下下旨，弥里兰占巴之缺，可令白塔寺之兰占巴喇嘛补任。白塔寺可令当扎喇嘛带弟子七名驻锡，并给钱粮。当扎喇嘛其余弟子，可令以粮庄出产为生计，留守其本寺。怀来之地，妖魔作祟，魇惑僧众，情弊之出，臣已知晓。故臣返家时曾上奏。情弊曾出之地，今再居住，故态复萌。应将班第一百零八人，及白塔寺之兰占巴喇嘛移驻，令其居于达赖喇嘛曾驻锡之处甚好。怀来庙则可令显教僧人居住。如此安排，则佛祖当怀喜悦之心。而钱粮仍当供给。圣上明断，交部议：依班第达诺门汗所奏，令白塔寺之兰占巴喇嘛为怀来庙班第之师。并令喇嘛、班第等悉数移驻于达赖喇嘛曾驻锡之地。令当扎喇嘛携弟子七人驻锡白塔寺。怀来庙则交由显教僧众居住。而供给钱粮之事，交礼部办理。为此请旨谨题。奏上，圣旨下，令依议。故传旨于白塔寺兰占巴喇嘛。兰占巴喇嘛上奏称：吾皇圣明，如天中之日，普照万物，使果实成熟、五谷丰登。如林中养蜂之人，远道兼行，采集海中莲花之蜜。吾藏地来之一老僧，将所想奏上。圣上开恩，可否令贫僧回返

藏地，如不允，可否令贫僧居于白塔寺？贫僧于该寺，非只燃香点灯，亦可读经礼佛。贫僧老矣，且不通蒙古语。而彼等又不通藏语，难以管辖。故此上奏。部议：兰占巴喇嘛回藏地之请，不予允准。兰占巴代替弥里兰占巴，乃班第达诺门汗之奏请，今以不可请辞，应遣使询问班第达诺门汗，按原禀补任，亦或另行择取？待其到后命禀。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九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侍郎沙济达喇、席达礼

047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an i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ūwailai miyoo de tehe bandisa de cai bujukini, sun sakini seme buhe niyalma i jalin. tulergi monggo ci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gaifi miri ramjamba lama be, sefe obufi, hūwailai miyoo de tebure de, bandida nomon han i gisun.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sa de, sun sara, cai bujure, emu niyalma boigon nisihai bu sere jakade, (+)dele wesimbufi, dorolon i jurgan de afabuha bihe. dorolon i jurgan, niyalma baharakū ofi. guwang lu si i cai bujure emu niyalma be boigon nisihai buhe bihe. te miri ramjamba lama be weile bahafi bošoho.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be ubade gajifi, bosiki nangsu be sefu obufi, dalai lamai tehe boode tebuhe. baicaci erei jergi ubai šurdeme tehe lama, bandisa de, cai bujure sun sara niyalma buhekū bi. uttu (原文应缺一页)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ninggun biyai juwan emu.

ashan i amban šajidara, si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gobiltu, ursan

ejeku hafan jiman

047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谨题：为拨给煮茶、挤奶人与怀来庙之班第事。驻怀来庙之班第一百零八名，乃自外藩蒙古而来，拜弥里兰占巴为师。班第达诺门汗曾禀：该一百零八班第，可拨给一人，举家前往，为班第挤奶煮茶。此事交礼部负责，礼部因无人，则由光禄寺选一煮茶人，令举家前往。今弥里兰占巴因罪被逐，令该一百零八班第拜博希奇囊素为师，住于达赖喇嘛曾住之处。经查，此地周边所住之喇嘛、班第，皆未曾派给煮茶挤奶之人，因此…

顺治十一年六月十一

侍郎沙济达喇、席达礼，启心郎鼐格，员外郎葛毕勒图、乌尔善，主事济满

055 批红：gisurehe songkoi unggi.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cagan lama, bancan kūtuktu de hoošan benebuki sere jalin. cagan lama, dalai lama be solime genehe de, bancan kūtuktu, minde si (+)han i hanci bisire be dahame, ganjur arara hoošan baiha bihe. bi (+)han ejen i kesi de bahambi dere. bure sehe bihe. bi jihei ganjur arara hoošan be jalukiyame bahabi. ere hoošan be, musei elcin i emgin, mini hūsun i niyalma unggifi benebuki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musei elcin genere be dahame, ini hūsun, beneki seci, unggi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uyun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ashan i amban si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055 批红：依议派遣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察罕喇嘛所言送班禅

呼图克图纸张事。察罕喇嘛禀称：前宴请达赖喇嘛之时，班禅呼图克图曾对其言：尔在皇帝切近，故抄写甘珠尔之纸张易得。此地所用纸质低劣，吾欲求纸抄写甘珠尔。望皇帝恩赐，使吾不虚此行，能得纸张云云。冀于朝廷遣使之时，遣工匠等人携纸张送交。云云。部议：朝中使者已出发，若请遣工匠，派遣则可。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九

署理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侍郎席达礼、启心郎鼐格

057 批红：in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alai lama, bancan kūtuktu, gusi han se de, (+)hesei bithe unggire jalin, dalai lama, bancan kūtuktu, gusi han de, daci musei elcin genere dari (+)hesei bithe be dorgi yamun i ambasai emgi acafi arafi unggimbihe. te musei elcin genere be dahame (+)hesei bithe unggire jalin, dorgi yamun i ambasai emgi acafi arafi wesimbureo,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h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uyun biyai juwan ilan

taka daise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ashan i amban sidar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057 批红：是

题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遣使颁旨于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固始汗等事。以往颁旨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固始汗，皆待朝中遣使时，命内阁大臣等会商拟旨，再行送往。今使者已出发，故为传旨事，命内阁大臣等会商草拟后具题可否？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

署理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侍郎席达礼、启心郎鼐格

069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bancan kūtuktu i beithe, ūlet i sonom taiji de bufi ulame wesimbuhe jalin. hūsun i abkai fejergi be fogošome yarure, abka, niyalma i erketu de wesimbuhe. te suijeng ni gese genggiyen beye, šun i eldembume badarambufi, umesi getuken weilei acara be ambula nonggime tehengge sain. be ubade bithei jurgan be acara be weilehei bi. bithe wesimbure turgun, ūlet i noyan, sonom taiji be, ai ocibe ambula gosire i jalin wesimbuhe, tarni janggiya i emgi sain ineggi wesimbuhe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ere wesimbuhe be tuwaci noyan sonom taiji be ambula gosireo sehebi, adarame gosire babe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da wesimbuhe juwe bithe be suwaliyame tucibuhe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bancan kūtuktu sonom taiji be ambula gosireo sehebi, musei elbire ucuri be dahame sonom taiji de gūsin yan i menggu i dongmu emke. cara emke. suje orin šangna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duin biyai ice.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uju jergi hiya mookitat.

uju jergi hiya coktu.

aisilakū hafan gobiltu.

aisilakū hafan buida.

aisilakū hafan caki.

aisilakū hafan šahūn.

ejeku hafan jiman.

ejeku hafan mala.

069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启心郎鼐格等谨题：为班禅呼图克图之禀，交厄鲁特索诺木台吉代呈事。禀称：禀力引天下之天人共主。今水晶明身，如日照耀，诸事所行，昭然显著，善哉幸甚。我等在此，尽心竭力，愿符大义。此次上禀，欲为厄鲁特部诺颜索诺木台吉讨大恩赏，与塔尔尼章嘉同择吉日上禀。禀上，上谕：已阅，与诺颜索诺木台吉大恩赏云云，究应如何赏赐，尔等共论会题，前题二本，亦同出示之。本部遵旨而议：班禅呼图克图讨赏与索诺木台吉，而其乃本朝向欲招抚之人。故赏索诺木台吉三十两银茶桶一只、酒海一只、缎二十匹。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四月初一

启心郎鼐格、头等侍卫毛齐塔特、头等侍卫绰克图、员外郎葛毕勒图、员外郎布伊达、员外郎查吉、员外郎沙浑、主事济满、主事玛拉

088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anggūt bithe tacire jusei jalin. guwe dzi giyan yamun i tacikūi boo de bithe tacier juse be ijishūn dasan i ilanci aniya, taciha sain be sonjome emu gūsai juwante be gaifi tanggūt bithe tacibu, taciha manggi. tanggūt bithe be monggorome ubaliyambuki seme biliktu nangsu de afabuha bihe, te tanggūt bithe be arame hūlame bahanambi sere uyun niyalma, arame hūlame bahanambime arara ehe ilan niyalma, arame hūlame bahanarakū duin niyalma. ese udu tanggūt bithe tacicibe monggorome ubaliyambume muterakū. ese be amasi bederebuki seme biliktu nangsu meni jurgan de benjihebi.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biliktu nangsu udu tanggūt bithe tacibuha seme tanggūt gisun be bahanarakū ofi monggorome ubaliyambuci muterakū sere be dahame tanggūt bithe tacibure be nakabufi. da tacikūi boo de amasi bedere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eci aniya juwan biyai orin nad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aisilakū hafan amban buida.

aisilakū hafan amban šahūn.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088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习唐古特文子弟事。顺治三年，于国子监官学择学优之子弟习唐古特文，每旗各选十人，使其以蒙古文口译唐古特文。此事交由毕力克图囊素。今能读写唐古特文者九人，能读写、然书写不精者三人，不能读写者四人。此等虽习唐古特文，然不能以之对话，故虽习不能以蒙古文口译。后予招回，令毕力克图囊素送部。对此部议：毕力克图囊素虽授其唐古特文，然不能对话，不能以蒙古文口译，故停止习唐古特文，原习学者令其归家。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七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员外郎臣布伊达、员外郎臣沙浑、主事臣马拉

098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siretu kuren i siretu corji i wesimbuhe jalin. (+)dergi ejen han i genggiyen de siretu corji bithe wesimbuhe, gosin onco hūwaliyasun (+)enduringge ejen, mini eshen kūtuktu be gosifi toktobuha, kuren de (+)ejen i hesei jihe bihe, fe šabisa mini gisun gaijara arbun bi. toin i šabisa neneme nomon han i gisun be gaijirakū bihebi. te mini gisun be inu daharakū, arbun yabun, baita encu turgunde (+)ejen i toktobuha kuren de facuhūn ombi

ayoo seme wesimbumbi. mini gisun i songkoi ojorakū turgunde, minci encu obureo seme gūnimbi, (+)hese wasimbufi encu obureo. nomon han i gisun i songkoi oho akūngge, jurgan ci duin mukūn i faksalafi ebubu sehe gisun i duin jasak de fakcafi ebu sere de, suweni gisun de, be ojorakū huwesileme bucembi dere, (+)ejen i suruk be tuwakiyame caha omimbi dere sehe. amala geli jebele, dashūwan i kūwaran de fakcafi ebu seci oha akū, tuleri yabure de duin jasak i lama de alafi yabumbihe, be jasak akū yabuha, juwari geneci, tuweri jimbi. tuweri geneci, juwari jimbihe. jai mini gisun be yohihakū serengge, juwe bade fakcafi ebu serede, be neici toin lamai fucihi be juktembi, meni ergen emu sefi oho akū. amala geli suwe mini gisun i ombio seme fonjire jakade, henduci sambi dere sehe. te emken emken i ebu sere jakade, suweni gisuni ojorakū jurgan de genembi sehe sembi. neici toin lama akū oho manggi, gaiha gūsin lamasai hoki mergen diyanci, uile butegegci sede fonjici jaburengge, huhu hoton ci membe gajifi siretu kuren de acabuha, amala uyun biyai ice juwe de, meni ebuhe bade lubdzang ombu, sandan, ergebusi gelung ere ilan demci jifi bandida nomon han ini amala ebu sehe seme manggi, be genefi bandida nomon han de alaha gisun, ba gecehe kūwaran jafaci ojorakū, ba wengke manggi, be nomon han i joriha bade gureki seme alaha. nomon han inu ba wengke manggi guri sehe. te ba wengke, ba aibade ebumbi seme fonjire jakade, nomon han i gisun, ninju lamasai ici ergi de ebu sehe. suwe ici ergi, hashū ergide faksalame ebu. neici toin lamai fucihi be dulimbade gaifi jukteme te sehe manggi, be guriki serede, joriktu cinwang ni fujin nimere de membe ging ni bithe hūlakini seme jio serede, meni cisui adarame geneci ombi seme, nomon han de fonjire jakade gene sehe. te, be genembi, meni genehe amala meni boo adarame gurimbi sehe manggi, nomon han i gisun, suwe jihe manggi guri, minde fonjici be ombu nangsu, šang burasi ere juwe de geli fonji sehe. meni genehe amala nomon han beging de jihe, be ineku da bade thei bihe. siretu corji genehe manggi, meni hoki be emken emken i faksalame dengdeki sere de, be juragan de alanjime jihe sembi. (+)taidzung hūwangdi fonde bilaha ton ci fulu seme

gaiha ninju lamasai dorgi huliceenggui sei gisun, meni ninju lamasa be, nomon han i kuren de acabuha manggi, mebe duin jasak de dendeki sere de, meni takūrara aha akū, be emu bade teki seme, nomon han de alaha, amasi mende gisun henduhengge akū. geren i ging ni bithe hūlara, isarade be juwan galai fakcafi teme yabuha. siretu corji genehe manggi, meni ninju lamasa be emken emken i faksalame dendeki serede, be marame oho akū inu, jai siretu corji i unggihe bithe de suwembe emken emken i dendeki serede suwe huwesilefi bucembi dere, (+)ejen i suruk be tuwakiyame caha omime yabumbi seme hengduhe mujangg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be huwesilefi buceki sehengge akū, meni sula niyalma be gaifi, (+)ejen i suruk be tuwakiyame caha omime yabumbi. membe gajifi suwen de acabuha, suwe membe te emken emken i dendeki serede, be aika weile arahabio seme oho akū inu sembi. esei yabun de, bandida nomon han de alaha sere babe, aisilakū hafan beki, hoto se genefi, bandida nomon han de fonjici jaburengge, ese be mende acabuha manggi, juwe gala, duin jasak de dendeki sere de marame oho akū, huliceenggui se huwesilefi buceki, suruk be tuwakiyame caha omime yabumbi seme henduhengge inu. ceni hoki lamasa ceni cisui toin lamai juktere fucihi be dulimbade sindafi, ceni hoki šurdeme encu teki seme minde fonjiha de, bi jurgan ci unggihe bithe be, mergen diyanci, uile butegegci de tuwabuha. tereci mini gisun be gaijirakū turgunde, bi cihai sula sindafi yabubuha inu sembi.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ngge, bandida nomon han i dendeki serede, neici toin lamai šabi huliceenggui se huwesileme buceki seme gisurehe turgun de weile bihe. šei cargi be dahame gisurere ba akū. ere uyunju šabi be siretu corji ceni kuren ci encu obu sehebi. siretu corji i gisun i encu obuci neneme facuhūn ombi. neneme yabun fudasihūn seme siretu kuren de acabuha be dahame uthai kuren de bibume. esede aha akū be dahame faksalara be nakafi, ese be kuren i duin jasak de dendeme tebukini. yaya bade yabucibe, meni meni jasak i lama de fonjifi yabukini. jai ereci amasi facuhūn ume yabure seme ciralame tacibufi unggi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jakū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aisilakū hafan amabn beki.

aisilakū hafan amabn hoto.

098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谨题：为锡埒图库伦之锡埒图绰尔济所报事。锡埒图绰尔济书报圣聪。宽温仁圣皇帝加恩于吾叔父呼图克图，特建库伦，吾今奉旨到此，诺门汗旧弟子有听话之情形。托音之徒，往不听诺门汗之言，今亦不从吾言，其情貌殊异，恐生乱于敕建库伦。因其不从，故吾请旨，令其离吾所在，另行安置。不从诺门汗之言者，依部议一分为四，各予安置。分置四扎萨克时，彼等皆言：吾等不从，愿引刀自尽，或委身皇室牧场，以酸奶为生，仅此而已。后令其分二翼安营，不就。彼等出走，告四扎萨克喇嘛曰：吾等不行走于扎萨克，唯愿冬夏二季，出而后返。云云。又吾令其分两地而居，彼等出言不逊，曰其同奉内齐托音法像，众人一体，故不从。后吾再问其是否遵从，彼等唯言知晓而已。今令其各自分居，彼等不从，又声称赴部。内齐托音喇嘛亡故后，曾询于其所夺三十喇嘛之同伙墨尔根第彦齐、卫勒布特格奇，答曰：吾等自归化城被带至锡埒图库伦旗，与之合并。后九月初二，罗布藏鄂木布、三丹、额尔和壁西格隆三德木齐来吾驻地，称班第达诺门汗令彼住于吾后。吾等报班第达诺门汗，土冻难以扎营，待解冻可迁。诺门汗允行。如今化冻，吾等应迁何处？诺门汗答称：住六十喇嘛右翼，尔等可分左右二翼扎营，中供奉内齐托音喇嘛法像云云。吾等欲迁时，卓哩克图亲王福晋患病，请吾等前往诵经，因不得擅动，故往询诺门汗，得其应允。吾等问曰：今吾等去后，营帐如何搬迁？诺门汗答曰：待汝等返回再搬，除吾之外，尚需请示鄂木布囊素、商布拉西。故吾等询此二人，亦云可往。吾等动身后，诺门汗动身往北京，吾等始终留住原地，后锡埒图绰尔济到，欲将吾等一行分住，故吾等言来告部。云云。呼里

成贵，亦为逾太宗皇帝时限数所收六十喇嘛之一，其言：吾等六十喇嘛并于诺门汗库伦，欲分吾等至四扎萨克时，吾等告诺门汗曰，吾辈皆无使唤阿哈，欲同住一处。不得回应。众人诵经、集会时，皆分两翼而坐。锡埒图绰尔济去后，欲将吾等分置，吾等坚辞不就。云云。又问：据锡埒图绰尔济称，欲分置尔等时，尔等云或横刀自刎，或委身皇帝畜群，以酸奶为生。确否？答曰：无此言，唯云并吾等于此，又欲一一分置，吾等何罪之有？故不从也。彼等所云告知班第达诺门汗之事，命员外郎伯奇、和托往询班第达诺门汗。答曰：并彼等于我处后，令其分左右翼、四扎萨克，拒不服从。呼里成贵等言横刀自刎，委身皇帝畜群，以酸奶为生之语属实。喇嘛数人，又私欲供内齐托音喇嘛法像于中，彼等环其近地而居。其告吾时，吾曾示部文与墨尔根第彦齐、卫勒布特格奇，然此后仍不听，唯任尔行。云云。对此部议：内齐托音喇嘛弟子呼里成贵等，于班第达诺门汗分置彼等时，言将横刀自刎，故有罪，此事在大赦之前，故不议。锡埒图绰尔济所请，将九十沙比带离库伦，另择居处。如依其言另住，则混乱更甚。彼等前行悖逆，曾交锡埒图库伦，故仍令其住库伦。彼等无阿哈，故不必各自分置，令其各住库伦四扎萨克。无论欲往何地，均须请示所属扎萨克喇嘛，此后不得妄动，遣人严加管束。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八

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启心郎鼐格、员外郎伯奇、员外郎和托

125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mahag' ela i ging hūlara de baitalara hacin i jalin. (+)mukden i mahag' ala i emci lamai gisun. mahag' ala i ging be hūlara de kara morin emke, sahaliyan ihan emke, sahaliyan honin emke, sahaliyan indahūn emke, yacin suje emke, sunja hacin i alha šufa sunja. amba niru juwan ilan da baitalambi. neneme bihe morin, ihan, honin, indahūn gemu bucehe. suje , niru manafi baitalaci ojorakū. ere

jergi hacin be bureo seme alanjihabi. uttu ofi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ere mahag' ala i miyoo be (+)hesei jukteme lamasa be tebuhe be dahame, ging hūlara de baitalambi sere hacin be, miyoo mukden de bisire be dahame, mukden de tehe amba, janggin dumbai de bithe unggifi, harangga jurgan ci gaifi, emci lama de bukin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tofohon aniya jakūn biyai juwan ila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yahūn.

125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读玛哈嘎啦经所用等项事。盛京玛哈嘎啦额木齐喇嘛言：为读玛哈嘎啦经，需用黑马一匹、乌牛一头、黑羊一只、黑犬一只、青缎一匹、闪缎绫巾一条、大箭十三枝。前此所用马、牛、羊、犬均已死，缎、箭朽坏，不敷使用。此次所需等项，可否赐予？对此臣等议：此玛哈嘎啦寺庙，乃为祭祀敕建，命喇嘛驻锡。故读经需用等项，因寺庙位于盛京，应致书住盛京之大章京杜木拜，命其自属下各部集齐，交与额木齐喇嘛。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十三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臣雅浑

127 批红：lubdzang gelung be demci sinda.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emci lama sindara jalin. huhu hoton i miyoo de tebuhe, demci gumbo gelung be wesimbufi

(+)hesei huhu hoton i miyoo de da lama sindaha. erei funde demci sindaci acara lamasai gebu be baicafi arafi benju seme, amban meni jurgan ci huhu hoton i tumed i gūsai ejen guluge, tobok de bithe unggihe bihe. te gūsai ejen guluge sei unggihe bithe de demci sindaci acara lamasa be baicaci, miyoo de bisire lubdzang gelung, jamsu gelung ci emke be sindaci acambi sehebi. uttu ofi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gumbo gelung ni funde demci sindara de lubdzang gelung be cohome, jamsu gelung be adabuha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tofohon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emu.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inggandar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yahūn.

127 批红：着罗布藏格隆任德木齐。

题

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加一级臣明安达礼等谨题：为任命德木齐喇嘛事。驻锡归化城寺庙之德木齐顾穆布格隆奉书：在下奉旨为归化城寺庙达喇嘛，适合继任之德木齐喇嘛之名，悉数查访写明，送交圣上。臣等为此自部致书归化城土默特旗固山额真古鲁格、托博克。今固山额真古鲁格等回信称：经查，适合继任德木齐之喇嘛，于该寺中有罗布藏格隆、扎木苏格隆二人，可择一继任。对此臣等议：接替顾穆布格隆任德木齐者，以罗布藏格隆为正，扎木苏格隆为陪。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五年八月二十一

尚书固山额真加一级臣明安达礼、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主事加一级臣雅浑

13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cagan darhan corji i wesimbure jalin. cagan darhan corji i wesimbure gisun, oot elhe taifin okini. hūsun i abkai fejergi be tetušere, eaten i dele duibuleci ojorakū. geren ergengge jirgabume elhe obufi, onco hūsun, hoton wen juwan ergi geren ergengge be, (+) hese fafun i neciheyere, (+)hūwangdi i genggiyen de wesimburengge. sakda cagan lama bi, (+)taidzang hūwangdi i fonde ukame jihe bihe. (+)enduringge taidzung hūwangdi, geren ergengge de tusa ojoro jalin, tule siretu kuren, golo gumeng ni kuren seme gebulefi, tulergi lama, bandi sa be siretu kuren de buhe. jakūn gūsa de bisire lama sa be isibufi, gumeng ni kuren de bufi, mimbe jasak i lama sindaha. (+)hūwangdi i horon wen, abkai fejergi de selgiyefi, juwan ergi geren ergengge be, jirgacun i ten de isibufi, abkai fejergi be uhe obuha. amba tacihiyan i abkai fejergi be yarure jakade, doro šajin badarafi, duin mederi i dorgi elhe oho. sakda cagan lama bi, te nadanju emu se oho. bi emu miyoo araha bihe, miyoo de cisui gebu bure kooli akū be dahame, (+)hūwangdi genggiyen de, bulekušefi, gebu gosireo, gosime gebu buci, mini hūsun i bei ilibuki, geleme olhome wesimbuhe, oncodome bulekušereo s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ci aniya, ilan biyai orin ilan de wesimbuhe, ineku biyai orin duin de, (+)hese, dorolon i jurgan i emgi acafi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dorolon i jurgan i hūi diyan be baicaci jeng tung ni ningguci aniya, sy, guwan be icemleme arafi, hesei gebu buhengge bici, meni meni ejen i cihai tekini. ereci amasi jai ume cisui arara sehebi. geli dangse be baicaci, dorolon i jurgan, juwan emuci aniya, ilan biyai dorgi de k' o i aisilakū hafan, fang wan da i wesimbuhe be dahūme wesimhengge, te fukjin sy, miyoo arara be, fafulafi nakabuki. garjaha efujehe fe, sy, miyoo be dasarangge oci, meni meni ejen i ciha i okini seme wesimbuhed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 be gingguleme dahafi geli bireme ciralame tacibume selgiyefi yabubuhabi. amban meni juwe jurgan uhei acafi, gisurehengge, te cagan darhan corji lama, jurgan de alahakū cisui miyoo arafi, geli gebu buci, ini hūsun i bei ilibuki

seme baihangge kooli de acanahakūbi, damu ere miyoo, ningguci aniya araha be dahame kemuni bikini, gebu bure, bei ilibere be yabuburakū obu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n aniya anagan i ilan biyai juwan nada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hūn.

aisilakū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ubari.

taidzi taiboo dorol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wehe.

ici ergi ashan i amban, ningguri.

aisilakū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liyoodan.

aisilakū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ala.

133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察罕达尔汗绰尔济[1]题事。察罕达尔汗绰尔济题称：愿吉祥。奉于力覆天下、一切无匹、安抚众生、威扬十方，上谕平抚诸法之圣躬。吾萨克达察罕喇嘛于太祖皇帝时来归。太祖皇帝圣聪为利益众生故，将外锡埒图库伦呼名多罗顾蒙之库伦。将外藩喇嘛、班第等安置于锡埒图库伦，置八旗，交与顾蒙之库伦，任臣为札萨克喇嘛。皇帝威严，传谕天下，十方众生，皆极安乐，总领宇内，化行世间，广开教法，四海升平。臣萨克达察罕喇嘛今七十有一，造作一庙。思庙宇之

[1] 察罕达尔汗绰尔济，追认一世察罕喇嘛拉喜额尔和，又名斯沁确尔吉，内蒙古科尔沁人。崇德四年十月曾奉皇太极之命前往西藏（《清太宗文皇帝实录》），顺治二年自盛京迁入北京，驻锡德胜门外慈度寺与察罕喇嘛庙（又称“黑寺”）。顺治八年前往迎请达赖喇嘛入京，顺治十三年因在西藏军前效力获封“达尔汗绰尔济”号，顺治十八年圆寂。道光十四年其转世系统赏呼图克图号。关于此人履历与转世系统研究，见李德成《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述略》，载《中国藏学》2011 年 02 期。

名，无私授之例。故圣聪明鉴，可否赐名？诚可如此，臣当立功德碑一座。惶惧以题，圣鉴宥之。为此敬题请旨。顺治十六年三月二十三题。是月二十四，上谕：同礼部会议题。谨遵上谕，查阅礼部会典：正统六年，若有新造寺观请旨赐名，各处住持可任意而行。此后则不可私建。又查档案，十一年三月中，礼部将礼科员外郎王万达所题复行题：今始严禁私建庙宇，若欲修缮毁损之佛寺庙宇，则一任各住持之意。上谕：依议。尊奉上谕，传谕一概禁止此行为。臣等二部会议：今察罕达尔汉绰尔济喇嘛未经报部，私建庙宇，又请旨赐名、建立功德碑云云，皆未见成例。唯此庙乃六年所建，故仍令其保有，赐名、立碑一律禁止。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十七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员外郎加一级臣沙浑、员外郎加一级臣苏巴里、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加一级臣倭赫、右侍郎臣宁古利、员外郎加一级臣李耀丹、员外郎加一级臣玛拉

135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siretu corji i alajiha jalin. siretu gurun i siretu corji, bi dade amargi suwayan miyoo de tehe fonde, jakūn gūsai booi niru, ci gaifi sindaha emu tanggū jakūn band ii dorgi ninggun bandi nimeme akū oho manggi, bi bandida nomon han de alara jakade, nomon han i gisun. ere ninggun band ii funde ini da gūsaci gaijara be joo, sini bandisei dorgi ninggun bandi be niyeceme sinda seme mini beye i ninggun bandi be sindaha bihe. ere ninggun bandi be gamaki serengge waka amargi inenggi aikabade mimbe cisui sindaha seme gisurere be boljoi ojorakū seme jurgan de tucibume alambi sembi. siretu corji de ere akū oho minggun bandi, ya aniya, ya biyade akū oho, ninggun bandi be si bandida nomon han de alara jakade, bandida nomon han, sini beyei ninggun bandi be niyeceme sindaci, ere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be gemu jakūn gūsai booi nirui ci gaifi, (+)

dele wesimbufi, (+)hesei sindahangge kai. bandida nomon han de alambime jurgan de alahakū ba adarame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ere ninggun bandi. ijishūn dasan i jakūci aniya i dorgi de akū oho. niya be ejehekū, onggohobi, ninggun band ii jalin. bi bandida nomon han de alaha manggi. mini minggun bandi be niyeceme sinda sere jakade, bi hono bandida nomon han i baru mini beyei bandisa be sindare be nakafi, akū oho bandisai, da gūsa ci gaifi sindareo seme alaha de bandida nomon han i gisun. da gūsaci gaire be joo, sini bandi sa ci sinda seme, mini bandi sabe sindaha sembi. ere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de eture etuku, jetere jaka be gemu jurgan ci bumbikai , akū oho minggun band ii etuku, anggala be, akū oho seme jurgan de alafi faitahao, erei funde sini ninggun bandi be bandida nomon han niyeceme sindaci eture etuku, jetere jaka be jurgan de alafi gaih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ninggun bandi akū ofi, gaihakū, uthai funde niyeceme sindara jakade, etuku anggala be faitara jalin jurgan de alanjiha be akū, niyereme sindaha ninggun band ii eture etuku, jetere jaka be da akū oho bandisai funde dosimbufi gaibuha inu sembi. niyeceme sindaha sehe jimbadarja, isijamsu, lubdzang adzar, lubdzang dasi, oot boro, afang baldzang, ere ninggun bandi de suwe dade wei niyalma bihe, akū oho ninggun band ii funde suwembe niyereme sindahangge mujanggao ya aniya, ya biya de sindaha seme emke emke i faksalafi fongjici jaburengge, be dade siretu corji i šabisa bihe, akū oho ninggun band ii funde, ijishūn dasan i jakūci aniya i dorgi de niyeceme sindaha, inenggi biya be onggoho sembi. uttu ofi,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siretu corji i jabu de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dorgi akū oho ninggun bandi i funde ini ninggun bandi be nomon han niyeceme sindaha sere gojime baicaci bandida nomon han, ere akū oho ninggun bandi i funde niyeceme sindaki seme jurgan de alanjiha ba geli akū. nomon han, yaya baita be gemu jurgan de alafi wesimbufi, (+)hesei yabubuhabi. ere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be gemu wesimbufi, (+)hesei sindahangge. ere akū oho ninggun band ii funde siretu corji ini cisui ini ninggun band be niyeceme sindafi jurgan ci bure etuku jetere jakabe emu tanggū jakūn bandi sai dorgide dosimbufi jurgan

de alanjihakū gaihabi. uttu i turgun de siretu corji be weile gisureci acambihe, baicaci, ijishūn dasan i tofohoci aniya, aniya biyai ice ilan de wasimbuha jergi akū (+)hesei še i cargi baita be dahame weile gisurere ba akū. ere ninggun bandi be, ijishūn dasan i jakūci aniya i dorgi de sindafi ging hūlabume miyoo de bibuhe be dahame ere ninggun bandi be kemuni emu tanggū jakūn band ii dorgi de bibume gisurehe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n aniya duin biyai ice nada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hoto.

aisilakū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nandahai.

135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席埒图绰尔济来告事。席埒图固伦之席埒图绰尔济称：臣原驻锡北黄寺时，自八旗家奴牛录择班第一百零八人，其中六人圆寂。臣告知班第达诺门汗，诺门汗则言：此六人之缺，无须自其原属旗分调补，自尔所辖班第中择六人补任即可。后诺门汗照此而行。臣思此事非法，若日后追究，难料臣是否犯私自补任之罪，故将此报部。部臣讯问席埒图绰尔济曰：此六班第于何年何月圆寂？尔告知班第达诺门汗，故其言自尔所辖班第中补任。此一百零八人，皆选自八旗家奴牛录中，题后奉旨拣选。尔如何告知班第达诺门汗，却不告知本部？答曰：此六班第于顺治八年圆寂，何月已忘。关于此六班第，臣告班第达诺门汗后，彼言选臣所辖六班第补任。臣尚请其停此行为，仍从圆寂班第原旗分中调补。而班第达诺门汗则称：无需如此，自尔之班第中补任，故有此事。云云。再问：此一百零八班第之吃穿用度，皆自部中拨给。而圆寂六班第之用，理应以亡故之人报部裁撤，而班第达诺门汗以尔之班第补任，其吃穿用度是否仍自本部领取？答曰：六班第之缺未曾延缓，乃即刻补

任，故此裁撤人员一事未曾报部。所补六班第之吃穿用度，确乃赓续已圆寂六人之份额也。云云。讯问所补之吉木巴达尔扎、伊什扎木苏、罗布藏奥扎尔、罗布藏达什、奥特博洛、阿方巴勒藏六班第曰：尔等原属何人？六班第圆寂，将尔等补任属实否？尔等何年何月补任？逐一报来。答曰：吾等原为席埒图绰尔济之沙比，顺治八年补圆寂六班第之缺，何月何日均已忘。云云。对此臣等议：席埒图绰尔济供称，一百零八班第中六人圆寂，为补其缺，云诺门汗自其班第中挑补。然查，班第达诺门汗补任六班第之事，未曾报部。而诺门汗所行诸事，均应报部，奉旨而行。此一百零八班第皆题后奉旨拣选。席埒图绰尔济私自补任圆寂之数，且仍领一百零八人之衣食用度，未曾报部，为此席埒图绰尔济当议罪。然经查，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下旨恩赦无品级之人。此事发恩赦之前，故无罪。此六班第，顺治八年时补任，住庙诵经，故将彼等仍留入一百零八人之数。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六年四月初七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员外郎加一级臣霍托、员外郎加一级臣那达海

147 批红：saha.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be taka daisalaha beidere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sh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bancan kūtuktu i wesimbure jalin. tanggū kesi isibure (+)amba han i hese, doron, elcin, gui tambin, hūntahan, juwan suje suwaliyame minde isinjire jakade, mini gūnin umesi ambula urgunjehe. geli nikan, tūbet i šajin, julgei songkoi erhengge de elhe taifin ojoro tusingga arga be ambula acabure baita de, bi ubade ging be kiceme weilembi. tarni i janggiya suwaliyame rasis lombu miyoo ci wesimbuhe sehebi. erei dorgi janggiya be dorgi jurgan i urse de afabuha ci tulegiyen, erei wesimbuhe bithe be manjurame ubaliyambufi (+) dele donjikini seme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nci aniya duin biyai orin jakūn.

taka daiselaha beidere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sha.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hūsiba.

147 批红：知道了。

题

署理理藩衙门事务刑部右侍郎加一级臣阿斯哈等谨题：为班禅呼图克图奉书事。致书于身受百恩之大皇帝龙目御览。大皇帝圣旨，送臣印信、使臣、圭茶壶、大酒盅、缎二匹，吾意甚欢。汉藏教法，自古依之众生太平，大有裨益。吾于此地黾勉经文、集咒盘肠结，自扎什伦布寺奉书。此中盘肠结转交内院诸人，此外将问安书信译为满文，敬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八

署理理藩衙门事务刑部右侍郎加一级臣阿斯哈、主事加一级臣扈什巴

149 批红：suweni jurgan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wesimburengge

○ dorgi amban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boro sereng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anggūt bithe tacibure jusei jalin. amban meni jurgan, amban gurun de tanggūt bithe sara niyalma akū oci ojorakū. uttu be dahame, amban be (+)hese be baifi, ere tanggūt bithe tacihiyara gūsin juwe juse i dorgi jakūn be, dalai lama de elcin geneci elcin i emgi unggifi, dalai lama i jakade, emu udu aniya tacibuki. taciha manggi. musei elcin geneci emgi jikini. jai funcehe orin duin juse be kemuni lubdzang gelung sede afabufi tacibukin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akūci aniya duin biyai ice duin de wesimbuhe. ineku biyai ice ninggun d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tanggūt bithe tacihiyara juse i dorgici taciha be sonjome, kubuhe suwayan i mantao nirui saincak. gulu suwayan i toban nirui memggetu. gulu šanggiyan i onggoi nirui boro. kubuhe šanggiyan i budasiri nirui garmashi. gulu fulgiyan

i kasitai nirui ūljei. kubuhe fulgiyan i šamba nirui seyeng. gulu lamun i butre nirui borhon. kubuhe lamun i bontoi nirui bandi se be tucibufi, dalai lama i elcin i emgi unggifi, dalai lama de afabufi tacikini. baicaci ijishūn dasan i tofohoci aniya ninggun biyai dorgide, kalkai bisireletu han se be gashūbume genehe meiren i janggin biliktu. huhu hoton i manjusiri corji sei emgi genehe hiya, jurgan i aisilakū hafan sede emte tanggū yan menggun, bithesi de susai yan menggun šangnahabi. juwan nadaci aniya, dalai lama de elcin takūraha banjur ramjamba lama de juwe tanggū yan menggun demuci lama de emu tanggū susai yan menggun šangnahabi.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ere tanggūt bithe tacibure juse be (+)hese unggifi tacibure be dahame, esei genere ba goro bime, dalai lama i emgi de genefi aniya goidame tefi tacimbi. jai sining ni jase ci casi beyei morin, kunesun i genembi. uttu be dahame, ere unggire jakūn jusei jase ci yalufi genere ulga. jai isinaha bade tefi jetere, eture bai jalin.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akūci aniya, juwan biyai juwan duin.

dorgi amban bime, amban boro sereng.

ici ergi sa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dahata.

aisilakū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alu.

aisilakū hafan amban hūnggin.

149 批红：着尔部视所当为议题。

题

内大臣理藩院尚书臣博洛色棱等谨题：为习西藏文字之童生事。臣部以为，天朝大国若无知晓藏文者，甚为不妥。故臣等请旨，于习学藏文之童生三十二人中简择八名，随使臣共同前往达赖喇嘛处，学习数年，待学成之后，随使臣回返。另，余下二十四人，仍交罗布藏格隆教习。为此敬题请旨。顺治十八年四月初四题，是月初六上谕：依议。谨遵上谕，自习藏文之童生中所选：镶黄旗满塔布牛录之撒音察克、正黄旗托班牛录之孟格图、正白旗翁果牛录之博洛、镶白旗布达什礼牛录之噶尔玛什、正红旗喀什

泰牛录之奥尔斋、镶红旗善巴牛录之瑟英、正蓝旗布特勒牛录之博尔浑、镶蓝旗博托伊牛录之班第等人，令其与达赖喇嘛来使一同前往，请达赖喇嘛教习。经查，顺治十五年六月中，曾往喀尔喀令毕希埒图汗等起誓，梅勒章京毕力克图、归化城之满珠希礼绰尔济等同往，侍卫、部中员外郎等各赏银一百两，笔帖式等各赏银五十两。十七年，遣使达赖喇嘛、班珠尔兰占巴喇嘛，各赏银二百两、德木齐喇嘛赏银一百五十两。臣等议：此习学藏文之童生乃奉旨派遣，且所往达赖喇嘛处路程遥远、所住日久，自西宁而往需马匹、行粮。故此八人出边所骑牲畜，抵达居住所需衣食等事，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八年十月十四

内大臣尚书臣博洛色棱、右侍郎加一级臣达哈塔、员外郎加一级臣玛鲁、员外郎臣洪津

小结：

以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当时“喇嘛”事务和涉及外喀尔喀、厄鲁特等部的朝贡、赏给一同归理藩院柔远清吏司管辖。“外藩四十九旗，虽各异其名，视内八旗无异也。蒙古诸部，有喇嘛、厄鲁忒、喀尔喀，视四十九旗又为外矣。喇嘛之人，率宗释教，厄鲁忒、喀尔喀，亦从时朝贡，奉职惟谨。国家以羁縻之意，溥怀柔之仁。其所及者远矣。本司盖专司其事焉。”[①]这段叙述对于清初理藩院研究至为关键，因其反映了当时政治形势与理藩院相应职能。这里所谓“喇嘛”，应指西藏，而所谓“从时朝贡”，也随时代与情况各异。总体说来，“羁縻”两字点出了当时清廷对此类地区尚不能完全掌控的政治情势。而所谓“柔远”，正是对此类地区策略的某种体现。具体而言，在理藩院的职能中，“喇嘛”并非专指西藏，尤其是顺治时期，清廷在西藏尚未建立行政机制，主要通过与西藏上层佛教人物和代表的联络，行羁縻之职。理藩院除了处理对西藏上层人物的册封、接待、赏赐等事务外，更多的是对清朝行政体系所及地区所辖寺院、扎萨克喇嘛的管理。

---

①《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91页。

总体来看,涉及喇嘛事务的题本数量较大,内容纷繁,但也非无头绪可言。在现存的顺治朝题本中,共同特征为:凡惯例化、制度化程度较高的事务,其题本数量偏少,反之则数量偏多。这种现象也符合行政文书体系特征,即对特例、突发事件须多加关注。因此本节将题本分为对藏与对内地两大方面,其间再分别细目加以叙述。

一、对藏事务

清廷早在入关之前,就着意拉拢西藏上层僧俗,以对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各部施加影响。清太宗时期,后金—清国就开始派出使者前往西藏,以此为起始,至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陛见,清朝达成了自身的战略目的。关于此事的过程与意义,很多学者曾撰文加以探讨,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独到观点,本文不再赘述。[①] 无疑,达赖喇嘛进京之事,须由理藩院承办,可惜顺治十年前的相关题本均已散佚不存,现存题本中已无法窥见当时清廷的准备过程。但从题本来看,自五世达赖来后,清廷与西藏上层间开始更多交往,形成一种互动。清廷方面,通过赏赐、册封、使者往还等手段加以笼络。西藏方面,除却达赖喇嘛来京并接受清廷册印外,[②] 在题本中可以发现,班禅系统与清廷的交往也逐渐增多,下面以题本为例逐次探讨。

清初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与西南边陲土官类似,一方面,尊奉清廷为天下之主,接受册印等象征性物品,一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清朝在驻藏大臣制度设置前,因立足未稳无暇他顾,多以羁縻、笼络等手段安抚,只要不公然破坏大一统之局面,则对其事务多不加置喙。但清廷同时也要做出一些宣示主权的表示,重要事件之一是前引顺治十年颁以册印,象征西藏正式接受清廷册封,此后也有传圣旨至西藏之举,如题本 057 所述,虽然当时西藏上层尚不参与年节朝觐,但从题本来看,清廷应与西藏有较为固定的使者往来,且基本形成了遣使时由使者携带圣旨宣读之例。题本

---

① 如李保文《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载《西藏研究》2006 年 01 期。认为达赖喇嘛求得了清廷对自身地位的承认,也促成了北方外蒙的归附。日本学者池尻阳子认为,清朝迎请达赖喇嘛,是为了宣示自己承继元明两朝的正朔地位,见池尻陽子《入関前後における清朝のチベッド仏教政策——ダライラマ五世招請活動を中心に》,载《滿族史研究》第 3 号,〔日本〕滿族史研究会,2004 年。

②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91 页)云:"(顺治)十年,给达赖喇嘛金册金印。又给厄鲁忒顾实汗金册金印。"

057 所述，传宣圣旨应不止寥寥数次，且均为内阁草拟，随使者而发。虽未提到旨意内容，但可以想见，多数应为惯例套语，不过此事本身说明，清朝入关后加强了与西藏地方政权的来往，同时有意识地宣示主权，将西藏慢慢纳入其行政体系中，最终的驻藏大臣制度虽有诸多因素，但不可否认，对西藏管理体系的滥觞有清廷整体战略布局，并非偶然为之。

清廷与西藏的使者往还中，多数围绕问候、赏赐而发，题本 055、069、147 均为此类。题本 055、069 为班禅通过察罕喇嘛向清廷讨赏，所不同者，一为己一为人，而厄鲁特部当时与班禅系统关系密切，因此班禅之举无疑是利用自己与清廷的关系谋取一些利益。相反，题本 147 为班禅向清廷谢赏，从内容中可见，其答谢回礼不外乎诵经祈福之类，双方关系让人很容易想到明代宗藩以进贡为名，行获利之实的过程。实则清廷对当时尚未纳入中央行政体系、亦非战略重点的厄鲁特、喀尔喀、西藏诸地，多采用此种羁縻政策，其目的一方面通过安抚而相安无事，另一方面，也如题本 069 所言，利用这种赏赐维持友好关系，借助西藏上层对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诸部进行笼络。相比之下，赏赐之物可谓微不足道，但对于清朝初年缓解边疆压力、实现战略目的却关系重大，实为最合理、代价最小获利最大的做法。

二、对内管理

在清初理藩院负责的喇嘛管理事务中，对内大体可分为二：其一，对涉及藏传佛教、西藏事务人才的培养。其二，对外藩蒙古、关外、关内喇嘛、寺院等涉及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谋划。

首先为理藩院内藏文翻译学的开设与设定。

清初对西藏等地着意进行拉拢，借此对蒙古施加影响，同时保证西陲稳定。为此，清廷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一些专业人才，以便于双方的交涉往来。其中，最基础的步骤就是理藩院开始选派人员学习藏语。在康熙朝《大清会典》中，记载自顺治十四年开始“每旗各选三人学习汤古忒字义，给教习人六品俸”。[①] 该条为《会典》中对选派人员学习藏文的唯一记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91 页。

载，但对照题本，可发现问题大致如下。

（一）关于学习藏文与开设官学

按照上述题本 088 内容所记，早在顺治三年，清廷即选派人员学习藏文。与《会典》所言顺治十四年大相径庭，是否《会典》记载有误？查考同为典籍类的《清朝通典》，则可以看出，该问题的产生乃《会典》语义含混所致。

顺治十四年所设唐古特学，属于理藩院下属机构，《清朝通典》载："唐古特学司业一人，助教一人，笔帖式蒙古四人，掌学习唐古特字，以译西藏章疏文移。顺治十四年，初设唐古特学，给教习人六品俸，后改为司业，其助教初以他官兼，乾隆五年始定为额设之官。"[①] 按照此记载，此"唐古特学"之性质类似于八旗官学、咸安宫官学等，为清廷设立，供特殊人员学习之用，隶属理藩院管辖。其负责官员为唐古特教习，后改司业，领六品俸，同属理藩院员额。相比于《清朝通典》所言明晰，康熙朝《大清会典》的记载稍显模棱两可，似乎自顺治十四年清廷方选派人员学习藏文，实则顺治十四年为清廷正式设立学习藏文机构，以及任命相关官职之年，而选派人员学习藏文早有其事，目前看到的最早记载，就是题本 088 所说的顺治三年。

（二）关于派员数量与学习目的

首先，选派数量不同。顺治三年时，自国子监中挑选八旗子弟，每旗选派十人参与学习，虽然这里的"每旗"并未明言是包括满蒙汉军或是仅为其中之一，不过员额有数是确定的。而顺治十四年所设唐古特学中，并未明定员额。

这里首先应对清代旗人就学做出简介，以明晰此事背景。清代旗人子弟就学，可在国子监及其下属八旗官学，其中八旗官学即为八旗子弟习学满蒙汉文艺及弓马骑射等技能之所，隶属于国子监，官学学生考试亦须到国子监进行。八旗官学开设，在顺治元年，时任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上疏，言八旗子弟均往国子监，路途遥远，宜就近设学，次年允行。[②] 其职能与学习内容均颇具特色，设专门学官掌之。

---

① 《清朝通典》卷二六，职官四。
② 《钦定八旗通志》卷九五，学校志二。

据《清朝通典》载："八旗官学助教，掌分教八旗子弟，旗各有学。选满洲六十人，蒙古、汉军各二十人，以充学生。清文国语，满洲助教诏之，蒙古语言文字及骑射，蒙古助教诏之；经书文艺，汉人教习诏之；三年学成，升其尤者于太学。"①根据乾隆朝纂修《钦定八旗通志》中所附《国子监议定八旗官学生条例》："一、唐古特学生缺出，由该学咨取到监。将本旗蒙古官学生内考选能翻译者数名，咨送。"②

由此可见，为培养习学藏文者，清廷自顺治三年起便从旗人监生、宗学生中挑选，而后唐古特学正式成立，亦自蒙古官学生中选拔员额。虽然题本中并未明言生源为满蒙汉八旗中何旗宗学生，但从要求自蒙文口译藏文的要求推论，恐怕当时多从蒙古旗人中选拔人才。下文还将提及，清廷在顺治十八年选派幼童至西藏学习藏文时，仍令自蒙古八旗中选拔，清初蒙古旗人与西藏事务的紧密联系，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另外从员额数量论，后世唐古特学不限定额，显得规定宽松，相反顺治三年所选生员数量较多，可见当时清廷急缺此类人才，欲大量培养，速见成效的迫切心理。

其次，教学目标相对较高。《会典》中记载，顺治十四年，学生学习字义则可，而题本中记载，顺治三年对学生的要求是能够以蒙文口译。即便从今日外语教学的经验看，阅读难度相对较低，而口译，特别是同步翻译对学生而言难度极高，题本 088 具题时间为顺治十二年，照此推想，这些学生已经学习藏文达八年之久，即便如此，根据个人禀赋资质不同，程度最好者仅能通读及流利书写，而加上大致能书写者，也不过十二人，还有四人不能读写。如果从当今角度看，这也符合外语学习的规律。但依照当时清廷的学习要求，可以说八年之内，学无进境。如果以八旗学生总额即总数八十人算，只有八分之一能够读写，成才比例也相当低下，且该人等中，无一人能够对话口译，应该说与期望初衷相去甚远，故顺治十二年停止其学习，令其回部。

另外一份涉及此事之题本为题本 149，上题时间为顺治十八年。如以《会典》所记顺治十四年内容比对，仍有很大疑问。题本 088 记载，顺治十

①《清朝通典》卷二八，职官六。
②《钦定八旗通志》卷九五，学校志二。

二年全部学生返回理藩院，顺治十四年开设唐古特学之举，应该是对这次不太成功的办学行为的总结与反思。在题本149中，一再强调清作为大国，需要相关人才，而开设专门学，明显是为了将此举正规化、制度化。根据前引《续八旗通志》，唐古特学成立后应保证员额，遇缺须立刻递补，这也说明学习藏文从一种临时举措变为了固定学制。关于学习人数，据题本149，顺治十八年中，共有学生三十二人，应为每旗四人，与《会典》每旗三人之说不符，而《清朝通典》中并未详细记载选派人数，因此从目前材料看，自当以档案为主，《会典》记载有误。

官学虽然开设，但短时间之内未见成效，就清廷的目的而言，结果依然不理想，亦即短时期内仍无可通译藏文之人。面对这样的困境，理藩院不得已另谋它途，改变教学方法，自每旗中各选优等生一名，送其前往西藏达赖喇嘛处深造。日后编纂《会典》时，很可能对这种四选一的深造模式不知其详，只看到藏文学习者每旗三人，因此造成误会，以为每旗仅有三人学习。但此说仍有疑问，即选派赴藏者是否成为清廷的固定模式？抑或此次之后再无派遣，本年度仅为特例？个人观点，恐怕清廷并未长期沿用此类制度，否则《会典》等书不会毫无提及之处。但详细情况，仍待更多材料出现方可解读。

关于习学藏文的学生，值得注意处还有一点，即所选人等均为蒙古八旗。在《大清会典》与《清朝通志》中，均未记载派遣学生规定为蒙古八旗。但据上引《续八旗通志》所载，唐古特学成立后，缺额均由蒙古八旗官学生递补。题本149中所记人名，也明显均为蒙古八旗。对于该现象，目前似乎研究成果不多，或许与清初战略重点有关，从清初战略部署看，清朝重点在于征服南明以及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百姓。对于漠北、西北、西藏等地，暂时无暇顾及。而漠南蒙古地区早已被清朝牢牢掌控，作为同宗藏传佛教地区，清廷或许认为蒙古人学习藏语更为方便，同时也能以蒙古为中介拉拢西藏。当然这仅仅是简略分析，该问题仍有待于专门而深入的讨论。

其次为对辖境内喇嘛事务管理。

清朝藏传佛教的政策、关系，历来研究者甚多。不过着眼点多集中于

清代藏传佛教高僧，或清廷利用藏传佛教对西藏、蒙古等地的影响与控制，[①] 清初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机构理藩院的运行，其政策实施的战略角度，则相对较少。本书利用理藩院题本，着重分析理藩院如何管理清朝辖境内的喇嘛事务，以及借助藏传佛教所实施的战略方针。

（一）对藏传佛教活佛的选择

众所周知，清代的地方宗教事务管理，以扎萨克达喇嘛旗的建立为特色，在中央层面，以册封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转世系统为标志。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清朝宗教事务管理数年后的产物。但在清初，扎萨克达喇嘛旗建立之初，以及四大活佛系统尚未确立前，清政府急需选择部门为其战略利益服务，这个任务基本交由理藩院来执行。

在题本中，014、022、042、098 为集中处理内蒙古内齐托音喇嘛事，对于此事，已有学者利用该材料进行过详尽分析。[②] 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清代选择藏传佛教活佛，背后有着深刻的战略利益点，内齐托音喇嘛作为当时在漠南蒙古颇有影响的高僧，并非对清朝有何敌意，仅仅是不愿服从清廷对他的要求即遭清算，从中也不难看出，清朝的宗教政策是完全符合其战略并为之服务的。从清廷角度看，当务之急是确立清廷在藏传佛教地区的绝对权威，因此清廷最重视的关键是能否绝对服从其管理，至于民众影响或宗教水平，反而尚为其次。

在此次事件中，清廷为除掉内齐托音，根据需要另外选择了一位代理人，即题本中提到的锡埒图库伦旗第三任扎萨克达喇嘛班第达诺门汗。关于此人，前引乌云毕力格文章中也做了介绍，并且详细分析了二人较量，最终内齐托音败北的经过与原因，同时指出，班第达诺门汗被清廷着力培养、委以重任，以沟通清廷中央与西藏地方达赖喇嘛方面的关系，并且在五世达赖喇嘛来京一事中，受命迎接陪同，并且主持开创黄寺等多座佛寺，最终

① 除前引关于顺治帝邀请五世达赖来京，以及清代驻京活佛的文章外，还有台湾学者李勤璞《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0 期，1998 年 12 月；综述类文章如尕藏加《百年清代藏传佛教研究》，载麻天祥编《佛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

② 关于内齐托音喇嘛与清朝关系，详见乌云毕力格《关于内齐托音喇嘛相关的顺治朝满文题本》，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 年；以及乌云毕力格《内齐托音喇嘛与锡埒图库伦旗》。

不但利用达赖喇嘛击败了内齐托音,且使得崇德年间诞生的清朝第一个喇嘛旗锡埒图库伦旗最终壮大发展。[①]

从清廷角度来看,理藩院所选择的班第达诺门汗可谓功莫大焉,题本002、015就是其迎接达赖喇嘛时所留。而对于西藏方面,五世达赖来京,本来也有寻求清廷支持之意,同时身在异乡为异客,即令对内齐托音心有所袒,但终究投鼠忌器,对班第达诺门汗背后的靠山清廷有所忌惮。毕竟双方除了宗教事务以外,都对当时尚未明朗的政治形势更为关注。乌云毕力格在文中得出结论:理藩院虽然除掉了内齐托音喇嘛的势力,但秉承清廷政策把锡埒图库伦旗打造成政治中心一事终究未果。不过从大战略背景看,虽然锡埒图库伦旗效果不尽如清廷所想,但也未给清朝带来麻烦。从政治层面来说,一个具有莫大号召力且不服从管制之人,无论其是否有危害政权之心,都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纵使其自身无意涉足政治,因其自身影响力巨大,也难保不被他人所利用。清朝对此类人员,其处理方式贯穿始终,内齐托音喇嘛相对而言,只是小角色,康熙朝对所谓"朱三太子案"的处理中,更能体现这种战略设想。所以再次看出,理藩院虽然分管边疆地区,但其处理问题的思路归根到底统一于清廷的战略,只是具体手法各异罢了。

（二）对辖境藏传佛教寺庙的设立与管理

作为对藏传佛教管理的重要一环,设置、管理藏教寺庙是理藩院宗教事务的重点之一。在题本中也有相当数量是对此事的记载,以下对比《大清会典》所记,详细予以分析。

清代将藏传佛教作为笼络西藏蒙古地区的重要工具之一,相比于元朝喇嘛势力的勃兴,清朝可以说外示尊崇,内行严管,对藏传佛教各类事务进行了严格的专门管理,由理藩院负责。其中,敕建寺院的事权掌控是管理重点。

在题本中提到的藏教寺院有北黄寺、怀来庙、白塔寺、悉呾呾寺、归化城寺庙、盛京玛哈嘎拉寺、宝塔等,除黄寺外,怀来庙位于清代宣化府怀来

① 乌云毕力格《内齐托音喇嘛与锡埒图库伦旗》。

县（今属张家口地区），白塔寺与悉呾呾寺均位于京城。[①]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寺庙是清初具有敕建身份的寺院，清廷利用这些寺庙，对藏传佛教示以重视，但同时，为了保证不出现越俎代庖，不符合清廷利益的现象，这些寺庙的事务不全由住持掌管，其事权牢牢握于清廷及理藩院手中，而从题本来看，这些寺庙的很多日常事务，必须得到理藩院与皇帝的允准。

首先，严格管制僧侣数量与补任。

题本中提到具体出家僧人数量的寺庙为黄寺与怀来庙。黄寺，清代汉文资料中又称后黄寺、西黄寺、北黄寺，始建于顺治八年。前文"朝集"条中曾有介绍，前引日本学者池尻阳子也对其做了详细介绍，[②]这里只补充一点情况，该寺院即班第达诺门汗主持建造，可见其人在清初相当受重视。

对于北黄寺，康熙朝《大清会典》中并未提及其初始制度，在嘉庆朝《大清会典》编纂底本材料中，[③]后黄寺单列条目称："顺治八年创建后黄寺，剃度番僧百有八人，均以内府三旗管领下及五旗王、贝勒、贝子、公府属管领下人披剃，内府三旗二十四人，五旗各府属八十四人。如上三旗有缺，移咨礼部，行文内务府，于本旗管领下选一人顶补。下五旗有缺，移咨礼部，行文各王公，于府属管领送一人顶补。"[④]此处提及北黄寺僧人员额一百零八人，与题本 037、135 中所提相同。关于僧人来源，《会典》中所记较为详细，但题本 135 中只云其出自八旗家奴牛录。这里所谓的"内府三旗管领"、"五旗府属管领"，正是后世上三旗、下五旗分离后家奴牛录名称的称呼。[⑤]

历代《会典》均提及怀来庙。清代怀来县属直隶宣化府管辖，位于今张家口附近，该地留存庙宇极多，不知怀来庙为何指。据题本 019、044、047

---

①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顺治十八年十一月："丁亥。礼部题：京城内喇嘛在白塔住者九名，在嗘呾呾庙住者八名，及厄木齐喇嘛，均照旧留住外。其崇国寺喇嘛，应令出京，在四天王庙居住。嗣后官民有为喇嘛班第者，悉令出京，往察罕达尔汉绰尔济喇嘛处居住。并严禁妇女入庙焚香，违者治罪。从之。"

② 〔日〕池尻阳子《北京の黄寺について——黄寺訪問と清初の黄寺に関する覚書》。

③ 如第一章所述，该材料被误认为《理藩院则例》的内府抄本。

④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26 页。

⑤ 关于内府三旗府属五旗的考述，可参看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收入《清史续考》，台湾华世出版社，1993 年。另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家奴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载台湾《食货月刊》12.9(1982)：5–23。

可见,怀来庙额定僧侣数为一百零八人。题本047明言,怀来庙出家僧人全部来自外藩蒙古,即漠南蒙古。因此题本044中,兰占巴喇嘛以“贫僧老矣,且不通蒙古语。而彼等又不通藏语,难以管辖”为由请辞,也就名正言顺了。不过根据题本044,怀来庙一众僧侣在顺治十一年之前就已全部移驻,根据题本019,移驻地即五世达赖进京前于代噶驻锡之寺庙。怀来庙此后不见于史籍,很可能也因为此缘故。

其余几个寺庙并未提及额定员数,但也同样应该有限制。从题本中可见,对僧侣员额出缺时的补充,清廷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对比前引《会典》条目与题本135,北黄寺中僧侣出家均奉旨而行,如僧侣出缺,首先应上报理藩院,理藩院移文礼部,再经礼部向内务府或下五旗王府移文,由管领选任。题本135中虽然未有详尽的说明,但也提及,该寺院人等皆由八旗家奴牛录披剃。当然,顺治时期并无内务府之名,《会典》一望可知是后人以当时情景套用,且人员数额、选派程序是否在顺治年间即如其所述,均有疑问,不过家奴牛录身份、以及出缺时的补选程序可以确定无疑。

有清一代家奴牛录,一向被视作主人私产,其人身隶属性较一般旗人更为严格,因此,北黄寺出家僧侣的身份、管理,均表明清廷对藏传佛教的寺院控制严格,虽然给予足够尊重与政策优惠,但对其事权、管辖都极其严厉。题本135中,锡埒图绰尔济所报私自补任六班第,实则经过班第达诺门汗允准。如前所述,班第达诺门汗是当时锡埒图库伦旗第三任扎萨克达喇嘛,且为清廷立有大功,然而一旦涉及寺院违规,理藩院毫不留情,并且直言:“尔如何告知班第达诺门汗,却不告知本部?”言下之意,班第达诺门汗毫无权力如此,由此可见,即令寺庙于员额之内出缺补任,也绝对禁止住持或扎萨克达喇嘛私自补任。而该题本更言明,锡埒图绰尔济私自补任,虽有班第达诺门汗允准,且事后补报,同样应予治罪,只是逢大赦方且饶恕。综上可以看到理藩院对喇嘛事务控制的严格程度。

其次,负责寺院、僧侣生活用度。

清代对藏传佛教政策中,负责喇嘛生活用度一项,“若以粮米给付多称衣单粮,而以银两给付则多名之衣粮银,它是清政府中央或地方财政按人

头支给在理藩院注册喇嘛的衣粮之资”。[①]当然，与所有制度一样，衣单粮制度的形成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衣单粮制度始创于顺治时期，成于康熙朝，而至雍乾之世更趋发展完善。顺治帝在位，谕令给北京、盛京、兴京的一些喇嘛、和尚、道士供给衣服、粮米、食盐等物品，可看做是衣单粮制度的滥觞时期。但当时有衣单粮之实而无衣单粮之名；且制度初创，供给地区不广，仅限于北京、盛京等处。”[②]对照题本看，这段叙述较为准确，顺治年间，无论题本或叙述性史料中，都没有“衣单粮”的名称，但在题本中记载了对北京、盛京、归化城等地喇嘛吃穿用度的资给，这应该是后世衣单粮制度的雏形。

在所引白、解文中，提及顺治时期藏汉佛教都享受这种待遇，而题本037、047中表明，这种供给寺院的事项，不论汉、藏寺庙都由礼部具体承办，而理藩院负责藏传佛教相关部分，在程序来看，由于涉及外藩，藏传佛教寺院须先上报理藩院，再由理藩院提出建议及移文礼部，或交礼部承办的题，由皇帝再度下发礼部完成。这也充分看出，当时六部与理藩院之间虽然地位平等，但政治结构并不平行，以现在的政治学术语说，都是上下单行的线性结构，互相之间并不随意联系。

对照后世衣单粮制度中以钱粮、俸禄支付的办法，清初的供给相对多样。首先，自题本037看，黄寺喇嘛的服装、被褥都需朝廷定时更换，衣物每年按冬夏拨发，而被褥自顺治十年起订立三年一换的规程。当然这是就西黄寺而言，但想来其余敕建寺庙应有同样措施，当然可能细节有异，但大体应不会有太大不同。此外，据题本047，怀来庙还特派一人，携家带口常驻，负责为喇嘛挤奶煮茶。怀来庙喇嘛均来自外藩蒙古，这种制度应该与蒙古人风俗习惯有关，挤奶煮茶人由班第达诺门汗报请，由礼部选派，礼部无人则转由光禄寺选派。光禄寺职责为负责朝会饮宴时物品饮食供应，据《清朝通典》载：“光禄寺卿满洲汉人各一人，少卿满洲汉人各一人，掌大内膳羞及祭祀朝会燕飨酒醴、饔饩之需。辨其物品，厘其法式，以待供馈。”[③]

① 白文固、解占录《清代喇嘛衣单粮制度探讨》，载《中国藏学》2006年03期。
② 同上。
③《清朝通典》卷二八，职官六。

蒙古僧侣饮食习惯如此,但其余寺庙是否有此类专门负责人员,不得而知,恐怕并非每个寺庙都有设置。

除了生活用度的供给,寺庙法事用度也由朝廷拨付,题本125则为盛京庙宇法事用度题本。所谓盛京玛哈嘎拉,或指盛京敕建寺院中的玛哈嘎拉楼。据编纂《大清会典》的底本材料记载:“(盛京)玛哈嘎拉楼,大喇嘛二人,东西南北四塔,大喇嘛各一人。”①后者于顺治元年六月落成,②很可能就是题本中所谓“宝塔”。玛哈嘎拉为藏传佛教大黑天之名,而题本125中明言该寺院为了祭祀敕建,而其祭祀物品拨付也与上述礼部经办不同,“此玛哈嘎啦寺庙,乃为祭祀敕建,命喇嘛驻锡。故读经需用等项,因寺庙位于盛京,应致书住盛京之按班章京杜木拜,命其自属下各部集齐,交与额木齐喇嘛”。这里“按班章京”,满文所写为“amba janggin”,对照《清朝通典》,该官职应为盛京将军前身,③乃驻防盛京最高官员。而按照《会典》记载,后黄寺诵经法事所需也由朝廷发放:“(顺治)九年题准:没岁正月八日至十五日,后黄寺集喇嘛格隆、班第诵经,凡需用之物,均由该部支给。”④由此可见,盛京等地寺庙与北黄寺,或京畿周围寺庙,虽然物资供给无大差别,但是管辖权更多赋予当地驻防官员,这也与清朝行政制度十分匹配。至于其余寺庙,虽然题本中未曾详细提及,不过应该大同小异,照此执行。

综上所述,清廷对宗教事务的管辖,不论是负责机构,抑或供给方式,都反映出清廷宗教政策的特色。从具体承办机构为礼部、光禄寺可见,清廷并非将寺庙管理归入边疆民族政策,而是宗教政策的一部分,只是涉及藏传佛教者通过理藩院转达。当然,对宗教的优容和利用,以及每位皇帝对不同宗教的偏好都会对当时的政策造成影响,不过总体来看,清朝的宗教政策有一定之规。而从法理看,对寺庙僧侣的供给都经过朝廷调拨,这种行为事实上形成了清廷对寺院的控制。寺院僧侣生活来源为朝廷拨付,

---

①《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26页。

②《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元年六月甲戌条:“盛京四郊塔工成,赐诸喇嘛宴,及鞍马币帛器皿等物有差。”

③《清朝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四:“初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都燕京,以内大臣一员,副都统二员,及每旗驻防章京留守盛京。三年,改驻防大臣为按班章京,给镇守总管印。”

④《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26页。

自然每个人都需要在朝廷注册挂号；寺庙出现僧侣空缺，则必须由朝廷选派人员，否则即类似于冒领俸禄。而题本 135 中，理藩院也正是以此为由，对锡埒图绰尔济以及其背后的班第达诺门汗严加申斥。这也反映出清廷通过控制寺院用度，达到控制宗教活动本身的策略。

最后是严格控制寺院设立与寺院高层僧侣任免。

清朝宗教事务的开展，以及对宗教事务的利用与控制自后金时期即已开始，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定，诈称喇嘛及私造庙宇者罪，并严巫觋星士之禁"。[①] 前文所述，后金时期，对藏传佛教的传播，以及与西藏方面的联系已见端倪，但这个政策表明，不论是正式宗教，或民间迷信，在后金—清都受到严格管制，如果考虑到中国古代叛乱多借迷信名义而发，该规定也有很实用的意义，而到了顺治时期，这种管制丝毫未见放松。

题本 133 记载了理藩院对私建庙宇的处理意见。察罕达尔汗绰尔济喇嘛于顺治十六年报，于锡埒图库伦旗所建庙宇，请与赐名，并报立功德碑一座。但理藩院查核之后，发现该庙建立未经报批，故与礼部商定，将予以处罚，除寺庙未予拆毁外，其余均不允准。这里提到该寺顺治六年建造，时间为顺治皇帝亲政前，很可能因此才将此庙保留，但可以看出，清廷对建造庙宇有最后批准权，不论何地何人，如违反规定，必定严惩。

另外题本中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即理藩院与礼部处理此事的依据。题本原文写道："谨遵上谕，查阅礼部会典：正统六年，若有新造寺观请旨赐名，各处住持可任意而行。此后则不可私建。又查档案，十一年三月中，礼部将礼科员外郎方万达所题复行题：今始严禁私建庙宇，若欲修缮毁损之佛寺庙宇，则一任各住持之意。((+)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dorolon i jurgan i hūi diyan be baicaci jeng tung ni ningguci aniya, sy, guwan be icemleme arafi, hesei gebu buhengge bici, meni meni ejen i cihai tekini. ereci amasi jai ume cisui arara sehebi. geli dangse be baicaci, dorolon i jurgan, juwan emuci aniya, ilan biyai dorgi de k' o i aisilakū hafan, fang wan da i wesimbuhe be dahūme wesimhengge, te fukjin sy, miyoo arara be, fafulafi nakabuki.

---

① 《清朝通典》卷八十，刑制一。

garjaha efujehe fe, sy, miyoo be dasarangge oci, meni meni ejen i ciha i okini seme wesimbuhede.)”

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两个，其一，“dorolon i jurgan i hūi diyan” 直译为“礼部会典”，但是，清朝并无部院会典，部院所用均为“则例”。而纂修会典自康熙二十三年起，后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四朝续修，但该题本报于顺治十六年，当时并无官修会典。即令将“礼部会典”理解为“会典中涉及礼部的部分”，也很难解释。[①] 其二，“jeng tung ni ningguci aniya” 中的 jeng tung 究竟何意？按清初满文词语分写多为翻译语言之例，个人认为很可能指明朝英宗年号“正统”。

对查万历朝《明会典》，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项条文确实是从《明会典》中直接引用，另外，甚至在《明会典》中，都未曾有正统六年这样细致的时间点。据此推论，清朝初年，政府部院手中，很可能掌握着《明会典》编纂的底本材料，唯独有疑问的地方是：这些条文曾经被翻译成满文？抑或只是引用时的随手翻译，目前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从题本援引正统六年条目为成例的事件看来，个人认为，清代初年对某些政策的制定，就是直接使用《明会典》中相关条例为法律依据。

不过《明会典》的编纂始于明孝宗弘治朝，而明英宗正统朝使用的，应该是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推行，后来成为《明会典》编纂底本的《诸司职掌》，该书“是明洪武时期仿《唐六典》而纂修的一部行政律令”。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凡其设官分职之务，编类为书。“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庚午书成，颁布中外。该书详细规定了明朝初期的职官建制及职权范围，成为各级官府行政之依据。”当然，明代会典也经过弘治、嘉靖、万历三次修改，但只是体例调整，基本内容与编纂方针不变。[②]

清代使用《明会典》作为行事准则，在入关前确有其事，据缪荃孙《艺风堂杂钞》载，清朝初设六部后，刑部承政高鸿中曾奏：“近奉上谕，凡事都

① 关于清代会典、则例编纂的情况，见郭松义《清朝的会典和则例》，载《清史研究通讯》1985 年 04 期。

② 关于明代会典编纂情况，见鞠明库《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 06 期。

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我国事有可依而行者，有不可依而行者，大都不甚相远。”[①]当然，这是天聪朝刑部情况，不过由此看来，及至顺治年间，以《明会典》为施政纲领的情况依然未变。毕竟“hūi diyan”一词，不太可能指其余书，如果是普通档案，题本中都写为“dangse”，如果是“则例”，也可以音译，没必要都如此书写。而《明会典》中的相关内容，又录自六部分职的《诸司职掌》。很可能后金—清在设立六部后，按其六部职分分别查找，将之称为礼部会典、刑部会典等，才有了题本中所述情况。总之，自题本中可以看出，清廷对于《明会典》的使用非常彻底，使用时上报也很细致，甚至连明朝的年代、皇帝允许等细节都要写出，且直接作为本朝行事的法则，可见“清承明制”确实不只是一种宏观说法，而是有很具体的微观内容。

而寺庙中高级僧侣的任免，也是清廷严格控制的对象。关于清代喇嘛旗与敕建寺庙的喇嘛等级情况，日本学者田山茂曾经有所研究。[②]不过田山茂研究时间较早，材料缺乏，而且所涉及的基本是乾隆朝后的情况。在清初，各种僧侣等级制度远没有后来的复杂情况，据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十四年）又题准，京师设四札萨克喇嘛。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等处，各设首领喇嘛。旗下各设德木齐一名。”[③]根据此记载，顺治十四年，清廷正式创设了喇嘛等级制度。不过根据题本，清廷对寺庙喇嘛的控制却早已开始。题本 044 为顺治十一年为怀来庙选择继任住持事，从中可见，在寺庙住持出缺时，作为当时宗教高层人士的班第达诺门汗，只有推荐权而无决定权，而对于推荐人，由理藩院亲自向其询问并下发命令。当然该题本中兰占巴喇嘛婉拒了清廷要求，理藩院故再度令班第达诺门汗推荐，从题本 047 看，最终博希奇囊素成为了怀来庙住持。

而《会典》中提到的盛京、锡埒图库伦、归化城等处设置的“首领喇嘛”，又音译为“达喇嘛”，满文写作 da lama，其下德木齐喇嘛，满文写作 demci lama，为其副手。题本 127 为任命归化城德木齐喇嘛事。在固穆布

① 缪荃孙《艺风堂杂钞》卷一，中华书局，2010 年，第 5 页。
② 见前引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 141-148 页。
③《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91 页。

格隆由德木齐升任达喇嘛后，德木齐喇嘛出缺，《会典》并未详述其任命过程，题本恰好可以补充。由达喇嘛将适合担任德木齐之人报于理藩院，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一般职务出缺，由本寺院内僧侣递补，达喇嘛、德木齐喇嘛均如此。其二，归化城达喇嘛也有推荐权，但此名单并不直接使用，理藩院须命归化城土默特旗固山额真进行查访，之后再次具题推荐结果，由理藩院进行任命。这套做法的意义在于：归化城土默特旗固山额真为该旗内属前最高官员，类似外藩蒙古之扎萨克，交由此官员查访，恰恰表明清廷对宗教事务的严格控制，必须由其官僚体系内的人员处置宗教事务，而非由宗教人士自由处理，也体现了清朝控制宗教的策略与手段。

另外《会典》中还有一点可以补充之处，三地寺庙德木齐喇嘛各设一名，但题本 127 中有“对此臣等议：接替顾穆布格隆任德木齐者，以罗布藏格隆为正，扎木苏格隆为副”，将两位候选人任命为正副德木齐，可见德木齐喇嘛本身仍分等级，有时也不止一人。

二 边 务

016 批红：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danjin lama, cecen han sei bithe wesimbuhe jalin.elhe taifin okini. (+)han i genggiyen de, ocirai tusiyetu han, danjin lama, cecen han, uheri bithe wesimbuhe. doroi jalin de, beise, ambasa genefi jihe ci ebsi, doro be yaya acara be tuwame oci serede. meni beise se ukame genehebi, juwe doro teni acaki seme bisire de. doro be facuhūrabume genehe beise ci, barin i ekiyehun niyalma, ulga i oron be toodame gaifi, funcehe niyalma, beise be suwaliyame amasi bederebume bukini. sain inenggi jurambuhe seme (+)dele wesimbuhe. (+)enduringge hese, ere wesimbuhe be tuwaci, donjire gisun akū. jihe elcin da, gisun hendure amasi bithe unggire babe. jurgan hūdun gisurefi wesim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neneme unggihe (+)hesei bithe de, barin i niyalma be yoni(yooni?) bure, barin i ulga i jalin, ujulaha beise baime hengkileme jidere oci, ukanju be tere fonde sambidere sehe bihe. suwe duleki aniya, duin gūsai aniya i alban, uyun i ulga benjihe bihe. ere aniya uyun i ulga be geli benjihekū emu ba. barin i eden niyalma be wacihiyame benjihekū emu ba. barin i ulgai jalin baime ujulaha beise, hengkileme jio sehe bihe ujulaha beise hengkileme jihekū emu ba. suweni ere ilan ba, waka be sidafi, ukame jihe beise be leheme gisurehengge ambula acarakū. suweni bithe de juwe doro teni acaki seme bisire de, doro be facuhūrabume genehe, beise ci, barin i ekiyehun niyalma, ulga be toodame gaifi, funcehe niyalma, beise be suwaliyame amasi bederebume bukini sere gisun. (+)abkai erin sefi, abkai fejergi i uheri i ejen han be baime jihe niyalma be, suwe salifi gisureci acarakū. ereci amasi barin i eden niyalma be burakū, barin i ulga i jalin baime, ujulaha beise hengkileme jiderakū, akdun gisun i gashūme doro acarakū oci. be seci, amaba gurun, suwe seci, ajige gurun. erei anggala. jai udu jici, alime gaifi ujimbi. bederebume burakū seme. elcin de hendufi unggiki. karu unggire bithe be dorgi yamun i ambasa i emgi acafi, acara be tuwame ara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ninggun biyai juwan jakūn.

016 批红：

题

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谨题：为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等书报事。其称：愿吉祥，鄂齐赖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共奏圣上，诺颜、大臣等为会盟事返回后，本欲择吉日而行事，然吾有诺颜出逃。今双方行将会盟，欲令乱盟而逃之诺颜，归还巴林所缺人畜，及其余人众、诺颜等，一并令其归还，择吉日出发。云云。圣上有旨：阅此题，竟无一可听之处。如何知会来使、带何书信等，着理藩院速议上题。我部谨遵上谕，议决：前此所颁之旨，谕尔等将巴林之人悉数送交，为其牲口事宜，择一为首贝子，陛见圣上，彼时告知逃人之事。尔等四和硕，去年

之年贡、九牲已送，今年九牲尚未送交，此一事也；未将巴林所缺之人悉数送交，此一事也；为其牲口事宜，择一为首贝子，陛见圣上，至今未办，此一事也。此三事即当治罪。又复告逃归之贝子，甚不妥。尔等称，欲令乱盟而逃之诺颜，归还巴林所缺人畜，及其余人众、诺颜等，一并令其归还云云。该人等顺应天时，来投天下共主之皇帝。尔等所执之词不妥。如不送交巴林所缺之民，不择一为首贝子来朝，商谈巴林牲畜事宜，不以信实之语起誓会盟，则我朝大国也，尔等小邦也，彼等若来，当令其领受恩养，不令其归。应就此知会来使，并将书报呈示内阁，与我部会同草拟复文。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六月十八

065 批红：ere kalka ci jihe duin taiji se be dosim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 i tusiyetu han, cecen han i duin taiji jihe jalin. jang jiya keo duka ci benjihe bithe de, (+)dele alban benjihe, kalka i tusiyetu han i lamatar darhan noyan i jui erke daicing. danjin lamai jui erdeni nomci. cecen han i jui munjang mergen cūhur. mergen noyan i jui isihi erdeni taiji. dalai kūtuktui beye. erei dorgi de kūtuktu, lama, taiji, tabunang sei elcin inu bi sembi. esei uheri hoki emu minggan, sunja tanggū niyalma jimbi seme, tese ini elcin, uyun niyalma be, musei karun be dosifi gal i bira ci neneme takūrafi jihebi. juwe biyai tofohon ci dosi jang jiya keo duka de isinjimbi sembi. ere uyun niylama be, duin jusei dahan joriktu jiyūn wang ni juwe niyalma, gemu beilei juwe niyalma, benjime jifi jang jiya keo duka de bi sehe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dosimbure, dosimburakū, ba amba,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juwe biyai juwan juwe.

aliha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065 批红：此自喀尔喀前来之四台吉人等,准予放行。

题

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之四台吉前来事。自张家口赍书中曰：前来纳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拉玛塔尔达尔汉诺颜之子额尔克戴青、丹津喇嘛之子额尔德尼诺木齐、车臣汗之子穆章莫尔根楚琥尔、莫尔根诺颜之子伊什希额尔德尼台吉,并达赖呼图克图本人,及各呼图克图、喇嘛、台吉、塔布囊等人之使臣在内,一行共一千五百人前来。彼等入卡伦前,先遣使九人,自噶勒河前来。于二月十五抵张家口。此九人,由四子卓里克图郡王旗二人、顾穆贝勒旗二人送至张家口。部议：放行与否,兹事体大,非臣等所能擅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二月十二

尚书沙济达喇、启心郎鼐格

068 批红：kalka feksifi gamaha barin i ulga be waliyafi niyalma be toodabuci wesimburengge

○ ecike hošoi ujen cin wang jirgalang sei ge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cecen han i duin taiji jihe jalin. jiang jiya keo duka i ci benjihe bithe de, (+)dele alban ben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lamatar darhan noyan i jui erke daicing. danjin lamai jui erdeni nomci. cecen han i jui munjang mergen cūhur. mergen noyan i jui isihi erdeni taiji. dalai kūtuktui beye. erei dorgi de kūtuktu, lama, taiji, tabunang sei elcin inu bi sembi. esei uheri hoki emu minggan, sunja tanggū niyalma jimbi seme, tese ini elcin, uyun niyalma be, musei karun be dosifi gal i bira ci neneme takūrafi jihebi. juwe biyai tofohon ci dosi jang jiya keo duka de isinjimbi sembi. ere uyun niylama be, duin jusei dahan joriktu jiyūn wang ni juwe niyalma, gemu beilei juwe niyalma, benjime jifi jang jiya keo duka de bi sehe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dosimbure, dosimburakū, ba amba,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ebi seme, (+)hese be baim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ere duin taiji, geren elcin, teni jidere be daham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gisurefi wesibu sehe seme, taidzi taiboo aliha bithei da ceki, ben be gajime jif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be isabufi, geren i gisurehengge, neneme unggihe (+)hesei bithe de, barin i eden niyalma be benjire, ulga i jalin, duin taiji hengkileme jidere ohode dosimbumbi sehe bihe. (+)hesei songkoi, duin beile alban benjime, hengkileme jidere be dahame dosimbuki. coohai jurgan,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juwete hafan tucibufi duka de okdofi, jihe turgun be fonjifi, wesimbume gajiha bithe b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emu hafan juleri gajikini seme gisurefi (+)dele wesimbuhe, (+)hese gisurehe songkoi juwe jurgan i hafan ba, ecike hošoi ujen cin wang, tuwame tucibufi takūra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aisilakū hafan ursan, šahūn se be unggifi, duin taiji de jihe turgun be fonjici jaburengge, duin gūsai, duin taiji jio sehe, (+)hese be dahame, meni duin taiji, beye, beile se, taijisai elcin se, aniyai alban, duin uyun i ulga beijime, ai (+)hese wasimbuci (+)hese be dahafi seme jihe, barin i eden niyalma, darhan cin wang, meni juwe siden de, emu udu niyalma bihe. ebsi genehe be sarkū. jai kalkai han, beilese, taijise, lama sai uheri, (+)dele alban benjihe tahi ilan, morin emu minggan, juwan nadan. temen sunja. sahaliyan dobihi jakūn. šanggiyan dobihi juwe. weihun seke emke. sekei dahū juwe. seke emu tanggū orin. silun i dahū emke. tashari dethe juwan juwe bi sembi. ere duin taiji i hoki emu minggan, sunja tanggū niyalma, juwan uyun de, jang jiya keo duka be dosika. orin ninggun de isinjimbi sembi. erebe (+)dele donjikini seme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saha, meni meni jurgan sa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re jihe duin taiji de, doroi jalin gisurere, jai barin i eden niyalma, darhan cin wang se de orin ilan niyalma bi. ere orin ilan niyalma, jai kalka de bisire eden niyalmai jalin gisurere ba amba,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dorgi amban dorji darhan noyan,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uju jergi hiya mookitat, coktu se be unggifi, kalkai duin tiji de, suweni jihe turgun be, (+)hesei fonji sehebi,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duleki aniya, erdeni nomci de, (+)dergi hesei, kalkai duin gūsai, duin beile jio sere jakade, meni tubai han, beile, uheri amba, ajige beise se gisurefi, (+)hese be dahame, aniyai alban, duin gūsai duin uyun i ulga be benjime, ai (+)hese wasimbuci, (+)hese be dahaki seme, meni duin nofi be ujulafi, han, beile sei elcin be, uttu unggihe sembi. uttu oci duleke aniya, erdeni nomci jihede, (+) dergi hesei, barin i eden niyalma be yooni benju. ulga i jalin, ujulaha duin beile hengkileme jio sehe bihe kai. suwe (+)hese be dahame, duịn taiji i beye, aniyai alban, duin uyun i ulga be benjime jihe kai. barin i eden niyalma be gaih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mende bisirei teile be, gemu ashan i amban biliktu sei genehe fonde unggihe. gūwa niyalma ukame ubade amasi jihengge inu bi. ukara be amcafi wahangge inu bi. nimeku de bucehengge inu bi. ūlet de uncahangge inu bi. seme jabufi unggihe bihe. jai duleke aniya, erdeni nomci jihe de, barin i eden niyalma be yooni benju sehe be, ainci bucehe, wabuha, uncaha niyalma be waliyaha dere seme, bisire niyalmai teile be baicaci, damu emu hehe bihe. ini eigen gamame ukakabi. ere tašaraha waka minde bi. absi obuci, (+)dergi ciha, te bicibe, barin be feksire de, darhan cin wang, joriktu jiyūn wang, erke cūhur, ere ilan nofi feksihe bihe. te darhan cin wang, joriktu jiyūn wang ubade jihebi. erke cūhur i teile mende bi. ere eden niyalma be yooni membe tooda sembio. feksihe ilan nofi be uhei toodabumbio. aikabade uhei toodabure gese oci, darhan cin wang, joriktu jiyūn wang se de fonjifi, cende bihengge udu niyalma ukaka. udu niyalma wabuha. udu niyalma bucehe. udu niyalma uncaha. ton be baha manggi. erke cūhur de geli udu niyalma funcembi. ere toodabume ton be mende bureo sembi. uttu o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barin i gaibuha eden ilan tanggū dehi ilan niyalma be feksihe, ilan nofi de, ilan ubu sindafi, muse de jihe, darhan cin wang, joriktu jiyūn wang de juwe ubu goibume, erke cūhur i

emu ubu be, waha, uncaha niyalma be toodabume. nimeku de bucehe niyalmai jalin, erke cūhur i jušen be saliha beile be gashūbume, ulgai jalin, (+)hese be dahame, aniyai albanbenjime, duin taiji i beye, jihe be dahame, waliyak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ilan biyai orin juwe.

ecike hošoi ujen cin wang.

doroi beile šangšan.

doroi beile dulan.

dorgi amban, hebei amban, be sonin.

dorgi amban dorji darhan noyan.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ildei.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jolo.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boigon jurgan i aliha amban gioroi bahana.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esehei.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ning wan o.

hebei amban tui janggin cerbu.

hebei amban lobi.

hebei amban jukungge.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uju jergi hiya mookitat.

uju jergi hiya coktu.

068 批红：喀尔喀所劫掠之巴林牲畜，不予追究，命其将所抢之人送还题

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谨题：前理藩院启心郎鼐格等谨题：为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处四台吉前来事。自张家口赍书曰：前来纳贡之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拉玛塔尔达尔汉诺颜之子额尔克戴青、丹津喇嘛之子额尔德尼诺木齐、车臣汗之子穆章莫尔根楚琥尔、莫尔根诺颜之子伊什希额尔德尼台吉，并达赖呼图克图本人，及各呼图克图、喇嘛、台吉、塔布囊等人之使臣在内，一行共一千五百人前来。彼等入卡伦前，先遣使九人，自噶勒河前来。于二月十五抵张家口。此九人，已由四子卓里克图郡王旗二人、顾穆贝勒旗二人送至张家口。部议：放行与否，兹事体大，非臣等所能擅专，为此敬题请旨。题上，上谕：此四台吉及众使者方至，故命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议题。太子太保大学士车奇，挑选得力之人，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等共商。先前颁旨命送还巴林被抢之人，及相关牲畜等事，若四台吉来陛见，则允放行。遵旨，因四贝勒携供赋陛见，故令其入边。兵部、理藩院各遣二员，出关迎接。且问其所来缘由，命其将所携书交理藩院一员带回，议后上题。上谕：依议，二部官员事，叔郑亲王视后派出则可。谨遵上谕，遣员外郎乌尔善、沙浑等往，探问四台吉来此缘由，其答曰：有旨令四和硕各遣台吉前来，吾等四台吉及诸诺颜、台吉使臣遵旨而来，送交年贡四九牲畜。且如有旨下，愿奉遵行。巴林所缺之人，有数人曾居于达尔汉亲王与吾等之间，然吾等不知其已来此。又，喀尔喀汗、诸诺颜、台吉、喇嘛等，送纳贡赋，计野马三匹、马一千一十七匹、骆驼五头、黑狐皮八张、白狐皮两张、活貂一只、貂皮端罩两件、貂皮一百二十张、猞猁狲皮端罩一件、皂雕箭翎十二羽。此四台吉一行一千五百人，于十九日自张家口入边，二十六日可抵达。云云。报于圣听，旨下：知道了，晓谕各部令知。遵旨部议：此四台吉言为政事而来，又，巴林所缺之人，有二十三名于达尔汉亲王处，此二十三人，以及其所云尚在喀尔喀部者，事关重大，非敢擅专，为此敬题请旨。题上，上谕：由议政王、大臣等会议，视所当为具题。谨遵上谕，遣内大臣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启心郎鼐格、一等侍卫毛齐塔特、绰克图等前往，奉旨询问喀尔喀四台吉所来之由。四台吉答曰：去年，额尔德尼诺木齐传旨，命喀尔喀四和硕之四诺颜前来，敝处之汗、诺颜及大小诺颜等议决：谨遵圣旨，由四台吉奉纳年贡四九牲畜，且如有旨下，愿奉遵行。故命臣等四台吉为首，携汗、贝勒等使臣前来。云云。又问：若此，额尔德尼诺木齐去年来朝，曾颁旨命其将巴林所缺之人尽数送还。而牲畜等事，则命

以四诺颜为首前来陛见时商讨。尔等遵旨而行,令四台吉亲带四九牲畜缴纳年贡,而巴林所缺之人,可曾带来?答曰:在吾处之人等,于侍郎毕力克图等来时已悉数交还。其余人等,逃回吾处者有之,逃跑时被追杀者有之,病故者有之,卖于厄鲁特处者亦有之。后又遣人报:额尔德尼诺木齐去年来时,传谕悉数送还巴林所缺之人,然病故、被杀、被卖者何以得之?尽力探求幸存之人,仅得一女子而已,而其夫已带之逃走,此乃臣等之过,如何发落,听凭上意。劫掠巴林,乃达尔汉亲王、卓里克图郡王、额尔克楚琥尔三人所为。今达尔汉亲王、卓里克图郡王已来此,额尔克楚琥尔独在吾处,今令我等悉数归还所缺之人?抑或令劫掠之三人共同归还?设若共同归还,则询问达尔汉亲王、卓里克图郡王,几人逃至其处,几人被杀,几人病故,几人被卖。计数后,尚有几人在额尔克楚琥尔处?此命其归还人数是否告知臣等?云云。故此臣等议:巴林被掠共三百四十三人,于此三人处者,可三分之,来我处者,分与达尔汉亲王、卓里克图郡王三分之二,而额尔克楚琥尔之处之三分之一,令其赔偿杀戮、出售之人。病故者,则由额尔克楚琥尔承担,令其专管属民事宜之诺颜起誓。牲畜之事,因四台吉遵旨亲携年贡而来,故赦免。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二

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尚善、多罗贝勒杜兰、内大臣议政大臣伯索尼、内大臣多尔济达尔汉诺颜、议政大臣固山额真伊尔登、议政大臣固山额真卓洛、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巴哈纳、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额色黑、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议政大臣护军统领车尔布、议政大臣罗璧、议政大臣朱孔格、启心郎鼐格、一等侍卫毛齐塔特、一等侍卫绰克图。

094 批红:in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i weijeng noyan i wesimbuhe jalin.(+)han i genggiyen de weijeng noyan bithe wesimbuhe. (+)han i

genggiyen elhe bidere, be ubade sain. bithe i beleng sunja morin 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morin be gaisu, adarame šangnara babe gisurefi wesimbu, meni meni jurgan sa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beleng jafaha morin be gaifi boigon i jurgan be afabuha be dahame, morin i jalin šangnara babe boigon i jurgan de afabuki. jihe elcin de meni jurgan i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k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il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inggai.

094 批红：是。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处卫征诺颜书报事。卫征诺颜呈报明主：想必陛下圣躬安康，臣等此处无恙。随书奉礼马五匹。奉上后得旨：马匹接受，予何赏赐，着议题。各部知道。部议：献礼之马匹已接受，并交至户部。故回赏之事亦应转户部办理，来使由我部按定例赏赐。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主事臣名盖

095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i cahar daicing ni wesimbuhe jalin. (+)han i genggiyen de cahar daicing bithe wesimbuhe. beleg emu juwaran morin, jai emu morin bi, uheri i (+)han ejen de, buyehe seke i sijigiyan wesimbuhe. genggiyen de sakin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morin

be gaisu, adarame šangnara babe gisurefi wesimbu, meni meni jurgan sa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ijishūn dasan i nadaci aniya, cahar daicing ni elcin jifi, be šolo be tuwafi ubašame jiki sembi seme wesimbure jakade (+)hesei bithe, cahar daicing taiji be ujulafi taijisa de unggihe. suweni ahūta, deota gemu ubade bikai, ebsi jiki sere gūnin bici suwe jio. suweni anggala we jicibe amasi burakū, unenggi jici ainu gosirakū seme bithe unggihe bi. jai kalkai yaburakū fonde,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ineku ere cahar daicing bi cahar inu waka, kalka inu waka, juwe siden de bikai, bi ubade jiki genggiyen sa seme bithe wesimbume elcin jihe mangg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gisurehengge, cahar daicing, ijishūn dasan i nadaci aniya jiki seme wesimbure jakade, (+)hesei jio sehe bihe, suwe tere fonde uthai jici acambihe, te bicibe jiki seci hūdun jio, suweni anggala yaya be jihe seme amasi burakū. ubašama jihe niyalma be gosime ujire be suwe inu sambikai seme gisurefi (+)dele wesimbufi ere songkoi jihe elcin de hendufi, an i šangnafi unggihe bihe. uttu juwe jergi ukame jiki seme elcin unggifi šolo, be tuwafi ukame jihekū holtoho turgunde, eri baiha seke i sijikiyan be šangnaci acarakū. erei jafaha morin be golo gaiha be dahame, gaiha morin i jalin de šangnara be dorgi jurgan de afabuki, jihe elcin de meni jurgan i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k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il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inggai.

095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察哈尔戴青书报事。察哈尔戴青书报明主。奉礼走马一匹、常马一匹。吾所望之貂袍，敬求共主赏赐。上谕：马匹接受，予何赏赐，着议题。各部知道，谨遵圣旨

部议：顺治七年，察哈尔戴青使臣前来，曰，吾等将趁隙来归。报上，遣书于彼曰：圣旨下于察哈尔戴青为首诸台吉。尔之兄弟诸人，皆在此地。尔等若有意前来，则当动身。非只尔等，若有余人，但凡来者，必不遣回，诚如此，何故不予怜爱？以此致书。又，顺治十年，与喀尔喀尚无往来，此察哈尔戴青称曾有书报：吾身陷喀尔喀、察哈尔之是非中，故欲前往，望祈明鉴。使臣到后，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题：察哈尔戴青于顺治七年书报来归，奉旨命前来。则彼时尔等应即刻动身。今尔等若欲前来，则应速行。非只尔等，若有余人，但凡来者，不予遣回，有逃归者，则予施恩。此等情形，尔等亦知晓。以此具题，并告来使，照例赏赐。如此一再遣使书报，曰欲来归，然未照行，实属欺瞒，故所求貂皮袍，不应赏赐。其所带马匹，已于大内收取。为此，赏赐一事，令交内阁办理。来使由我部依例赏赐。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主事臣名盖

096 批红：kalka muse de dahafi, neneme akdun gisun i gashūfi,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hengge, cohome ajige gurun i tosome olhoro gūnin, ceni nenehe waka be feteme, musei wang se gashūrakū oci, tulergi gurun de akdun be tuwabume elhe oburengge waka ayoo. kemun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kimciha gisurefi wesimbu.

wesimburengge

○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don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se wesimbuhe jalin. oot suwasdi sidat (+)han i genggiyen de ocirai tusiyetu han, nomon ejen, cecen han, daicing taiji bithe wesimbuhe. (+)han i hese be dahafi toktobuha doro de, ere songko be, be deribume ehe araci, abka, na membe wakalame tuwakini seme cacul, cacume akdun gisun i gashūha. honin aniya nadan biyai orin ninggun de. meni elcin se be tuwabume, (+)han hese wesimbufi, wang se be akdun gusun i gashūbureo. sain inenggi jurambuhe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e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 daci cende ehe akū elcin yabubume bisirede tenggis be farhaha cooha de tusiyetu han, cecen han, darji lama, daicing taiji cooha okdome jifi musei emgi afafi (+)abka cembe wakalaha. amala juwe cūhur jifi musei barin be feksifi gamaha, muse cende sain be efuleme ehe araha, necehe ba akū (+)dergeci oncodome barin i eden niyalma, ulga be yooni waliyaha. toroi jalin cembe akdulame gashū gashūci, gashūha inenggici amasi ceni ukanju jici alime gaijarakū seme (+)hesei lashalaha ba bi. uttu ofi musei wang se gashūci ojorakū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ilan.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amban doni.

doroi elhe giyūn wang amban yolo.

doroi beile amban šangšan.

gurun be dalire gung ni jergi gūsai ejen amban uksun i basha.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boig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gioroi langkio.

šoofu bime taidzi taifu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gioroi bahana.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esehei.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bime beidere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tuhai.

hebei amban, amban gung lobi.

hebei amban, amban jukungge.

hebei amban, amban gacuha.

hebei amban, amban hutu.

hebei amban, amban jis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096 批红：喀尔喀宾服本朝，先以信实之言盟誓，且求问本朝诸王可否与其共誓，此特小国防畏之心也。若追究彼等先前之非，不令本朝诸王盟誓，恐外藩不安，难以见信。故仍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详议题。

题

多罗信郡王多尼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等报事。愿吉祥：厄齐赖土谢图汗、诺门额真、车臣汗、戴青台吉书报曰：谨遵旨意，依所定之礼行事，如我等作恶，天地共责。洒酒祭天，以信实之言为誓。羊年七月二十六，当吾使者之面，陛下可否下旨，派诸王以信实之言共誓。令使者择吉日启程。云云。题上，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商，视所当为议题。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本朝与彼等，向未为敌，且有使臣往来。然兵逐腾机思时，土谢图汗、车臣汗、达尔济喇嘛、戴青台吉出兵迎战，袭击本朝，此天责之。后两楚琥尔入境，劫掠巴林，然本朝并未反目为仇，亦未出兵。陛下开恩，对其所掠巴林人口、牲畜悉数不论，令其以礼起誓作保，若起誓，则自盟誓之日起，彼处逃人概不收留。此圣旨所断，则不可令本朝诸王与其共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

多罗信郡王臣多尼、多罗安郡王臣岳乐、多罗贝勒臣尚善、镇国公固山额真臣宗室巴思哈、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少傅兼太子太傅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臣觉罗巴哈纳、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臣额色黑、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刑部尚书臣图海、议政大臣臣公罗璧、议政大臣臣珠孔格、议政大臣臣噶楚哈、议政大臣臣胡图、议政大臣臣济世、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

097 批　红：wang sa gashūci acara, ambasa gashūci acara babe dasame giwurefi wesimbu. ere ben te gurun i sere hergen fulu ohobi. halame dasa.

wesimburengge

○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uksun i

handa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amban doni sei gingguleme wesimbuh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se wesimbuhe jalin. oom suwasdi sidam (+)han i genggiyen de ocirai tusiyetu han, nomon ejen, cecen han, daicing taiji bithe wesimbuhe. (+)han i hese be dahafi toktobuha doro de, ere songko be, be deribume ehe araci, abka, na membe wakalame tuwakini seme cacul, cacume akdun gisun i gashūha. honin aniya nadan biyai orin ninggun de. meni elcin se be tuwabume, (+)han hese wesimbufi, wang se be akdun gusun i gashūbureo. sain inenggi jurambuhe seme (+)dele wesimbuhe, (+)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e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 daci cende ehe akū elcin yabubume bisirede tenggis be farhaha cooha de tusiyetu han, cecen han, darji lama, daicing taiji cooha okdome jifi musei emgi afafi (+)abka cembe wakalaha. amala juwe cūhur jifi musei barin be feksifi gamaha, muse cende sain be efuleme ehe araha, necehe ba akū (+)dergeci oncodome barin i eden niyalma, ulga be yooni waliyaha. toroi jalin cembe akdulame gashū gashūci, gashūha inenggici amasi ceni ukanju jici alime gaijarakū seme (+) hesei lashalaha ba bi. uttu ofi musei wang se gashūci ojorakū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kalka muse de dahafi neneme akdun gisun i gashūfi,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hangge, cohome ajige gurun i tosome olhoro gūnin. ceni nenehe waka be feteme musei wang se gashūrakū oci, tulergi gurun de akdun be tuwabume elhe oburengge waka ayoo. kemun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kimci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kalka ce ajige gurun, doro sarkū ofi, (+)hesei lashalaha be akdarakū,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me wesimbuhebi, monggo kooli de gashūrakū oho de akdun akū gūnimbi, tutu bime geli muse elbire be dahame wang se be gashūbuci inu acamb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ilan.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uksun i handai.

š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boigon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gioroi langkio.

šoofu bime taidzi taifu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gioroi bahana.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ildei.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bime beidere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tuhai.

hebei amban dorol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enggedei.

hebei amban amban gung lobi.

hebei amban tui janggin amban be cerbu.

hebei amban amban ibai.

hebei amban amban sohon.

hebei amban amban jukungge.

hebei amban amban gancuha.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097 批红：应诸王盟誓或诸大臣盟誓，着改议具题。此本中“gurun-i”一词多余，着改之。

题

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等谨题：前多罗信郡王多尼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等报事。愿吉祥：厄齐赖土谢图汗、诺门额真、车臣汗、戴青台吉书报曰：谨遵旨意，依所定之礼行事，如我等作恶，天地共责。洒酒祭天，以信实之言为誓。羊年七月二十六，当吾使者之面，陛下可否下旨，派诸王以信实之言共誓。令使者择吉日启程。云云。题上，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商，视所当为议题。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本朝与彼等，向未为敌，且有使臣往来。然兵逐腾机思时，土谢图汗、

车臣汗、达尔济喇嘛、戴青台吉出兵迎战，袭击本朝，此天责之。后两楚琥尔入境，劫掠巴林，然本朝并未反目，亦未出兵。陛下开恩，对其所掠巴林人口、牲畜悉数不论，令其以礼起誓作保，若起誓，则自盟誓之日起，彼处逃人概不收留。故此议决，不可令本朝诸王盟誓。为此敬题请旨。奉上谕：喀尔喀宾服本朝，先以信实之言盟誓，且求请本朝诸王与其共誓，此特小国防畏之心也。若穷究彼等先前之非，不令本朝诸王盟誓，恐难见信外邦，使其安然。故仍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详议具题。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喀尔喀小邦，不知礼义，不听圣裁，报求本朝诸王盟誓。依蒙古例，若不起誓，则为无信。然则本朝欲行招抚，遣诸王共誓亦为可行。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三

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少傅兼太子太傅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臣觉罗巴哈纳、议政大臣固山额真臣伊尔登、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刑部尚书臣图海、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恩格德、议政大臣臣公罗璧、议政大臣护军统领臣伯车尔布、议政大臣臣伊拜、议政大臣臣索浑、议政大臣臣珠孔格、议政大臣臣噶楚哈、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

099 批红：inu, gashūci acara wang sei gebu be arafi wesimbu.

wesimburengge

○ doroi elhe giyūn wang amban yolo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don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uksun i handa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sei wesimbuhe jalin. oot suwasdi sidat (+)han i genggiyen de ocirai tusiyetu han, nomon ejen, cecen han, daicing taiji bithe wesimbuhe. (+)han i hese be dahafi toktobuha doro de, ere songko be, be deribume ehe araci, abka, na membe wakalame tuwakini seme cacul, cacume akdun gisun i gashūha. honin aniya nadan biyai orin ninggun de. meni elcin se be tuwabume, (+)han hese wesimbufi, wang se be akdun gusun i

gashūbureo. sain inenggi jurambuhe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e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 daci cende ehe akū elcin yabubume bisirede tenggis be farhaha cooha de tusiyetu han, cecen han, darji lama, daicing taiji cooha okdome jifi musei emgi afafi (+)abka cembe wakalaha. amala juwe cūhur jifi musei barin be feksifi gamaha, muse cende sain be efuleme ehe araha, necehe ba akū (+)dergeci oncodome barin i eden niyalma, ulga be yooni waliyaha. toroi jalin cembe akdulame gashū gashūci, gashūha inenggici amasi ceni ukanju jici alime gaijarakū seme (+)hesei lashalaha ba bi. uttu ofi musei wang se gashūci ojorakū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kalka muse de dahafi neneme akdun gisun i gashūfi,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hangge, cohome ajige gurun i tosome olhoro gūnin. ceni nenehe waka be feteme musei wang se gashūrakū oci, tulergi gurun de akdun be tuwabume elhe oburengge waka ayoo. kemun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kimci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kalka ce ajige gurun, doro sarkū ofi, (+)hesei lashalaha be akdarakū,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me wesimbuhebi, monggo kooli de gashūrakū oho de akdun akū gūnimbi, tutu bime geli muse elbire be dahame wang se be gashūbuci inu acamb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wang se gashūci acara, ambasa gashūci acara babe dasame gisurefi wesimbu, ere be de gurun sere hergen fulu ohobi halame dasame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i yargiyan i akdun be tuwabure be dahame, wang se gashūci acamb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uyun.

doroi elhe giyūn wang amban yolo.

doroi beile amban šangšan.

š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boigon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gioroi langkio.

šoofu bime taidzi taifu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gioroi bahana.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esehei.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bime beidere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tuhai.

hebei amban dorol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enggedei.

hebei amban amban sohon.

hebei amban amban jukungge.

hebei amban amban hutu.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099 批红：是，若有适合盟誓之王，具题其名。

题

多罗安郡王臣岳乐等谨题：多罗信郡王臣多尼等曾谨题：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等报事。愿吉祥：厄齐赖土谢图汗、诺门额真、车臣汗、戴青台吉书奏曰：谨遵旨意，依所定之礼行事，如我等作恶，天地共责。洒酒祭天，以信实之言为誓。羊年七月二十六，当吾使者之面，陛下可否下旨，派诸王以信实之言共誓。令使者择吉日启程。云云。题上，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商，视所当为议题。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本朝与彼等，向未为敌，且有使臣往来。然兵逐腾机思时，土谢图汗、车臣汗、达尔济喇嘛、戴青台吉出兵迎战，袭击本朝，此天责之。后两楚琥尔入境，劫掠巴林，然本朝并未反目为仇，亦未出兵平定。且皇帝有旨：对其所掠巴林人口、牲畜悉数不论。令其以礼起誓，若起誓，则自盟誓之日起，彼处逃人概不收留。故此议决，不可令本朝诸王盟誓。为此敬题请旨。题后上谕：喀尔喀宾服本朝，先以信实之言盟誓，且求请本朝诸王与其共誓，此特小国防畏之心也。若穷究彼等先前之

非，不令本朝诸王盟誓，恐难见信外邦，使其心安。故仍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详议题。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喀尔喀小邦，不知礼义，不听圣裁，报求本朝诸王盟誓。依蒙古例，若不起誓，则为无信。然则本朝欲行招抚，遣诸王共誓亦为可行。为此敬题请旨。题，上谕曰：应诸王盟誓或诸大臣盟誓，着改议题。此本中“gurun-i”一词多余，着改之。臣等谨遵上谕议曰：本朝示之诚信，故当令诸王与其盟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

多罗安郡王臣岳乐、多罗贝勒臣尚善、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少傅兼太子太傅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臣觉罗巴哈纳、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臣额色黑、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刑部尚书臣图海、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恩格德、议政大臣臣索浑、议政大臣臣珠孔格、议政大臣臣胡图、尚书臣沙济达喇

103 批红：doroi elhe giyūn wang gashūkini.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oroi elhe giyūn wang amban yolo sei gingguleme wesimbuhengge.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uksun i handai sei gingguleme wesimbuh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se wesimbuhe jalin. oot suwasdi sidat (+)han i genggiyen de ocirai tusiyetu han, nomon ejen, cecen han, daicing taiji bithe wesimbuhe. (+)han i hese be dahafi toktobuha doro de, ere songko be, be deribume ehe araci, abka, na membe wakalame tuwakini seme cacul, cacume akdun gisun i gashūha. honin aniya nadan biyai orin ninggun de. meni elcin se be tuwabume, (+)han hese wesimbufi, wang se be akdun gusun i gashūbureo. sain inenggi jurambuhe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e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 daci cende ehe akū elcin yabubume bisirede tenggis be farhaha cooha de tusiyetu han, cecen han, darji lama, daicing taiji cooha

okdome jifi musei emgi afafi (+)abka cembe wakalaha. amala juwe cūhur jifi musei barin be feksifi gamaha, muse cende sain be efuleme ehe araha, necehe ba akū (+)dergeci oncodome barin i eden niyalma, ulga be yooni waliyaha. toroi jalin cembe akdulame gashū gashūci, gashūha inenggici amasi ceni ukanju jici alime gaijarakū seme (+)hesei lashalaha ba bi. uttu ofi musei wang se gashūci ojorakū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kalka muse de dahafi neneme akdun gisun i gashūfi,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hangge, cohome ajige gurun i tosome olhoro gūnin. ceni nenehe waka be feteme musei wang se gashūrakū oci, tulergi gurun de akdun be tuwabume elhe oburengge waka ayoo. kemun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kimci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kalka ce ajige gurun, doro sarkū ofi, (+)hesei lashalaha be akdarakū,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me wesimbuhebi, monggo kooli de gashūrakū oho de akdun akū gūnimbi, tutu bime geli muse elbire be dahame wang se be gashūbuci inu acamb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 dele wesimbuhe. (+)hese, wang se gashūci acara, ambasa gashūci acara babe dasame gisurefi wesimbu, ere be de gurun sere hergen fulu ohobi halame dasame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i yargiyan i akdun be tuwabure be dahame, wang se gashūci acamb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inu, gashūci acara wang se gebu be arafi wesimbu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ere gashūre de, hebe de dosika be dahame,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doroi elhe giyū wang, ere juwe wang ci emke be gashūbuci aca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orin sunja.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amban doni.
doroi elhe giyūn wang amban yolo.

gurun be dalire gung ni jergi gūsai ejen amban uksun i basha.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uksun i handai.

š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boigon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gioroi langkio.

šoofu bime taidzi taifu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gioroi bahana.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esehei.

hebei amban dorol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enggedei.

hebei amban amban ibai.

hebei amban amban jukungge.

hebei amban amban jisi.

hebei amban amban hutu.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103 批红：着多罗安郡王盟誓。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多罗安郡王臣岳乐等谨题：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等谨题：愿吉祥：厄齐赖土谢图汗、诺门额真、车臣汗、戴青台吉书报曰：谨遵旨意，依所定之礼行事，如我等作恶，天地共责。洒酒祭天，以信实之言为誓。羊年七月二十六，当吾使者之面，陛下可否下旨，派诸王以信实之言共誓。令使者择吉日启程。云云。题上，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商，视所当为议题。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本朝与彼等，向未为敌，且有使臣往来。然兵逐腾机思时，土谢图汗、车臣汗、达尔济喇嘛、戴青台吉出兵迎战，袭击本朝，此天责之。后两楚琥尔入境，劫掠巴林，然本朝并未反目为仇，亦未出兵平定。且皇帝有旨：对其所掠巴林人口、牲畜悉数不论。令其以礼起誓，若起誓，则自盟誓之日起，彼处逃人概不收留。故此议决，不可令本朝诸王盟誓。为此敬题请旨。

题后上谕：喀尔喀宾服本朝，先以信实之言盟誓，且求请本朝诸王与其共誓，此特小国防畏之心也。若穷究彼等先前之非，不令本朝诸王盟誓，恐难见信外邦，使其心安。故仍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详议题。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喀尔喀小邦，不知礼义，不听圣裁，报求本朝诸王盟誓。依蒙古例，若不起誓，则为无信。然则本朝欲行招抚，遣诸王共誓亦为可行。为此敬题请旨。报上，上谕：应诸王盟誓或诸大臣盟誓，着改议具题。此本中"gurun-i"一词多余，着改之。臣等谨遵上谕议曰：如本朝示信，则当令诸王盟誓，为此敬题请旨。报上，上谕：是，若有适合盟誓之王，具题其名。臣等谨遵上谕议曰：此次盟誓，因与议政之故，故多罗信郡王、多罗安郡王，应自此二王中择一令往盟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

多罗信郡王臣多尼、多罗安郡王臣岳乐、镇国公固山额真臣巴思翰、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少傅兼太子太傅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臣觉罗巴哈纳、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臣额色黑、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恩格德、议政大臣臣伊拜、议政大臣臣珠孔格、议政大臣济世、议政大臣胡图、尚书沙济达喇

小结：

首先说明，在各朝的《会典》中，并没有专设的"边务"词条。康熙朝《大清会典》中，相关内容归入柔远清吏司管辖的"朝贡"一条。当然，作为会典，其中所记载者，均为已然成为法律、则例的规定；而双边关系、边疆事务等方面，以今天的眼光看属于外交事务，没有也无法制定相关准则。在清代观念中，因外邦与"天朝"存在差异，故此以"理藩"之名表述与其交往的含义，这也是清朝受到儒家思想，特别是"公羊学"影响的结果。在康雍乾盛世会典编纂过程中，清朝采取了逐步完善的编纂方法。根据每朝每代的具体情况，逐渐增加条目，在对外方面，乾隆朝与康熙朝相比，就增加了对西藏、甘肃、青海等地区喇嘛年班的要求，与喀尔喀、卫拉特、乌梁海等蒙古的规定。但在顺治年代，清朝对西藏、喀尔喀等蒙古鞭长莫及，无法真

正控制、管理该地区的政治宗教事务，尤其与喀尔喀蒙古，以顺治十二年为分界点，此前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故此很难将相关题本列入“朝贡”范畴，即使题本中出现诸如此类的表述，也不外乎是春秋笔法，用以彰显“大义名分”而已。是以特设“边务”一条，论述理藩院的相关职能作用与题本中反映的史实。

清初理藩院与后世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承担了很多对外事务的参议权与咨议功能，而这部分职能康雍年间分别为南书房与军机处所代替。以本书所引题本为例。凡列入此条中题本，均为与军务、边务相关者，雍正年间设立军机房后改军机处，其实就是专司处理此类事件，但清初在政府机构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很多重大事件的议决，需要理藩院与当时最高议政负责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会商，最后由理藩院发出题本，呈请皇帝批红钦裁。这一点，从多数题本保留的大臣署名中就可清晰看出。

这种情况表明了很多问题，首先，作为当时最高决策层参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非今日政体中的“机构”，它本身似乎并无建制，甚至不能直接发出题本，而必须假手理藩院，可见该会议无疑是关外八旗会合议政的某种残余与延续，从政治体制上看，与入关后广泛采取明制的清廷政体并不配套。这也侧面解释了为何该会议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就名存实亡的事实。其次，与乾隆时期题本内容相比，理藩院承担的参议权非常明显，从题本内容中可以清晰勾勒出某事件的始末缘由，并且可以看出，理藩院并非仅仅作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附属品，而是主动参与到对策制定中。但至乾隆时期，以平定大小和卓战事为例，理藩院仅作为执行机构，执行军机处下发的命令，至于具体商议过程与决策思路，题本中已无法窥见全豹。[①]这种时代、职能的演变，也恰恰是制度史研究中的难点，因此，无法完全利用《会典》等“叙述性史料”，必须使用题本类“遗留性史料”方能清晰勾勒出演变轮廓。

具体到题本中所述，除了题本 016 外，其余多数题本曾另有专文引用分析，在此不多赘述。[②]为了行文方便，同时因此事件并未记载于《实录》

① 详见拙文《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善后考》(未刊稿)。
② 详见拙文《清初北方战略考》以及《顺治十二年清朝与喀尔喀会盟考》。

等史料中，这里大致叙述一下此事件的始末。

顺治三年，发生了清喀关系中重要的腾机思事件，之后清廷与喀尔喀进入了事实的敌对状态。① 腾机思事件遗留的问题之一，就是所抢掠巴林人畜。清廷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始终以此为由向喀尔喀施压，现存题本中，题本016即顺治十年清廷向喀尔喀做出的回应。从中不难看出，清喀虽然实质处于敌对状态，不过仍有文书往还，甚至题本中还有“尔等四和硕，去年之年贡、九牲已送，今年九牲尚未送交，此一事也”之语，当然这里所谓的“年贡九牲”，礼节性交往的意义大于贡赋意义，也很难理解为传统意义中的朝贡。而理藩院的答复，无疑就是清廷官方口径。虽然此前题本已散佚，不过从题本提到的细节不难想见，双方关系类似“冷战”，虽有外交往还与文书来往，但张力始终存在，具体表现则为双方互相容留对方逃人。

结合“防汛”条中所引题本064，理藩院于顺治十一年正月，通过不同渠道，收到了关于喀尔喀方面的两份情报，一报喀尔喀即将来朝，一报喀尔喀提兵欲战，两份情报引起了理藩院及皇帝的极大重视，于四天之内作出了相关部署。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奏报，其商议机制充分体现了理藩院的地位，由理藩院及议政王大臣会议共同具题，作出分析决断如下：首先，为保边境安全，无论喀尔喀入侵属实与否，先调动外藩蒙古军队布防，以防万一。其次，由于情况不明，内地军队进行戒备，但暂且观望，按兵不动。最后，通过对情报及时局的分析，作出基本判断，认为喀尔喀入侵的可能性不大，故暂且只做戒备，不予行动。

题本065乍看之下，与一般朝贡题本行文无大区别，甚至同样使用了alban benjihe（纳贡）一词，但结合题本064所载内容与当时清喀关系，此处明显属于公文曲笔。实质上，根据题本064，喀尔喀四台吉到来与清廷得到的情报基本相符，从细节看，四台吉由漠南四子部送至张家口，本身就不是“纳贡”程序。喀尔喀方面使团1500人，可谓规模庞大，先遣使探听消息。而清廷由边部护送，一为向导，一为监视，同时必须皇帝钦裁，边口方敢放行。双方一系列动作，是敌对关系双方的正常反应。因此，该题本难以放

---

① 具体过程，见齐木德道尔吉《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

入"朝贡"条，也是当时清喀关系的真实体现。

题本 068 可以说是反映双方关系的重要史料。喀尔喀四台吉使团的任务，是代表喀尔喀左翼与清廷寻求谅解，这背后有其部落本身的汗位内斗与矛盾。[①] 而清廷借机与其展开了细致的外交谈判。当然，谈判重点仍然围绕"巴林事件"的遗留问题展开，从题本总体内容看，喀尔喀四鄂托克释放的诚意相当大，因此谈判顺利。同时从清廷角度出发，其实"巴林事件"也不过是向对方施压，占据道德、礼法制高点的手段之一，其根本目的，一则是彰显作为漠南蒙古之主，为蒙古各旗伸张正义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保证喀尔喀不在边境生事，并对清朝保持名义上的顺从。故此，巴林人畜本身反而成为次要问题，在该题本中，理藩院与议政王大臣将牲畜一项全部免责，仅对人员提出了索还要求，从其提出的人员数字看，理藩院确实对此事有细致的准备与资料储存，这些材料也保证了清朝谈判中的主动性。

仅就谈判而言，题本 096 是接续最紧密者。该题本内容反映，清廷最终放弃了对巴林事件所有损失的追索，以便达成与喀尔喀的全面和解。其实在题本中可以看出，首先，喀尔喀本次并非"无条件宾服"，而是完全自主的"有条件议盟"，而按照蒙古习俗进行盟誓则是谈判条件之一。正是这种有条件议盟的要求，使得理藩院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敢轻易答允，只能遵循前例，以喀尔喀挑动事端、巴林人畜被掠为由予以拒绝。但顺治皇帝审时度势，认为此乃解决喀尔喀问题的不二良机，故驳回议政会议与理藩院之议，命其重新商议。言下之意则是接受其要求，作出一定让步，批红中"若追究彼等先前之非，不令本朝诸王盟誓，恐外藩不安，难以见信"，应该是顺治帝真正担心的原由。而所谓"宾服本朝、小国防畏之心"等语，出于维护清朝对外形象之故，也为议政大臣与理藩院随后的定策指出了方向。

这里先交待一下之前的题本 094、095，其内容从表面看，无外乎普通的外交往来，但将其放置于该大背景中，则该两本所载，均为清廷向喀尔喀释放的谈判诚意：即接纳对方使节与拒绝对方逃人。前述题本 016 指出，容

---

① 具体参见拙文《清初北方战略考》。

留逃人是双方敌对的具体表现,清廷拒绝接纳逃人并接待使节,无疑是对喀尔喀释放善意的回应,也用具体行动向对方表明议盟的可行。从时间点看,议盟事件发端于顺治十二年年初,成于本年年末,在此期间,理藩院、议政王大臣会议、皇帝三方配合紧密,效率极高,对外谈判、政策实施双管齐下,最终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随后的题本097、099、103是该事件的最后完成。清廷应喀尔喀方面要求,准备派出重臣与其盟誓,从而达成双方的全面和解。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与理藩院双方的磋商,提出了信郡王多尼、安郡王岳乐两大人选,而顺治皇帝批红,钦点岳乐为参与盟誓之人。关于盟誓人,理藩院题时明确说明,此二人乃参与议政之王,即议政王大臣会议中成员,可见本次议盟,清廷给予了极大重视。而推选最高决策层成员,非闲散皇族,也充分说明了清廷于彼时承认喀尔喀与其有对等地位。而该二王在顺治年间均为举足轻重之人,顺治皇帝二择其一,也颇见心思。

多尼为太祖之孙,多铎次子,顺治六年袭其父和硕豫亲王爵,八年改信亲王,顺治九年追降多铎为郡王,多尼亦降为多罗信郡王。其人顺治七年即参与议政,即令降爵,仍于一月中复议政之位。且其王爵仍为世袭罔替之爵,即俗称之"铁帽子王"。①而岳乐同为太祖之孙,乃饶余郡王阿巴泰第四子。顺治八年袭父郡王爵,改号为安。观其履历,顺治三年随豪格征讨张献忠,五年驻防大同,九年掌工部、参与议政,十年又受封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专司处理喀尔喀事务。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②

两相比对,多尼之爵位、家世相对尊荣,参与议政也相对较早,而安郡王岳乐有更丰富的政务、军务、外事经验。多尼参与政事的记载,为顺治十五年出兵云南,攻南明桂王朱由榔。虽无法据此断言此前他未亲自掌管过重大政务,但相比岳乐,还稍显不足。岳乐不但有掌管工部、宗人府的履历,更关键的是曾驻防大同、归化城,专司防御喀尔喀之事。无疑这种经历,使岳乐对西北局势、满蒙关系有更为直接、更为清晰的理解。同时作为

① 《清史列传·宗室王公传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第43页。案:《清史稿》卷二一八称其为多铎长子。与本文无涉,故不论。

② 《清史列传·宗室王公传二》,第87-88页;《清史稿》卷二一七。

针对喀尔喀事务的驻外军事将领，也更了解喀尔喀内部形势。

顺治一朝，岳乐在顺治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甚至有材料与学者认为，顺治皇帝去世前，曾考虑传位于一位从兄弟，而其属意人选，很可能就是岳乐。①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岳乐自顺治一朝，由辅国公至亲王，除才能突出、功勋卓著外，与皇帝关系良好应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可见在挑选盟誓人选时，自理藩院到皇帝，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与精心选择的。多尼与岳乐，均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参与议政多年，且岳乐更是直接与喀尔喀兵锋相对。论关系，岳乐为顺治皇帝的绝对心腹，可见此次与喀尔喀盟誓，虽非军事行动，但是倾注了清朝君臣的良苦用心。至此，清喀议盟顺利进行，清朝最大的收获，除保证了北地边界的安定外，还于此年对喀尔喀原有的两翼八扎萨克予以承认，这成为日后清廷渗透喀尔喀内政，最终将其纳入版图的开端。

此事的具体过程，《实录》等叙述性史料完全失载，无疑，对于后世编纂者来说，这段史实透露了当时清喀关系的实质，虽然从外交与国策角度看，清朝无疑非常成功，在南方未平时消弭北方边患于无形，节省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从宣扬“四夷宾服”的天朝史观角度，这种让步妥协不符合宣扬赫赫武功、盛德盖世的目的，因此被淡化处理，一笔带过。当然，在双方交涉其间发挥作用的理藩院、议政王大臣会议等部门的作用，也随之湮灭无闻。这种状况对于政治史或制度史研究都是极大的损失，而题本的出现，及时弥补了叙述性史料的缺陷，成为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史料补充。

三 朝贡

001 批红：(+) 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nikan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ele alban benjihe, ūlet i gusi han i hojigon nomci taiji i

①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ilan tanggū morin, orin temen, jihe elcin damba ombui orin morin, juwe temen, nomci taiji i deo dorji taiji i juwe tanggū morin, juwan jakūn temen, jihe elcin biliktu hiya i juwan morin, emu temen, terei hoki gūsin sunja niyalma jifi jang jiya keo duka de bi seme dukai niyalma alanjihabi. erebe jurgan i gisurehengge, ūlet, muse de daci sain be dahame jihe be tuwame dosimbumbihe. uttu ofi an i dosim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juwe biyai juwan ninggun.

001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尼堪等谨奏：为纳贡一事。厄鲁特部固始汗之婿诺木齐台吉马三百匹、骆驼二十头，使者丹巴鄂木布马二十匹、骆驼两头，诺木齐台吉之弟多尔济台吉马两百匹、骆驼十八头，来使毕力克图侍卫马十匹、骆驼一头；据张家口差人来报，此一众三十五人，已抵达张家口。对此部议：厄鲁特部与我朝向善，是以凡其前来，均准入口内，故照常准入。为此故，敬题请旨。

顺治十年二月十六

067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oros i cahan han i laban benjime, elcin jihe jalin. jang jiya keo i duka ci benjihe bithe de, (+)dele alban benjihe, oros i cahan han i jafara sahaliyan dobihi tofohon, šanggiyan dobihi susai, celmen juwe, šanggiyan uye i dahū emke, ihan i uyehe sukū ninggun. jihe elcin basilik i hoki juwan ilan haha, uyunju morin, orin ilan temen, jang jiya keo dukai yule bi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oros i cahan han, teni alban benjime, elcin jihe be dahame, meni jurgan i emu hafan, coohai jurgan i emu hafan be unggifi dosimbuki, isinjiha manggi. jihe turgun be yargiyalame fonjifi wesi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ilan biyai ice uyun.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buida.

aisilakū hafan šahūn.

067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启心郎鼐格谨题：为俄罗斯察罕汗贡使事。张家口赍书曰：纳贡之俄罗斯察罕汗，携供赋计黑狐皮十五张、白狐皮五十张、绒头两枚、白熟皮端罩一件、熟牛皮六张，来使巴西利克等一行十三人，及马九十匹、骆驼二十三头，已抵张家口外。部议：俄罗斯察罕汗现为纳贡遣使，故应派我部官员一名、兵部官员一名迎接，令其入边。待抵达后，则将来由切实查验，询问后上奏。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九

启心郎鼐格、员外郎布伊达、员外郎沙浑

07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dosim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aštir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lamatar darhan noyan i elcin jihe jalin. jang jiya keo duka ci benjihe bithe de (+)dele alban ben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lamatar darhan noyan i jafara morin juwan. jihe elcin dongjos dural i morin emke. lamatar darhan noyan i bodisuk katun i morin juwe. jihe elcin erdeni g' abcu i morin emke. lamatar darhan noyan i jui erdeni batur taiji i morin juwe. jihe elcin buku hiya. nomci daicing taiji i morin juwe. jihe elcin kakdur. bintuhai taiji i morin juwe. jihe elcin norbu. jasaktu noyan i morin juwe. jihe elcin babunai dural. wereng taiji i morin juwe. jihe elcin dalbarai tubsin. darhan g' abcu i morin sunja. jihe elcin budar erke i morin emke. erei hoki miyalma orin duin. yalufi

genere morin gūsin. temen gūsin emu sehebi. erebe jurgan i gisurehengge, doroi jalin duin taiji be unggifi aniyai alban benjime, hengkileme jihe be dahame lamatar darhan noyan i elcin dongjuk dural i hoki be dosi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sunja biyai tofohon.

ashan i amban šaštir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 uju jergi hiya mookitat.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 uju jergi hiya coktu.

ejeku hafan mala.

072 批红：依议准入。

题

理藩院侍郎沙世悌尔等谨题：为拉玛塔尔达尔汉诺颜之来使事。自张家口赍书曰：纳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拉玛塔尔达尔汉诺颜所带马十匹，来使东珠斯杜拉尔马一匹，拉玛塔尔达尔汉诺颜之博迪苏克哈屯马二匹，来使额尔德尼格布楚马一匹，拉玛塔尔达尔汉诺颜之子额尔德尼巴图尔台吉马二匹，来使布库侍卫、诺木齐戴青台吉马二匹，来使喀克都尔、宾图海台吉马二匹，来使诺尔布、札萨克图诺颜马二匹，来使巴布奈杜拉尔、色棱台吉马二匹，来使达勒巴赖图布信、达尔汉噶布楚马五匹，来使布达尔额尔克马一匹，此一行共二十四人、骑乘马匹三十匹、骆驼三十一头。对此部议：前为政事遣四台吉而来，今纳年贡陛见，故拉玛塔尔达尔汉诺颜之使东珠斯杜拉尔一行应令入边，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五月十五

侍郎沙世悌尔、署理理藩院事务头等侍卫毛齐塔特、署理理藩院事务头等侍卫绰克图，主事玛拉

07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aštir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ūlet i ocirtu taiji i elcin jihe jalin, jang jiya keo duka ci benjihe bithe de (+)dele alban benjihe, ūlet i ocirtu taiji i morin ilan tanggū. jihe elcin erdeni ubasi. batur booci. baidai tasurhai. darhan langsu i morin ilan. temen juwe. sucum gelung ni morin ilan. erei hoki haha ninju uyun. hehe juwe. yalufi genere morin emu tanggū dehi juwe. temen uyunju duin. hūdai morin ninggun tanggū sehebi. erebe jurgan i gisurehengge ūlet daci muse de sain be dahame, ocirtu taiji i elcin inu lakcaha akū yabuha, uttu ofi esei hoki be dosi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sunja biyai orin ninggun.

ashan i amban šaštir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 uju jergi hiya mookitat.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 uju jergi hiya coktu.

ejeku hafan mala.

073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侍郎沙世悌尔等谨题：为厄鲁特部鄂齐尔图台吉来使事。张家口赍书报：纳贡之厄鲁特部厄齐尔图台吉马三百匹，来使额尔德尼乌巴什、巴图尔伯奇、拜代塔苏尔亥、达尔汉郎素马三匹、骆驼两头，苏楚木格隆马三匹，此一行男六十九人、女二人，共乘马一百四十二匹、骆驼九十四头前来，另有用于交易之马六百匹。对此部议：厄鲁特部向与本朝交好，故鄂齐尔图台吉遣使不绝。如此，此一行应令入边。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五月二十六

侍郎沙世悌尔、署理理藩院事务头等侍卫毛齐塔特、署理理藩院事务头等侍卫绰克图，主事玛拉

09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ūlet i elcin i jalin. jang giya keo duka ci benjihe bithede, (+)dele alban benjime jihe, ūlet i ocirtu taiji i emu minggan sunja tanggū morin. jihe elcin joriktu ubasi, botohon tubsin, kešeo tasurahai. mergen corji i nadanju morin, jihe elcin coktu ubasi. acitu hiya. borbaci corji i ninju morin. jihe elcin bahan lama, lubdzang gelung. ecihe corji i susai morin. jihe elcin mergen ombu. banjur bandi. erei dorgide buya lamasai elcin inu bi sembi. esei hoki juwe tanggū sunja niyalma, yalufi genere juwe tanggū sunja morin. juwe tanggū jakūnju uyun temen. hūdai morin juwe minggan funcembi sembi. cecen taiji i gūsin morin, gūsin jakūn seke. emu sahaliyan dobihi. jihe elcin cecen ombu i gūsin morin, joriktu gejul i uyun morin. mergen baturu i sunja morin. erei hoki orin ninggun niyalma, yalufi genere gūsin juwe morin, dehi nadan temen. hūdai morin duin tanggū sembi. k' embuo kūtuktu i susai morin, jihe elcin burgi baturu hiya, ilagūksan bandida corji i orin morin, jihe elcin erke ombu, erei hoki juwan nadan niyalma, yalufi genere gūsin morin, orin uyun temen. hūdai morin jakūnju bi sehe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ūlet daci muse de sain bime, esei elcin inu lakcahakū yabuha be dahame, ere ilan hoki i (+)dele alban benjihe elcin be dosimbuki, hūdai niyalma bici, huhu hoton de unggifi an i hūdaša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eci aniya omšon biyai ice.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aisilakū hafan amban buida.

aisilakū hafan amban šahūn.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093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厄鲁特来使事。张家口赍书曰：前来年贡之臣：厄鲁特部厄齐尔图台吉之马一千五百匹，由来使卓里克图

乌巴什、博托浑图布信、克寿塔苏拉海携来。莫尔根绰尔济之马六十匹，由来使绰克图乌巴什、阿齐图侍卫携来。博尔哈齐绰尔济之马六十匹，由来使巴汉喇嘛、罗布藏格隆携来。厄齐克绰尔济之马五十匹，由来使莫尔根奥木布、班珠尔班第携来。此中，布雅喇嘛等之使臣亦在其列。此一行二百零五人，共骑乘马二百零五匹、骆驼二百八十九头。用于互市之马两千余匹。车臣台吉之马三十匹、貂皮八张、黑狐皮一张，连同来使车臣鄂木布之马三十匹、卓里克图格珠尔之马九匹、莫尔根巴图鲁之马五匹，此行二十六人，骑乘马三十二匹、骆驼四十七头，用于互市之马四百匹。堪布呼图克图之马五十匹，由来使布尔吉巴图鲁侍卫携来。伊拉古克三班第达绰尔济之马二十匹，由额尔克鄂木布携来。此行十七人，骑乘马三十匹、骆驼二十九头，用于互市之马八十匹。部议：厄鲁特向与本朝甚善，使臣来往不绝，因此，此三批年贡之人准许进入，若有商旅，遣往归化城，照例行商。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一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员外郎臣布伊达、员外郎臣沙浑、主事臣马拉

107 ○ kalka i duin gūsa de toktobufi gaire aniyai alban tusiyetu han i gūsai jakūn šanggiyan morin, emu šanggiyan temen, danjin lamai gūsai jakūn šanggiyan morin, emu šanggiyan temen, cecen han i gūsai jakūn šanggiyan morin, emu šanggiyan temen, mergen noyan i gūsai jakūn šanggiyan morin, emu šanggiyan temen,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omšon biyai orin emu de benjihe manggi, ere duin gūsa de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orin ninggun de karu šangnahangge. tusiyetu han i gūsa d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dongmu emke, cara emke, suje gūsin, mocin nadanju, danjin lamai gūsa d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dongmu emke, cara emke, suje gūsin, mocin nadanju, cecen han i gūsa d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dongmu emke, cara emke, suje gūsin, mocin nadanju, mergen noyan i gūsa de gūsin yan i menggun i dongmu emke, cara emke, suje gūsin, mocin nadanju, šangnaha.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aniya biyai orin.

107 定喀尔喀四和硕年贡，土谢图汗和硕白马八匹、白驼一头。丹津喇嘛和硕白马八匹、白驼一头。车臣汗固山白马八匹、白驼一头。莫尔根诺颜和硕白马八匹、白驼一头。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送至。后此四和硕，于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报赏，赏土谢图汗和硕三十两银茶桶一只、酒海一只、缎三十匹、佛头青布七十匹，赏丹津喇嘛和硕三十两银茶桶一只、酒海一只、缎三十匹、佛头青布七十匹，赏车臣汗和硕三十两银茶桶一只、酒海一只、缎三十匹、佛头青布七十匹，赏莫尔根诺颜和硕三十两银茶桶一只、酒海一只、缎三十匹、佛头青布七十匹。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

109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sei ginggguleme wesimburengge. ūlet i erdeni taiji i elcin jihe jalin. jang giya keo duka ci benjihe bithe de, (+)dele alban benjime jihe, ūlet i erdeni taiji i morin emu tanggū, jihe elcin batur ombu. darja ombu, arsala hošoci, ariluksan toin i morin susai temen juwan, jihe elcin erdeni hiya. darma dodo ubasi i morin susai jihe elcin tosurahai, esei hoki niyalma ninju juwe, yalufi genere morin emu tanggū juwan juwe, temen emu tanggū juwan duin, hūdai morin emu mangga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ūlet daci muse de sain bime, esei elcin inu lakcahakū yabuha be dahame, esei alban benjime jihe elcin be dosimbuki, hūdai niyalma bici huhu hoton de unggifi ceni an i hūdaša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ilan biyai juwe uyu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ici ergi asha i amban, amban šaštir.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inggai.

109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臣席达礼等谨题：为厄鲁特部额尔德尼台吉来使事。张家口赍书曰：前来年贡之厄鲁特额尔德尼台吉之马一百匹、由来使巴图尔鄂木布、达尔扎鄂木布阿尔萨兰和硕齐携来。阿里鲁克三托音之马五十匹、骆驼十头，由来使额尔德尼侍卫携来。达尔玛多铎乌巴什之马五十匹，由来使塔苏拉海携来。此一行六十二人，骑乘马一百一十二匹、骆驼一百一十四头，用于互市之马一千匹。部议：厄鲁特向与本朝交好，来使不绝。故准此前来年贡之使臣入边。若有商人，遣往归化城照例互市。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三月十九

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启心郎臣鼐格、主事臣名盖

119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i deorgeci noyan, lamatar dorji darhan noyan sei elcin jihe jalin. jang giya keo duka ci benjihe bithe de, (+)dele alban ben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deorgeci noyan i jakūn morin, jihe elcin geshui lama. deorgeci noyan i jui erdeni daici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orol. deorgeci noyan i jui, coktu ilde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elung lama. daibung ildeng hošooc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cingsan. ebei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ya hiya, cuhūla jaisang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eosehei. erdeni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kūtukdai. guying dural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erincen. dadan erdeni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arma ubasi. holbon erke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toktor. dalai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elhetu. mergen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aisagal. hiya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belhetu. darhan jaisang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emnik. ocir jab erdeni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iliktu bandi. šakdasun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haise. erke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anggesen. boronghoi siret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coroi. arana hiya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bandisha. coktu batur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arma. teri jaisang hoošooc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joriktu. kusentu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kehu. dehu daruga i emu morin, jihe elcin dureng. cin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jarhūi. dari erke i emu morin, jihe elcin lubdzang bandi. sanjin dural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ereng. mergen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atur bandi. erdeni corji i lian morin, jihe elcin sonot bandi. nomoh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ūljitu nangsu. okcot cor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lubdzang bandi. sere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iliktu gelung. darhan emc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njin bandi. janggara emc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wangboo. batur gelu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barnai. mergen nangs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iliktu ubasi. darhan nangsu i emu morin, jihe elcin balding bandi. maidari g' abc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ombohot. mergen gecul i emu morin, jihe elcin culuma hošooci. darhan cor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erincen. esei hoki uyunju nadan niyalma, yalufi genere emu tanggū susai morin, emu tanggū gūsin temen, hūdai morin jakūn tanggū sembi. jai emu hoki (+)dele alban benjime 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lamatar dorji darhan noy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nirba. lamatar dorji darhan noyan i jui arana erdeni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ortoi. erke daicing ni sargan sonot julma katu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onot. ildeng cūhur noyan i muwe morin, jihe elcin guru. ildeng cūhur noyan i jui ubasi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aibaga. ildeng cūhur noyan i jui puncuk cūhur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joo. ildeng cūhur noyan i jui sudatan i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adarhū. tuwajang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ibili. batma cūhur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kūtuk. katan batur noyan i emu morin, jihe elcin hobon. buku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sereng. ubasi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kesihen. culut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tebsihi. hasiha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garma. tolai erdeni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mangnai. darhan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borokcin. jaisang daruga i emu morin, jihe elcin culuma. ecihe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gungge. jibadzun damba kūtuktu i sunja morin jihe elcin biliktu nangsu. dahina kūtuktu i gūsin morin, jihe elcin diba corji. yuhejeri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icing ombu. mergen cor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dasi. sokbon gelu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gehen. mergen unjat lama i emu morin, jihe elcin kesiktu. yuhejeri diyanci lama i emu morin jihe elcin gurusi. erdeni g' abcu lama i emu morin, jihe elcin sidara. coir jamsu gecul i emu morin, jihe elcin oohin. nomoh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lobdzang darja. lobun seretu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eorgeci. siretu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ombu. mergen nangs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elung. erdeni toi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endur erincen. jotba lama i emu morin, jihe elcin ergebsi. esei hoki, susai nadan niyalma, yalufi genere nadanju juwe morin. susai sunja temen. hūdai morin duin tanggū sehebi. erebe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ede hafan takūrafi, erei dorgi ujulaha beile, taiji, ujulaha ambasa, lamasai elcin be dosimbufi gajikini. gūwa geren buya taiji, buya ambasa, lamasai elcin be amasi huhu hoton de unggei, ceni an i hūdašakin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omšon biyai ice jakūn.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 i amban,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inggai.

119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臣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杜尔格其诺颜、拉玛塔尔多尔济达尔汉诺颜等来使事。张家口赍书云：前来

年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杜尔格其诺颜之马八匹，由来使格斯会喇嘛携来；杜尔格其诺颜之子额尔德尼戴青之马两匹，由来使敖罗勒携来；杜尔格其诺颜之子绰克图伊尔登之马两匹，由来使格隆喇嘛携来；戴本伊尔登和硕齐之马两匹，由来使青桑携来；鄂贝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达雅侍卫携来；楚呼拉宰桑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叟瑟黑携来；额尔德尼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库图克代携来；贡格杜拉尔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额林臣携来；达丹额尔德尼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噶尔玛乌巴什携来；霍勒本额尔克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托克托尔携来；达赖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博尔赫图携来。莫尔根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白桑噶尔携来。恰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博尔赫图携来。达尔汉宰桑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鄂穆尼克携来。厄齐尔扎布额尔德尼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毕力克图班第携来。沙克达孙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海瑟携来。额尔克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昂格森携来。博隆辉席勒图之马两匹，由来使绰磊携来。阿喇纳侍卫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班第斯哈携来。绰克图巴图尔之马两匹，由来使噶尔玛携来。特里宰桑和硕齐之马一匹，由来使卓里克图携来。库森图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克呼携来。德呼达鲁噶之马一匹，由来使杜棱携来。青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扎尔辉携来。达礼额尔克之马一匹，由来使罗布藏班第携来。三津杜拉尔之马两匹，由来使色棱携来。莫尔根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巴图尔班第携来。额尔德尼绰尔济之马三匹，由来使索诺特班第携来。诺门汗之马两匹，由来使敖尔济图囊素携来。奥克绰特之马一匹，由来使罗布藏班第携来。色勒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毕力克图格隆携来。达尔汉厄木齐之马两匹，由来使丹津班第携来。章嘎啦厄木齐之马两匹，由来使旺博携来。巴图尔格隆之马一匹，由来使巴尔奈携来。莫尔根囊素之马两匹，由来使毕力克图乌巴什携来。达尔汉囊素之马一匹，由来使巴勒当班第携来。迈达礼噶布楚之马两匹，由来使博木博霍尔携来。莫尔根葛楚勒之马一匹，由来使楚鲁玛和硕齐携来。达尔汉绰尔济之马一匹，由来使额林臣携来。此一行九十七人，骑乘马匹一百五十、骆驼一百三十，用于互市马匹八百。另有一行前来年贡者，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拉玛塔尔多尔济达尔汉诺颜之

马两匹,由来使尼尔巴携来。拉玛塔尔多尔济达尔汉诺颜之子阿喇纳额尔德尼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博尔托携来,额尔克戴青之妻索诺特珠勒玛哈屯之马两匹,由来使索诺特携来。伊尔登楚琥尔诺颜之马两匹,由来使古鲁携来。伊尔登楚琥尔诺颜之子乌巴什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拜巴噶携来。伊尔登楚琥尔诺颜之子盆楚克楚琥尔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昭携来。伊尔登楚琥尔诺颜之子苏杜坦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巴达尔呼携来。图瓦彰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席毕理携来。巴特玛楚琥尔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库图克携来。卡坦巴图尔诺颜之马一匹,由来使霍本携来。布库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色棱携来。乌巴什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克什痕携来。楚鲁特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特布什希携来。哈什哈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噶尔玛携来。陶赖额尔德尼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莽格奈携来。达尔汉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布浑代携来。卫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博洛克勤携来。斋桑达鲁噶之马一匹,由来使楚鲁玛携来。鄂齐克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贡格携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马五匹,由来使毕力克图囊素携来。达希尼呼图克图之马三十匹,由来使第巴绰尔济携来。尤赫哲里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戴青鄂木布携来。莫尔根绰尔济之马一匹,由来使达什携来。索克本格隆之马一匹,由来使格痕携来。莫尔根温札特喇嘛之马一匹,由来使克什克图携来。尤赫哲里第颜齐喇嘛之马一匹,由来使古鲁什携来。额尔德尼格布楚喇嘛之马一匹,由来使锡达拉携来。绰伊尔扎木苏葛楚勒之马一匹,由来使敖辛携来。诺门汗之马两匹,由来使罗布藏达尔扎携来。洛本席勒图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德奥尔格其携来。席勒图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鄂木布携来。莫尔根囊素之马两匹,由来使格隆携来。额尔德尼托音之马两匹,由来使格杜尔额林臣携来。卓特巴喇嘛之马一匹,由来使额尔格布什携来。此一行五十七人,骑乘马匹七十二、骆驼五十五,用于互市之马匹四百。对此臣等议:应派遣大臣前往,此中为首之贝勒、台吉、大臣、喇嘛等之来使,令其入边,其余诸小台吉、次要大臣、喇嘛等之来使,遣往归化城,照常互市。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八

尚书臣明安达礼、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主事臣名盖

12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elcin jihe jalin. jang giya keo duka ci bithe de, (+)dele alban benjihe, kalkai cecen han i juwe motinm juwan seke, jihe elcin erdeni lama. aniya i alban i jakūn suru morin, emu sanggiyan temen, jihe elcin coktu kūjahai, cecen han i sargan nomondalai hatun i juwe morin, juwan seke. jihe elcin euetu hiya. abahai hatu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ain hiya. jaisang hatun i emu morin, jihe elcin kara ohin. mani hatun i emu, morin, jihe elcin jama. bargū katu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ūbesun. mergen cuhur noyan i emu morin, jihe elcin bombohon. erebe daicing noyan i emu morin, emu dashari dethe, jihe elcin erluk. ildeng coktu noy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cibagai. cin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gunggur . cui mergen noy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ono. aosk’ u mergen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ono. erdeni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mergen ombu. tolai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boroci. cagadai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erke hošoci. aldar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darasi. mergen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ilktu bandi. erdeni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mergen hiya. jotba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erke šejin. cuhur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arma, daicing hošoc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mani. mergen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labsihi. nomci buyi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balbai. šejin tasurahai emu morin, jihe elcin ecing. hiya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metu. mergen šejin i emu morin, jihe elcin bubuhan. erke hošoc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arma. cihūla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tulejeo, budi erden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badak. sereng erke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tuske. weijeng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bol. dural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manju. bintu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tubasin. aldar

jaisang nayamu morin, jihe elcin gamusi. mergen band ii emu morin, jihe elcin abandai. dalai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erincen. batur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unagai. cecen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kesiktu. cibahai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tonggor. weije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ulguci. budunai mergen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bujuger. cecen han i deo erke taiji i juwe morin, juwan seke, jihe elcin dayanai. ericen taiji i juwe morin, juwan seke, jihe elcin gecul lama. erdeni ubasi taiji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sonot. cecen cuhur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andi. baising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ūljitu. manjusiri kūtuktu i jakūn morin, juwan seke, jihe elcin erke langsu. siretu kūtuktu i duin morin, jihe elcin honici. erdeni corji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weijeng gecul. cecen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lai ombu. erdeni nangs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eter. erdeni mergen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norbu gecul. weijieng lama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baha emci. mergen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erke ombu. mergen nangs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jasan jasi. jotba aramjamba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joriktu ombu. mergen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tubasin. andun aramjamb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ereng. unjat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lacab. dalai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šamba jamsu. buyantu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erke ombu. erke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mergen bandi. darhan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rhan lama. ombu corji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erdeni ombu. dural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tumei. cindamu i lama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cigetai. dalai nangs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uyantu. sujuketu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uku ubasi. esei hoki niyalma juwe tanggū juwan ilan, yalufi genere juwe tanggū jorin morin. juwe tanggū tofohon temen. hūdai morin, emu minggan ninggun tanggū sembi. jai emu hoki (+)dele alban ben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danjin lamai nomodalai noy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endu jamsu. dalai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ergel. erluk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indun. ildeng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rma šejin. cenhūla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uheri. dural jaisang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ese. daicing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ege. darhan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bg' ecudzang. erke tabunang ni ilan morin, jihe elcin tagūi. darhan erluk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aisgal. gandun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menggetu. aramjamba corji i sunja morin, jihe elcin dambdzang. mergen corji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erke ombu. šamburung kūtukt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atur lama. nomuhan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erdeni lama. unjat g' abcu i ilan morin, mergen nangs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si. erdeni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nomci lama. šanburung kūtukt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lai ubasi. gusi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anjin. darhan nangs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ayatu. darhan lamai juwe morin, jihe elcin lubdzang bandi. tusiyetu han i deorgeci noyan i ninggun morin, jihe elcin ura hiya. darhan jaisang tabunang ni juwe morin, emu tashar dethe, jihe elcin botba. nomuhan i sunja morin, jihe elcin gelung lama. jotba corji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udei. erdeni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onot bandi, mergen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onjuk. tusiyetu han i danjin lama mergen cuhur noy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iliktu ombu. darhan nangs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ungge. esei hoki niyalma emu tanggū dehi. yalufi genere emu tanggū ninju sunja morin, emu tanggū ninju ninggun temen, hūdai morin emu minggan duin tanggū susai shehebi.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ede hafan takūrafi alban benjihe ujulaha taifi, ujulaha ambasa, lamasa i elcin be dosimbuki, gūwa geren buya ambasa, lamasai elcin be amasi huhu hoton de unggifi ceni , an i hūdašakin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duici aniya, nadan biyai juwan.

ici ergi asha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alu.

122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等谨题：为喀尔喀部来使事。张家

口赏书：前来年贡之喀尔喀车臣汗之马两匹、貂皮十张，由来使额尔德尼喇嘛携来，年贡之白马八匹、白驼一头，由来使绰克图库扎海携来。车臣汗之妻诺门达赖哈屯之马两匹、貂皮十张，由来使额叶图侍卫携来。阿巴亥哈屯之马两匹，由来使赛音侍卫携来。斋桑哈屯之马一匹，由来使喀喇敖辛携来。玛尼哈屯之马一匹，由来使扎马携来。巴尔虎哈屯之马两匹，由来使索布孙携来。莫尔根楚琥尔诺颜之马一匹，由来使博木博浑携来。额尔克戴青诺颜之马一匹、雕翎一枝，由来使鄂尔鲁克携来。伊尔登绰克图诺颜之马两匹，由来使齐巴亥携来。青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龚古尔携来。崔莫尔根诺颜之马两匹，由来使索诺携来。罗斯库莫尔根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索诺携来。额尔德尼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莫尔根鄂木布携来。托赖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博洛齐携来。察甘岱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额尔克和硕齐携来。阿勒达尔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达喇什携来。莫尔根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毕力克图班第携来。额尔德尼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莫尔根侍卫携来。卓特巴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额尔克舍津携来。楚琥尔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噶尔玛携来。戴青和硕齐之马一匹，由来使玛尼携来。莫尔根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拉布什希携来。诺木齐布扬之马一匹，由来使巴勒拜携来。舍塔苏拉海之马一匹，由来使额青携来。恰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墨图携来。莫尔根舍津之马一匹，由来使布布汗携来。额尔克和硕齐之马两匹，由来使噶尔玛携来。齐呼喇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图勒昭携来。布迪额尔德尼之马一匹，由来使巴达克携来。色棱额尔克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图斯克携来。卫征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博勒携来。杜拉尔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满住携来。宾图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图布信携来。阿勒达尔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噶木什携来。莫尔根班第之马一匹，由来使阿班代携来。达赖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额林臣携来。巴图尔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乌纳盖携来。车臣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克什克图携来。齐巴亥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孔果尔携来。卫征之马两匹，由来使古鲁固齐携来。布都奈莫尔根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布住格尔携来。车臣汗之弟额尔克台吉之马两匹、貂皮十张，由来使达雅奈携来。额林臣台吉之马两匹，貂皮十张，由来使葛楚尔

喇嘛携来。额尔德尼乌巴什台吉之马三匹,由来使索诺木携来。车臣楚琥尔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班第携来。拜星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鄂尔济图携来。满珠希礼呼图克图之马八匹,貂皮十张,由来使额尔克囊素携来。席勒图呼图克图之马四匹,由来使霍尼其携来。额尔德尼绰尔济之马三匹,由来使卫征葛楚尔携来。车臣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达赖鄂木布携来。额尔德尼囊素之马两匹,由来使色特尔携来。额尔德尼莫尔根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诺尔布葛楚尔携来。卫征喇嘛之马三匹,由来使巴汉厄木齐携来。莫尔根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额尔克鄂木布携来。莫尔根囊素之马两匹,由来使扎桑扎西携来。卓特巴阿兰占巴之马三匹,由来使卓里克图鄂木布携来。莫尔根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图布信携来。安顿阿兰占巴之马两匹,由来使色棱携来。温札特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喇察布携来。达赖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善巴扎木苏携来。布颜图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额尔克鄂木布携来。额尔克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莫尔根班第携来。达尔汉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达尔汉喇嘛携来。鄂木布绰尔济之马三匹,由来使额尔德尼鄂木布携来。杜拉尔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图美携来。青达木喇嘛之马三匹,由来使齐格泰携来。达赖囊素之马两匹,由来使布颜图携来。素珠克图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布库乌巴什携来。此一行二百一十三人,骑乘马匹二百二十、骆驼二百一十五,互市之马匹一千六百。另一行前来年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丹津喇嘛下诺门达赖诺颜之马两匹,由来使根杜扎木苏携来。达赖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额尔格勒携来。鄂尔鲁克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辛顿携来。伊尔登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达尔玛舍津携来。程霍喇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乌赫齐携来。杜拉尔斋桑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萨撒携来。戴青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色格携来。达尔汉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达布格楚藏携来。额尔克塔布囊之马三匹,由来使塔贵携来。达尔汉鄂尔鲁克之马两匹,由来使拜桑噶勒携来。根顿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孟格图携来。阿兰占巴绰尔济之马五匹,由来使达木布藏携来。莫尔根绰尔济之马三匹,由来使额尔克鄂木布携来。善布伦呼图克图之马两匹,由来使巴图尔喇嘛携来。诺木汗之马三匹,由来使额尔德尼喇嘛携来。

温札特格布楚之马三匹，莫尔根囊素之马两匹，由来使达什携来。额尔德尼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诺木齐喇嘛携来。善布隆呼图克图之马两匹，由来使达赖乌巴什携来。顾实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三津携来。达尔汉囊素之马两匹，由来使阿雅图携来。达尔汉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罗布藏班第携来。土谢图汗下杜尔格其诺颜之马六匹，由来使乌拉侍卫携来。达尔汉斋桑塔布囊之马两匹、皂雕翎一枝，由来使博特巴携来。诺木汗之马五匹，由来使格隆喇嘛携来。卓特巴绰尔济之马三匹，由来使吴岱携来。额尔德尼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索诺木班第携来。莫尔根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顿珠克携来。土谢图汗部丹津喇嘛下莫尔根楚琥尔诺颜之马两匹，由来使毕力克图鄂木布携来。达尔汉囊素之马两匹，由来使贡格携来。此一行一百四十人，骑乘马匹一百六十五、骆驼一百六十六、互市马匹一千四百五十。臣等议曰：应派员，命年贡之重要台吉、大臣、喇嘛等人之来使入边，其余次要大臣、喇嘛等之使臣，遣往归化城，照常互市。敬题请旨。

顺治十四年八月初十

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臣玛鲁

12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elcin jihe jalin. jang giya keo duka ci bithe de (+)dele alban benjihe, kalkai cecen han i dalai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hiya taiji. gunggurencen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oobai. damba taiji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abida. erdeni daicing taiji i sunja morin, jihe elcin maji. coinjur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ureng. danjin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umbutu. dasimsu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batma. guluge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sengge. erke cuhur taiji i ilan morin, jihe elcin kurbe. coohan erke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jugendere. damarin taij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bumbuha. darhan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engge. erdeni seretu mergen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nacin. aramjamba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ombu. erdeni em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engke. buyantu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jalbu. siretu geling ni emu orin, jihe elcin coinju. hiya darh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ambursi. erdeni burh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tabun. erdeni seretu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ebetei. aldar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oroi. sain ilde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tolohai. coktu hošoc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tuji. erke honji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unaga. joriktu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jodahai. dala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sangguūn. jaisang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kenje. darhan hošoc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g' enjur. guying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weijeng. biliktu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udzar. darhan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tumei. boroci hošoc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sebunei. gumuyek erke daici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umuyek. jubaci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bomboroi. coi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bosida. doigal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kilenggur. dogadai jaisang ni emu morin. sebsuk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cinggel. garma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sono. darhan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anjin. emegen cecen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moroshū. cihūla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naitu. bolhū cihūla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amboo. buhūc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butai esei hoki emu tanggū susai emu niyalma, yalufi genere emu tanggū nadaju morin, emu tanggū dehi duin temen. hūdai morin jakūn tanggū sehebi.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ede hafan takūrafi alban benjihe ujulaha taiji, ujulaha ambasa, lamasai elcin be dosimbuki. gūwa geren buya ambasa, lamasa i elcin be amasi huhu hoton de unggifi ceni an i hūdaškin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duici aniya, jakūn biyai juwan juwe.

ici ergi asha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ala.

aisilakū haf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ubari.

weilen ejeku hafan bime, emu jergi noggiha amban malu.

123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等谨题：为喀尔喀部来使事。张家口赍书：前来年贡之喀尔喀车臣汗部达赖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恰台吉携来。恭古仁陈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博拜携来。丹巴台吉之马三匹，由来使阿必达携来。额尔德尼戴青之马五匹，由来使玛吉携来。垂珠尔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杜棱携来。丹津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布木布图携来。达什木苏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巴特玛携来。古鲁格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僧格携来。额尔克楚琥尔台吉之马三匹，由来使库尔博携来。绰汗额尔克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珠根达礼携来。达玛林台吉之马一匹，由来使布木布汗携来。达尔汉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僧格携来。额尔德尼席勒图莫尔根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纳沁携来。阿兰占巴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鄂木布携来。额尔德尼额木济之马两匹，由来使恩克携来。布颜图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扎勒布携来。席勒图格隆之马一匹，由来使绰音住携来。恰达尔汉之马两匹，由来使巴木布尔什携来。额尔德尼布喇汉之马两匹，由来使塔本携来。额尔德尼席勒图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额博忒携来。阿勒达尔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博磊携来。赛音伊尔登之马两匹，由来使托罗辉携来。绰克图和硕齐之马两匹，由来使图济携来。额尔克霍津之马两匹，由来使乌纳噶携来。卓里克图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卓达海携来。达赖之马一匹，由来使桑古温携来。斋桑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肯哲携来。达尔汉和硕齐之马一匹，由来使根珠尔携来。古英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卫征携来。毕力克图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乌咱尔携来。达尔汉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图梅携来。博洛齐和硕齐之马一匹，由来使僧布讷携来。顾穆叶克额尔克戴青之马两匹，由来使顾穆叶克携来。珠巴钦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博穆博赖携来。确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巴什达携来。戴噶尔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齐棱古尔携来。达噶代宰桑之马一匹，色布苏克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青格尔携来。噶尔玛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索诺携

来。达尔汉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三津携来。额墨根车臣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墨罗斯琥携来。齐霍喇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奈图携来。博勒琥齐霍喇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萨木博携来。布霍齐之马一匹,由来使布泰携来。此一行一百五十一人,骑乘马匹一百七十、骆驼一百四十四,互市马匹八百。臣等议:此所遣年贡者中,重要台吉、大臣、喇嘛之使臣,准其进入。其余次要大臣、喇嘛之使臣,遣往归化城照常互市。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四年八月十二

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员外郎加一级臣马拉、员外郎加一级臣苏巴里、主事加一级臣玛鲁

124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elcin jihe jalin. jang giya keo duka ci bithe de, (+)ele alban benjihe kalka i tusiyetu han i deorgeci noy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eshui lama. erdeni daicing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kūji. lubdzang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uluge. daibung ildeng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cuyang hošoci. cidas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cing baturu. sereng dasi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erjel. cihūla jaisang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anggarjai. darhan jaisang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loosa. guying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erincen. kusentu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garma ubasi. erdeni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ohi. erke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toktor. dalai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ereng. mergen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uda. dari erke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ayaci. teri jais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ulagai. dugar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utgel. burungkui siret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kenje. coktu batur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soori. nomonhan i duin morin, jihe elcin erke bandi. mergen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mergen sanggasba. erdeni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kūtudai. okcot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uran hiya. acitu emc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iliktu gecul. darhan emc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aha bandi. maidari g' abcu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haise. baga gelu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omoktu. dalai ubasi i emu morin, jihe elcin bulgadai. batur gelu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rma. gumusihi erdeni tabun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seosehei. cin jaisang ni emu morin, jihe elcin ocir. eljiger i galdang taiji i juwe morin, uncehen akū emu tashari dethe. jihe elcin biliktu lama. darhan taiji i juwe morin, uncehen akū emu tashari dethe, jihe elcin dural coktu. erke aha ii juwe morin, jihe elcin cecen hiya. kundulen daicing noya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nima. erincen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rhan jaisang. joriktu tai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jubak. galdeng tiaji i eniye dalai katun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honjin lama. ecihe tabuan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si cibha. cecen jaisang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aksubei. erdeni jaisang tabunang n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intu erluk. gusi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darhan nangsu. jambla corji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jamcu lama. coktu jaisang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aidal. coktu lamai juwe morin, jihe elcin joriktu ombu. unjat lama i juwe morin, jihe elcin bukdai. esei hoki emu tanggū dehi ilan niyalma, yalufi genere emu tanggū nadanju ilan morin, emu tanggū dehi juwe temen. hūdai morin nadan tanggū sehebi.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ede hafan takūrafi alban benjihe ujulaha taiji, ujulaha ambasa, lamasa i elcin be dosimbuki, gūwa geren buya ambasa, lamasa i elcin be amasi huhu hoton de unggifi, ceni an i hūdašakin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duici aniya, omšon biyai juwan juwe.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weilen ejeku hafan bime, emu jergi noggiha amban malu.

124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加一级臣明安达礼等谨题：为喀尔喀部来使事。张家口赍书：前来年供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杜尔格齐诺颜之马两匹，由来使格斯辉喇嘛携来；额尔德尼戴青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库吉携来。罗布藏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古鲁格携来。戴本伊尔登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褚杨和硕齐携来。齐达斯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青巴图鲁携来。色棱达什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色尔哲勒携来。齐呼喇斋桑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桑噶尔斋携来。达尔汉斋桑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罗萨携来。古英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额林臣携来。库僧图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噶尔玛乌巴什携来。额尔德尼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奥希携来。额尔克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托克托尔携来。达赖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色棱携来。莫尔根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布达携来。达礼额尔克之马两匹，由来使阿雅齐携来。特里宰桑之马两匹，由来使布喇盖携来。杜噶尔之马两匹，由来使拉布尔格勒携来。博隆库席勒图之马两匹，由来使肯哲携来。绰克图巴图尔之马两匹，由来使索礼携来。诺门汗之马四匹，由来使额尔克班第携来。莫尔根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莫尔根桑噶斯巴携来。额尔德尼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呼图戴携来。鄂克绰特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乌兰侍卫携来。阿齐图额木齐之马两匹，由来使毕力克图葛楚勒携来。达尔汉额木齐之马两匹，由来使巴汉班第携来。迈达礼葛本之马两匹，由来使海瑟携来。巴噶格隆之马两匹，由来使鄂莫克图携来。达赖乌巴什之马一匹，由来使布勒甘代携来。巴图尔格隆之马两匹，由来使达尔玛携来。顾穆什希额尔德尼塔布囊之马一匹，由来使叟瑟黑携来。青宰桑之马一匹，由来使厄齐尔携来。额勒济衮之噶勒当台吉之马两匹、无尾雕翎一枝，由来使毕力克图喇嘛携来。达尔汉台吉之马两匹、无尾雕翎一枝，由来使杜拉尔绰克图携来。额尔克阿海之马两匹，由来使车臣侍卫携来。昆都仑戴青诺颜之马两匹，由来使尼玛携来。额林臣之马两匹，由来使达尔汉宰桑携来。卓里克图台吉之马两匹，由来使珠巴克携来。噶勒当台吉之母达赖哈屯之马两匹，由来使霍津喇嘛携来。鄂齐克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达什齐巴亥携来。车臣斋桑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阿克苏贝携来。额尔德尼宰桑塔布囊之马两匹，由来使宾图鄂尔鲁克携来。顾实绰尔济之马两

匹，由来使达尔汉囊素携来。扎穆巴拉绰尔济之马两匹，由来使札木初喇嘛携来。绰克图斋桑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拜达尔携来。绰克图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卓里克图奥木布携来。温札特喇嘛之马两匹，由来使布伊戴携来。此一行一百四十三人，骑乘马匹一百七十三、骆驼一百四十二，互市之马匹七百。臣等议：应派员，命年贡之重要台吉、大臣、喇嘛等人之来使入边，其余次要大臣、喇嘛等之使臣，遣往归化城，照常互市。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二

尚书加一级臣明安达礼、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主事加一级臣玛鲁

143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oros i aliksei miha alioweici cagan han i alban benjihe jalin. jang giya keo duka ci benjihe bithe de (+)dele alban benjihe, oros i aliksei miha alioweici cagan han i sunja singsijan. emu tanggū ninju seke. duin šanggiyan uye dahū. ilan tanggū šanggiyan uye. susai šanggiyan dobihi. juwe bulekū. jihe elcin iban i emu morin, dehi seke. emu šanggiyan uye dahū. juwe tanggū šanggiyan uye. gūsin suwayan dobihi, gūsin šanggiyan dobihi. ajin mergen i emu morin, dehi seke. esei hoki niyalma orin duin, yalufi genere morin dehi jakūn. temen dehi emu sehebi. amban be baicame tuwac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oros i cahan han i alban benjihe jihe fadur idak eo ci ba ai k' o se ini han i wesimbure bithe be beye ilihai bumbi. hengkilebuci, ini tulergi ajige gurun i songkoi ilihai hujume hengkilembi sehebe (+)dele hengkilebuci ojorakū seme wesimbufi, alban benjihe waka be amasi bederebufi, jihe elcin fadur isak eo ci ba ei k' o se be amasi unggihebi, te geli oros i cagan han, alban benjime, elcin takūrafi jihebi. uttu ofi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neneme elcin fadur isak eo ci ba ei k' o be ini han i wesimbure bithe be beye ilhai bumbi. hengkilebuci, ini ajige gurun i songkoi ilihai hujume hengkilembi

sere jakade, amasi unggihe be dahame, te, ere jihe elcin be uthai dosimbuci ojorakū yamun ci hafan takūrafi, jihe turgun be yargilame fonjifi bithe arafi gajikini, isinjiha manggi, gisurefi wesimbu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nci aniya ilan biyai ice uyun.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dorolon i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yahūn.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hūsiba.

143 批红：依议。

题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等谨题：为俄罗斯阿力克谢·米哈·阿廖维奇察罕汗[1]之来贡事。张家口赍书曰：前来贡奉之俄罗斯阿力克谢·米哈·阿廖维奇察罕汗之五 singsijan，[2]貂皮一百六十张、白熟皮端罩四十件、白熟皮三百张、白狐皮五十张、镜子二面，来使伊班马一匹、貂皮四十张、白熟皮端罩一件、白熟皮两百张、黄狐皮三十张、白狐皮三十张，阿津莫尔根马一匹、貂皮四十张，一行二十四人，骑乘马匹四十八、骆驼四十一前来。臣等查，顺治十三年，俄罗斯察罕汗之贡使法都尔伊萨克、奥奇巴艾克等，携其汗之国书，站立奉上，令其跪拜，则依其外邦小国之礼鞠躬而拜，而不下跪陛见，后将其所贡之物送回，来使法都尔伊萨克、奥奇巴艾克等遣回。今俄罗斯察罕汗再度来朝，不派使臣，故臣等议：前此来使法都尔伊萨克、奥奇巴艾克等，携其汗之国书，站立奉上，令其跪拜，则依其外邦小国之礼鞠躬而拜，而不下跪陛见，后将其遣回。故此次来使不得即刻令入边，应自本衙门

① 顺治十七年（1660 年），俄罗斯在位沙皇为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位君主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Тишайший），在位时间为 1645~1676 年。

② 不知何物。

遣官员前往，问明来由，具书以报，再行议题。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三月初九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礼部右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臣雅浑、主事加一级臣扈什巴

145 批红：saha.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be taka daisalaha beidere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sh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bancan kūtuktu i wesimbure jalin. tanggū kesi isibure (+) amba han i yasa i juleri, te wesimbure baita hūturi i hūsun iletu fulu ofi, beyei koron ambula badarafi, sain hese dasan i han i soorin be elhe obume yendebure doro be donjime jakade, ambula urgunjehe, bi ubade erhengge de tusai jalin ging be kicembi. geli nikan, tūbet i geren erhengge de yaya arga i elhe taifin obure, boobai ging be juktere, beye be ujire wehiyere jergi be gingguleme wesimbuhe, ere ergi ci ging hūlara (+)han i soorin be badarambure hūturi be yargiyan i mujilen i wesimbure doroi, fucihi i fusembure šaril, tarni i janggiya, sain wangga hiyan emu baksan, ilan suwayan cengme, emu fulgiyan cengme, jakūn alaha cemgme, ilhangga cengme sualiyame jakūn biyai orin sunja de wesimbuhe sehebi. erei dorgi šaril, janggiya, hiyan, cengme i jergi jaka be, dorgi jurgan i urse de afabuha ci tulgiyen, elhe be fonjime, wesimbuhe bithe be manjurame ubaliyambu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nci aniya duin biyai orin jakūn.

taka daiselaha beidere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sha.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hūsiba.

145 批红：知道了。

题

署理理藩衙门事务刑部右侍郎加一级臣阿斯哈等谨题：为班禅呼图克图奉书事。致书于身受百恩之大皇帝龙目御览。今所报事，听闻陛下福泽显扬，身威大张、躬行善政、帝位太平，大道得以兴盛。故吾于此处心怀喜悦，勤勉诵经，默祷陛下利乐。又，为使汉藏众生皆得祥和，本次致书，祝陛下祀奉宝经、善养御体。吾于边地，念经祝颂，希王座广博、福报实有之道。故奉佛舍利、咒语盘肠结、异香一捆、黄氆氇三、红氆氇一，亦有闪缎氆氇、花纹氆氇，八月二十五书报。此中舍利、盘肠结、香、氆氇等物，转交内务府诸人。此外将问安书信译为满文，敬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八

署理理藩衙门事务刑部右侍郎加一级臣阿斯哈、主事加一级臣扈什巴

146 批红：saha.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be taka daisalaha beidere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sh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wacir han i wesimbure jalin. amban hūturi hūsun i onco i abkai fejergi be ejehe (+)dergi han i genggiyen de, šajin be jafaha, wacir han i bithei wesimbure turgun, (+)dergi ci, meni sain be safi, (+)hesei bithe, sain beleng wasinjiha. eaten be yuwangkiyaha hūturi i hūsun horon i uheri be etehe, (+)amba enduringge šun, biyai gese onco getuken be dongjifi, mujilen ambula urgunjehe, neneme sain ama ci ebsi ba goro bicibe, emu mujilen i šajin, doro be emu obufi, sain i bihe songkoi, te (+)elhe be fonjire doroi šuru, hūba erihe ilan, ben jebele, tanggū cengme be sain inenggi miyoo i hanciki ci wesimbuhe sehebi. erei dorgi šuru, hūba erihe, beri, jebele, cengme i jergi jaka be, dorgi jurgan i urse de afabuha ci tulgiyan, (+)elhe be gongjime wesimbuhe bithe be manjurame ubaliyambufi,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nci aniya duin biyai orin jakūn.

taka daiselaha beidere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sha.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hūsiba.

146 批红：知道了。

题

署理理藩衙门事务刑部右侍郎加一级臣阿斯哈等谨题：为瓦齐尔汗奉书事。遵行教法之瓦齐尔汗奉书至福宏深、天下共主之圣聪。圣上查知吾善，特旨关怀。福威二力，皆殊胜也。圣恩之力，如日月之明，臣甚喜悦。自先父之时，事虽玄远，然一心向道，遵守善法。今特问安，送礼器珊瑚、琥珀念珠三、弓箭、氆氇一百，择吉日于寺庙左近奉上。此中珊瑚、琥珀念珠、弓箭、氆氇等物转交内院诸人，此外将问安书信译为满文，敬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八

署理理藩衙门事务刑部右侍郎加一级臣阿斯哈、主事加一级臣扈什巴

小结

"朝贡"一名，在康熙朝《大清会典》中，主要针对厄鲁特、喀尔喀以及归化城土默特二旗而言。三者当中，归化城土默特二旗较为特殊。通过细读《会典》条文，及前面的"贡献"条目，不难发现，前述列入"贡献"的漠南蒙古各旗，其贡物几乎都是象征性的，且无固定要求。但是就清初而言，对归化城土默特旗所贡马、缎、石青等物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可以看出，清廷对漠南蒙古，更多需要其输诚纳款，保持对清廷的忠心，而对其需索，主要为兵源力役，并非物质要求。因此贡物不过是某种形式，借此证明其对朝廷的忠心。但归化城土默特旗则有所不同，该旗地位较为特殊，并未如同漠南蒙古各旗一般设立扎萨克，而是由清廷任命固山额真管理。从这份贡品清单看，其供应多为战略物资，其中军马更是重中之重，说明清廷对其物质需索更加迫切。而该旗的政治体制与构成模式，与中央政府部院——督抚系统更为相近，即令在漠南蒙古各旗中，也属于最接近传统管理模式的单位。因此，本书将归化城土默特旗的各项事宜，放入"贡献"条加以分析，此条中，只分析当时清廷尚难以直接控制的厄鲁特、喀尔喀蒙古，以及几份题本中提到的俄罗斯帝国与清廷的往来。

“朝贡”一词在中国历史中使用很多,含义也千差万别,既有真正宗藩意义的朝贡,也不乏春秋笔法的自我粉饰,还有对商贸关系的概念美化。就是在清朝,相关术语也经历了不同的理解与使用语境。清朝文书在使用诸如“朝贡”、“外藩”等词语时,并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界定,不但含义不断变化,有时其概念也常常混淆。加之清朝的时代观念与今人大异其趣,作为研究者,不能简单以现代观念加以理解阐述。凡此种种,都给后世研究者造成了很大困难。不过基于朝贡贸易或朝贡外交在传统政体中的重要地位,在清史研究领域,很多学者提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前人的成绩,为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前人对该领域的研究中,研究者着重关注了朝贡体制本身的特点与类型。在清史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者对与清代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地区做了相关梳理,也将不同国家的微妙差别进行了解析。然而即令如此,仍然难以对朝贡体制及其不同特点,得出令学界公认的结论。

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对外交往,与今日的外交理念差异过大。从清朝本身的视角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上至君臣、下至百姓毫不怀疑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万邦来朝是一种政治理想,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最高理念。当然,这并非表明清朝君臣愚昧无知,将不同情况、不同地域的来朝者都当做归附之民。从题本中透露的史料看,清政府对俄罗斯、喀尔喀、厄鲁特等国家和地区使臣,处理方式都很谨慎,并未简单地一概而论,而是力图对他们的真实意图加以了解,尤其是当时敌对的喀尔喀蒙古各部。但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清政府没有必要在文件或史书中,详细区分不同集团来朝的目的。因为从文件角度说,君臣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处理实务时,也没必要进行理论方面的阐述。故此以来朝之名行文,完全不会扰乱相关部门的行动与判断。从史书角度说,这样的言辞,符合天

① 关于清代朝贡,研究者甚多,较新研究有佟颖《清代前期朝贡关系考辨——从〈皇清职贡图〉说起》,载《满语研究》2011年第1期;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朝上国的需要。而这种地位的保持，除了虚荣心之外，还有利于东亚朝贡外交体系具体事务的操作。当然这样不加区分的记载，会给后世研究者带来非常多的困难。

在清代行政运行体制中，对不同的宗藩国、部族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手段与方法，在策略上也各有侧重点。但在指导思想上，沿袭儒家传统，特别是《春秋》公羊学传统的"三科九旨"理念随处可见。简而言之，清政府本身，从未将周边部族看做可以平起平坐的"邻邦"（即今日的主权国家），而是一概视之为"藩属"、"夷人"，这种概念在前文"边务"类题本中展露无遗。虽然清廷当时承认喀尔喀与其有议盟之权，但即令在题本这种私密性极强的政府文件中，理藩院与皇帝都不断强调对方为"小国"、"小邦"，这种语境中，显然不是针对其土地面积等自然条件而言，实际上，当时的顺治皇帝等君臣，恐怕对俄罗斯等国的真实样貌都尚未知晓。这种"大小之别"，是指其他国家和部族的地位不能与"天朝上国"同日而语。严格说来，如果史书中出现此类情况，还能按"春秋笔法"加以理解，看做某种正朔、正统在文人心中的延续，但是出现在题本这样根本没有必要作伪的政府文件中，已经超出了史家范畴，是一种体现清代君臣真实想法的最佳反映。这种宏观认识务虚，实际对策务实的特点，也是理解清朝的重要一环。具体到"理藩院"，该机构的名字也透露出清代沿袭了中国数千年"理藩外交"的传统思路。而这种思路发展到清朝中后期时，因对外交往不断增加，与外国势力不断寻求向中国的渗透而最终爆发激烈的冲突。著名的英国使团礼仪事件，以及当时文献对外国人的称呼等等问题，都成为这一问题的最佳注脚。当然此问题牵扯众多，与本书主旨无涉，故不予详论。①

另一个"朝贡"问题难以定论的原因，是清代历经二百余年间，对不同部族、地区、藩属国，随时代不同有认识与战略手段的差异。前文"边务"中涉及的喀尔喀，就是其中一例，而甘肃、青海的厄鲁特蒙古、乌梁海蒙古

① 当然，清朝的国家意识，从后金时代到晚清，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入关前，后金君臣多称明朝为"蛮子"，显然继承了元朝的某些称谓，也可看出当时后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太大忌讳，而至乾隆时期，随着儒家思想渗透，"蛮夷戎狄虏"等字眼已经成为禁毁的标准，及至晚清，更是成为了称呼太平天国或入侵外国人的专用字，因此不可一概而论。

以及西藏、新疆准部、回部等地，都随着清朝的战略重点转移而在清代史料、文书中有着不同方式的书写，这就表明，在当时的实际交往中，他们在清廷也享有不同的地位与待遇。总体来看，清朝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朝的藩属政策，即对朝鲜、安南、琉球等藩属关系明确的属国，仿效明朝旧制对待，对南洋诸国这些重点发展对象，也按明朝模式处理，唯独与明朝敌对的蒙古诸部，及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由理藩院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因此，体现在清代五朝编修《会典》中的情况，在不同朝代中，对该地区的要求、则例性条文逐渐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藩院、清代边疆战略、边疆史是个紧密不能分割的整体，因此，在分析理藩院题本中提到的“朝贡”情况前，有必要先将清初的朝贡体系大致加以分析。

从上引涉及“朝贡”题本看，如今能确定最早与清朝发生事务往来的是厄鲁特蒙古，严格说是占据青藏地区的厄鲁特和硕特部固始汗。厄鲁特与清朝的关系，在清初相当微妙。1640 年，即清崇德五年时，厄鲁特与清朝的敌对方喀尔喀蒙古结成喀尔喀—卫拉特联盟，意图抵制清朝逐渐膨胀的势力，[①] 而随后顺治三年（1646）腾机思事件发生，清喀交恶，基本终止了双方交往，陷入事实上的敌对状态。不过在名义上与喀尔喀联盟的厄鲁特并未跟随喀尔喀，相反，始终与清朝保持接触，力图通过边口贸易，为自己获取利益。清廷对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并非不知，而是以此为途径拉拢厄鲁特，可以有效分化喀尔喀与厄鲁特蒙古的关系，对喀尔喀加以打击，对清廷来说利大于弊。因此这种骑墙做法得到了清朝的默许。而理藩院题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双边往来事务的处理文件。

题本 001 具题于顺治十年二月，内容为厄鲁特一众 35 人，携带马匹、骆驼等前来“纳贡”。而第二份关于厄鲁特“入贡”的题本为题本 073，时间为顺治十二年五月。第三份为题本 093，时间为顺治十二年十一月，最后一份为题本 109，时间为顺治十三年三月。从四份题本的时间看，当时厄鲁特部“朝贡”，相比于漠南蒙古诸部的“贡献”，一无固定的时间间隔，二无统筹安排的接待体例，可见关于厄鲁特所谓的“朝贡”，主动方在厄鲁特一面，清

① 乌云毕力格《清太宗与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兼谈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形成》，原载《西域研究》2008 年第 2 期，后收入作者论文集《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

廷对其并无约束力。而在清朝方面的文献中,依照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十三年才出现对厄鲁特朝贡的相关规定:“十三年题准:厄鲁忒达赖汗等使人还者,给驿马二十五匹,马车十二辆。其带来马驼,每宿处给与草料,至西宁止。”[①]在此之前一无相关条目,也说明当时清朝并不能控制厄鲁特,更无法对其作出规定,只有接纳其商贸使团而已。

其次,从来使的情况看,四份题本中,一为固始汗所派,一为额尔德尼台吉所派,两为厄齐尔图台吉所派。且在使团中,各台吉、喇嘛等人均有自己的代表,在漠南蒙古的“贡献”中,只有身为扎萨克的旗王、贝勒等有权自行前来或派出代表,但厄鲁特的遣使情况无疑更为复杂,这点在下文分析喀尔喀时还会遇到同样情况,说明在清初,“朝贡”更多为清廷被动接纳,而非宗藩关系中法律意义的“朝贡”。

第三,在四份题本中,均提到了厄鲁特使团在张家口等待清廷放行命令的情况。而几份题本中,提到“厄鲁特向与本朝甚善”、“使臣往来不绝”、“依例准入”等语,再次印证了厄鲁特属于不请自来。当时厄鲁特与清朝,既没有类似漠南蒙古的定期朝贡模式,甚至其前来与否,都不在清廷控制范围内,清朝基本属于被动应对。因此,《大清会典》中没有任何记载也就理所当然。同时作为边口的张家口,应该是当时唯一开放的通道,至少在顺治朝理藩院题本中,并未见到有厄鲁特、喀尔喀等使团出长城其他隘口的相关记载。作为明代修建的边墙体系,即留存至今的长城线,沿途各口有拱卫京畿的任务。既然厄鲁特每次来使都未事先通报,自然也必须每次都向朝廷做出报告。具体到清厄双方的关系,从厄鲁特与清朝的交往过程看,虽然其与喀尔喀建立了“卫拉特—喀尔喀”联盟,但该联盟本身即很不牢靠,双方内部矛盾重重,从未一致对外。在理藩院对清厄关系作出的评估中,甚至“向与本朝甚善”的字样屡屡出现。虽然这可以看做一定程度的公文套语,但最起码厄鲁特与清廷关系始终未曾破裂。可以想见,在文献并未记载的背后,厄鲁特方面存在的首鼠两端之举恐怕甚多,在不得罪强邻喀尔喀的同时,也与清朝保持使节往来。虽然理藩院题本仅存顺治十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93页。

年后部分，但不难推断，顺治三年的腾机思事件使清喀关系蒙上了巨大阴影，但清厄关系未发生实质恶化，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厄鲁特觊觎与清朝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从四份题本来看，厄鲁特每次以朝贡为名前来，除去礼节性礼品与使节外，几乎都携带了大量用于贸易的马驼等商品，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朝贡贡品”。而从题本中理藩院的回馈信息看，清朝对厄鲁特的真正目的与动机洞若观火。不过清朝非但未加干涉，甚至为其随行商队开辟了归化城作为边贸口岸，准许每次“纳贡”时，其商队与互市贸易之人前往归化城。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当时厄鲁特与清朝关系的实质，是类似明代与西域诸国间的“朝贡贸易”，即厄鲁特认可清朝名义上的宗主权与管辖权，作为回报，清廷允许厄鲁特进行边贸，在这种边贸中，清朝甚至给予厄鲁特较大的优惠条件。如此一来，厄鲁特囿于经济利益，在基本政策中一般会与清朝保持友好，而清朝通过经济手段，可以间接控制其动向，如果一旦厄鲁特有损清廷利益，可以采取今日所谓“经济制裁”的方式对其羁縻。从顺治年间的清朝政治情况看，清廷的战略重心放在攻灭南明残部与应对沿海郑成功的袭扰，保持大量兵力于西北边界警戒，无论从经济抑或军事角度看，都不如这种羁縻贸易来的划算。

顺治年间与清朝往来的厄鲁特部落，基本上是以固始汗为首的和硕特部，双方这种保持接触、互市获利、相安无事的关系贯穿了顺治一朝。从这点也可证明，清朝对于厄鲁特部的“朝贡”政策收到了实效。康熙朝后，随着和硕特部卷入西藏争端，准噶尔崛起统一卫拉特，噶尔丹与清朝全面交恶，才打破了这种战略平衡，从此清厄双方开始全面敌对，一直绵延到乾隆朝方告一段落。当然这段历史与本书无太大关联，但是通过宏观观察，可以更加清晰地对清初策略做出评价。

相比于清朝与厄鲁特蒙古在顺治朝相对平和的状况，漠北喀尔喀蒙古与清朝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与多变。如前文所述，清喀双方关系的重大转折点之一，是顺治十二年。这点在题本与叙述性史料中都能看出。现存顺治朝题本中，顺治十二年以前并无喀尔喀与清廷“朝贡”的记录，反倒有大量容留喀尔喀逃人的记载（见前文“容留逃人”条）。这也充分说明双方

的敌对状态一触即发，因此在叙述性史料中也不可能出现规定性的记述。

在题本中，顺治十二年双方议盟以前喀尔喀对清朝"纳贡"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前文"边务"条所引 065、068，以及本条目中所引题本 072，前两条之所以置入"边务"，主要原因是此次遣使基本是喀尔喀左翼四台吉向清朝派出试探性外交团，虽然 068 中有所谓"贡品"清单，但基本属于外交礼物。题本 065 中，张家口边哨致书朝廷，丝毫未提其携带的货物，只说明来使人数及引领人员，可见此次行动从一开始就不被清廷纳入"纳贡"范畴。相比之下，题本 072 更符合所谓"纳贡"的模式，此题本上题于顺治十二年五月十五，此时双方基本达成了和解意向，喀尔喀使团共二十四人，携带马匹三十、骆驼三十一。从这个数量看，也并无互市贸易的动机，可见是对清朝象征性地"纳贡"，为本年末的议盟仪式铺路。而理藩院对边口的答复是："对此部议：前为政事遣四台吉而来，今纳年贡陛见，故拉玛塔尔达尔汉诺颜之使东珠斯杜拉尔一行应令入边。"在语言与行动中也认可了这种行为为纳贡，故此本放入"纳贡"条。无疑，这种纳贡与厄鲁特的朝贡贸易也有区别，与其说是清朝朝贡体系的特点，毋宁说是外交中提高本国影响力的一种体现，不过结合清朝当时的战略与其后的作为看，需要的仅仅是能够对这套"纳贡体系"的形成表示遵从，马驼数十虽然不值一提，但是从清朝方面看，这种行为本身就证明喀尔喀表示了形式上的屈服，最起码是按照清朝外交体系与其要求的外交模式开展对话，因此清廷也相应做出让步，满足喀尔喀的部分相关要求。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这种"纳贡体系"不能单纯看做对形式、面子等表面问题的拘泥，其背后有着一国是否能主导一种体系，是否有能力、影响力要求别国按自己制定的规则行事的深层次含义，所以，延续清朝二百余年，对礼仪形式的争夺始终未中断，可以说，直到鸦片战争后军事失败带来的被迫变革为止，清朝在前、中期始终保持了自己对周边部族、国家的控制力。

顺治十二年清喀议盟的最终结果，除了实现交往正常化，还对清喀双方的关系做了新的规定。叙述性史料修纂时间与顺治朝时代最为接近的康熙朝《大清会典》中，第一条关于喀尔喀"朝贡"的规定为顺治十二年："喀尔喀八札萨克，每年进贡白驼各一匹，白马各八匹，照例各赏给银茶筒、

茶盆、蟒缎、缎布等物。”[①] 但对照题本与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条记载本身及其内容背后都有很多可商榷之处。首先，其中提到了喀尔喀八札萨克，而该名称不但引起了后世读者的误会，也使中晚清时代的史学家不明所以。例如祁韵士在其著作《皇朝藩部要略》中就写道：“十二年夏，土谢图汗衮布子察珲多尔济、车臣汗硕磊子巴布，并既其父称汗，……冬，土谢图汗等复遣使乞盟。许之，赐盟于宗人府。是年，设喀尔喀八扎萨克，仍分左右翼。”[②]《实录》更是轻描淡写：“丙子，以喀尔喀部落俄齐赖土谢图汗、那门额真、车臣汗、岱青台吉等遣使请好，命多罗安郡王岳乐同其使臣于宗人府酹酒约誓。”[③] 至于其中的“乞盟”、“请好”等词语，无非是清代“天朝史观”的体现，也是后世史家受到官方材料误导的例证。真实情况，前文“边务”条已经阐明，此不多赘，唯所谓的喀尔喀八札萨克，仍需加以解释。

日本学者冈洋树曾指出，无论《藩部要略》或是《会典》，都提到“喀尔喀八扎萨克”，实则为清廷因时而动，以“扎萨克”之名，名义上确认了该部原有势力分布而已。[④] 而扎萨克一名，原本就存在于喀尔喀部中，并非清朝所创。该问题虽然引起了不少误解，认为顺治十二年后喀尔喀始有扎萨克，但也有学者利用《蒙古堂档》等遗留性史料加以研究并廓清。[⑤]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喀尔喀与清朝的关系既不同于漠南蒙古，也与厄鲁特不尽相同：以顺治十二年为界，之前喀尔喀与清朝基本为敌国，之后名义上承认了清朝的宗主权，相比于厄鲁特，喀尔喀被清朝控制得更为严密。虽然从题本中可见，喀尔喀与清朝往来同样缺乏类似漠南蒙古的成体系规定，且同样以互市贸易为主要目的开展，但在政务层面，一方面，喀尔喀须缴纳所谓“九白之贡”作为纳贡象征，另一方面，其权力构成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93页。《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二年十一月辛丑条：“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诺颜、毕席勒尔图汗、鲁卜藏诺颜、车臣济农、坤都伦陀音此八扎萨克，每岁进贡白驼各一，白马各八，谓之九白年贡。”记载基本相同，且附有人名，当为当时清廷所承认之八位扎萨克。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稿本》，包文汉整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③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丙子，中华书局，1986年。

④ 〔日〕冈洋树《清朝とハルハ八扎薩克について》，载东洋史研究第五十二卷第二号，1993年。

⑤ 关于顺治十二年以前喀尔喀扎萨克状况，见乌云毕力格《1655年以前的喀尔喀扎萨克问题》，载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蒙古学问题与争论》）第七期，2011年东京出版。

扎萨克体制须经清朝认证。而厄鲁特方面，清朝向其颁发册印，与达赖喇嘛同等对待，在法律意义上构成了宗主象征，但毕竟对其实际政务鞭长莫及。因此，可以说顺治十二年确实开启了清朝插手控制喀尔喀的先河，只是因为南方战事紧急，才暂时没有对其全面干预。

其次，关于这条记载中的时间与内容，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释。与叙述性史料对应的重要题本为题本107。其中的区别是，第一，《会典》规定的时间记为顺治十二年，但该题本上题时间为顺治十三年正月。当然，该题本是一份处理报赏的题本，也写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喀尔喀四固山（满文对译，应为“和硕”）已将九白之贡送到。由此看来，《会典》记载时间无误。第二，《会典》提到了被规定对象为喀尔喀“八札萨克”，但从题本107中看，提到送九白之贡者仅为喀尔喀左翼四和硕，即车臣汗、土谢图汗、墨尔根诺颜、丹津喇嘛四位。此四人与《实录》中所记喀尔喀左翼四札萨克相同，殆无疑问。[①] 但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在题本中却无相关记载。

对照相关史实，右翼喀尔喀扎萨克图毕希埒勒图汗，此时尚未与清朝达成协议。前文“防汛”条中所引题本089，就是针对该情况所上题。据《实录》与相关学者研究看，[②] 喀尔喀右翼在顺治十四年方遣四台吉至清，同时顺治皇帝对毕席埒勒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车臣济农、坤都伦伊尔登发出敕谕，[③] 该四人正是八札萨克中之外的四位，即清朝承认的右翼扎萨克。据达力扎布研究，直到顺治十六年，右翼四札萨克方完成与清朝的盟誓，正式归附。次年即顺治十七年，清廷又修改了九白之贡的实行办法，从八札萨克进贡改为只有喀尔喀三汗进贡，[④] 至此，顺治朝对喀尔喀的经略告一段

① 据乌云毕力格《1655年以前的喀尔喀扎萨克问题》，喀尔喀原有的扎萨克，不包括汗在内，而清朝认可时将汗与原来的大扎萨克实力派一并冠以“扎萨克”之名，实际上削弱了喀尔喀汗权。

② 相关事件详细情况，见达力扎布《清太祖和清世宗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③《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四年二月辛卯条：“前因尔等抗不遵旨，故不纳尔来朝使臣。今尔等既遵谕旨，遣冰图台吉、巴图鲁台吉、额尔克卓礼克图台吉、额尔克巴图鲁台吉等诚心认罪，进贡驼马来朝。朕不念旧恶，将驼马发回。其从前杀掠人口、劫夺牲畜之罪，悉行宽宥。今尔等可于朕所遣大臣前修好伸誓。自誓之后每年照定例进贡贸易，朕仍加轸恤，恩赏弗绝。尔处有逃来之人，亦不收纳。如不修好伸誓，无庸入贡，当仍收尔逃来之人，加以富贵施恩也。”

④《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己亥条：“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毕席勒尔图三汗每年各进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只，管旗汗、贝勒及台吉、为首大臣、喇嘛等许其来京进贡，小台吉等不许贡马入境，只准在归化城贸易。”

落。因此，《会典》与《实录》记载的顺治十二年“八札萨克”贡赋规定，实际上属于单方面规定，从题本资料旁证，当时只有左翼四扎萨克服从，右翼方面清朝尚无法控制，直至顺治十六年，清朝才完成对喀尔喀左右两翼的招抚工作，但该规定也随之改变，因此并未实行多少时间。较为可惜的是题本中并无喀尔喀右翼盟誓与纳贡规定改动的相关记载，但通过叙述性史料互证，也可看出即使《会典》明文规定，也非金科玉律、一成不变，因此对此类记述，必须用其他史料加以佐证方可采信。

相对于扎萨克的认定与纳贡方式的改变，研究者也对喀尔喀与清朝关系“朝贡关系”提出了看法，达力扎布文中就指出：“喀尔喀与清朝确立了政治附属关系。喀尔喀为保持与内地的通使贸易，在朝贡和文书礼仪方面作了让步，不过，喀尔喀对清朝的政治依附关系仅限于此。”① 也就是说，顺治年间喀尔喀接受了清朝提出的朝贡体系规则与文书礼仪规则，换取贸易权，在当时更多的属于以名换实的“朝贡贸易”关系，但正如前文所言，这种关系已经比厄鲁特受到了更多的束缚，也为清朝干预留下了伏笔。

在这种背景下，顺治十二年以后的题本就更能清晰地说明问题。题本119、122、123、124分别记载了顺治十三年到十四年一年间喀尔喀左翼“朝贡”的情况。从题本中可以发现，在双方议盟后，喀尔喀左翼迫不及待地连续派出使臣前往清朝进行朝贡贸易，其使团规模之大、物品数量之多、前往频率之高都远远超出厄鲁特使团。从这点也旁证了喀尔喀议盟的目的之一，确实是希求互市之利。清朝对此也心知肚明，理藩院面对如此庞大的使团，干脆制定了“对此臣等议：应派遣大臣前往，此中为首之贝勒、台吉、大臣、喇嘛等之来使，令其入边，其余诸小台吉、次要大臣、喇嘛等之来使，遣往归化城，照常互市”的规则，次要人物甚至不用前往京城陛见，可以直接往归化城贸易。理藩院此举，也可以看做是当时清喀关系的注脚。

题本145、146提到了班禅与瓦齐尔汗赠送礼物。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皇帝无私事，赠送礼物，同样也属于“进贡”的一种。当然，作为青藏地区的政教首领，与清廷皇帝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是清朝外交政策成功的

---

① 达力扎布《清太祖和清世宗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

一种体现。在前文“喇嘛”等条目中，不难看出清朝对青藏等地有求必应，供给纸张、工匠等供其使用，也就是为了达到“远交近攻”的目的。而这种“纳贡”，当然也是对方主动，清廷并无规定，因此《会典》无载。同时，这种“纳贡”的性质更为单纯，虽然也有对清廷依附之意，但更多属于一种礼节性来往，私人性质较浓。

题本中最后提到的“朝贡”对象，为俄罗斯。毋庸置疑，清俄关系相对来说复杂得多。从清朝当时的角度看，对俄罗斯所沿用的依旧是其所建立的朝贡体系，将其视作与蒙古等地相同的“外藩”。对其来访，也看做与蒙古相同的纳贡贸易。甚至对俄罗斯沙皇[①]也按外藩例称为“察罕汗”（cagan han），说明清朝方面并未赋予其特殊地位。从俄罗斯角度看，其使团前来，根本目的也确实是寻求贸易往来与两国建交，附带也有一些刺探情报的任务。不过俄罗斯遵循的是西方的外交体系，因此俄罗斯根本不愿也不能遵从清朝的纳贡体系，无论实际或名义，可以说双方对此事的看法并不在一个维度中，两国都竭力以自身熟悉的外交模式揣测对方，并竭力使对方按自己的体系规则行事，对此，分析清俄关系时须加以注意。[②]

题本 067 与 143 提到了顺治年间两次俄罗斯使臣的前来，时间为顺治十二年与十七年。在《实录》中，对顺治十七年的“入贡”有所记载，连带提到了之前的情况：“先是，鄂罗斯国察罕汗于顺治十三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表内不遵正朔，称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又自称大汗，语多不逊。下诸王大臣议，佥谓宜逐其使，却其贡物。奏入，得上谕：察罕汗虽恃为酋长，表文矜夸不逊，然外邦从化，宜加涵容，以示怀柔。鄂罗斯远处西陲，未沾教化，乃能遣使奉表而来，亦见慕义之忱。来使着该部与宴，贡物察收，察罕汗及其

① “沙皇”是中文对俄罗斯、保加利亚等斯拉夫国家皇帝称呼“Цар”的音义合译。这个称呼的来源是拉丁语中凯撒的名称“Caesar”。

② 本文不拟讨论清代中俄关系与理藩院，仅就顺治时期而言。关于该方面的总体介绍，可参看赵云田《清朝理藩院和中俄关系》，载《西北史地》1981 年第 3 期。

使量加恩赏，但不必遣使报书。尔衙门可即以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之故，谕其使而遣之。”①

这段记载有一点错误，即俄罗斯首次遣使应为顺治十二年，王先谦《东华录》云：“先是鄂罗斯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②两相比对，这段记载几乎逐字逐句照抄，唯独时间十二年与《实录》相异，而题本 067 证实确为顺治十二年。可能《实录》屡次更改时传抄有误。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题本 067 提到，前往张家口迎接俄罗斯使团的，是理藩院与兵部官员，而非惯常情况的礼部与理藩院官员同行。这点充分证明了清朝对当时俄罗斯使团的突然到来有所警惕，虽然在官方文件中以“入贡”描述，但显而易见，各级部门并未轻易地当做一般“入贡”事件进行处理。实则顺治十二年前来的使团，是俄罗斯沙皇正式派遣使团的先遣队，正式使团由巴伊科夫率领，史称“巴伊科夫使团”。巴伊科夫曾派遣一支先遣队，领队为托博尔斯克长官亚雷日金与大商人阿博林，题本 067 所谓的“basilik”，应该是俄文“瓦西里”的法文发音，但不知究系何人，不过从时间比对，这支先遣队就是顺治十二年到达的“入贡”使团。③而题本中理藩院强调“待抵达后，则将来由切实查验，询问后上奏”，是对该使团真实目的抱有怀疑。结合当时政治形势，如前文所言，顺治十二年恰为清喀关系的关键时刻，此时做出这种反应并不为过。

接下来顺治十三年巴伊科夫使团到京时，没有相关题本存留，但题本 147 中提到了顺治十三年的觐见，可能题本有散佚。可以想见，理藩院处理方式大致不出该范畴，且因有前例，应该更为顺利，但双方发生了所谓“礼仪之争”，从中可以窥见理藩院对“纳贡”行为的掌握与处理尺度。

---

①《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

②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光绪撷华书局版。

③ 郧军涛《从巴伊科夫使团访华看中俄外交礼仪之争》，载《佳木斯教育学院院报》2004 年第 4 期。

据前引《实录》记载，巴伊科夫使团因外交礼仪分歧未得朝见，无疑掌管朝仪与陛见事宜者，非理藩院莫属。因此，研究者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多数围绕文化冲突，即中国宗法社会与西方礼制展开探讨，关注点集中于对双方皇帝的尊重与各自外交礼仪的展示。[①] 但正如前文所述，双方的文化冲突虽然存在，不过其背后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双方对国际事务领导权的争夺。清朝和俄罗斯相互之间确实缺乏了解，但不代表一无所知，在1618年佩特林使团到来时，双方就有接触。而坚持各自朝仪，体现了双方对"规则制定"的看重，归根到底是一种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使对方服从自己制定的外交体系才是真正目的。虽然清朝的文献、上谕中充满了"怀柔远人"的口气，但这恰恰是清朝制定的规则，因此，简单从字面上，或是以现代眼光看有时会出现偏差。

顺治十七年俄罗斯使团的来华，从记载中看，由清廷对双方往来做出了些许总结。其中不按清礼行事成为重要的判断标准，为此甚至不许该使团即刻入边。从《实录》中看，清世祖对俄罗斯沙皇国书中的傲慢口气极为不满，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方面同样对清皇帝的态度非议颇多。可见双方都有自己的原则。简单认为清朝不明国际事务，妄自尊大有失偏颇。以这两次事件为例，题本067中兵部的介入，以及理藩院对使团来华目的的关心，都说明清廷根本不将其视为"纳贡"。到了题本143，虽然对朝仪产生的问题更为苛责，但明显少了很多敌对戒备的口气，说明清朝对俄罗斯的意图有所了解，最起码不担心其产生实质危害，因此问题又回到俄罗斯能否如厄鲁特、喀尔喀、西藏等地一样服从清朝规则，而这种对礼仪的缠斗，正是一种国际交往的角力体现。

综上，清廷对朝贡的理解其实并不单一，也不简单。"朝贡"之名，只是清朝接受儒家宗法体系后，承继明朝以及中国历代传统建立的"贡藩体系"的一种表达。在这种表达中，除了传统的宗主国与藩国关系，如朝鲜、安南、琉球等外，对边疆地区既有可以写入《会典》成为法律、真正收取贡品的朝贡，如归化城土默特旗贡马，也有形式上收取贡品，采用名义上统领的

① 郧军涛《从巴伊科夫使团访华看中俄外交礼仪之争》，载《佳木斯教育学院院报》2004年第4期。

形式，如顺治十二年后的喀尔喀。同时，也有根本不列入成文法规，但以此命名的贸易关系，如与喀尔喀与厄鲁特的贸易，甚至还包括与俄罗斯等外国的交往。而除却传统藩国外，后者虽然都列入理藩院管理范畴，不过清朝政府对此也有相应不同的政策与态度。因此，通过题本对照《实录》、《会典》的分析，逐渐将不同情况作出分别梳理，应该是进行细化研究的必要条件。

四 赏 给

010 批红：in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aliha amban nikan sei ginggguleme wesimburengge. hūwailai de araha miyoo be weilehe faksisa, bošome weilebuhe janggisa de šangnara jalin. amargi suwayan miyoo, sidada miyoo, usniha subargan be weilehe faksisa, bošome weilebuhe janggisa de, bandida nomon han i gisun, šangnaci acambi sehebe. (+)dele wesimbufi, jurgan de afabufi šangnaha bihe. te hūwailai de araha miyoo be weilehe faksiha, bošome weilebuhe janggisa de neneme šangnaha songkoi šangnaci acambi seme. bandida nomon han wesimbu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 weisimbumbi seme (+)dele wesimbuhe bihe. (+)enduringge hese, suweni jurgan gisurefi wesimbu sehe be. meni jurgan,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gisurehengge. amargi suwayan miyoo, sidada miyoo, usniha subargan be weilehe faksisa, bošome weilebuhe janggisa de goloron i jurgan de afabufi šangnaha bihe. te hūwailai de araha miyoo be weilehe faksiha, bošome weilebuhe janggisa de dorolon i jurgan de šangna seme afabuki sembi.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duin biyai orin.

010 批红：是

题

理藩院尚书尼堪等谨题：为赏赐修建怀来庙工匠及监修章京事。前此修建北黄寺、悉呾呾庙、乌斯尼哈塔时，班第达诺门汗言当赏赐工匠、监修章京。报后，令交我部负责赏赐事宜。今修建怀来庙之工匠、监修章京人等，班第达诺门汗欲依前例请赏。为此请旨敬题。奉旨：着尔部议题。我部遵旨部议：前此将修建北黄寺、悉呾呾庙、塔寺之工匠、监修章京赏赐事宜，交礼部负责。今修建怀来庙之工匠、监修章京赏赐事宜，亦交礼部办理。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四月二十

020 批红：inu, gisurehe songkoi unggi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shan i amban š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urbet i ayusi efu de buhe, doroi durgu beilei non doroe gege. abaga i doro i dushei jiyūn wang ni sargan fujin. jarud i doroi beile šanggiyabu. ere ilan be akū oho seme alanjiha jalin. jurgan i gisurehengge. ese de (+)taidzung hūwangdi fonde toktobuha songkoi waliyabume unggiki sembi. ere ilan bade waliyame genere de jurgan i hafan emte. (+)dergici hiya emte unggimbihe. erei jalin (+)hese be baime ginggulem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duin.

020 批红：是，依议派遣

题

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谨题：为得悉：嫁杜尔伯特旗阿育席额驸之多罗贝勒杜尔古之妹多罗格格，阿巴噶旗多罗郡王杜斯赫之福晋，扎鲁特旗多罗贝勒尚济亚布，此三人去世事。部议：应依太宗时定例，遣使致祭。每处各自本院选派官员一名，圣上钦派侍卫一名。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七月初四

025 批红：gisurehe songkoi šangnafi unggi

wesimburengge

araha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taka daisalaha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i eljige i erdeni hatan baturu sei elcin de šangnara jalin. erdeni hatan buturu i lamashiba bayan hiya i hoki, ilan uyun šangnara emu niyalma, juwe uyun šangnara sunja niyalma, emu uyun šangnara juwe ilan niyalma. jurgai i gisurehengge, ese de toktobuha songkoi an i šangnafi, orin ninggun de jurambuki sembi, erei jalin (+) hese be baime gingguleme wesimbu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juwe

025 批红：依议派赏

题

已办

署理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谨题：为赏赐喀尔喀土谢图汗部鄂尔济格之额尔德尼哈坦巴图鲁等所遣使节事。额尔德尼哈坦巴图鲁处，拉玛希巴巴颜侍卫一行，赏三九者一人，赏二九者五人，赏一九者十三人。部议：按定规依例赏赐，二十六日令启程。为此请旨谨题。

顺治十年七月二十二

070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 uju jergi hiya amban mookitat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ūlet i abalai noyan i elcin be jurambure jalin. (+)dele alban benjime jihe, ūlet i abalai noyan i elcin darhan holoci i hoki ilan biyai orin jakūn de isinjiha bihe. te juraki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darhan holoci hoki de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fi, gunasun bufi jura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nadan.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 uju jergi hiya mookitat.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 uju jergi hiya coktu.

ejeku hafan mala.

070 批红：依议。

题

署理理藩院事务头等侍卫臣毛齐塔特等谨题：为令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来使返程事。前来纳贡之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之使达尔汉霍洛奇一行，于三月二十八抵达，今欲返程。部议：达尔汉霍洛奇一行，应依例颁赏，给予行粮，令其返程。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七

署理理藩院事务头等侍卫毛齐塔特、署理理藩院事务头等侍卫绰克图、主事玛拉

071 批红：in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 uju jergi hiya amban mookitat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i bithei jalin. kalka de unggire, (+)hesei bithe be daci dorgi bithei yamun i ambasai emgi acafi arambihe. te kalkai bisireltu han, oros i cahan han de unggire (+)hesei bithe be dorgi yamun i ambasai emgi acafi, arafi (+)dele wesimbu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nadan.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 uju jergi hiya mookitat.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 uju jergi hiya coktu.

ejeku hafan mala.

071 批红：是。

题

署理理藩院事务头等侍卫臣毛齐塔特等谨题：为圣旨事。颁喀尔喀部之圣旨，向由内翰林院[1]诸臣会商拟定，今颁往喀尔喀毕希埒勒图汗、俄罗斯察罕汗处之圣旨，是否仍交内三院[2]大臣会商拟奏？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七

署理理藩院事务头等侍卫毛齐塔特、署理理藩院事务头等侍卫绰克图、主事玛拉

10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šangna.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weijeng noyan i bithe wesimbuhe jalin. (+)han i genggiyen de weijeng noyan bithe wesimbuhe, fucihi bancan. lama erdeni de hengkileme genembihe. jafara de baitanggangge, bai hūdašame gaihangge ambula malhūšarakū ofi, niochuhe aisin wesimbumbi seme, (+)dele wesimbuhe, (+)hese gisurefi wesimbu. bithe be suwaliyame tucibuhe sehe.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kalkai coktu wejieng noyan, goro baci, aisin, niocuhe baime weimbuhe be dahame, šangnaci acambi, ede niocuhe juwan yanm aisin juwan yan šangna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orin sunja.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amban nikacan.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inggai.

---

① 原文 dorgi bithi yamun 直译即为内翰林院。顺治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此处原文如此，故直译。

② 原文 dorgi yamun 直译为内阁，顺治十五年方改内三院为内阁，故此时译为内三院较妥。

102 批红：依议赏赐。

题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喀尔喀卫征诺颜报事。卫征诺颜报圣聪，臣将往谒佛爷班禅额尔德尼喇嘛，需晋献金及珍珠。因互市所得不敷使用，故求赐。上谕：着议题，该书令一体阅之。本部谨遵上谕，议曰：喀尔喀绰克图卫征诺颜，自僻地求赏金、珍珠，此事妥当。因此，可否赏其珍珠十两、金十两？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

尚书臣沙济达喇、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员外郎臣尼喀禅、主事名盖

116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 elcin be jurambure jalin. (+) dele alban benjime 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mergen daicing noyan i badang erluk hiya i hoki. cecen han i erdeni lama i hoki. aniyai alban benjime jihe, kalkai cecen han i gūsai coi karcihai. hoki, ese uyun biyai ice juwe de isinjiha bi, te juraki sembi. esede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fi, kunesun bufi, ere biyai orin sunja deri jura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uyun biyai ice duin.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aisilakū hafan, amban uršan.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原档残缺)

116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臣明安达礼等谨题：为令喀尔喀部来使启程事。

前来年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之莫尔根戴青诺颜处巴当鄂尔鲁克侍卫一行、车臣汗部额尔德尼喇嘛一行、车臣汗和硕之绰伊喀尔察海一行,此一干人等,于九月初二到达。今欲返程。按例应予以赏赐,且发给行粮,令其于本月二十五动身。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四

尚书臣明安达礼、员外郎臣(原档残缺)、主事臣马拉

118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 ūlet i elcin be jurambure jalin. (原档残缺),toktobufi gaijara, aniyai alban benjime 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gūsai buni hiya baksi i hoki. danjin lamai gūsai gengsehe karacihai hoki. mergen noyan id arcing taiji i gūsai sanggarjai batur hiya i hoki. jai (+)dele alban benjime jihe, cecen han i eme behi taihū i cilinghut hiya darhan i hoki. ūlet i erdeni taiji i otsar g' abcu i hoki. turgūt i ildeng noyan i sirani holoci i hoki. ere ninggun hoki juwan biyai, juwan nadan de isinjiha bihe. te juraki sembi. esede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fi, kunesun bu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omšon biyai ice jakūn.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minggandar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 i amban,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inggai.

118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臣明安达礼等谨题:为令喀尔喀、厄鲁特部来使返程事。(原档残缺)按例领取,前来年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和硕之布尼侍

卫巴克什一行、丹津喇嘛和硕之庚瑟赫喀尔察海一行、莫尔根诺颜之戴青台吉和硕之桑阿尔斋巴图尔侍卫一行,及前来年贡之车臣汗之母博什太后之奇凌呼尔侍卫达尔汉一行、厄鲁特部额尔德尼台吉之奥特撒葛布楚一行、土尔扈特部伊尔登诺颜之希喇尼霍洛奇一行,此六批来使于十月十七抵达。今欲返程。对此应按例赏赐,给予行粮,令其自本月十五日起陆续返程。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四

尚书臣明安达礼、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主事臣名盖

129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elcin be jurambure jalin. (+)dele alban benjime 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danjin lamai mergen cuhur noyan i doji i hoki. ere biyai juwan ninggun de isinjiha bihe. te juraki sembi. amban be ede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fi, kunesun bufi, uyun biyai ice deri jura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tofohon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ninggu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yahūn.

129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令喀尔喀来使返程事。前来年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丹津喇嘛下莫尔根楚琥尔诺颜下多吉一行,于本月十六日到达,今欲返程。臣等照例赏赐,给予行粮,令其九月初三动身返程。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五年八月二十六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

主事加一级臣雅浑

131 批红：cere waliyarangge jobono gung de karulame, amcame kesi isibure amba kooli. giyan i jobome faššaha gung be bodome, jergi wesihun fusihun be ligame yabubuci acambi bireme kesi isibuci ojorakū. suweni jurgan, dorolon i jurgan i emgi acafi dasame acara be tuwame encu toktobume gisurefi wesim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weceme unggire jalin. jalait i sereng darhan hošoci beisei uyju jergi taiji budasiri, korcin i rusiyetu cin wang ni gūsai ejen darasi, esebe akū oho seme alanjihabi. amban be toktobuha babe tuwaci, ere jergi akū oho urse de, (+)dergici kesi isibume honin, arki, hoošan bufi, dorgi bithei yamun ci, manju, monggo gisun i wecere (+)hesei bithe arafi, dorolon i jurgan, meni jurgan i hafasa be acara be tuwame unggifi, bithe hūlame arki hisalame weceme unggimbi sehebi. uttu ofi, amban be toktobuha songkoi weceme unggike. (+)hese wasinjiha manggi, honin arki be dorolon i jurgan, hoošan be boigon i jurgan, desire wadan i jergi waka be weilere jurgan, acire morin be coohai jurgan ci gai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n aniya anaga i ilan biyai tofoho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yahūn.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hūsiba.

131 批红：此追恩大典，乃为报彼等纳贡之劳苦，行道之艰难，当以之定黾勉之功，别尊卑之序，不可一概施恩。着尔部与礼部会同改议，视所当为，另行议题。

题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遣使祭奠事。据报，扎鲁特旗色棱达尔汉和硕齐贝子下一等台吉布达什礼、科尔沁旗土谢图亲王下固山额真达喇什亡故。臣等视定例，此等亡故之人，上恩赐羊只、烧酒、纸张。且由内阁以满蒙文字告祭，拟写上谕，由礼部及本部共同派员往视，宣读上谕，奠以烧酒。故臣等依定例派员往祭，待上谕颁下，所需羊只、烧酒由礼部办理，和尚僧人由户部办理，殓布等物由工部办理，而驮运马匹自兵部取用。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初十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臣雅浑、主事加一级臣扈什巴

132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 ūlut i elcin be jurambure jalin. (+)dele alban ben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danjin lama i cing šejin i hoki, cecen han i batur taiji i boro i hoki. durben abahanar i erdeni taiji i uyangga i hoki, ūlut i ablai noyan i nomon han i sarab sengge i hoki, aramjamba corji i batur ombui hoki. dalai ubasi noyan i nirma jaisang ni hoki, ere ninggun hoki ilan biyai orin jakūn de isinjiha bihe. te juraki sembi. amban be esede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fi kunesun bufi, ere biyai orin sunja deri jura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n aniya anaga i ilan biyai tofoho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yahūn.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hūsiba.

132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令喀尔喀、厄鲁特使臣返程事。前来年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丹津喇嘛下青摄津一行、车臣汗部巴图尔台吉下博洛一行、杜尔本阿巴哈纳尔下额尔德尼台吉下乌章噶一行、厄鲁特部阿布赉诺颜下诺门汗下希喇布僧格一行、阿拉木扎木巴绰尔济下巴图尔奥木布一行、达赖乌巴什诺颜下尼尔马宰桑一行，此六拨使臣于三月二十八抵达，今欲返程。臣等依定例赏赐、宴请，令其于本月二十五动身。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十五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臣雅浑、主事加一级臣扈什巴

136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elcin be jurambure jalin. (+)dele alban benjime jihe, kalkai bisireltu han i jotba ildeng noyan i cecen sanjin i hoki. nomci taiji i dasi mergen hiya i hoki. tusiyetu han i danjin lama i deo noyan lama i coktu hiya i hoki. ere ilan hoki. duin biyai orin jakūn de isinjiha bihe. te juraki sembi. amban be ede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fi, kunesun bufi, ere biyai orin deri jura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ci aniya sunja biyai juwan emu.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amban hūsiba.

136 批红：依议。

题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令喀尔喀使臣返程事。前来年贡之喀尔喀毕希埒图汗下卓特巴伊尔登诺颜下车臣摄津一行，诺木齐台吉下达什莫尔根侍卫一行、土谢图汗部丹津喇嘛之弟诺颜喇嘛下绰克图侍卫一行，此三批使臣于四月二十八抵达，今欲返程。臣等依定例赏赐，给予行粮，令其于本月二十动身。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六年五月十一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臣扈什巴

139 批红：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elcin be jurambure jalin. (+)dele alban benjime 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danjin lamai deo nomun dalai noyan i darhan nangsu i hoki ninggun biyai orin juwe de isinjiha bihe. te juraki sembi. amban be ede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fi, kunesun bufi, ere biyai tofohon derci jura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nadan.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dorolon i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alu.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yahūn.

139 批红：依议。

题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等谨题：为令喀尔喀使臣返程事。前来年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丹津喇嘛之弟诺门达赖诺颜下达尔汉囊素一行于六月二十抵达，今欲返程。臣等依定例赏赐，给予行粮。令其于本月十五动身。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六年七月初七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礼部右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沙世悌尔，员外郎加一级臣玛鲁，主事加一级臣雅浑

小结：

在康熙朝《大清会典》中，归于理藩院柔远清吏司处理的“赏给”，一般针对“纳贡”者而言。相当于宾客清吏司中的“宴赉”之于“贡献”。在清初，因确实可规定纳贡者唯有归化城土默特旗及喀尔喀，因此康熙朝《会典》中再无针对其他地区之条目。不过在题本中，顺治朝由理藩院经手的赏给事务相对复杂得多，多数并未制度化，而是随具体事务进行调整。因此分类分析可以弥补理藩院职能的相关空白。

第一，对事务办理者的赏给。题本010中所提到的几座皇家庙宇，在前文“喇嘛”条中均有提及。可以看出，清朝在修造时，曾派出官员监修，充分说明了这几座庙宇的官方背景。这里提到对工匠的赏赐问题。以常理而言，班第达诺门汗作为清朝认可的宗教高层人物，赏赐一类事情可以做主，但从该题本看，情况并非如此。首先，对工匠赏赐并非史无前例，而是有例可循，可惜并未提及具体情况与赏格。其次，清廷禁止私自赏赐，因该庙宇涉及外藩，由当地宗教高层先向理藩院题，再由理藩院转交礼部进行。这种做法的用意很明显，就是防止有人私自利用赏赐结党营私、培植势力。一方面再次证明清朝对宗教、外藩等事务控制很严，从清初就制定了周密的规则与制度化流程。另一方面，也看出“赏给”是一种政治手段，受到朝廷的重视。

第二，对外藩重要人物的祭奠。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祭祀喜寿事均为重典，清人入关之后，继承了儒家宗法制下的祭祀观念，除了天地日月等大祭外，对重要人物的婚丧嫁娶，清代都有严格的礼法规制。这点研究者

众多，且《清史稿》、《清朝通典》以及各叙述性史料中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此处不再一一引用。值得一提的是，致祭一事进入“赏给”，并非矛盾，在儒家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中，君参与臣的婚丧嫁娶，本身就是殊恩特典。因此早在关外时期，清朝就定出相关条款：“国初定：凡喀尔喀、厄鲁忒汗、台吉、喇嘛等卒，遣大臣、侍卫及本院官员往祭。”① 这里只涉及喀尔喀、厄鲁特两部，但从题本记载看，漠南蒙古等处如有丧葬事宜，同样由理藩院负责致祭。

从题本020的内容看，该规定具体制定时间为清太宗皇太极时期。020中共有三起丧葬事件，分别为杜尔伯特、阿巴噶、扎噜特三地。其中杜尔伯特应为归属科尔沁的杜尔伯特旗，并非卫拉特之一。题本131则为扎噜特与科尔沁二旗丧葬。由此可以看出，漠南蒙古丧葬事宜，均照此办理，并不局限于喀尔喀、卫拉特两地。不过《会典》“宴赉”条没有记载，显见丧葬事宜与“宴赉”这一行为不相符合，但遣使致祭本身，清朝对漠南漠北蒙古采取了统一的态度。

题本020时间为顺治十年，致祭规程相对较为简单，与《会典》所记较为相像。即由理藩院派官员，皇帝另选派侍卫，双方同行即可。从题本的口气看，恐怕这也是清太宗时期的定例。但到了题本131上题的顺治十六年，遣使致祭的葬仪就显得复杂多了。此时理藩院官员在题本中仍提到“视定例”，但此时已不再是简单的官员前往，而有皇帝钦赐的丧葬用品羊、烧酒、白纸，并且还需内阁以满蒙文字拟写上谕。从下文看，包括入殓用的殓布、甚至超度亡魂的僧侣，都由清廷选派。理藩院参与葬礼的行为也有规定，需要亲自祭奠并宣读上谕。同时，丧葬物品、人员及运输马匹需礼、工、户、兵四部会同行事，加上理藩院，也就是说，在顺治末年，一个葬仪的准备需要五个部门通力合作，同时葬品赏赐、葬仪参与以及葬品准备都有相应的程序与规定，这相比于顺治十年时的轻装简从，相去不可道里计。

这种变化从何时开始，为何如此，目前尚未发现直接史料，但从题本131的批红中，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在题本131的批红中，世祖表达了对追

---

①《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95页。

恩致祭做法的不满："此追恩大典，乃为报彼等纳贡之劳苦，行道之艰难，当以之定黾勉之功，别尊卑之序，而不可一概恩赏。着尔部与礼部会同改议，视所当为，另行议定后题。"这段批红透露出几个信息，其一，这种大规模赗赠的做法起初必定是对某些功勋卓著或地位崇高的人物的殊恩，时间久了就成为成例。可以想见，理藩院上题如此详细的物品清单，必定不会是闭门造车，应该有定例可寻。草创时期一切从简，这点从顺治十年的致祭规模就能看出，而随着清廷入关，经济情况开始突飞猛进，因此对漠南蒙古的恩赏加大，也有益于清朝政策的实施。及至顺治十六年，随着清廷外部压力逐渐减小，内部也愈加趋向制度化，而不分等级、不论人物的一律赏赐，引起了皇帝极大不满，才有了要求改革的想法。其二，追恩赗赠，逐渐从礼仪转化为等级制度的体现。理藩院的上题中，并未着重提及死者的等级、爵位与其葬仪的关系，可见这点在此前的事件中并未被强调。而顺治皇帝的批红特别指出，追恩大典应与其人的功劳、尊卑联系起来，不可一概处理。也就是说，对不同人物，其葬礼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做法非常明显地体现出葬仪由寻常礼仪化向等级化、制度化的转变趋势，也说明清朝的礼仪制度开始逐渐走上正轨，并且将漠南蒙古也纳入了这种制度的轨道中。当然，在此时，对于喀尔喀、卫拉特等地，清廷尚无法做出规定，但后世的《理藩院则例》与《大清会典》等材料中，均发展出专门的葬仪制度条目，凡臣服清朝的外藩均纳入此中，[1] 可见顺治年间应为该制度的滥觞。

第三，对求赏的赏给。求赏在题本中也出现了不少，除了该条目中引用的题本102以外，前文"喇嘛"条中题本041、043、055、125四本，都是有关求赏的内容。在康熙朝《会典》中，顺治十四年规定："后黄寺诵经喇嘛，每年赏银一千两，由户部取给。"[2] 也就是说，后黄寺由国家供给外还有赏格。从题本125看，盛京寺庙做法事的开销也都由朝廷供给。因此，敕建寺庙应该都符合赏赐条件，只是后黄寺是制定了定额的一个。而班禅喇嘛、厄鲁特部，或喀尔喀卫挣诺颜等人，属于边地中与清朝保持良好关系的

① 例如乾隆朝《大清会典》底本编纂材料中，有"恤唁"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11页），另外乾隆、嘉庆两朝《大清会典》中对朝贡赏给的规定也都十分细化。

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195页。

要人，对这些人，清廷以笼络羁縻为主。厄鲁特和班禅喇嘛自不必说。题本 102 中提到的喀尔喀绰克图卫征诺颜求赐黄金和珍珠一事，当时时间为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双方议盟甫定，求赏者也给予赏赐，可以看出清廷对此比较慷慨，这也与清朝的战略政策有关。总的来说，从康熙朝《大清会典》看，清朝在顺治十年制定了对喀尔喀逃人的赏额，这和前文“抚恤逃人”条提到的政策配套，而顺治十八年，提到了对喀尔喀逃人遣返时的抚恤，[①] 这也反映出清朝外交政策的变化。而对“求赏”行为的回应，是以最小代价换取友谊的有效方法。

第四，对纳贡的回赏。这是所有赏给行为中最普遍、也是现存题本涉及最多的方式。如前文所述，喀尔喀或厄鲁特对清朝的“纳贡”，均属于清朝被动接受，因此不可能制定相应的规程，因此康熙朝《大清会典》中并无相关条目。现存时间最早的题本是题本 025，来使属于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时间为顺治十年。这份题本的特别之处，在于提到了具体的赏格。考虑到当时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合理的推断是，这种赏格有分化瓦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因此很可能大大高于日后的“朝贡赏赐”。题本中提到了“一九”至“三九”的赏赐标准。清代按蒙古族习惯颁赏，“一九”一般为马二匹，犍牛二只，乳牛二只，三岁牛二只，两岁牛一只。“三九”则为三组这样的牲口。若然，这种赏格可谓相当巨大，“赏三九者一人，赏二九者五人，赏一九者十三人”，共二十六组，在题本所记的清朝刑律中，对蒙古地区犯重罪者的罚款也不过如此。[②] 作为对比，当时厄鲁特来使并未有如此详细的规定记载，而顺治十二年后喀尔喀来使与日俱增，且规模巨大，但再无类似赏赐“一九”者几人、“三九”者几人之类的记录，皆谓“按例赏赐”。题本 025 中来使只有一行人，受赏者则有十九位；题本 136 中使团一次就多达三批，另如前文引用的题本 124，使团规模多达一百四十三人，即令扣除前往归化城互市者，上京陛见者也应在三分之一左右，至少当时代表八札萨克的使

① 两条均见《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195 页。

② 关于清朝涉及蒙古的相关法律问题，如使用的律法、裁决标准、审判程序等相当复杂，且每个时期均有所差异。在现存整理出的顺治朝理藩院 149 份题本中，除却本书所引用者，均为法律审判题本，保存了大量相关信息。但因其专业性强，情况过于复杂，本书不拟讨论，如有机会另文详述。本书涉及的顺治年间司法问题，如处罚标准，均根据题本内容而言。

团都应进京,如这种赏格不变,则开销之巨大可想而知。因此,这种赏格应该是敌对时期对投降者的恩赐,和平时期应无如此之多。

除去题本 025,其余题本体现的正是贯穿中国历史的纳贡贸易关系。除去明确宗藩关系的国家,如朝鲜、越南、琉球等外,清朝初期与喀尔喀、厄鲁特等蒙古的关系实则都很难界定,如果强为之定性,只能说这些部族接受清朝设立的贡藩外交体系。清代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沿袭了明朝体制,当时所谓的“金路”,是明廷以高额赏赐与互市利润,吸引并拉拢西域、蒙古各国,以达到羁縻边疆各族、令其互相牵制的作用。从题本内容看,清朝对这些地区是区别对待的,对于敌对的地区,如顺治十二年前的喀尔喀,不惜重金进行拉拢分化;对于暂时相安无事、但无法掌控又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地区,如西藏、卫拉特等地,则利用贸易利益拉拢及加深与地区头面人物的友谊。如其能服从自己设立的贡藩规则,则除了陛见赏赐使者外,最大限度给予互市之利。当然,顺治时期规模远不及后世,因此互市之地归化城的专门职官设置都未开展,但无疑,这种政策的沿用与得当,是之后归化城互市体系建立的前提条件。从清初实际情况看,这种贡藩政策的使用,确保了清廷免于多线受敌,可谓得当。

最后还要提一下清朝对这种贡藩体系的认识。题本 071 是通过正式渠道向喀尔喀左翼与俄罗斯颁发圣旨的请示。这个颁发圣旨的程序,与颁旨和硕特部与西藏达赖喇嘛的程序与性质基本相同,都是宣示自身在这种贡藩外交体系中的高位。但很明显,清朝当时对喀尔喀左翼与俄罗斯根本没有控制,对清朝来说前者是尚处于敌对状况的敌国,后者则是相隔遥远、情况都不甚了解的地区,因此这个颁旨行为根本未记入《会典》。这个举动表明,清朝并非蒙昧到对外界一无所知,作为政府政策,在执行的同时也需要对情况有所了解,这点在康熙年间签订《尼布楚条约》前后可以充分看出。而顺治初年的这种情况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当时清政府无暇顾及这些地区,自然也就没有更多精力进行了解。其二,不管贡藩体系究竟是实质还是名义上的臣服,清政府将其作为自身行政系统,按规程行事的模式已然确立。因此,研究贡藩体系,还是应更多地站在当时的立场对其分析,如果过多地引用现代视角,可能会产生认识偏差。

第六章　理藩院题本研究总结

前文转写、翻译、部分注释以及详细分析了顺治朝 149 份题本，其数量大约接近总体的三分之二。同时，对题本进行了分类分析，根据题本的不同内容对其作出了大体梳理。除此之外，题本作为一种文书，其本身的运行流程、格式形制等方面同样具有重大史料价值。本章就此对理藩院题本研究进行总结，以期更为全面的了解。

一　清初题本文书系统与政府构成

文书系统与运行流程，在官僚系统中符合该政府所采用的政体与政治组织形式。因此，清代题本系统的建立，是根据清代政体与政府组织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反之，根据文书系统的运行与模式，也可以借此对政治结构进行了解。在清代漫长的历史中，从清初到乾隆朝政府结构基本定型，其文书制度与政治体制也在不断的变化中。前者包括了公开文书模式如题本、奏本，以及随后产生的秘密文书模式，即著名的奏折制度；后者包括从清初出现的内阁制、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康雍时期南书房议政模式与军机处机构的出现。种种差异，不但给研究者带来很大麻烦，就是清朝编纂的会典、通典，也罕有能条分缕析、言之无遗者。甚至在南书房建立前，对内阁制的性质、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具体情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通观顺治朝题本后，本节利用题本的运行流程，及题本中反映出的不同部门之间的文书情况，试对此加以总结、廓清。虽然这里仅仅涉及到理藩院一个机构的文书，但是考虑到稳定的官僚机构中，平行单位间运行模式大体相同的特点，可以据此作出论断。

清代被研究最多的政府组成与文书制度，当属奏折的使用与军机处的建立。但是在清人入关后，终顺治一朝，到康熙末年奏折大规模使用之间，其文书制度有何特色？是否全面继承了明代的题本制度？抑或有所创新？而政府组成方面，以雍正朝军机处组成为界，于此前后清代政府中各部门的职能都有显著的变化，那么，在军机处建立前，清政府的中枢决策机构性质如何？因此，不论是文书系统还是政府结构方面问题，都不能统而论之。此前，研究者对该时期着墨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档案类“遗留性史料”的缺乏，而对顺治朝理藩院题本进行研究后，可以对顺治朝中枢决策机构内阁制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性质进行探究。

题本作为清初最重要的上行文书，其呈递流程在前文中已做过介绍，这个过程基本沿袭了明代。已有研究者指出，明代废除中书省，结束宰相制度，致使六部地位直线上升，六部尚书专对皇帝负责，成为直属帝王的办事机构，而题本就是保证君臣沟通的管道。[①] 清朝入关之初较多承袭了明朝的政治体制，辅之以自身特色，理藩院的出现就是这种特色的标志。从题本内容看，理藩院的地位与六部基本均等，理藩院尚书同样对皇帝负责，有上题题本之权，同时可依据皇帝指令与六部会商行事。不过在明朝的这套政体中，最终出现了内阁制的确立与司礼监内侍的掌权，有研究者总结其原因为：文书制度中“票拟”权的出现，与代皇帝“批红”权的应用。[②] 可以说，内阁制与内侍专权，构成了明代政府体制的最大特色，而这种政体来源与废除宰相后的文书程序关系密切。但是有一个问题，沿用了这套政府制度与文书体系的清代为何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清朝政体的形成又有何特色？

诚然，清代同样建立了内三院，随后发展为内阁，但其内阁制度自滥觞起便几经周折，旋设旋改，直至康熙初年方成稳定建制。[③] 其实内阁制作为明朝已然发展成熟的政体，为何清初经历如此波折？这点上，也有研究者指出，首先清代内阁的票拟批红之权，从采用伊始，就受到了较大限制，

---

① 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之《分化与重组——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6–431页。

② 同上。

③《清朝通典》卷二三，职官一：“自国初置文馆，设八大臣及十六大臣，凡事与诸贝勒会议。天聪十年，改设内三院，曰内国史院，曰内秘书院，曰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内国史（转下页）

同时为了保密与高效起见，还经常允许不经内院径送皇帝。其次在入关之初，满洲八旗势力仍在，皇帝不能如后世般总揽朝纲，政体留有八旗议政残余。而内阁制如果设立，势必大大分散其权力，故清初内阁受到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掣肘。①

对于研究者提出的这两点，从理藩院题本的形制看，确实可以得到印证。在前文研究所引题本中，可以看到皇帝对题本有最终决策权。前文中曾详细叙述了清代题本呈递流程与所引题本的性质。我们目前看到的题本，是所谓"朱本"，即皇帝根据票拟结果最终审定写好朱签，再由内奏事处下发批本处，翰林中书或内三院相关部门（根据时代不同）据此以朱笔誊写下发的题本，因此体现的是皇帝的最终意志。而在这个过程中，明代正是由司礼监居中操作，使内侍攫取了大权。而清代防患甚严，题本批红基本由皇帝亲历亲为，在前文中，不止一次看到皇帝否决题本，或命令改议，或提出自身的具体看法。虽然如今不知道内阁票拟情况，但可以想见，命令改议必然是推翻票拟情况后的决定。同时，从题本后列名的情况看，凡涉及重大边务、军务，均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领头，这点在"边务"条中尤为明显，可见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重大事务的议政机构，必然会使内阁权力受到掣肘。所以从题本的批红与列名两条，足以印证清初内阁权力不可与明代同日而语，足见遗留性史料本身的价值所在。

清初政体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议政王大臣会议，而从文中涉及的理藩院题本中，同样能窥测一些相关的构成情况。在上文中，提到了清初内阁受到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牵制。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廷入关前八旗分别参与议政、互相分权的古老习惯的残留，这类殆无疑义。

（接上页）院掌记注诏令，编辑实录、史书，撰拟郊祀祝文、庆贺表文、诰命印文册文。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之属。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进讲侍讲，并教诸亲王德行制度之属。顺治元年二月，增设内三院学士各一员，二年以翰林官分隶之。增侍读学士、侍读等官。九年，设典籍。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俱加殿阁衔。殿名四，曰中和，曰保和，曰文华，曰武英；阁名二，曰文渊，曰东阁，仍分设翰林院。十六年，裁学士、侍读学士等官，定内阁与翰林院各分职等。十八年，复改内阁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十月内院仍为内阁，复翰林院，官如旧。"

① 关于这两点问题的详述，见杜志明《论清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载《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问题的主要焦点就在于，该会议名称中所谓“议政”，究竟是加“议政大臣”衔者会商的会议制度，抑或是存在一个专门的议政机构？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身已经构成了清代官僚体制中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从文中所引理藩院题本看，个人认为，至少在顺治朝，议政王大臣会议仅仅是一个会议，尚未成为一个固定机构。

议政会议，在清朝的持续时间很长，从顺治朝出现，至乾隆朝仍屡见“议政大臣”官衔。“议政大臣”参与议政无可置疑，不过是否有类似“议政处”这种的机构存在，从现存史料中看，存在疑点。首先，在顺治朝《实录》中，没有任何“议政处”字样，也没有关于这个机构的记载。其次，在一个官僚体系中的固定机构，尤其是中枢决策机构，很难想象不存在本机构独立的公文运行系统。但是从前文所说题本形制、流程看来，顺治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恰恰就缺少自己的文书运行系统。

清初承袭明制，采取题本、奏本作为上行文书。不同于后世奏折的秘密性质，题本是一种较为公开、有严格格式化、制度化要求的文书。其流程相对复杂，内容格式也有较多限制，不过这也是公文的特征之一。在前述章节中，可以看到很多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列名的理藩院题本，以“边务”一条中尤多。由此可以确定，议政王大臣会议具有处理军国大事的职能。但是，如果当时有类似“议政处”的机构，为何这些题本不是通过该机构上题，反而要借助理藩院之手？在前文中，不止一次看到六部与理藩院间的相互合作，如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与理藩院之间会同商议，也有很多皇帝批红命令会商的情况，但无一例外，在这些情况中，题本列名大臣均只有理藩院官员，并无六部官员。很明显这是因为六部有自己的题本渠道，在清代使用的题本文书运行系统中，六部与理藩院等在京衙门直属皇帝，其题本都可以直接发送内阁，但互相之间无关联，因此不可能相互列名，即令同一事，也必须分别从每个部门题。

另外，盛京部院与各省封疆官吏，也有通过通政使司转达题本奏本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证明，其一，如果“议政处”确实存在，作为中枢议决的最高机构，必然也应有题本权，但如今并无此类题本发现。其二，部院之间的横向联系，在皇权加强的背景下堪称大忌，清承明制的部院系

统,本身就是取消宰相制度后加强皇权、分散中央部院权力的举措。如前文所述,清代内阁相比明代,地位更为低下,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议政处”存在,不可能与理藩院联署文书,一来不合制度,二来触犯忌讳。以上两点是从题本运行中得出的结论,个人认为,从文书制度可以看出,至少在顺治朝,并无类似“议政处”的机构。

不过本书因只涉及顺治朝,所作出的结论根据顺治朝题本得出,故不能以此推论康熙朝或之后没有成立议政处之类的机构。关于此问题,除非对康熙时期的“遗留性史料”进行全面研究,否则不能轻易得出“清朝没有议政处”这种结论。因此,本文只能提出此问题,留待日后或其他研究者补充指正。

以上关于内阁制与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通过题本运行制度得出的清初政治体制的结论,有助于研究者深层次了解清初政体,对文献失载处加以补充,也是遗留性史料运用后的一些收获。

二　题本与理藩院及清朝外交政策

在了解了题本的总体运行系统以及清初政府组成后,对理藩院及其代表的清朝对外战略,也就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如果说内阁制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中枢机构中清承明制的部分与清朝的特色,那么理藩院和六部无疑就是部院机构中这种关系的体现。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发轫于关外,对边疆政策的紧迫性与处理方式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可以说,作为大一统局面的开创者,清朝边疆的安定证明其对边务的认识非常到位,而理藩院作为该方面的政策实行机构,自然功不可没。

总体来看,清朝的外交政策是对明朝甚至中国历代宗藩制度的沿用,加上自身独具特色的理藩院管理模式。前者体现于对明朝旧藩属国,如朝鲜、安南、琉球等地的关系中,后者自然以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最为明显。就前者来说,在理藩院的题本中丝毫没有出现,而《清朝通典》一类的典籍,也明确规定了这些地区归属礼部。清朝早在关外,就与朝鲜有所往来,

甚至还曾提兵征伐，俘获国王。但入关之后，清朝没有将之吞并，也没有统归理藩院，而是让其保持与中国的传统关系，只是宗主由明变清。这说明，在明朝已经有成熟管理经验的区域，不论是内政抑或外交，清朝并未多加改动，而是整体沿用；只是在明朝的统治能力难以涉及的地区，如蒙古事务中，清朝设立了理藩院这个独具特色的机构，对其进行成功的统治。

理藩院的设立并不代表着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根本性改变。实际上，清朝在宏观层面，依然沿用并发展了中华王朝经久沿用的贡藩体系。具体而言，这个体系的形式与内容，例如要求服从宗主、朝贡贸易、礼节使用等方面，相比前朝无太多变化，只是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增加设立了一个总责其成的部门即理藩院，负责管理、评估、制定针对不同外藩地区的对策、目标、战略等。相比于明朝，理藩院的设立及其地位实质等同于六部的客观事实，反映出清朝在明代制度上的发展与清朝本身对边疆问题的理解。

关于理藩院的地位，在题本中可以清晰看出，几乎与六部无甚区别。不论是有独自题本的权力，还是处理题本运转的文书运行流程，以及作为政策执行机构的事务处理权，理藩院完全比照六部。六部是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产物，自隋朝建立后虽然屡经调整，但始终得以沿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该体系对传统政治结构、政治目标的适应力。不过六部的主要着眼点均在内政，今天人们所谓的外交方面，其规制、模式、甚至执行系统在历朝历代都千差万别，没能达成一种通识。总体看来，不同朝代中，对边患采取的方式有和亲、征讨、羁縻、输币等不同的执行方式，如果要总结出共同点，则是缺乏连续、主动的对外策略，一般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若外族不起边衅，就相安无事，如有动作，事发后再行探讨。不能否认如汉朝、唐朝在一段时间内有相对连续稳定的对外政策，但总体看来，中国历史上，在理藩院之前，缺乏统筹管理对外事务的机构，而理藩院恰恰弥补了这个空白。

在六部出现后，礼部负责了很多与外交事务相关的职能，在清代，传统宗藩关系国的礼仪事务也由礼部负责，这点在前文所引的题本中也有体现。不过在礼部中，归根到底是根据自身标准制定礼节，以及接待规格等具体问题，如对方确为藩国，服从中国宗藩外交体系，当然无大问题。但倘

若为敌对的国家、地区,则捉襟见肘,难以发挥作用。理藩院作为一个成立伊始就着眼于主动应对外部事务(当时主要是蒙古地区)的机构,它的设立反映了清朝对外事务的独到之处。随着形势的发展,理藩院处理的地区从蒙古渐渐扩展,直至新疆、西藏甚至俄罗斯,总之,与明朝清朝没有宗藩关系的地区、国家均纳入其管理范围,在军机处成立前,理藩院还负责对该地区的军事、外交、政治策略的制订、探讨。这种专门机构的出现,使得清朝在处理对外问题中显得游刃有余。有清一代,在西北边疆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态势,虽然时有冲突,但是清朝的应对、反应以及对当地情况的了解,甚至军事行动后的善后措施之得当,都是前所未有。可以说,在晚清列强大举入侵前,清朝西北边疆或相安无事,或在冲突后迅速归于平静,都应归因于军事政治手段的到位,而作为这种策略的制定者与执行者,理藩院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即令军机处成立后,理藩院的定策权被剥夺,但事务执行依旧由其掌管。从题本中,我们可以发现,理藩院提供的情况,正是清政府制订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理藩院与六部的关系。在题本中不断出现理藩院与六部的互动,这种情况充分展示:理藩院与六部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平行部院,即“六部外加入一部”,这种理解过于简单。更适当的说法是,清朝通过理藩院,将其自身民族特色的政治体系,与传统中国历代政体有机结合。毋庸讳言,作为少数民族的清政府统治层,本身对民族事务的理解要高于历代,而相对于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其对中国政治体系的吸收运用,又远远深于前代。这两种特点使理藩院和六部体系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具体而言,清朝通过理藩院建立了外交方面的宏观战略体系,有组织有步骤地处理对外事务,而六部等完善、成熟的传统政体,则用以处理内地事务。总而言之,其指导思想大致如下:在明朝时期已经得以完善解决的问题,则基本不触动原有体制,包括宗藩事务在内,故虽曾与朝鲜等地刀兵相向,但仍然命其保持原状。而明朝未能妥善处理的事务,如边疆、外族入侵等,则交与具有清朝特色的理藩院及军机处解决。

而理藩院与六部之间保持互动,恰恰反映了清朝有意将对外事务与传

统内部事务加以结合，利用部门间互动，整合外藩事务与内部事务。在清代并没有形成如辽金元时期明显的汉—少数民族双轨政体，而是将二者纳入了统一轨道中。这种统一轨道，无疑更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性，以及政策的连贯性，不会产生相互抵触、互为龃龉的缺点。对于题本的研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清朝承袭了明代政治制度，加入了自身的特色，同时题本中反映的政府运作模式，又反证了清代不仅仅是因袭旧制，也非一味墨守成规，而是因时、因地加以调整、变化，对其充分改造。这种制度的建立，不但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发展，也是清朝最终得以建立“大一统”局面的重要原因。

三 题本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

在前文中，笔者按照康熙朝《大清会典》中理藩院内容的排列结构，将题本进行了归纳整理。只是根据清初理藩院职能，加入了“边务”条。此外尚未讨论的律法类题本，也可以归入《会典》中“理刑清吏司”内容中。在题本研究的过程中，不难发现，顺治朝现存题本内容，与清朝编纂的第一部会典，康熙朝《大清会典》的体例非常符合，在归纳中也不存在太多问题，虽然不乏某些交叉，但总体来看，可以说顺治朝的题本内容基本反映了康熙朝编纂《会典》时期清政府的主要职能。这种现象说明，清朝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第一部《会典》编纂完成时，其政府政体、职能、理念，甚至关外时期的很多习惯残留都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内容上略有增加。与此相比，乾隆朝《会典》编纂时，不但理藩院的分司已经改变，且其内容、编排顺序等都有了极大改变，和本书讨论的题本中的很多内容更是判若霄壤。因此，在研究清朝前期时，乾隆、嘉庆、光绪三朝《会典》的使用，尤其要谨慎。

在这种前提下，题本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矫正错误与增补缺漏。

在改正错误方面，清代的叙述性史料数量多，质量相对来说较为出色，但因为后人纂修及有意改窜等原因，其中问题很多。一种错误属于后世编纂中的失误与利用不同记载的以讹传讹，还有一种属于“天朝史观”的产

物，为了符合“天朝上国”的形象，将很多史实改动或略去，这种问题在清初史料中尤甚。在前文中可以看到，第一类错误是年份失实，或是某些标准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错误在史书编纂中很难避免，但是题本作为第一手资料，无意中保留了具体日期，在没有其他例证的情况下，题本提供的具体情况更为可信。

第二种错误在清朝尤其是清初史料中属于常见现象，因此这部分叙述性史料的使用必须加以拣择。如“边务”一节中题本涉及的所有情况，在《实录》与《会典》中都没有详细过程，并且在文字处理后，议盟变成了“纳款”，在边疆史研究中，固然可以根据“大一统”之后的政局对问题进行宏观分析，但在微观方面，疆界变迁、对外关系发展变化都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如果仅仅根据某一时期的某一部或某几部史料进行研究，难免张冠李戴。同时，有些记载虽然属实，但条目规定与具体执行之间仍存在距离。如《会典》中提到的喀尔喀八札萨克贡九白之说，不过是当时清朝单方面的规定，在该规定出台时，喀尔喀右翼尚未议盟，根本不可能加以执行。凡此种种，如果仅根据《会典》，无疑容易得出错误结论。

在增补缺漏方面，题本的作用尤其明显。首先，历史研究中，各种史料的综合对比非常重要，其原因就是不同史料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史料特点看，叙述性史料更多记载的是事件结果，而原因则付之阙如。这是叙述性史料的性质特点，也是其自身局限性之一。作为事件记录，很可能某些条列已然足够，但从历史研究者的视角出发，事件结果只是其中一方面，很多情况下，事件如何发展至此结局，中间有何转折，事件完成过程中的决策过程、历史背景等等，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对史料未记载者，依照相关事件发掘其内在联系、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题本作为工作资料，对所涉及的相关事件，必然有详细的细节记录，这就是本书一再提到的“遗留性史料”的优点与价值所在，这些细节本身虽然不是按照历史学方法进行编排，但其真实、详尽、时效性明显，相比经过系统处理、甚至改窜的叙述性史料，这种细节有时往往能让我们看到历史相对细腻、真实的一面。在前文“喇嘛”一节，相关题本保留了大量清初佛教体系建立的史实，不过在叙述性史料中，一般囿于体例，会着眼于喇嘛

旗、寺庙等的制度、衣单粮规格、住持选举等成法，但例如锡埒图库伦旗如何建立，北黄寺喇嘛如何供养，其性质如何等问题，无疑也是重要的历史研究对象，这些史料在叙述性史料中很难有所记载，但通过题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完整的过程，也使我们对相关事件、相关政策理念等有了更为全面的把握与认识。

其次，制度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只有了解制度，才能把握一个时代的政府运行状况。在叙述性史料中，不论方略、会典、政书，还是实录、起居注等书中，系统研究制度史都存在重大缺陷，即后者未详细记载所有制度，前者只能记载已成型的制度。实则任何一个制度的形成都有两个主要来源，一种是国家草创之初的规定，如今日的宪法等，另一种是随着时间推移、事务增加而相应加入的新条目，增补修改原有典章。其实清代五部会典的形成过程，就是这种结果。但问题随即产生：清代第一部《会典》产生于康熙朝，但康熙朝前期与顺治朝究竟如何行事？一些重大问题，如会盟、年班等后世的重要制度，当时存在与否？如何执行？都是研究中的空白点。但是很明显的事实是：在一个制度成型被载入典册前，一定经历过一个准备阶段，这个阶段或长或短，与成文制度或类似或大不相同，在清代初期很多重要的制度研究中，都凸显出这个问题。例如前文提到的《实录》中一再出现的“外藩蒙古十三旗”，与当时旗数的差距如何解释？盟旗制这个清代蒙古的重要制度，如何从《满文老档》中记载的简单大会演变为一种行政制度？这些问题给研究者留下了很多困难，不过在题本中，虽然没有系统总结某个问题，但是通过每一次或几次具体事件的执行，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个大致脉络。有些制度，如年班、听事，在当时虽然没有成文或没有相应的名称，但其组织形式与实际做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规律性，与后世如出一辙。有些制度，如会盟、比丁等，则与后世差距很大，甚至即使限定时间在顺治年间，每一次具体执行都有不同，而对这些差异进行比较，探究其成因与背景，比较其与后世制度化的不同，都能推进对相关制度的研究，这也是题本的重要史料价值的体现。

另外，清代保留了众多的律例、则例、方略、会典等文献，总体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地区史料数量不平衡。其二，中央与基层史料关注度不平

衡。清朝采取的施政策略因地制宜,地域特色非常明显,但是研究者在很多方面尚未进行足够的区域化研究,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同地区留存的史料数量不对等。整体来看,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文风较盛,修史传统浓厚,自州府县道政府至乡曲士绅,都有地方志编纂的传统。在历史学研究逐渐细化、开始从中枢政治发展到民间细节的今天,这种方志的大量使用有利于研究者掌握更为细致准确的资料,从而全面把握某地区的发展,同时弥补了很多政书忽略、不予记载或者错误、改窜之处。但是在边疆地区,史地领域的材料则数量不多,一方面,民族文字确实是困难之一,但另一方面,对历史编纂的不同认识,也使这些地区史料的绝对数量较少,而在清初,这种困难尤为突出。以蒙古地区为例,在题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初在管理蒙古地区日常政务与司法事务中,沿用了大量蒙古族世代相传的习惯做法,这种习惯做法很多没有文字记载,是一种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的风俗传承。但是清朝作为国家政府,如何适应这种习惯?如何在不过多触动这些习惯的情况下,将地区管理有效纳入自身的行政体系?都是理藩院需要思考的职能。因此,在题本中,有大量内容涉及对蒙古地区行政事务的管理内容,如比丁、力役、匿丁惩罚、司法诉讼等等,这些题本为相关事务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借此开展相关研究。

综上,对于这批理藩院题本的使用,本书着重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翻译的基础上,对其历史背景做出分析。遗留性文书不同于叙述性史料,由于它并非史籍,多是针对某一具体特定事件,翻译为汉语只是第一步,想要正确理解,必须充分认识该文书产生的背景与条件,否则内容相近的文本或许会导致误解。例如"喇嘛"一节中,同为藏传佛教建寺,内齐托音喇嘛与班第达诺门汗二人待遇截然不同,据此推论清朝对待藏传佛教的措施显然不可能,必须根据当时清朝的宗教战略,锡埒图库伦旗的建立与内齐托音喇嘛败亡的政治意义加以分析,方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宗教门派之争,而是清朝有着自己的操控意图。另外,同为颁发旨意,给和硕特固始汗、达赖喇嘛的颁旨与给当时喀尔喀右翼、俄罗斯沙皇的颁旨,两项行为也有着本质区别,轻言清朝不谙世事,混同二者也是率尔操觚,必须结合当时政局加以分析,方能明白前者是一种利益交换的政治支持,后者是一

种出于地区权力中枢的地位宣示。因此本书在每节译文后,均以大量文字分析政治背景,此为原因所在。

第二,与多种不同史料进行比较。作为不以历史记载为目的的遗留性史料,毋庸讳言,其使用的困难程度要远高于叙述性史料,这就对史料的使用过程提出更高要求。在题本中提到的很多事件有连续关系、因果关系,但并非作为一个连续事件叙述,比如每三年的会盟,每年的听事等制度,本书采取了将同一或相似事件先做同类比较,再对照叙述性史料分类比较的研究方式。同类比较,为的是尽可能掌握某一时期内该事件的发展沿革与流变,因为题本只是顺治十年到十八年期间段内,尚且多有散佚,从题本分析中,本书也多次提到这一情况,故此尽可能将同一事件归类,尽可能掌握全貌,是唯一的可行办法。而分类比较是为了参考历史记载中有意或无意的错误、篡改、失实等情况,通过不同类型史料的异同,不但能还原事实,还能对史料本身做出分析批判,并且对史料形成背后的指导思想、政治背景进行研究,本书的"边务"一节就是成果之一。

对于理藩院题本,顺治朝题本仅仅是一个开始,本书的研究也只是初步尝试,在纷繁的材料中,不同类型、不同时期具体情况差异极大,而理藩院题本的总体数量更是庞大无比,这些都不是一个研究者在短时期内能够完全利用掌握的。本书中十几个章节,涉及了制度史、经济史、政治史、外交史等多项领域,囿于学力,很多只能浅尝辄止,如有可能,今后将更进一步作出探究,将康熙、乾隆等朝的题本也进行翻译分析,庶几可对该领域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一　档案与史料

《八旗通志》(初集),[清]鄂尔泰等撰,东北师范大学,1985年。

《钦定八旗通志》,清高宗敕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

《东华录》,蒋良骐撰,齐鲁书社,2005年。

《东华录》,王先谦撰,光绪撷华书局本。

《国朝耆献类征》,李恒撰。

《满洲实录》,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

《满汉名臣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满文原档》,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

《满文老档》,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东洋文库,1955年。

《满文老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中华书局,1996年。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

《清朝通志》,清高宗敕撰,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年。

《清朝通典》,清高宗敕撰,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年。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影印版, 1932年。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年。

《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 年。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

《清朝藩部要略稿本》,[清]祁韵士撰,包文汉整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乌云毕力格、吴元丰、宝音德力根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理藩院》,赵云田点校,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赵云田点校,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

《天聪九年档》,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

二 笔记

福格《听雨丛谈》,中华书局,2006 年。

龚炜《巢林笔谈》,中华书局,1981 年。

梁章鉅《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 年。

缪荃孙《艺风堂杂钞》,中华书局,2010 年。

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 年。

夏仁虎《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中华书局,2005 年。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 年。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 年。

赵慎畛《榆巢杂识》,中华书局,2001 年。

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2007 年。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

三 专著与论文集

白新良《清史考辨》,人民出版社,2006 年。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年。
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 年。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出版社,2003 年;
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 年。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年。
郭松义《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年。
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马钊主编《1971-2006 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 年。
孟森《清朝前纪》,中华书局,2006 年。
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 年。
孟森《心史丛刊》,中华书局,2006 年。
祁美琴《清代内务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佟永功《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年。
王锺翰《王锺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 年。
王锺翰《清史满族史讲义稿》,鹭江出版社,2006 年。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
乌云毕力格《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0 年。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2003 年。
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年。
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年。
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年。
周远廉《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
周远廉《清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

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日〕田山茂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商务印书馆,1987年。

〔日〕神田信夫《神田信夫清朝史论考》,日本山川出版社,2005年。

〔韩〕金成修《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韩〕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四 论文

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家奴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载台湾《食货月刊》12.9 (1982)。

陈桦《清代"人丁"概念的异变》,载《清史研究》2006年第4期。

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载《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达力扎布《清朝初期与厄鲁特诸部的关系》,载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三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

达力扎布《清太祖和清世宗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达力扎布《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载《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

定宜庄《有关清朝八旗人丁户口册的几个问题》,载中华文史网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ztyjjj/2011-05-17/32608.shtml。

杜家骥《清朝玉牒中的蒙古史史料及其价值》,载《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中的世婚习俗与近亲结婚分析》,载《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杜志明《论清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载《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

第7期。

李保文《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载《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

李保文《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载《西藏研究》2006年第1期。

李德成《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述略》,载《中国藏学》2011年第2期。

李勤璞《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

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李文琪《清代理藩院发展的职能与完善——读〈钦定大清会典〉》,载《文教资料》2007年5月号下旬刊。

尕藏加《百年清代藏传佛教研究》,载麻天祥编《佛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马汝珩、成崇德《伊拉古克三史事考辩》,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5期。

麻秀容、那晓波《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

乔治忠、崔岩《略论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及其启示》,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

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祁美琴《论清代长城边口贸易的时代特征》,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

齐木德道尔吉《腾机思事件》,载《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

齐木德道尔吉《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宋瞳《清太宗朝满洲固山额真人员考》,载 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第六期。

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载《民族研究》1992 年第 2 期。

苏红彦《试析清代蒙古王公年班制度的创立与发展》,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佟颖《清代前期朝贡关系考辨——从〈皇清职贡图〉说起》,载《满语研究》2011 年第 1 期。

乌云毕力格《内齐托音喇嘛与锡埒图库伦旗》,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 年。

乌云毕力格、宋瞳《关于清代内札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徐晓光、陈光国《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 年第 3 期。

许檀《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载《文史哲》2009 年第 4 期。

杨选第《〈理藩院则例〉与〈卫拉特律令〉的比较看其民族法规的继承性》,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8 年第 6 期

杨选第《从〈理藩院则例〉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 年 02 期。

赵云田《清朝理藩院和中俄关系》,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 1 期。

赵云田《清代理藩院初探》,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1 期。

赵云田《我国最早的民族事务管理机构——清朝理藩院》,载《中国民族》1982 年第 3 期。

赵云田《清代理藩院的设置和沿革》,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1 期。

赵云田《略谈清代理藩院对西藏的治理》,载《西藏研究》1984 年第 3 期。

赵云田《〈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载《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赵云田《清朝〈理藩院则例〉的整理和运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

文版)》2001年第2期。

张双智《清朝外藩体制内的朝觐年班和朝贡制度》,载《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张正桦《清代前期驿传财政初探》,载《史耘》第13期,2009年6月。

朱文莉、毛阳海《简析西藏噶厦时期的差乌拉制度》,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日〕池尻陽子《入関前後における清朝のチベッド仏教政策——ダライラマ五世招請活動を中心に》,载《滿族史研究》第3号,〔日〕滿族史研究會,2004年。

〔日〕村上信明《清朝前期における理藩院の人員構成》,载《滿族史研究》第4号,滿族史研究會,2005年。

〔日〕島田正郎《蒙古律例と理藩院則例》,载《法制史研究》(18), 1968年。

〔日〕柳沢明《「理藩院尚書アリンガの書簡」と,ジュンガル問題をめぐる清朝の対ロシア政策》,载《早稲田大学教育學部學術研究　地理學•歴史學•社會科學編》(38), 1989年。

〔日〕神田信夫《八旗通志の宗室王公伝について》,载《大類博士喜寿紀念論文集》,〔日〕山川出版社,1962年。

〔日〕野见山温《キャフタ条约と理藩院则例巻六十三「俄罗斯事例」との关系について》,*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of Fukuoka University (5), 1964-03*。

Chia ning, "Li-fanYuan in the Ch' ing Dynasty." in Chinese Hisrorians, Vol.4, No.1, December 1990.

Chia ning, The Li-fan Yuan in the Early Ch' ing Dynasty. Ph.D. Dissert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2.

Chia ning,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1644-1795).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4, No. 1, June 1993.

后　记

日前蒙上海古籍出版社吕瑞锋、颜晨华二位老师告知，拙作即将付梓，可写后记一篇。二位审读本书，兢兢业业，用心程度更过我本人，个人一向不擅处理此类事务，得如此待遇，自是感念非常，特致谢意。

然而说到后记，心里也颇感踌躇。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当初博士论文杀青，一切完备，唯有后记付之阙如，原因无他，只是觉得无话可说。一般后记，常见的不外乎如下几类：历数求学艰辛，感念各方恩德，抒发胸中块垒。而反观己身，无论是求学生涯，抑或写作过程，都似乎水到渠成、波澜不惊。家中从不干涉，学校风气良好，个人无家室之累，周遭无环境所迫，并没有写后记的急迫愿望。想来也并非坏事，圈中向来流传笑话一则："论文审阅，导师沉吟良久，悠然道：这篇文章写得最好的，就是后记。"当时觉得，学术归学术，排除了干扰项，或许内容本身要经历更严格的检阅。不过毕业后为人师表，看到师弟师妹们的论文后记精彩纷呈，也不免技痒，借此次出书闲话一二。

关于本书，自然是一部学术著作。这个时代，学术著作得以流传者寥若晨星，多数是圈内关注，或是亲友好奇。随着技术日新月异，出版成本降低，出书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行为，因此通常情况下，书籍，尤其是学术书籍的出版，是引发不了太多反响的。不过近年来，在我身边有三个人比我自己还关心本书的出版状况，而三位又分别是我的师长、朋友、师弟，似乎也有某些代表性。

第一位是我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乌云毕力格教授。我自硕士到博士的求学，论文与本书的写作，以及至今为止的治学道路上，老师都是我最大的助力者。他出身蒙古黄金家族，姓孛儿只斤，按蒙古人的习惯，

一般称为“毕力格教授”或“毕力格老师”，不过和我熟识的亲友都知道，我在日常称呼上，从不称他为“老板”，也不习惯叫导师，而是去掉姓名直接称“老师”。我曾戏言，如果是西文，估计就是首字母大写的特定名词。在对外称呼时，图省事直接称呼“乌云老师”。不曾想这个称呼在院里愈传愈广，以致有人以为他复姓“乌云”，名“毕力格”，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和老师的相逢颇有戏剧色彩，我本科学经济学，硕士跨专业改学历史，之前的目标方向始终是魏晋南北朝史，不曾想阴差阳错，跟随老师走上了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的道路。硕博求学五年中，老师不但利用课余时间辅导我学习满文，还细心审阅我的论文全稿，提出意见。而我在遇到瓶颈时，往往抓起电话就打，当时也顾不上清晨夜晚、节假休息，现在想来，这行为也是足够鲁莽，幸而老师从不计较，几乎来者不拒、耐心应答。这也是本书得以完成的最大因素之一。

从论文到书稿的修订过程中，我自己几乎只是做了文稿的修订与校对，和出版社的联系、讨论、装帧等事项，均未经手。老师奖掖后进、爱护学生之意显而易见。当年论文完成时，我曾当面对老师说：这篇论文最该感谢您，我向您当面表达，就不写后记了吧。如今书稿付梓，我将面谢转为文字，也算效法古人勒石立铭、永世不忘之意。

第二位是我的挚友，也是我在国学院的师弟魏寅。魏兄小我两届，基本可算同龄人，并且与我是北京同乡，性格相投，交情甚笃。他当年是国学院著名的才子，对于西方汉学理论、西方汉学动态等方面极为精通，同时有着上佳的英语阅读与写作能力，而这些恰恰都是我的短板。虽然他在硕士毕业后，因种种原因，并未投身学界，而另谋高就，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交往密切，不受影响。

他对本书的出版进度极为关心，我们同在一地，见面频繁，每次餐叙，他基本都会问及此事。我时常调侃：“我还没操心到这种程度，干脆你替我和出版社接触得了。”不过玩笑归玩笑，我的文章写出后，确实会先给他过目，向他求教。原因就如前述，他的知识结构和我形成的互补性极为明显；别人给我提意见偏重于查漏补缺，他的意见经常能让我耳目一新，扩展思路。所以本书出版后，我的确也希望看到他的评价。

第三位是我的师弟，目前就读于国学院研究生二年级的马子木同学。子木兄小我八岁，也是老师的弟子，年纪虽轻，却是公认的读书种子。他在本科时代即出版大作《清代大学士传稿》，而目前更是笔耕不辍，不但已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还在公共媒体平台屡发佳作，用功之精、用力之勤，实在令我这个师兄叹为观止，衷心佩服。比起我半路出家，子木兄自高中时代就有意于研究清史，在本科就学习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功底深厚。因此辈分虽为师弟，但平时我都以学友相待。记得刚联系出版事宜时，他就曾和我谈及，希望我预留一本作为他的参考资料，之后更多次询问，希望尽速得见。转瞬已过年余，此事即将成真，对我来说，本书赠与这位后起之秀，不但是一种交流，更是一种检阅，也希望他在专业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得以兴趣为专业，且长时不厌烦，是人生一大乐事。有良师益友相互砥砺，切磋请益，是人生一大幸事。以此书为媒介，玉成二事，无论反响如何，总之无憾。

宋　瞳

2015 年 9 月 12 日

世纪出版

上架建议：中国史

ISBN 978-7-5325-7727-9

9 787532 577279 >

定价：7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